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冯苓植文集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虬龙爪——鸟如其主

1

早上，座钟刚打过六点，宗二爷已经轻挑门帘，托着鸟笼子，潇洒地跨出屋门口。五十多岁了，瞧那身板儿，哪像个大难不死的人儿。

街坊邻居都对宗二爷的鸟儿，抱着一种特殊尊敬的感情。

可不是嘛！要不是儿子孝敬，给他搞回这只鸟儿，宗二爷能从医院归来心不浮、气不躁，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吗？

既然鸟儿有这么大的能耐，这里就先得讲讲鸟儿。

爱鸟者养的鸟儿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看的——观赏鸟，偏重在欣赏鸟的毛色、身架、姿态。一类是听的——听口鸟，偏重于欣赏鸟的声音，像画眉、百灵就属这一类，至于尚不入流的第三类，后头还会稍带着讲到。

宗二爷这只鸟儿属于后一类，是一只活蹦乱跳、多嘴溜舌的百灵子。

鸟的价值不等。便宜的三、五块钱一对儿，贵的三、五十以至二、三百的也有。这首先得看产地，比如鸚鵡，讲究山东青岛产的，画眉讲究四川产的，百灵讲究张家口产的。不是正宗产地，价格略低几筹。其次再看毛色、神态、长相、欢蹦劲儿。

宗二爷这只百灵子，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张家口货。

街坊们不懂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就以为这只百灵子是件稀罕物儿。其实，养鸟在这儿早有悠久历史。遥想当年，乾隆爷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就是想以老北京为模子的。后辈儿孙不负浩荡皇恩，深感五坛、八庙倒可少一点儿，可那老北京的小玩艺儿：溜个马，架个鹰，斗个蛐蛐儿，玩个鸟儿的，却绝对不能少。好您哪！这家的姑奶奶常常从京城回来探亲，那家的二舅爷又往往进京去当差。这里就连说话，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京味儿。只不过因为口外吃牛羊肉多，舌梗子稍稍发硬，话音儿听着已不如老北京那么位、那么溜、那么打得弯儿多。如果再少了鹰啊、马啊、蛐蛐啊、鸟儿啊这点谱儿，那不就更透着让人笑话吗？好在国泰民安，孩子一落地就有俸禄，这几手绝活儿竟颤颤悠悠一直传了好几百年。不过到民国已渐流入民间，这方面的能人好手已多出市井之中。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好一阵子，使这几手绝活儿几乎成了千古绝唱。可这几年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几手绝活儿又渐渐透出了生机，尤其是玩鸟儿，方兴未艾。

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在前三月您和宗二爷提玩鸟儿，他准能和您急了。什么和什么呀？但自从这只百灵子衔回来宗二爷的魂儿，那情景可就不同了。

是啊！在干得正欢实的节骨眼儿上，冷不丁地被拨拉下来了，给谁谁受得了啊？且甭管过去对宗二爷这个人儿传闻如何，就论那一口气儿没上来，在医院冰棍儿似地整整躺了一个多月，那也就够让人心疼一阵子的了！哼！还说什么潜伏性心肌梗塞，瞧瞧如今医院这水平！

后来就是“据说”了。宗二爷好不容易活着回了家，成天躺在炕头上尽是日娘操祖宗。一提起机关的事儿就犯病，直翻白眼儿喊胸脯子堵得慌。

大夫说，在家养个花儿务个草的，想法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他那老伴儿赶紧紧张罗了，没想到宗二爷一见这花红柳绿，脾气变得更加怕人，还直嚷嚷这是家里存心要他好看，咒他不得好死。乒、乒！四个花盆摔成了八瓣儿。知父莫如子，儿子出面埋怨娘了，说这不是存心戳爹的心窝子吗？他瞅见红花就必定想起什么红柿子、红辣椒、红萝卜，瞅见绿叶就准想起芹菜、茺荑、羊角葱！

后面的“据说”就更神了。说的是宗二爷久积阴德，而儿子更是孝感动天，一次出差路过张家口，竟意外得着这只百灵子。宗二爷初见这鸟儿，还神神叨叨地直犯迷糊。

可不到片刻工夫，便六神归位，显得格外清爽起来。又过了几天，宗二爷就端着鸟笼子在老城根公园出现了，病歪歪地还透出股子洒脱劲儿。

可这一洒脱两洒脱不要紧，宗二爷竟身体复原真得变洒脱了。不到三个月就变成了地道的爱鸟者、真正的鸟行家。就是有

人为他打抱不平，他也总是一摆手儿，说：

“得了！还提那个干什么？梦，就像作了一场梦！您听我这小妞子叫几口不？地道的音儿，打凉败心火！嘿嘿……”

听！小妞子？宗二爷干脆把这只百灵子，当成了自己宠惯的老丫头、压窝儿的小闺女！怪不得有人说，养鸟儿有助于修身养性，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可见其言之不谬。

小妞子有功！不但家里消灾免了难，就连机关里也透着安静多了。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纳闷：莫非像胳肢窝儿识字、鼻子尖儿认人，百灵子也有鸟体特异功能？

嘿嘿！宗二爷笑而不答，显得更洒脱了……

2

说话间，宗二爷已经托着鸟笼子，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老城根儿旁的小公园里。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老城的爱鸟界也分两大派。如今，老年间的房子早已扒得差不多了。剩下那点小胡同小院，也早已淹没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这老城爱鸟界的两大派，也由此应运而生。新派儿多是高楼住户，玩鸟儿带着股洋派头、新鲜玩意儿特多，集中地点是城郊的现代化大公园。而老派儿则多是些矮小四合院的老住户，什么过去掌勺的、收破烂的、动泥水活的、钉鞋补掌的、吆喝卖小吃喝的，岁数大了玩玩鸟找个乐子，求个清静，集中地点就是这老城根儿的小公园。

两派尚能和平共处。新派儿称对方为“老帮子”，老派儿称对方为“匪派儿”。不过，据说市政协一位副主席，正准备出面组织统一的爱鸟者协会，以求得结束这“老帮子”和“匪派儿”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宗二爷似乎还不了解这一切，只是一味顾自己的就近，顾自己的洒脱。老城根儿小公园从年轻时候就逛惯了，顺眼、舒坦！

一汪湖水，几株垂柳，跨过石带桥就是那隐密的小树林。这里便是鸟的乐园、自发的鸟市，老派儿爱鸟者独有的社会。就连那些专找幽静之处打太极拳、练鹤翔功的主儿，也不敢随意来此一显身手。据说，一位自谓功力深厚者刚刚在这里运气入定，就见数十位爱鸟者一齐掀掉鸟笼套，刹那间百鸟争鸣、婉转入云，入定者一惊一乍，差点走魔入邪，从此就再没见犯境入侵者。

宗二爷托着鸟笼子，一身和气地走进了小树林。抬头一看，几株小树杈上已经挂上了几只熟悉的鸟笼子。但那株最显眼的、似专门横长出一枝虬龙爪的小树上，却没有人敢于贸然挂上鸟笼。这是老派儿爱鸟界不成文的规矩，鸟儿也得“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主随鸟荣，谁敢呀？

宗二爷一见就摇头了：

“诸位、诸位！这算什么和什么呀，我这小妞子有个地方，就算大伙儿赏脸啦！这，这这……”

可没等宗二爷“这”完，就有人马上抢过鸟笼子挂在了虬龙爪上。

随着便是一片寒喧声传了过来：“宗二爷！您早哪！”“宗二爷！您喝了没？”“宗二爷！您抽一根儿！”“宗二爷！您……”好像在爱鸟者的社会里，只有这样的称呼才透着亲切、近乎、才透着爱鸟者社会自己特有的风味儿。

三月前，您这样叫试试……

宗二爷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满足。微微含笑应付着，还顺手接过了鸟友递过的那根儿香烟。不抽！行吗？透着瞧不起人儿。

两个烟圈儿喷过，宗二爷抬手有板有眼地退下了鸟笼套。虬龙爪不能白占着，得挑这个头儿。

宗二爷的小妞子露脸了，只见它身形俏丽，颜色发黄，遍体油光闪亮。尖尖的嘴儿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羽毛，歪着头儿机灵地瞅了主人片刻，便浑身一抖，跳上鸟架，欢快地叫了起来。

几位鸟家也不敢怠慢，纷纷揭开鸟笼套，露出自己的宠物儿来

百灵子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儿，几只鸟在一起就要开口比赛，而且绝不轻易服输。

宗二爷的小妞子开口一唱，几位鸟家的百灵子也放声大叫起来。一刹那小树林里众鸟争鸣，竟比高低，啼声不断，互不相让。

宗二爷脸上透着宽容，又透着谦虚。可那小妞子却显得气盛，得理不让人，越叫越有劲儿。这家伙跳上跳下，左顾右盼，叫声宏亮悦耳，音色优美多变，时而短促，时而绵长，时而低吟、时而高亢……渐渐地一个个百灵子败下阵来，耷拉着翅膀哑了口。

“好。”四周响起一阵阵喝彩声。

宗二爷只觉得喝了好酒一般，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儿。可他的脸上却透出歉意，透出和气，弹指一磕鸟笼子，笑着说鸟儿：“得了！显什么？”

但小妞子还在趾高气扬地叫着……

玩鸟的老少爷儿们谁不服啊！但宗二爷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宠物儿，神智竟有点恍惚起来。他隐隐忽忽地想起了半年前，那算什么和什么啊？各式各样的蔬菜，笼子一样的办公室，自己比这只鸟儿还跳得欢，嗓门还叫得亮，可……真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

“二哥，您真能呀！”是哪儿飘来一股尖酸刻薄的声音？

宗二爷一定神儿，只见瘦里巴肌的侯七，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自己的跟前，背后脖梗子上斜插着一根横木棍儿，上头落着一只极不安分守己的“老西子”。

这里还得插上一笔。玩鸟者除了“观赏”和“听口”两类鸟之外，还有一种不太被爱鸟界高雅人士所看重的小玩闹——姑且称着杂耍鸟。如“鸟头”、“交嘴”、“老西子”之类。这种鸟虽大都不很值钱，但却能来些杂耍特

技表演。有的能从观众手中叼走小硬币，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常常引得外行们喝彩叫好。杂耍鸟不入流，自然就难入笼了，只配在紫禾棍儿上站着。

侯七这只“老西子”即使在杂耍鸟里也是末流货，什么本事也没有，只会喳喳着乱叫。

但宗二爷一见侯七，还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儿。这小子两个多月前，就让自己羞得钻了耗子洞，今儿个怎么又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了？

众鸟家也都感到纳闷儿……

侯七从小和宗二爷在一起站柜台，在“香必居”酱园里当小伙计。临到解放时的“香必居”，已是这老城数一数二的老字号了，专门经营油盐酱醋，各类酱菜，干鲜果品，时令蔬菜。当时侯七和宗二爷都是十六七岁，被掌柜子分配到柜台外专卖时令鲜菜，比谁吆喝的声音高，比谁作成得买卖多。那时候，侯七就显然不是宗二爷的对手。

尽管他把嗓子都喊哑了，可无论从声儿啊，调儿啊，糊弄出去的菜儿啊，都比宗二爷差远了。为此，常挨掌柜子的大嘴巴子，解放后，侯七就更是步步跟不上趟儿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宗二爷由营业员、小组长，当了门市部主任。随之，又由职工转成了干部，进了市蔬菜公司，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没几年便由干事、科员，升任为公司业务办公室临时负

责人。虽然还没正式任命，但已被蔬菜界恭恭敬敬称为“宗头儿”。可侯七呢？嘿嘿！三十多年了，私——公私合营——公，猴头巴脑儿的，还是个门市部卖菜的。无论大人小孩，大伙儿都拖着长长的儿腔，没大没小地喊他“侯儿——七！”尽管他嘴尖毛长，争五比六，一点用也没有，眼巴巴地瞅着宗二爷的老伴儿进被服厂当了工人、儿子进机关开了车。而他自己的老伴儿，却直到如今还是个骂骂咧咧的家庭妇女。女儿初中毕了业，愣在家里哭哭啼啼呆了四五年。直逼得前两年他一咬牙，两筐西红柿子搞了个假证明，提前病退，让闺女顶了班。姥姥！侯七说什么也不服这个气儿！

“二哥！赏根儿烟抽抽！”侯七的声音。

“哦！哦……”宗二爷猛醒过神儿一看，侯七正涎着脸儿，嬉皮笑脸地伸过一只手。

“你呀！”宗二爷啪一下扔过烟盒，行动透着宽宏大量，可眼神儿却透着警惕。

“二哥！我算服了您，在哪个行当上您都站高枝儿啊！”侯七猛吸了一口烟说。

“老七！你小子嘴上就是缺把把门的锁儿啊！”宗二爷温和地嗅怪着。

玩鸟的老少爷们似乎也放心了……

大伙儿都唯恐侯七破坏了爱鸟者社会特有的和睦气氛。这小子玩鸟儿舍不得下本钱，让老婆骂得在屋里呆不住，就脖子里插着根棍儿，玩起那不起眼儿的“老西子”。鸟儿没一手绝活儿，可就他，成天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挑事儿发牢骚。不但为鸟讨食儿，自己还赖着脸儿四处讨不完的伸手牌香烟。尤其是以前——关老爷子的鸟儿占据虬龙爪的那些日子，这小子瞅准了老头子爱戴高帽子的脾性，可干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关老爷子嫌鸟友们不争气，端着鸟笼子进京住姑娘家去了，这家伙就更猴头巴脑地想以接班人自居。

嘿嘿！多亏了三月前宗二爷出现了……

鸟友们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宗二爷是在儿子搀扶下，病病歪歪地来到小公园的，脸色苍白，满是悲愤忧戚之色，托着鸟笼子的手还直打颤儿。爱鸟者社会里讲究的就是个和睦相处、以诚相待，何况“匪派儿”正在招兵买马、扩大实力呢！为此，虽然宗二爷的鸟笼子还罩着笼罩儿，谁也搞不清里头养着什么鸟儿，可大伙早已笑脸相迎而上，刹那间便是一片热语寒暄。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侯七这小子也不知从谁的胳膊弯儿下钻了出来，一露头儿就酸里巴几地嚷嚷上了：

“喝！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二哥您哪！”

宗二爷有点眼神几发直，手里的鸟笼子抖得更厉害了。

“二哥！眼瞧到手的烧鸡也会飞了？嘿嘿！放着公司的主任不当，也玩上这没出息的鸟儿啦？得！咱哥儿俩不是到死才平等——人六尺土，现在就都成了秋后的蚂蚱了，一个草坑里瞎蹦哒吧！”

宗二爷气喘得怕人，鸟笼子差点失手掉在地上。多亏了儿子一手接住，狠狠瞥了侯七一眼，颇有信心地“嗖”一下揭开了鸟笼套。小妞子刚一露脸儿就博得个满堂彩。喝！瞧瞧那毛色，瞧瞧那身架，瞧瞧那机灵劲儿！小家伙浑身一抖，毫不怯场，亮亮的眼睛一瞅左右的同族，便马上扯开嗓子唱了起来。鸟家们也不敢怠慢，按爱鸟界的老规矩，立即举起笼子前来“以叫会友”。这一下不要紧，小树林里刹那间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场面。比着比着，众鸟家一个个傻了眼，随着自己鸟儿的甘拜下风，人人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了宗二爷。全场的鸟儿都哑了口，只有小妞子还在好胜地唱着。鸟家们的目光更加透出惊讶、透出敬佩、透出心服口服。

谁也不说话儿，都在战战兢兢，只是愣怔怔地眼瞅着一颗鸟坛新星的升起。

宗二爷却似乎没有察觉，也只顾直愣愣地站着，眼珠子都好象不会转了。恍惚间，他只觉得手中的鸟笼子已经化成了那间办公室，自己就变成了其中的那只鸟，叫着、叫着，可着命地扯开嗓子叫着……

“好！”林子里的宁静让喝彩声炸裂了。

宗二爷还没过神儿来，只是脸上渐渐布满了血色，气儿也越出越匀，手里托着的鸟笼子也越来越稳了。

又是一阵盖头好儿，鸟友们一个个围了过来，众星捧月似地把宗二爷围在了当中。

鸟类社会不象人世间，没有成文的法律，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位鸟家赶紧自动把自己的鸟笼子从虬龙爪上摘了下来，大伙儿又簇拥着忙把宗二爷的鸟笼子挂了上去。这得心服口服，鸟类王国新的“盟主”诞生了，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您，贵姓？”

“免贵，姓宗……”

“宗二哥！不、不不，宗二爷，您给咱这儿争脸了！”

“别！别别……”

“可不是嘛！关老爷子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没对手，愣跑到北京城住闺女家了吗！”

“关、关老爷子……”

“嘿嘿！这回也让他瞧瞧，除了北京城、天津卫，咱们这儿也有拿得出手的好鸟儿！”

“好、好鸟儿……”

“对对！您可千万不能上大公园那帮‘匪派儿’的当。这帮小子啊！愣管咱们叫什么老帮子，千万可去不得！”

“老、老帮子……”

“是、是啊！虬龙爪归您了，您就留下吧！”

“虬、虬龙爪……”

“对对！宗二爷，您赏脸了！”

“赏、赏脸了……”

宗二爷在一片“赏脸了！赏脸了”的呼唤声中，只觉得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流，刹那间传遍了全身。然后又汇聚在一起，直向心窝子涌去。一涌、两涌，猛地把堵塞的心眼儿全都涌开了窍。飘飘忽忽中，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了，整个身心沉浸在三月来从未有过的满足之中。

“宗二爷！您不吭声就是答应了！”

又是一片喊“对！对！”声，宗二爷厚道地笑了。但等他醒过神儿来一看，侯七这小子没了，和他那只多嘴滑舌的“老西子”，一起隐没在敬仰的人群后了。

可不知为什么，关老爷子这人物，却神神叨叨地留在宗二爷的脑海中……

后来，这位过去的祖师爷却始终没有出现，他渐渐接受了宗二爷这称呼。变了，彻底变了。超然了，洒脱了，甚至连侯七这小子也忘了。只听说这小子又跑到大公园供“匪派儿”打哈哈，却绝没想到这小子还敢回来。

可今儿个侯七，又鬼头巴脑儿地钻出来了，这小子？……

“嘿，嘿！二哥，关老爷子回来了！”

“哦！”众鸟家一惊，宗二爷一乍。

“您瞧——”

锅里就是不往外卖了。而这位结巴总经理也总被这抽筋儿抽得更结巴了，愁眉苦脸地一个劲儿不高兴。每逢这时候，白三爷总是摆出一副拼死进谏的忠臣模样儿，大谈其做生意之道。而这位财神爷却总不吃这一套，耳朵眼儿就象塞进驴尾巴似的。没法子！这时的白三爷就得拿绝招儿：一片忠义无处倾述，只好抱着脑袋痛心大哭，直哭得那头小驴儿也跟着这过去的主人悲从心头起，叫从嘴边儿来，大弯大调，哀声入云。最后终于迫使这位总经理天良发现，心神不安，头昏脑胀，手脚失措，结巴的频律骤然加快了五倍，但还得告饶似他说：

“啊！……行、行、行行行……行不行！”

瞧！到这工夫还得玩驴！但眨眼间上下级关系便得到了调整，人再不哭，驴再不叫，珠联璧合，乐在其中。

当然，这种玩驴玩多了也就会失灵，于是白三爷该让步的地儿一定让步。比如，白三爷提出“公司”要来点儿现代化，买它个二两个的大电冰箱。而总经理却就是皱着眉头不同意，坚持他那小院里不让进电。那白三爷就得翻腾老皇历、寻找老办法，宁可在小院里挖地窖、贮冰块儿，也得以示对总经理权威的尊重。但即使是这样，老城的驴肉市场经白三爷这么一调节，货源便时而有了、时而没了：时而多了、时而少了；时而东了、时而西了，只搞得几乎让汤褪驴引导了老城的饮食新潮流，竟使中外众多美食家一个个晕头转向，只好成天跟着白三爷含而不露的眼神打转儿。

当然，油渍麻花的总经理就显得更神乎了……

古泉居茶楼前那块总公司的招牌越来越亮了，十代单传的驴财神有了这么一位诸葛亮来辅佐，一时间便拔尽了大裤裆胡同里所有的风水，取得了其上九代祖先梦寐以求而又从未取得的成就。怪不得老掌柜急着要送他这幅对联儿：财源茂盛达三年间的细瓷活儿，当年关老爷子用三间房换的……。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侯七这番话还是说得满在行的。玩鸟者特别讲究鸟具，俗称“鸟行头”，如鸟笼、鸟抓（鸟笼上的提手）、鸟食具。鸟笼子是要用安吉县的青竹；做工是要论‘涿洲马’的手艺；老北京前门是有这么个鸟笼铺子，是已有上百年的名气；而鸟食罐儿最讲究的也的确确实是乾隆年间的瓷货。侯七这小子，在这方面还真不含糊！

侯七的话音儿刚一落，周围便是一片由衷的赞叹声。仿佛都是都在围观一座新竣工的金銮殿，又仿佛是都在欣赏一件古代的艺术珍品。关老不吭声儿，儒雅中含着矜持。鸟儿也不轻易开口，安详中透出深不可测。

宗二爷被一种咄咄的神秘气势逼着，似乎就要下意识地摘下虬龙爪上的鸟笼子。但几乎与此同时，侯七那最后半句话：“关老爷子用三间房换的……”像在他那迷迷怔怔的脑海里开了一条缝儿，挑出了他多少年前一缕陈旧的记忆，刹那间，他的手又木木地停住了，只顾了抬起了头，痴痴呆呆地注视起眼前的老头子。

是他？……

往事如烟云一样在眼前浮荡起来：那还是解放前一年，掌柜子扛发他到财神庙街去讨帐。信不信由您，欠债的主儿祖上竟是“香必居”的大股东，这老城过去的首富人家。如果后代稍能老成守业，到解放后这人家定是口外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兼大资本家。所幸子孙会吃、会喝、会玩、会乐、会闹、会变着法儿折腾，临到欠债的这位主儿手里，就留下了一座古老颓败的小四合院。但这位少爷仍不变父风，更超脱，更潇洒。先是爱玩蛐蛐儿，一斗就赌房子典地。后来又爱上了玩鸟儿，而且越玩越玄，一溜大正房换来一只好鸟儿，三间偏西房换来一个乾隆年间的鸟食罐儿。就是为了这个“谱”儿，自己宁愿带着老婆孩子，挤在下首破烂的小门房里。掌柜子生怕这位昔日的大股东，把这间小门房也喂了鸟儿，特打发最能干的小伙计前来要帐。

宗二爷记得，当他一跨进这间阴暗潮湿的小门房里，就看见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四个孩子在糊纸盒子。孩子们一个个脑袋显得分外大、脸色分外苍白，只显出一双双忧郁惊恐的黑眼睛。而那位欠债的主儿却像没那么回事儿似的，正自得其乐地伺候着自己的鸟儿。一件夏布大褂虽然早已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却透出一股古色古香的味儿。满头长发多日不剃了、却和一脸的晦气与油泥儿显得那么协调柔和。真搞不清这位主儿的年龄：二十、三十、四十……只清楚地看见了他爪子似的右手，那小拇指的指甲是那么长、那么俏，就像半片发黄的小葱叶儿似的。进屋时，这位大爷正用珍贵的长指甲当鸟食勺儿，为那只鸟爷爷喂食儿呢。不等他开口，一串轻轻的“嘘、嘘”声儿，已经堵住了他的嘴：

“您哪！免开尊口，小心惊了鸟食儿！”

“掌柜子说……”

“掌柜子说个屁！咱爷儿们的鸟儿得了压食病，砸了他‘香必居’能赔得起吗？”

“这、这……”。

“这什么？我说小伙计，与其跟那些俗气人儿吆喝卖菜，还不如到鸟市上捣腾鸟食儿呢！那是什么行当，有咱爷儿们拉把你，还怕你小子不发财吗？”

“这、这……”

“这鸟食儿可大有学问！”

又没容他来得及开口，有关鸟食儿的学问就铺天盖地向他灌来了。什么鸟的“素食”：小米、栗子、玉米面。什么鸟的“肉食”：玉米虫、小蜘蛛、嫩蚂蚱。怎么调配、怎么研制、怎么保存、怎么使用，足足说了有一个多时辰，急得他差点尿了裤子。

“大爷！您……”

“我？我看你小子透着点灵气儿，是这么块料子！记着，百灵子不吃肉食儿，膛音儿可就不亮！”

“您！您饶了我吧。”

。“这叫什么话？也算咱爷儿俩有缘份，才赏你这份吃饭的本事！”

“掌柜子他……”

“他靠边立着去吧！听大爷的，甩手别干了！到老城根儿摆个卖鸟食儿的小摊，自己又当掌柜子又当伙计，赚了钱儿再捣腾只鸟儿蹦蹦，那才叫神仙过的日子呢！”

总之，债是分文也没讨回，倒把两个多时辰饶了进去。想到回去要挨掌柜子的大嘴巴子，急得他退出门外，眼里还直转泪珠子。

这时，从北屋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教书先生，留分头，穿长袍，戴着眼镜儿。他认得，这是老城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辛白之先生，为人正派，颇得人缘儿。果然，一见他受了委屈，就难免鄙夷地向着下门房嘟囔了一句：

“遗老遗少、寄生虫！”

三十多年了！解放后，宗二爷进着步呢，哪顾得上理会这么个老怪物？

怪不得儿子从张家口搞回这只小妞子，宗二爷触景生情，似乎想起了什么，有那么点神叨叨犯迷糊，原来好几十年前有这么一码子事儿……

宗二爷晃晃悠悠就要从云山雾罩的回忆中走回来，可又有点信心不足。直到目光由那破鸟笼子的鸟食罐上，慢慢移到关老爷子右手那小拇指二寸多长的指甲上，才算定准了神儿：

是他！

可好像又不是……瞧那潇洒自如的劲儿，脸上哪有油泥儿？哪有晦气？一举一动多够派儿！

“嘿嘿！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北京的鸟友们盛情难却呀！官园、龙潭湖、海淀几、宣武公园的鸟市，咱都转遍了。以鸟会友，真够味儿啊！”

“啧啧！啧啧！”鸟友们羡慕得连眼珠子都不转了。

“可咱这儿就是慢哪！人家那里爱鸟者协会早成立了。上头点了头儿，说养鸟儿符合市民传统，爱鸟有益于身心健康！”

“是嘛？是嘛？”又是一片热腾腾的询问声。

“那能假得了吗？嘿嘿！就连外国人也来凑热闹，专找咱们这些老派儿的玩鸟者。

说什么、什么的生态平衡。记住，这可是个值钱的洋词儿！”

“那是！那是！”众鸟友又忙着响应。

“说白了，就是鸟儿越多越好，什么种儿也别让缺了。嘿嘿！一个大鼻

子就瞅准我这老闺女了，鸟笼子不算，张口就给三百块洋钱！”

“您？！”鸟家们像怕丢失国库似的急切。

“我？嘿嘿！朝大鼻子一举鸟笼子，微微一笑说：您哪！这鸟儿是咱自己玩儿的，只听音儿，不图钱！”

“好！”爱鸟者舒心地一声大叫。

“想想吧！他们把咱的圆明园都给一把火毁了，我能再把自个儿的老闺女卖给他吗？”

“好！”鸟家们又是一个碰头好。

宗二爷还是在外围傻呆呆地站着，木木地听着老头子还在讲些什么。应该说，关老爷子说的大多属实。比如，北京现在确实存在着官园、龙潭湖、海淀儿、宣武公园四大鸟市，已被全国各地的爱鸟者公认为鸟类世界的“联合国”。但宗二爷似乎一句也没听了进去，只感到这老头子一回来，就把自己身边的风水全拔走了，光啊，亮啊，都罩在了这老家伙头上。自己眨眼间被彻底抛弃了，孤苦伶仃，没着没落，就像个没了娘的孩子。妈的！这叫什么世道！

又是一片赞叹声，老头子似乎终于讲完了。宗二爷刚一醒神儿，只见侯七这小子像是腾出了身子，又不知从谁的胳膊肘下，噌一下钻到了自己眼前。

“怎么？二哥！您这鸟笼子还挂着？这不是存心臊大伙儿的皮吗？”

宗二爷还没来得及回答，只觉得众鸟友的目光，已唰一下全落在了虬龙爪上，像是既怀着敌意、又怀着怜悯。虬龙爪啊，虬龙爪！整整三个多月、你使宗二爷得到了多少安慰，得到了多少满足，得到了多少欢乐！而现在……

宗二爷只感到两眼一热，恍恍惚惚间又发现虬龙爪化成了那间小小的办公室。一刹那，他只觉得胸脯子里涌满了悲愤之火，几乎脱口喊出：天哪！命运多舛，生不逢时！办公室里嫌老，虬龙爪旁嫌小！天灭我曹，天灭我曹！

但宗二爷却什么都没喊出来，只是怒视着笼中的小妞子，双手抖着，眼看就要发生一起笼毁鸟亡的惨剧，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只见关老爷子一伸手中的鸟笼，骤然挡住了宗二爷的双手，威严而又宽厚地喊了一声：

“等等！侯七，你小子这是干什么？鸟友们之间还分个谁和谁呀？这位！别听他喳喳。您挂着，您挂着！”

“也是，也是！”应着，但大多是出于对关老爷子的尊重。

“二哥！那、那您就挂着吧！嘻嘻……”侯七的笑声可大有深意。

宗二爷借这个机会，一把摘下了鸟笼子，怒目而视侯七，转身就要走出这爱鸟者的乐园，这他曾经寄寓着希望的小树林。

又是关老爷子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稍候！您能不能赏个脸儿，让我瞅瞅您的宠物儿。”

鸟友们也趁势围了过来，热切切地又是一片歉意地喊叫：

“宗二爷！宗二爷！宗二爷……”

宗二爷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还没反应过来，手中的鸟笼子就让一位鸟友抄了过去，眨眼间已递到了关老爷子手中。宗二爷仍然余怒未消，但此时却意外地听到了关老爷子的一片惊叹声：

“喂呀！多少年了，它可是这片树林里少见的好鸟呀！侯七！你小子可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啊！诸位瞅瞅，瞧这毛色，瞧这身架，瞧这眼神儿，瞧这机灵劲儿！啧啧啧啧……”

“对嘛！对嘛！”尊敬的目光又齐唰唰投向了宗二爷。

关老爷子瞅了一眼发懵的宗二爷，又说：

“您别开口！我一瞧，准知道这是地道的张家口货！嘿嘿，咱们这儿成立爱鸟者协会，没这么两三只好鸟儿还成？上头问起来，咱们也不好交待，口气不硬！”

宗二爷似乎觉得，小树林里一下子又筛满了阳光。小风儿也好像吹得柔乎乎的，转眼间把揉皱了的心熨得舒展展的。再一看这位祖师爷，也仿佛不那么惹人嫌了。态度和蔼，正端着小妞子，客气地向自己说：

“这位！您哪赏脸就赏到底，再让大伙儿听听音儿？”

宗二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小妞子大概也让这一阵子哄懵了，正赌气落在架上发脾气。以至关老爷子三番五次点示它开开金口，这家伙就是侧着脑袋不理，只顾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虎视眈眈地盯着另一鸟笼子里的老闺女。

“什么玩艺儿！在这节骨眼儿上它倒哑了口！”

侯七的声音。宗二爷只觉得脸上发烧。

“你懂什么？”关老爷子却不以为然，“瞧瞧它那眼神儿，火着哪，一点都不发悚！”

百灵子越是争强好胜，才越算得好鸟儿，难得呀，难得！”

“那是，那是！”众鸟友又一致赞同，直把侯七这小子晾在了干滩上。

“老闺女！”关老爷子侧头对着自己那“啄州马”鸟笼子一挥手儿，“来两声儿，领小妹妹唱几口吧！”

宗二爷看到，那只老成持重的鸟儿，顿时变得活跃起来。翅儿一抖跳上鸟架，朝前稍一探头儿，便金声玉振地叫起来了。亮、脆、膛音几足。

关老爷子目视宗二爷，微微一笑补充说：

“献丑了！抛砖引玉，抛砖引玉！”

话音儿刚落，小妞子果然不服气地扯开嗓子叫了起来。爪儿微伏着，头儿微探着，眼儿虎虎地逼视着那只老闺女，一声儿也不让，差点儿把嗓子喊出血来。只几声儿，便引起了关老爷子的由衷赞叹：

“绝了，绝了！要是在老年间，三套马车都换不来！”

刹那间，随着众鸟友“是嘛！是嘛”的感叹声，众鸟儿也跟着一起穷嚷嚷地附和起来。爱鸟界求什么？还不是就求这个乐子？

可就在这乐滋滋的时候，侯七却冷不丁地瞅准了这空子，突然把关老爷子“啄州马”的鸟笼子，一下子紧贴着对到了宗二爷鸟笼子旁边，尖笑了一声，喊：

“来点真格的吧！”

宗二爷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只见小妞子和老闺女已猛地同时停了叫声，脑袋伸出笼隙，翅儿抖着，爪儿刨着，恶狠狠地斗了起来：你啄我一下，我邹你一下；你给我一爪子，我还你一爪子，扑喇喇腾空隔笼而战。刹那间羽毛飞落，鸟食翻飞。

众鸟友一时也傻了眼儿，众鸟儿一时也哑了口。谁能料到侯七这小子竟然干得这么绝！老年间，双方的鸟儿实在分不出高低，是要这么一决胜负，但那也总是万不得已才用这种法子。可只要这么一来，就总得你死我伤、血溅鸟笼。关老爷子也似乎没了辙，愣受着侯七的摆布。直到宗二爷看见自己的小妞子又挨了一下，心疼地大叫出声儿，关老爷子才好像骤然清醒了：

“侯七！你小子干什么？”

“嘿嘿！老规矩，要想往虬龙爪上站，总得有点真功夫！”

“浑！害群之马，全让你把大伙的和睦给搅了！”

“嘿嘿！这叫不打不成交”！

侯七这小子托着鸟笼子，还在一个劲儿往紧靠。关老爷子仿佛不好带头儿破坏这老年间的老规矩。众鸟友更好像都盼望着这乐子别一时收了场。只剩下宗二爷一个人瞪着眼，咬着牙，攥着拳头，急得痰迷了心窍儿。猛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小妞子合为一体了，正在隔着鸟笼子和那老头子的老闺女抖翅儿大战。姥姥！我姓宗的也不是好惹的，多半辈子的混混饭也不能白吃了！再一看对手老闺女，带着一身好几百年的油泥儿，比自己更滑、更刁、更者练。瞅着空子朝自己就是一口、又一口、再一口！好狠呀，不来绝的不行了！他只觉得自己一刹那又飞腾回小小的办公室里，一低头儿来了个欲攻故逃之计。果然老闺女带着那一身几百年的油泥儿上当了，紧追不舍猛扑过来。但它只稍稍一闪、猛地一停，就让老闺女扑了个空。待那老奸巨滑的脑袋刚刚转了过来，它已以逸待劳，照准老闺女的眼睛狠狠地就是一邹、两邹、再一邹！一刹那，只见老闺女顶上见血，失声痛叫而逃。但他却

异常兴奋，抖着翅儿便追！

这时，侯七却猛地托着关老爷子的鸟笼子，迅速地撤退了

宗二爷好像刚刚来得及和自己的鸟儿分开，就看见关老爷子已顺手把他那小妞子挂回了虬龙爪上。随之，便是感叹不绝的赞美：

“这几口鸟得地道！稳、准、狠，是地方！嘿嘿！这鸟儿天然是站虬龙爪的材料！

这位，老头子我算服了！”

小树林里又是一片悦目的光斑，众鸟友们经关老爷子这么一提，惊讶、敬仰、崇拜、佩服的目光，又全都落在了宗二爷身上。

宗二爷望着那枝虬龙爪，望着上面自己那稳稳当当的鸟笼子，望着那鸟笼中余勇犹存的小妞子，心里渐渐地踏实起来，这才感到魂儿是真正归了壳儿。

可偏偏侯七这小子在一边儿就是不认输，在一片心服口服的夸赞声中，竟又阴阳怪气地搭了腔：

“配吗？真格的配吗？嘿嘿……”

宗二爷恨得牙痒痒，真恨不得一口把这瘦里巴肌的东西吃了。可这小子却瞭也不瞭他，目光直扫关老，酸不溜秋地说：

“老爷子！您也该让人家见识见识真格的了！别以为戏台上没角儿了，是个黑大汉，就能冒充黑包公！”

“你！”宗二爷逼上一步。

“我？”侯七也迎上一步，“嘿嘿，没什么，只是想让二哥听听：十三套！”

“十三套？……”

老年间，养鸟的行家讲究调教百灵子唱“十三套”。这“十三套”便是让百灵子模仿“燕子”、“鸡下蛋”、“小叫驴”、“花喜鹊”、“麻雀”、“青蛙”等十三种动物的叫音儿。叫出十三套的鸟儿身价百倍，算是名贵鸟儿。学不会一套两套的，便是“大路货”，算不得好鸟儿。不过随着“遗老遗少、寄生虫”这等老少爷们的销声匿迹，这十三套在爱鸟界就要失传了。现在养鸟儿刚被承认为“符合市民传统，有益于身心健康”，鸟友们又很满足于听听

百灵子的自然音儿修身养性，似乎就把这点国粹给忘了。

宗二爷才来三个多月，怪不得晕晕乎乎地不知道。而侯七要的却就是这个：在这儿你也站高枝儿？嘿嘿！咱就是要出出几十年这口窝囊气儿，臊臊你的皮儿！

鸟友们可不知道侯七这层意思，一听这快要失传的古玩艺儿，就忘了看看宗二爷的脸色，一个个直恳求关老爷子，让大伙儿见识见识老闺女这手绝活儿。

宗二爷骤然间发现，光环又迅速地从自己头顶上退去，刚刚舒展了的心怀又变得冷冰冰的了。他痴痴地斜眼儿望去，只见关老头子在筛满阳光的小树林里一站，和过去那晦气样儿一对比，好像已经修炼成仙了，真给人一种仙风道骨、飘然欲去之感。

鸟友们又是一片恳请，关老爷子似乎出于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只见他白胡子尖儿稍稍一挑，舌尖儿上便轻轻发出一阵小哨音儿。那老闺女接到信号后，先是身子微微一颤，头儿微微一点，然后就骤然跃上鸟架，尾巴一撅，脑袋朝下一伏，运足底气，身子悠然一挺，探着头儿叫了起来。那唱得脆、学得巧、叫得俏，致使声音刚落，满树林里便响起了一片碰头彩：

“好——啊！小叫驴儿！”

关老爷子仍然不动声色，学罢“小叫驴儿”，似乎只是又动了动胡子尖儿，又来了两声舌尖哨儿，那老闺女便又俯身敛羽不动，似在思考，又似在运气，刚等吊上人们的火儿来，使骤然仰天轻轻地一叫、又一叫……

这是十三套的压轴子戏：“猫儿叫！”这不仅讲学得像，更重

要的是要讲学得逗！鸟音儿学猫儿叫，似小孩儿学大人模样，灵巧中透着稚气，真撩得人心里头痒丝丝的，憋不住劲儿非喊这一声不可：

“好——啊！绝活儿！”

关老爷子见好就收，仿佛心满意足了。但也沉得更稳，显得更高深莫测了。只随和地道了一声“献丑了”，便探出二寸多长的小拇指甲，挑出点“肉食儿”，对自己的老闺女稍稍来了点物质奖励。

众鸟友更觉得心满意足了。这是多大的乐子啊？邓丽君能来个“小叫驴儿”吗？李谷一能来个“猫儿叫”吗？咳咳！这乐子只能在这鸟的乐园里找！

只有侯七和众鸟友的乐子不同。这小子的主攻目标始终没有变，老闺女的绝活儿刚一表演完，他就又尖声尖气地嚷嚷上了：

“二哥，二哥哎！别霸着虬龙爪自称三齐玉了，也给咱下来露两手吧！哟……”

随着侯七这一声惊呼，众鸟友这才聚然发现：哟！宗二爷和他那小妮子早已没影儿啦！虬龙爪空是空下了，可空下的是个难看。众鸟友的兴头顿时一落千丈，关老爷子紧接着也颤巍巍地嚷嚷上了：

“这不是打我老头子的老脸吗？”

4

一连好几天，老城根儿小公园里，一直没见宗二爷露面儿

石带桥畔垂柳依依，小树林里凉风习习。表面看来，爱鸟者乐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和宁静。虬龙爪上，老闺女稳坐高枝儿，又引得众鸟儿婉转和鸣，歌舞升平。主人不露脸儿，谁还记得小妮子呢？这足见鸟类世界也存在着鸟情冷暖、世态炎凉的问题。

可其实不然，鸟友们的心里头都很不踏实。除了担心宗二爷一生气，带着那么只好鸟友投奔“匪派儿”以外，就是担心宗二爷再次归来，小树林里永无宁日。好您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枝虬龙爪上能落得住两只好斗的鸟儿吗？

但心里头最不踏实的还是关老爷子……

要知道，他那漫游鸟类“联合国”，拒不出卖“老闺女”的种种业绩，经鸟友们沸沸洒洒这么一扬声，竟传到了上头耳朵里。于是那位立志要结束“匪派儿”和“老帮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市政协副主席，就亲自召见了关老爷子，询问北京爱鸟界有关组织爱鸟者协会的详细情况。看来这里鸟协的成立也势在必行了，这关老爷子能不急吗？没几只拿得出手的好鸟儿，怎么好向上头交待啊？

于是，老头子又想起了宗二爷和他那只小妞子……

侯七一看关老爷子神色不对，就一擦又一擦地往老头儿头上戴高帽子。什么“德高望重”呀！什么“威镇鸟界”呀！什么“鸟协主席比个公司经理还大”呀！但老头子光戴高帽子就是不领他的情，刚听完便咧咧上他了：

“滚一边吧！豁唇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全坏在你小子那嘴头子上了！”

打江山的自古就没个下场！侯七一听，心坎儿就种下了一根刺儿……

但人和鸟之间，最可怜的大概还要数小妞子了。这些天鸟笼子一直在屋子里挂着，鸟笼套一直也没摘。它还以为这个夜晚就该这么长、这么闷、这么黑，外头还有风声、雨声、闪电声！

可不是嘛！据侯七调查报告说，宗二爷这些天，一连砸了两把瓷茶壶、碎了四个瓷茶碗儿！

该怎么说呢？还据侯七说，宗二爷自从那天见识了什么叫十三套，回家就又犯了病儿：心烦、气闷、胸脯子堵得慌，脾气大得怕人！除了哼哼唧唧外，就是破口大骂。单位里又重新倒了霉，但挨骂的重点是年轻人。小树林里也沾了光，但主攻方向却转向了老头子。

鸟友们听了这份心里烦呀！都盯着那横生的虬龙爪，恨不得砍了这惹是生非的树杈子！

可隔了两天，传回的讯儿就又有不一样了，似乎是说，宗二爷突然若有所悟，蒙住被子整整睡了一整天，发了一身大汗，再一起来就变得风调雨顺了。一张嘴不是骂，却是宣布：请客！而且请的人正是背后捣他鬼的侯七。这一下把鸟友们都搞懵了，除了怀疑起侯七前几天的调查报告外，就是怀疑起自己过去的担心是否多余。

不管怎么样，小妞子总算熬过了漫漫的长夜，摘掉鸟笼套重见了光明……

只有关老爷子还在叨叨着：

“这小子！那天是在打我老头子的脸啊！老匪派儿、生茬子！”

可等侯七再回到这小树林里来，那天宗二爷的不辞而别，就似乎有了新的解释。

这小子脖梗子上架着那只不安份守己的“老西子”，逢人就嚷嚷，说：

“我二哥是什么人儿？师兄弟好几十年，我还能不知道吗？（小声）嘿！嘿！别听关老头子瞎喳喳，老帮子就是爱疑心生暗鬼！匪派儿听说我二哥受兑兑，一帮一伙地来请。

我二哥记着大伙儿的情份，愣是八抬大轿也没让这帮小子抬去！”

众鸟友刹那间觉得心头暖烘烘的：够意思！可那天？……

“其实呀！（大声）那天我二哥是犯了病，怕搅了大伙儿的兴致，就悄悄提着鸟笼子退了。瞧瞧这份儿对大伙儿的心意！”

嗯！这倒也在理儿。但愿如此。可众鸟友对侯七说的话，一向是七折八扣被二除。

这事儿啊，要亲眼瞧瞧！

果然，就在说话的第二天，宗二爷没带着那只好鸟儿去投奔洋鸟派儿，却提着鸟笼子来小树林里溜鸟儿了。关老爷子还没来，他也真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只是端着一张笑脸儿，显得更洒脱、更有人缘儿。

侯七也仿佛让酒洗过换了个人儿一般，正经多了，捧着师兄的鸟笼子，就要往那虬龙爪上挂。可刚一探手儿，就让宗二爷给拦住了：

“老七！你这是干什么？”

“嘿嘿！咱也该破破这论资排辈儿了！”

“得了吧！你这是折我小妞子的阳寿！”

“二哥！可关老爷子也夸您的鸟儿少见哪！”

“那是关老瞧得起我，让着晚生后辈！哥哥我能不明白这个理儿吗？”

“好！好……”不知哪位鸟友竟被宗二爷这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得率先喊起好来，只不过声音打着颤儿。说话间，关老爷子一撩柳丝儿，托着鸟笼子，穿过石带桥，潇潇洒洒地向小树林里走来了。猛一见宗二爷，马上就又想起了那码子事儿，难免老脸上就显得点别扭神情。但宗二爷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把自己的鸟笼子捡个树杈子随随便便一挂，一抖袖子，便向关老急迎去。

“关老！您早啊！”话音儿刚落，鸟笼子已经接过手。

“多谢您还惦记着我。”老头子正有点不冷不热。

“这不是小辈儿应该的吗！”又把老爷子恭恭敬敬让到前头。

“嘿嘿！我可不该那天惹人嫌！”老头子的话里还有刺儿。

“关老爷子！我二哥那天是犯了病，怕搅了您的兴儿！瞧您……”侯七今儿个分外正派。

“对、对嘛！”大伙儿生怕不和，倒好像关老是个难伺候的主儿。

“不、不不！都怪我事后欠讨教！今儿个我正是求您给小妞子压压口！”越说越诚恳。

“您能瞧得起我那只鸟儿吗？”老头子的声音里还透着矜持。

“当然、当然！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就连声音都打了弯儿。

“您哪！咳咳……”老头子的声音终于透出了和解的感叹。

压压口？这里得抽空解释一下。百灵子要叫出“十三套”，就得人工加以训练，爱鸟界的行话就叫“压口”即求养鸟功夫深厚的人，把自己还发嫩的百灵子放在人家叫口好的百灵子身边，天天模仿，天天练习，耳濡目染，日久成功，大有声乐家试唱练耳之意。一位养鸟的行家，若得到一只拔尖的好鸟儿来投师学艺，那无形中就会身价猛增，倍受尊荣。

这期间，关老爷子早就把宗二爷的鸟笼子端在了手，满眼尽是学问，屏神静气地打量起小妞子来了。小树林里透出一片宁静安详的气氛，众鸟友一个个心里热乎乎的。大伙儿求的就是这个超脱，爱的就是这个和睦。宗二爷这么一弯腰儿，乐园里可真格的乐了。打这一阵子起，鸟友们就有点把宗二爷当成精神领袖。小妞子嘛：似乎也就成了当然的接班鸟儿！

只有侯七，这时候倒有点忐忑不安、慌里慌张。趁关老爷子和大伙正在研究小妞子，一把把师兄拉在了小树林里的背旮旯

处，眼珠子滴溜溜地瞅着远处树影中隐没的人儿，声音儿压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几乎是贴着心坎儿对宗二爷说：

“二哥！您今儿个是怎么啦？有事儿也不和我商量商量！”

“怎么回事？老七！”

“嘿嘿，您就不怕关老头子给您来绝玩艺儿？”

“什么？”

“唉呀，您呀您！要是关老头子教您的小妞子学两声儿脏口，那您哭皇天也就晚了！”

“脏口？”

“二哥！您连这个都不懂，还玩鸟儿？那老头子端回您的鸟笼子，要是私下里偷偷教您的鸟儿学两声乌鸦叫，或许猫头鹰叫，那您的小妞子就算彻底完了！按玩鸟儿这行的规矩，这叫脏口，晦气，再好的鸟儿也不能要了！”

“哦！……”

“您哪！是怎么想的？小妞子再年轻，只要一沾上脏口，那就等于戴上了右派帽子，再有本事也算完了，虬龙爪上还容得它落吗？”

“这、这不会吧？……”

“瞧您这厚道劲儿！也不瞅瞅这是什么时候？鸟协快开张了，谁饶得了谁呀！”

“这、这……”

“二哥！其实这事情我心里早有底儿！那洋楼里玩鸟的匪派儿，玩鸟儿用的也是洋法子。听说他们最近就要去北京，用录音匣子把十三套录回来。我呀和他们有交情，只要从大公园往回一借，我就能帮您调教。这多保险哪！一鸣惊人，准把关老头子打懵了！”

“不、不！咱不求这……”

“得了吧，二哥！我还能不知道您的心思？就只顾得了人缘儿，稳住老头儿，掏腾来绝活儿，却忘了防这一手！您呀，嘿嘿

“怎么？”

“这是把小妞子往火坑里推呀！”

“哦！”宗二爷又惊叫了一声。为了自己的鸟儿，他甚至顾不得反驳侯七强加在他头上那些分析之词。他只感到心头有点发毛，胸脯子堵得慌，竟禁不住哀求起侯七来：

“兄弟！咱不求那个，只是为了鸟儿，你说该怎么办？”

“当然我不能眼瞅着小妞子跳火坑啦！”

“好！好……”

“可马上要回来又有点不合适，那老帮子会说您小玩闹他，一翻脸总会闹腾得您在鸟友中间栽跟头，那以后还说什么和什么呀？”

“这、这……”

“这就得看我的了！”

“老七！哥哥今天算服了你！过去全怪上头瞎了眼，今后这鸟协的秘书长不归你呀，哥哥能和他们拼了命！我，听你的！”

“嘿嘿，咱们弟兄，谁和谁呀！”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鸟的乐园里，众鸟友一惊一乍地发出一阵喊叫声。

紧接着便是枝丫飘摇，树影筛动，有几位鸟友已经扑出小树林嚷嚷上了：

“宗二爷！宗二爷！”

“您在哪儿呢？您在哪儿呢？”

宗二爷听前一怔，侯七早就闻声窜到了前头。小树林里又是一片呼唤，只见侯七一转身子就报大事不好：

“二哥！莫非关老爷子不等咱哥儿们下手，就把小妮子失声叫出的错音儿判定为脏口？天哪：这可坏了醋啦！”

宗二爷又是一怔。就是这么能稳得住神儿的人儿，也显得手脚失措了。刚等侯七前脚钻出去，他就紧跟在后头，拨开枝枝丫丫赶来了。

众鸟友纷纷迎上，似都想急切地和宗二爷说些什么，但他已顾不了这个，一挥手儿制止了大伙儿的瞎喳喳，目光嗖的一下，就落在了自己那鸟笼子上。

小树林里战战兢兢，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

宗二爷的目光呆滞不动了，只见在一枝平伸的丫字型树杈子上，自己的小妮子正和关老的老闺女并排挂着，不吭不哈，在鸟笼里都很矜持，而在这两个鸟笼子前头，正站着令人难解的关老爷子，倒背着手儿，眯缝着眼儿，微探着头儿，正神神叨叨地研究着这一对鸟儿。

“关老爷子！出、出什么事儿啦？”侯七抢先发问。

“哦？”关爷子像才醒过神儿，目光连侯七撩都不撩，径直投向了宗二爷，神秘莫测，似惊、似喜、似忧、似怨、似嘲弄、似感叹，直把宗二爷瞅得差点晕了过去，半晌才从牙缝里哼出声儿来：

“嘿嘿！您这是戏耍老头子吧？”

“什么？什么？我、我敢吗？”宗二爷更觉莫名其妙了。

“不敢，嘿嘿！您把大伙儿都蒙在鼓里，当掐了头的苍蝇玩儿！”

“您哪！话可不能这么说！”宗二爷更感到惶恐不安。

“您逼得呀！嘿嘿，赏大伙儿个脸儿，给咱露露您这鸟儿的底吧！”

“哦！这、这……”宗二爷更觉得大事不好，眼前一阵发黑。

似乎连平时这些喜欢和睦清静的鸟友，今儿个也在听着

这糟老头子的指挥瞎起哄。一个劲儿“二爷！二爷”的喊，眉宇间甚至都仿佛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神情。再看侯七，也好像忘了昨儿个酒宴上的海誓山盟，正和一个鸟友悄悄地咬耳朵。猴里巴肌的脸上，表情更为复杂，还不时地直朝他翻白眼儿。

宗二爷心里一阵比一阵发毛。虽然说，昨儿个晚上他对侯七什么也没敢说，只是用酒一个劲儿为师兄弟情谊加温。但他还是怕这小子里勾外连，在这里又为自己布下了暗道机关，以报三十多年的窝囊仇。天哪！定然是他们设下圈套，判定小妮子口吐脏口无疑了！人不逢时，鸟不逢时，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宗二爷满怀悲愤，伸手就要上前去摘鸟笼子。但就在这时候，忽听得侯七哀怨而又委屈地喊了起来：

“二哥！真有您的！原来您那小妮子，早会十三套啊！”

什么？什么？……

原来，刚才侯七把宗二爷拉到背脊晃后，关老爷子就把两个鸟笼子并排挂在树杈子上了。一方面是想让鸟友们见识见识自己这手绝技。另一方面也是想鸟协快成立了，先教给这机灵鸟儿一套半套的，也好向上头交待。得了！就让小妮子先听听最简单的“老喜鹊”吧！没想到刚等老闺女带头叫了

几声儿，人家的小妮子马上就跟着叫了起来。三月才能学到的功夫，弹指间就全会了。再来个“鸡下蛋”！这就更奇了。老闺女刚一张口儿，人家早闻声叫在前头了。再试几样，更是样样如此。众鸟友目瞪口呆，关老爷子失口惊呼了：

“老少爷儿们！这是只能人早已调教出的鸟儿啊！咱们让姓宗的小玩闹了！”

其实，宗二爷确实不知道。就是把他打死了，他也绝对料不到事情会朝这儿发展，小妮子早会十三套？自己的鸟儿早就掌握了这套绝活儿？！哪！……

宗二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几天晚上，他老作恶梦，一闭上眼睛，总感到自己又飘飘悠悠地飞进了鸟笼子里，狠狠盯视着小妮子，浑身都是气。十三套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什么“青蛙”、“鸡下蛋”、“猫儿叫”吗？这么着、这么着！哇啊、哇啊……咯咯蛋、咯咯蛋……妙儿鸣、妙儿鸣……这只笨鸟，瞧我的！说话间，他发现自己已猛然和鸟儿合为一体了，正站在虬龙爪上，做然地演唱十三套，示威地向着关老爷子和众鸟家叫啊、叫啊！

而现在，莫非自己的魂儿还在这鸟儿的身上？

其实，鸟友们却更愿相信那“孝感动天”的传闻。神是神了点儿，可还有点折扣啊！据说有一次，宗二爷的儿子开车路过张家口附近一荒僻山村，时已半夜，风沙呼啸，这小子还在黑暗中拚命赶路。儿子是放心不下老子呀！正行驰间，忽然见前头光柱里闪出个踉踉跄跄的黑影。这小子紧急刹车下去一看，原来是个泪流满面，连声哀告的小老头子。老人家说，儿子外出，媳妇难产，眼看就要出人命，只好拦车求救。这小子虽然惦记着自己的老子，还是一咬牙把这濒死的产妇送进了市内医院里，几经抢救，不但保住了产妇性命，而且一个大胖小子也平安降生。老头子千恩万谢，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摘下来。一听说救命恩人的父亲正患心病，马上就献出一只好鸟儿来，并说，这是他玩鸟一辈子得到最好的一只鸟儿，别人给几百块钱都没舍得卖。如今有了孙子该伺弄孙子了，这只鸟儿就送给恩人的父亲解个心烦吧，莫非这老头子就是个玩鸟的圣手，小妮子在张家口就早已身怀绝技？

这、这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宗二爷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宗二爷顾不得解答。他直到现在才算彻底缓过神儿来，搞明白了鸟儿是鸟儿，自己是自己。再一看四周的鸟友们，只感到原先一双双幸灾乐祸的眼神儿，现在却仿佛一下子变得忠厚老诚了。就连侯七那哀怨的白眼珠子，也似乎骤然间完全可以理解了。大白亮天的，尽想些子什么梦！全怪儿子莽撞，差点误了老子的大事！一刹那，宗二爷只觉得一活百活，浑身每个毛孔眼儿都透出了灵气儿。正此时，就听关老爷子又率先不满地催问上了：

“您哪！这是怎么了？是不肯赏脸儿？还是吊老少爷儿们的胃口？”

“嘿嘿！关老，您就饶了我吧！”

“什么话？”

“有您在，我要再说什么，这不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吗？”

干嘛不说班门弄斧，却偏要说关老爷门前耍大刀？瞧这回答得多么眼、多么俏、怪不得关老爷子像喝了一盅儿好酒，晕晕乎乎地脸上透出了笑意。

宗二爷再不肯多说了，只是望着鸟友们厚道地笑着，既透着对大伙儿的尊重，又似乎给自己身上涂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好像在说，干嘛非要兜出自己的老底儿呢？让小子们猜去吧，云山雾罩中才显出深不可测呢！但看宗

二爷那谦恭劲儿，又仿佛不是这个意思……

众鸟友也乐得糊涂下去，只有侯七却越来越觉得委屈了。后脖梗子上的“老西子”一扑腾，这小子就又嚷嚷上了：

“二哥！您这是唱的什么戏啊？把我侯七都给耍进去了！”

“对！是这么回事儿！”关老也似乎又被点醒了。

要换个人儿，可能马上就得乱了阵脚。可这是宗二爷！他明瞅着关老爷子的脸抹拉下来了，却偏偏去安慰侯七：

“兄弟！你这是说的什么和什么呀？你替哥哥想想！关老那天逗老闺女学十三套，我呆在旁边合适吗？小妮子好胜，万一这么一比，哥哥我那成了个什么人儿？这几天，我一直犯琢磨：来，不对！不来，可我又想大伙儿！小妮子再会叫，是老闺女的个儿吗？干脆投师学艺吧！咱可不能办那没大没小的事儿，让大公园那帮匪派儿笑话！听说鸟协就要成事了，这虬龙爪不属关老，还能让小子们夺去吗？”

说的诚恳、听的感动，就连关老头子也老泪直在眼眶子里打转儿。宗二爷的话音儿刚落，他就一清嗓子，大声答上了话茬儿：

“宗二爷！您这份子心思老头子我领了！”

这叫将相和！就在当天晚上，关老爷子就主动约请宗二爷去找那位副主席，再次大胆呈言成立鸟协的重要性。

虬龙爪下，其乐融融……

一连十好几天，又相安无事地过去了……

这一天，老城根儿小公园的小树林里，又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鸟笼子，就是缺那关老爷子的“涿州马”那引人注目的虬龙爪总是空着，鸟友们谁敢不效法宗二爷的榜样，一个劲儿把老闺女往高枝上抬呀！

除了宗二爷！谁又有排的上班儿的好鸟儿呢？

可关老爷子却越来越令人失望了，成立鸟协的吵嚷声儿越大，这老头子就越变着法儿“叛国”！

前头说过，这老城根小公园的鸟友们，大都是过去的掌勺的、钉掌的、收破烂的、干泥水活儿的、吆喝小买卖的，老了落个这样的日子都很知足。这帮人能谈到一堆儿、说在一块儿。都怕引进那伙子拿录音匣子玩鸟的年轻主儿。瞧！关老头子这可好！骤然时髦起提着他那老掉牙的鸟儿，颠儿颠儿地跑到洋鸟界瞎掺和去了。还不时回来给布置个洋任务：什么不许打鸟呀，什么群起而攻鸟贩子呀，什么注意检查卖鸟食儿的卫生呀！

更讨人嫌的是：还分配每人做一个带门儿的小木匣子挂在树上，还起个名儿叫什么“鸟舍”！

什么和什么呀，谁管了那么多闲事？这老头子真叫人腻歪！

瞧瞧人家宗二爷，越来越随和了。成天和老哥儿们在一起，简直像换了个人儿似的。

且不说烟酒不分家，就论谁家有难处人家不帮忙啊！前日里还从蔬菜公司捣腾来几筐便宜的西红柿，一人分给五十斤！更重要的是，怕小妮子冒尖把大伙儿比低了，人家压着就是不露！

总之，关老爷子越来越没人缘了，鸟友们瞅见空着的虬龙爪就心烦……

看来，真正能理解关老爷子的，还就数宗二爷了。那天，他跟着关老去见那位头头，一进家门儿就傻了眼儿。天哪！这不正是那位朝着小门房骂“遗老遗少，寄生虫！”的辛白之校长吗？老了！可精气神儿犹在。宗二爷

望着他恭恭敬敬接待关老爷子的神情，仿佛是在作一场梦，好半天缓不过神儿来。只听得他从花啊、树啊、草啊，谈到了鱼啊、虫啊、鸟啊，又归结到什么生态平衡啊、环境保护啊。宗二爷刚想拚命地记住这两个重要词儿，就又听到他从什么带头团结啊，相互学习啊，又谈到什么取长补短啊，爱护鸟类啊，直到这时，宗二爷才醒过神儿来，瞅准空子，插上了一句：

“我们关老，那可是爱鸟的权威，他那只鸟儿连北京城都给镇了！我们这些鸟友们，都听他老人家的！”

“好啊！关老，您是爱鸟界的老前辈了，在团结上一定要起带头作用。那手绝活儿也千万别让失传了！”

“那是！”关老爷子拍案而起，“只要上头能看得起我老头子，我关某在所不惜，万死不辞！”

就从那一天起，宗二爷对关老爷子更加尊重了，主动替老头子包揽了跑市里的事儿，可在新旧两派爱鸟界中却从不抢着出头露面。遇到问题，总是那句话：“关老！您看着办吧！大伙儿盼得就是见见您！”老头子如若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又总是鼓励着：“您哪！听那些瞎喳喳干什么？这爱鸟界舍您谁还能叫起套儿来！”直感动得老头子颠儿来颠儿去老犯气喘病。水涨船高，鸟随主荣，老闺女也跟着关老爷子成了永不坠落的明星，成天不得片刻闲工夫。前天，侯七还对众鸟友这么提：

“这老家伙是真格的在‘卖国’呀！”

“又怎么啦？”

“怎么啦？昨儿个我去大公园了，看见那些小匪派儿，一人抱着一个录音匣子，正在教自己的鸟儿学十三套呢！”

“真的？”

“这能假得了吗？还有几个小子，又找老头子录去啦！”

“行吗？”

“他妈的！学得还真够味儿！咱们这小树林，算让这老家伙卖了！”

也就是前天，侯七的话音儿刚落，关老爷子少见地来到了小树林里。虽然老闺女倦缩在鸟笼子内，羽毛越来越沙拉了，眼睛越来越没神儿了，神态也越来越衰败疲惫了。

可老头子却格外的火爆，一扫平时的仁儒架儿，步也重了，气也粗了，头发也乱了，一进这鸟的乐园，便当仁不让地蹭蹭一下把鸟笼子挂在虬龙爪上，扯开嗓子就骂上了：

“我操他八辈祖宗！哪个杂种小子到大公园里败坏爷儿们的名声了？有种儿的站出来！”

众鸟友一个个既莫名其妙、又战战兢兢。

“缺他妈的大德了！爷儿们是遗老遗少？寄生虫儿？差点卖了老婆？你管得着吗！”

想让爷儿们当大地主，当大资本家？没门儿！嘿嘿，气死你！咱家一解放就是城市贫民，受政府照顾！子女们没拉扯，可一个个孝顺！托祖宗的福，都是正经八摆儿的大学生！

北京、上海、天津卫，都争着往回寄钱儿！爷儿们想到哪儿散心，就到哪儿散心！干眼气去吧，气出眼珠子当球儿弹去吧！玩鸟儿，爷儿们也能玩出个名堂来，玩得能进政府的大门口儿！有种儿的就站出来，虬龙爪下咱试巴试巴！没种儿的，嘿嘿！自己撒泡尿淹死去吧，省他妈的顶风也臭四十

里！”

这一阵子长篇臭骂，直骂得笼子里的鸟儿全都哑了口，就连侯七的“老西子”也一个劲儿往他那瘦脖梗子里钻。鸟友们一个个越听越傻了眼儿，直瞅着宗二爷求援。

“关老！您消消气，您消消气！”宗二爷终于亲自出马了。

“您、您别管！”关老爷子一把推开他伸来搀扶的手，“我、我今儿个非把这小子骂出来不可！”

“得！您要骂就骂我吧……”宗二爷的声儿特别虔诚。

“什么？”关老爷子一愣。

“都怪我，”宗二爷更诚恳了，“在这里帮您找不出这么个人儿！（鸟友们感激）您、您哪！谁不知是爱鸟界少有的正派人儿？（老头子感激）人正不怕影儿斜！听蝼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对！”关老爷子来劲儿了，“我就不信这个邪！说我卖国？嘿嘿！我倒要卖出个模样儿让这缺德主儿瞧瞧！老闺女，走！有劲儿咱到大公园使去！”

喝！说完他真提着鸟笼子走了。虽然鸟友们一眼就看出，他一提鸟笼子，老闺女就衰败地一个趔趄，可大伙儿谁都不敢提。就算侯七，也是等老头子跨过了石带桥，隐没在柳荫深处，才敢跳起来日娘操祖宗：

“呸！这老帮子有什么了不起？他还以为咱不知道，大公园里那些洋鸟派儿，成天拿他当老古董玩儿！张口就是：关老！拿您的老闺女给您换回个小老婆行不？嘿嘿！猴子穿马褂儿，他倒跑到咱爷儿们跟前假充七品官儿来了！骂谁？还不是老少爷们一人摊一份儿！”

“就是嘛！就是嘛！”也有几个鸟友的火儿被点燃了。

“诸位！诸位！”又得宗二爷出来圆场儿了，“别伤了和气！别伤了和气！咱们不就是图个和睦清静吗？什么和什么呀，忍忍不就过去了！”

“不行！”侯七脖子一挺，“怪不得机关里刷老帮子，就是糊涂，分不清个阴阳面儿！诸位瞧得清楚，那老闺女连架都落不稳了，咱可得抱成团儿，鸟协开张，谁选这老帮子当掌柜的，我操他八辈祖宗！”

“老七！你要再瞎嚷嚷，我可要生气了！”宗二爷又忙着阻止。

“二哥！”侯七可不理这茬儿，“您怕上头批评，咱可不怕！要是非把这老帮子架在咱老少爷儿们的脖梗子上，我可真敢到市里请愿去！”

“你呀！你呀！”宗二爷急得直跺脚。

据说，还是多亏了宗二爷连夜请客，才总算用酒压下了侯七这股火气，勉强使小树林里爱鸟界的和睦维持了下去。

可一连两天，关老爷子又不露面儿了，虬龙爪一直仍然空着。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这两句话应在爱鸟界再恰当也没有了。鸟友们总觉得心头空荡荡地不是滋味儿。

可宗二爷又总压着小妞子不让露脸。唉！这没有一鸟挑头，哪有百鸟齐鸣？玩鸟儿还有个什么乐子。

这一晌午过得真没意思。就连侯七这小子直到这工夫都没来，缺了他那“老西子”的瞎喳喳，小树林就更冷清没劲了。大伙

儿闷闷不乐地坐着，要不是宗二爷慷慨地给鸟友们散烟，准保早就各自回家伺候老婆孩子去了。

正在这时候，大老远的就看见侯七架着他那“老西子”跑过来了，大伙儿不由地为之精神一振。只听这小子还没等颠儿过石带桥，就冲着鸟友们

压抑不住地乐上了：

“嘻嘻！嘻嘻……老少爷儿们！昨日里老头子又逼着老闺女来了五遍十三套，给五个匪派儿录了音儿！”

这有什么可乐的？

“老少爷儿们，等着瞧吧，乐子在后头呢！”侯七特意向宗二爷挤眯了一下眼儿。

鸟友们感到纳闷，可也身上顿时有了活气儿。听不到鸟儿叫，有点事情挑兴头也行。因此谁也顾不上看侯七和宗二爷咬耳朵，只顾一个劲儿地瞅小湖畔的垂柳浓荫。

果然不到片刻工夫，垂柳丝儿软绵绵地一拂，闪现出关老爷子托着没摘笼套“涿州马”的身影。步履既不像老日子那么文雅，又不像前天生气时的火爆。倒像患半身不遂初愈，步点儿好似踩在棉花堆儿上。一步一晃悠，一步一喘气儿。浑身罩着一层晦气，两眼直勾勾地朝小树林里走过来了。

还是宗二爷眼尖，一把推开了侯七，猛地扑上石带桥，一把就扶住了好似病病歪歪的老头子，急切地问：

“关老！关老！您这是怎么啦？”

这不问还好，一问，只见关老爷子就像见了最亲近的亲人、最贴心的朋友，一头扎在宗二爷怀里，浑身颤抖，老泪纵横，骤然间失声号陶起来。众鸟友一见，先是一惊，后是一乍，马上同情心压倒了好事心，一拥而上桥头。把老头子连搀带扶，托到了小树林里。就连跟在最后头的侯七，也愁眉苦脸地捡回了老爷子的一只鞋。“关老！关老！”

怎么啦？怎么啦？”来到虬龙爪下，马上又是一连串关切的问讯。“哦！哦……”老头子哽咽声嘶、哭声骤断，几乎要叨不上气儿来。“关老！关老！”众鸟友又是捶背，又是揉胸，又是呼天唤地的喊叫。“天、天哪！……”随着一声决堤似地更大号陶，关老爷子总算哭出了声儿来，“天灭我曹！天灭我曹！我……我……我那可怜的老闺女……竟忍心扔下我……哦哦！先走了……”

什么？众鸟友一听大惊失色，目光不由咧地一下全集中到那“涿州马”鸟笼子上了。

宗二爷执弟子礼儿，哀痛地从老人手中接过。在关老爷子一片抽泣声中，慢慢地退下了那陈旧的鸟笼套子。啊！在那古老发黑、油泥儿闪亮、丝线绳儿绑扎加固的竹档子里，那乾隆年间裂了纹儿、豁了口儿的鸟食罐儿依在，可那声声绝唱、矜持自尊、久居高枝儿的鸟儿，却一头扎在笼子底的一滩鸟粪当中，软塌塌、绵乎乎、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唉！抚今思昔，那可真是：“想当年虬龙爪上演尽千古绝唱，看今日鸟笼底下全无半点风流！”

鸟的乐园里，刹那间蒙上了一层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哀雾，枝叶不动，光影不摇，应连众鸟儿也不免兔死狐悲地愣了神儿：听口鸟不叫了，观赏鸟不动了，杂耍鸟也一个个缩着脖子落在棍儿上变傻了。整个小树林里，只能听到关老爷子那揪心拽肺的哭述：

“哦……哦哦……我那可怜的老闺女，争气的老闺女啊！昨儿个你还整天不歇口儿、一连录了五遍音儿，给我换回多少个好儿啊……今儿个你就一抖翅儿，不声不响、冷不零丁，扔下我就走了……哦……哦哦…你、你叫我这孤老头子，可、可怎么活啊……”

虬龙爪啊虬龙爪，引多少英雄竞折腰？

一汪泪水洗掉了往日的怨愤和不平，鸟友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全念起老闺女平时的好儿来。但表现最为突出、也最当仁不让的仍是宗二爷，光流眼泪算什么？宗二爷强压悲痛，对侯七悄悄地吩咐了一阵子什么。等打发这猴头头脑的小子迈动瘦腿刚一跑走，就又急忙来到关老爷子身边，带头劝其“忍痛节哀”。

“关老！您、您一定要想开点儿……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活着……您、您万一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儿的，那我们这帮鸟友们，可、可就没了主心骨了……”

“说得是！说得是啊！”鸟友们马上发出一片情切切的呼应。

“关老！固然是鸟无头不飞，可更重要的是人无头不走啊！有您在，您那老闺女就等于永远活着！您放心吧，这枝虬龙爪我们永远给老闺女空着。谁要敢攀一攀这高枝儿，看我们老少爷们不把它活剥了、咬碎了，拌成泥儿喂狗了！”

“对！对对！”众鸟友听着宗二爷这篇感人肺腑的话语，又是一声一点头儿、一句一个应称。

也不知又劝了多大工夫，总之直等到老头子哭声暂缓，号陶暂歇，大伙才总算缓过气儿来，饿着肚子听这位哀主的悲思追述：

“唉唉！那、那还是‘四人帮’刚玩儿完那阵子，还没人敢提养鸟儿这码事呢！我正在北京二姑娘家住着，没事儿总爱到龙潭湖溜个腿儿消个食儿的。也算有缘儿，就这么着碰上了，那主儿偷偷摸摸向我讲价儿，在我耳根子边悄悄一送话儿，张口就要三百块钱！您说，我是含糊这个的人儿吗？”

“谁那么瞧，那算他瞎了眼！”宗二爷带头表态。

“那是！那是！”众鸟友一致响应。

“是得争这口气！虽然鸟儿老是老了点，可我一咬牙宁可绝了食，还是靠着孩子们的孝敬把它弄了回来！老少爷们儿，后来那个苦啊！为了教老闺女学点真本事，几乎把我这条老命搭了进去。十三套！转遍了官园、龙潭湖、海淀儿、宣武公园，一处讨教一口儿，整整费了一年多工夫才算学齐了。可咱这老闺女也可真给人长脸儿！又有灵性，又不偷懒，到哪儿都能给咱换回个碰头好儿，就连咱这儿的鸟儿也跟着光彩啊！可、可是它……哦……哦……我、我那可怜的老闺女啊……”

又要号陶大哭！这时，多亏了侯七这小子夹着把铁锹，怀里垒七探八地抱来了一大堆东西，才算把老头子这次号陶大哭掖了回去。干什么？众鸟友望着这瘦里巴叽的家伙感到纳闷儿：这小子又出什么鬼花招儿？还是宗二爷出头说明了：

“关老！人入土，鸟归林！您一捧着‘涿州马’来到咱们这小树林里，大伙儿就明白了您的心意。您这是瞧得起我们，大伙儿能不为您尽力办吗？请您先过过目，瞧瞧这几件儿合适不？”

众鸟友探头一看，宗二爷竟让侯七把老伴儿的红漆小梳头匣子、小方块彩红绸子、新棉花团子，以至两包荤素鸟食儿，一瓶二锅头、几个碟子酒盅儿，全裹巴着抱来了。

可侯七这小子呢？一眨眼儿又钻到哪里去了？

可关老却只顾瞧着这一大堆东西，一见，果然大为感动，老泪纵横，久久凝视着宗二爷，皱皱巴巴的嘴角一直在颤动，就差失声仰天喊出：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宗二爷也！”

而宗二爷却仿佛担待不起这眼神儿，只是眼泪打着转儿回看了关老片刻，随之便埋头默默为老闺女操办起“后事”来。

直到现在，众鸟友才算大开了眼界。原来梳头匣子当了鸟棺材，彩红绸子当了鸟装裹，酒和荤素鸟食儿当了鸟祭品。嘿嘿！厚道人儿就是处处都透着厚道。不但替老爷子事事想得周到，而且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大伙儿能不为您尽力办吗？”就和那天分减价西红柿一样，每人都有一份儿！难得呀难得，瞅瞅人家这片心意！可关老爷子一见宗二爷从“涿州马”鸟笼子里捧出了老闺女，正在用彩红绸子慎重地盛殓时，却又禁不住捶胸顿足地号陶开了。待到把老闺女往鸟棺村里装放时，老头子更是两个人都拉不住，呼天呛地直往上扑：

“老闺女，我的老闺女呀！你、你不该狠心撇下我走了……”

老城根儿小公园里，那游园的、划船的、打拳的、舞剑的、还有那谈情说爱的主儿，都开始往这儿涌。人们都感到奇怪，小树林里似乎出了人命。可宗二爷却熟视无睹，真够义气，像专门顶着晦气来为朋友两肋插刀。选中虬龙爪下，糟地便是一锹。这一下更使关老爷子感激涕零、颤抖不已，几乎屈膝向他跪了下去。

不大一阵子，小树林中，虬龙爪下，便突起一座鸟的新坟。半拉砖头就当立了碑，一块石板权当了供桌儿。一荤一素鸟食儿左右摆着，开瓶儿的二锅头就搁在正中央、滴水不漏，还让朋友们尽什么心？刚等老爷子颤巍巍走在鸟坟前，趁四周的人儿都蜂拥着围了上来，宗二爷便又厚道地退了下来。

关老爷子这份感动吧！竟又两腿一软，扑倒在虬龙爪下嚎上了……

似乎还缺点什么？哀乐！宗二爷即使躲在人群后头，也还在事事为关老设想。想到做到，顺手便摘掉了自己的鸟笼套。小妞子一上午都没见天日了，这一瞅小树林里这份热闹，刚一得着主人的讯号，扯开嗓子就叫上了。其他挂在各树杈上的鸟儿也早就憋得慌了，闻声而动，纷纷争鸣，刹那间啼声婉转，盈满树林。喝！小树林里这份热闹啊！

老头哭，鸟儿叫，围观的人们闹闹嚷嚷，使老城根儿小公园出现了空前热闹而壮观的场面。

可关老爷子听着痛快！宗二爷替自己想得多么周到啊，竟让众鸟儿也来为自己的老闺女送行。听！鸟儿们叫得多凄惨啊！

“哦……哦哦……我那可怜的老闺女呀……”关老哭得更来劲了。

这场面本来在爱鸟界就够热闹了，但侯七觉得似乎还不够意思，这小子刚才溜跑了，原来是去大公园请那帮洋鸟派儿，赶来参加老闺女的追悼会。这伙小青年提着鸟笼子一来，马上就让自己的鸟儿参加这告别仪式。一齐摘掉鸟笼套，竞相让自己的鸟儿加入，合唱起送葬曲。听这一片鸟儿叫吧！声势浩大，此起彼伏，叽叽喳喳，前所未有，几乎把老城根儿小公园给炸了。

本来，一切都很庄严，一切都很顺利，可也不知匪派儿哪位小祖宗，偏偏要发这样的遗憾之词：

“关老！让您用鸟儿换个小媳妇儿，您不换，瞧！什么都没了！”

“哈哈！”

“关老！不卖给洋人儿，三百块大洋钱也没了！是哭洋钱吧？”

“哈哈！”

“关老！开始致悼词儿吧！”

“哈哈！”

哭声、笑声、鸟叫声、人哄声，交织和鸣，越闹越乱乎。

瞧！民警也闻声赶来了……

6

老城根儿小公园这一下可出了名儿。老闺女“生荣死哀”，前来虬龙爪下参观“鸟塚”的人络绎不绝，致使小公园管理处提出最后通牒，限爱鸟者二十四小时内撤出鸟的乐园。

您哪！花草树木经得住这个折腾吗？

其实，老闺女的坟，早让一帮淘气儿的小考古学家挖掘了。提着鸟翅儿，绕着小湖狂奔了一阵子，就扔在湖里头改为“水葬”了。

可鸟家们个个流离失所，惶惶然不可终日，都盼着重返鸟林，再振乐园。可没人来操办不行呀！为此，自然而然就想到：鸟协是该早点开张了，总得有个牵头说话的人儿呀！

关老爷子显然不行了！老闺女的死，葬礼上的哄，民警的出面干涉，辛白之副主席听后的大失所望，已经使老头子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有一蹶不振之势。所幸老爷子并不知道自己出尽了洋相，甚至还准备端起谱儿，到辛副主席那里告这民警一状呢！但只要一想到老闺女之死，他就感到心灰意懒，没着没落，小屋子意外地空旷凄凉，什么劲儿也没了。仿佛最后一点精气神儿，也全被自己那鸟儿叼走了。老头子终于躺倒了，听说还病得真不轻……

能满足众鸟家的愿望，能收拾这破烂摊子的主儿，显然非宗二爷莫属！

这不但因为打从老闺女一死，小妞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群鸟之首。而且那日葬仪上率先高歌，引得百鸟齐鸣，也博得了洋

鸟派儿满堂喝彩。不管宗二爷怎么摇头，人们可只讲究客观效果。小妞子还是立了一功，成了“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的英雄鸟儿。从此，大小公园、土洋两派，都毫无争议地把希望寄托在这只鸟儿的身上。

可宗二爷呢？却说话算话，坚决不让小妞子站上虬龙爪。这不但透着对前辈的尊重，而且透着对关老的忠诚。但对众鸟友重返乐园的愿望，却豁出命儿去争取。成天价四处奔波，八方说理，点头哈腰，打躬作揖，几乎把市里和小公园的门槛都踏断了，简直忙乎得屁打脚后跟儿。

这一天，鸟友们终于又得以重返鸟的乐园了。

小树林里，凉风习习，树影婆娑。远望一汪湖水，倒映出蓝天白云；近看石带桥畔，衬托出花红柳绿。众鸟友把鸟笼子各捡个树杈子一挂，便互道寒暄，又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就连众鸟儿隔着笼子相见，也似乎感到格外的新鲜和激动，一齐扯开嗓子你唱我和，甭提有多热闹了。嘿嘿！众鸟家这个惬意劲儿啊！家里头能行吗？老伴儿嫌碍事，儿女们嫌碍眼，到哪儿去寻这份乐子？

这不全靠人家宗二爷那副热心肠吗？厚道，能耐，到哪儿去找这样“两味俱全”的人物？

瞧瞧！人家不但给大伙儿争回了地盘儿，而且把湖边儿的长椅子还争来了好几把。

这张小石桌子该多沉啊，人家就连这也能挪到小树林里，今后这乐子就更多了，守着鸟笼子就能聊会天儿，喝会茶儿，打个盹儿，摆盘棋儿，摔两把扑克儿，这难道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

大伙儿唯一不满的就是侯七。

这小子！人家宗二爷立下的功劳，打出的江山，他凭哪一份儿来吆五喝六的？瞧！

脖子后架着个“老西子”，竟猴头巴脑儿地
在小树林里四处指挥开了：

“老少爷儿们！今后这乐园里可要注意卫生！烟头儿，果皮儿，烂纸团儿物的别乱扔！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对准人擤鼻涕，说话儿也得斯文点儿！要不，可别怪我侯七不客气！”

呀哈！猴儿打哈欠，口气还真不小呢！

鸟友们并不知道，自从宗二爷私下里发现侯七是块鸟协秘书长的料子之后，这小子的抱负就大了去了。一辈子尽受人拨拉啦，就凭这几天搬长椅、挪石桌之功，能不提前过过这个瘾吗？听！这小子又喊上了：

“诸位、诸位！这鸟房子，不，不不，叫鸟舍！可一定要交，一片树林里挂仨！不挂的，小心我把他掏了出去！”

“侯儿——七！你先给咱作个瞧瞧！”不知是谁引头喊了一声，顿时引起一片哈哈。

“别打岔！正经点！还有，有谁敢随便扣鸟儿，网鸟儿，抓鸟儿，打鸟儿，要多长个心眼儿，及时向我报告！”

“侯儿——七！小心把你先抓了！”又是一声喊，又是一片哈哈。

“谁起哄？小心点！还有，卖鸟食儿的卫生更重要！小心鸟儿中毒，跑肚拉稀！这鸟食贩子的事儿，也归我管！”

“侯儿——七！这下烟卷儿可不缺抽了！”喊声、哈哈声。

总之，这一片闹闹嚷嚷，嘻嘻哈哈，大大影响了侯七过瘾。多亏了宗二爷恰好这时候提着鸟笼子来了，才算避免了侯七这小子大发雷霆。

宗二爷还是那么随和、那么老诚、那么得人缘儿。根本不提这些天来为大伙争回小树林含辛茹苦之事，倒是话语儿更少了。只带着一脸忧虑之色，远远躲开了那枝虬龙爪。

大伙儿瞅着心疼，一位过去掌勺的老师傅，抄过宗二爷的鸟笼子就要往这高枝儿上挂，可让宗二爷一把就夺过来了：

“诸位、诸位！就饶了我吧……”

“宗二爷！宗二爷！”鸟友们不解。

“不、不不！说什么也不能！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咱这养鸟儿为什么？还不是图个清静、图个舒坦、图个痛痛快快地度过这后半辈子！这有什么你高我低，他先他后？我一想起咱们的关老爷子，见了这虬龙爪就打心眼里头发凉！什么和什么呀……瞧瞧关老爷子他、他……”

“老爷子怎么啦？”众鸟友的情绪，刹那间全倾注到了这个上头。

“老少爷儿们！”宗二爷更加悲戚，“我看老爷子八成儿不行了，前天夜里我去探望，老人家就像让老闺女叼走魂儿似的，瘦得皮包骨头，软绵绵地躺在炕头上，只剩一口悠悠气儿了。北京、上海、天津卫的子女们，都远天远地赶回送终来了……”

“真的！”又是一片阴森森的惊呼。

“可不是嘛！”宗二爷含着热泪，“孩子们都准备好老衣了，就等着三儿啦。老爷子最疼这小子，不见闭不上眼睛。可我看挨过今儿个，也挨不过明天……”

“哦！”鸟友们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一听关老爷子落了这么个下场，刹那间把他过去那些腻歪事儿全忘了，心里只留下了老头子往日的好处。大伙儿眼望着宗二爷落泪，甭提对这厚道人儿多敬重了，顿时都跟着鼻子发酸。也不知为什么，越在这时候，大家就越看着侯七不顺眼。怎么着？瞅见老头子不行了，连宗二爷也不放在眼里，瞅机会就只顾自己往高枝儿上攀？

而侯七却仿佛是个不识眼色的家伙，不瞧大伙儿，而只顾瞧着宗二爷，大有功臣劝驾之势，冷不丁出人意料地来了一句：

“二哥！还等什么？这小树林从今后不就是咱哥儿们的天下了！”

什么？众鸟友一个愣怔，目光猛地一齐扫向了宗二爷。似乎骤然间对这厚道人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都产生了怀疑。再看宗二爷，没有反驳，没有辩白，甚至对侯七那胡说八道都没有发火。两眼只是含着委屈的泪水，手儿发抖，音儿打颤，半晌才对这小子轻轻他说了一句话：

“老七！你、你就这样糟踏哥哥……”

说毕，他竟一转身儿，抛下了小妞子，扔下了目瞪口呆的众鸟友，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深深的委屈和哀怨，突然间甩手走了。

“宗二爷！宗二爷！”众鸟友千呼万唤着。但他还是隐没在湖畔柳荫深处了。哑场。

长时间的哑场。众鸟友一下子就像失掉了主心骨，失掉了灵魂儿，这才骤然感到了宗二爷在爱鸟界的重要性。小树林里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人们一个个颓然坐到新移来的长椅上，倍受着良心的谴责，都在暗暗地咒骂自己。

渐渐地，鸟友们愤怒的目光全又集中在了侯七身上。人们正准备按爱鸟界的老规矩：开除这嘴尖毛长的家伙以及他那害群之鸟，以谢天下，以平民愤！突然，这小子竟望着远方，惊喜地叫了起来：

“二哥！二哥……”

众人一愣，猛抬头一望，只见宗二爷又意外地提着一把斧子回来了。侯七吓得缩起脖子直往林子深处钻。但宗二爷却温和地对上来劝阻的众鸟友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刚才只是去了小公园办公室一趟。”

“宗二爷，宗二爷！君子不记小人仇！”众人还是抢着劝。

“看诸位想到哪儿和哪去了？”宗二爷惨然一笑。

“您、您这是……”众鸟友忙问。

“老少爷儿们！”宗二爷却突然指着虬龙爪对大伙儿说：“过去，我怕犯了老城根儿公园的规矩，不敢动这惹是生非的树杈子。看如今关老落了这么个下场，大伙儿还为它争你高我低！我、我今儿个算豁出去了！”

他要干什么？众鸟友感到既紧张又纳闷。正此时，只见宗二爷嗖地一抡斧子，明晃晃、亮闪闪，憋足了劲儿对大家说：

“从今天起，我就要退出这爱鸟界了！愿从今以后，在场的老少爷儿们，没先没后，没高没低，没争没斗，和和睦睦，团团乎乎地过日子！这、这虬龙爪，就让它去他妈的吧！”

话末了，就见利斧带着风声，冷嗖嗖地就朝那倒霉的树杈子砍去——

“宗二爷！宗二爷！”惊喊声骤起。

还没等利斧落下，只见众鸟友早一拥而上，抱腰的抱腰，夺斧的夺斧，小树林里顿时慌作一团，鸟儿们也惊乍着乱叫不已。就连侯七也不知什么时候又钻了出来，左一下，右一下，自己扇着嘴巴子，一个劲儿地求饶：

“二哥、二哥！全怪我这张嘴，全怪我这张嘴！”

众鸟友更不落后，众星捧月似地紧紧围着宗二爷，争先恐后地纷纷嚷嚷着：

“宗二爷！您不能走，您不能走！”

“宗二爷！您不能砍，您不能砍！”

就在这挥斧者热泪盈眶，夺斧者泣不成声时，就听到小树林外，忽然有谁也在颤巍巍地喊着：

“不能砍！是不能砍……”

声音虽然微弱，却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力量，骤然把众鸟友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宗二爷一看，顿时利斧失手落地。鸟友们一瞧，刹时呆若木鸡。

哦！关老爷子奇迹般地出现了。

只见这形容枯槁，弱不禁风，犹如幽灵似的老爷子，今儿个似乎借了点阳气，在众多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的搀着、架着。托着、支撑下，竟又来到这爱鸟者的乐园里了。脸儿特瘦，老人斑特深、崭新的银灰色中山装罩在身上，支支架架，松松垮垮，把他装扮得就像个新糊的纸人儿似的。但那深陷在皱纹堆里的眼睛，却透过一层浑浊的老泪显得异常亢奋、乖戾、有神儿。右手小拇指上那二寸半长的长指甲翘着，剩下那四个爪子似的指头，却牢牢提着那古老破旧的“住涿马”，一个劲儿地摇晃，一个劲儿地颤抖，似少气无力，又似激动不安。但鸟笼子罩着鸟笼套，谁也不知道里头藏着什么玩艺儿。

小树林里静得怕人，连众鸟儿也被这种神秘的气氛压得寂然无声……

鸟友们越看，就越瞪着眼睛一股股往肚里吸凉气。侯七更是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往众人背后缩。就连久经世面、见多识广的宗二爷，也脸色发白，心底发虚，就像白日见了索命的亡灵，吓出一身冷汗，差点儿失声惊呼起来。

这、这死老头子到底来干什么？

“宗、宗二爷！我、我找您……”气儿喘得怕人，鸟笼举得怕人。

“找我？……”声儿颤着，腿儿抖着。

“是、是找您！……孩子们……把、把鸟笼套儿……褪了！”

“哦！……”

宗二爷又觉不祥。果然，等老头子的子女们七手八脚一褪掉鸟笼套，众鸟友往那油泥儿发黑的鸟档子里一望，竟恐怖得几乎

失口惊呼了：

哦！老闺女同时也返阳了。

只见在那古旧的鸟笼子里，一只神气活现的百灵子，正靠着那乾隆年间豁了口儿的鸟食罐儿，敛着翅儿，正一点一颠地啄鸟食儿。

梦，简直是一个噩梦！但又这么真切，这么现实，这么令人胆战心惊！如果关老爷子再要不吭声儿，肯定这小树林会在沉默中炸裂，鸟友们会在恐惧中四散惊逃。所幸关老爷子在亢奋激动之余，千呼万唤总算叨腾起一口气儿来，哆哆嗦嗦地说明了原委：

“还、还是三儿孝敬……知、知道爹的心思……搞、搞回来这只好鸟儿……”

什么？什么？众鸟友更瞠目结舌了。

原来，关老爷子的子女们虽未继承了老子玩鸟儿的本事，却继承了咱这老中国的古老传统美德，一听父亲病危，立即四处赶回奔丧。其中三儿回来晚了，但知父莫如子，也唯有三儿深知信息时代信息的重要性，临归来前专门通了长途电话探明病危原由，特路过张家口下车，专门以高价买回了这只鸟儿。果然老爷子在即将告别人生之际，骤然见三儿呈上此鸟，顿时便两目由昏暗转向光亮，气息由枯竭转向舒缓。再过半日，垂死的人儿竟从这只鸟儿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又隔了一天，老爷子竟能抱着“涿州马”鸟笼子坐了起来，到了今儿个上午，就……

“宗、宗二爷……这、这可是只……难得的好鸟儿……好鸟儿！……”关老还在颤巍巍他说着。

宗二爷还好似惊魂未定，眼睛只顾直勾勾地盯着“涿州马”鸟笼子内。经老爷子这么一提，他只觉耳朵眼里嗡得一声轰鸣，随之那鸟儿便骤然间膨胀起来，黑乎乎地变得老大老大，挡住了众鸟友，挡住了众鸟儿，就连自己那小妞子也让挤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为、为了我这新丫头……”关老的声音。

“新丫头？……”众鸟友的声音。

“对！我这好鸟儿……宗二爷！把、把小妞子借给我……我、我要替咱这新丫头、压压口……”还是关老的声音。

“录音匣子、省、省事儿……”侯七这小子的声音。

“洋法子没、没根儿……自个儿调教的，那、那才叫真格的……”又是关老的声音。

“二哥、二哥！”又是侯七的声音。

只见宗二爷“哦！哦！”连着应了两声，一晃脑袋猛地活转过来。稍一停歇，马上便是一脸微笑，两眼泪花，一下子就扑到了老爷子身旁，厚道地托起老人家端鸟笼子的双手，眼里闪出忠诚，声里含着激动，热切切他说：

“关老！就为了这个？您吩咐一声儿不就行啦！您老人家先回去好生歇着，我回头就亲自把小妞子送上府去！”

“您哪！厚道人儿……”关老爷子老泪落下来了。

鸟儿能叼回人的魂儿，这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可不知为什么，老城根儿小公园却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又过了两天，高楼层下的鸟友们又聚会到小树林里来了。环境越来越好了，可大伙儿的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儿了。谁都觉得有股别扭劲儿，可就是琢磨不出个道理来。

只觉得聊天没劲儿，喝茶没味儿，玩棋甩扑克缺气儿，看着鸟笼子就愣神儿！

这是怎么和怎么回事儿啊！鸟的乐园里一会儿冷冷清清，一会儿闹闹哄哄，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惊惊乍乍，一切全乱套了。瞧瞧吧！老闺女死了，本该小妞子露脸儿了，可偏偏又蹦出个新丫头来！

唉唉！人生就是变化无常，到哪儿都缺少着清静。

众鸟友越坐越无聊。掌勺的忘了讲自己一只全羊做五十四道菜的绝技；钉鞋的忘了讲自己把一双烂皮鞋整旧如新的高招；干泥水活的忘了讲自己年轻时修督军府，那年轻的七姨太怎样对他眉来眼去……挑不起火儿来了，没劲儿！

今儿个真静啊！树不摆，影不摇，连草皮儿上也一个劲儿往上透冷气儿。宗二爷和侯七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老城根儿的爱鸟界就像要散了架似的。真烦人呀！唯一让人们心里舒坦的是——

唉！关老爷子总算保住了一条命，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大概找出点精神安慰，人跟着也就有了点生气。关老爷子既然还活着，大伙儿也得想法儿找点乐子。钉鞋的终于主动央求上那位干泥水活的了：

“喂，四哥！您那位七姨太，可真的长得帅？”

“那是！”昔日的泥瓦匠抱定了捍卫真理的宗旨，“且不说那双眼睛带钩儿，准钩得你三魂出窍！就说那屁股一扭，浑身上下就是三道弯儿！”

“你呀！”昔日掌勺的也跟着插话了，“真他妈的笨，猫不吃肉是个傻老虎！”

可就在大伙儿刚刚谈出点乐子的时候，却见一位鸟家慌慌张张提着鸟笼子跑来了，不但搅了众鸟友刚刚挑起的兴致，而且送来了几乎把人们吓晕倒的凶讯儿：

“老、老爷子！刚、刚才、殁了！”

“哦！”众鸟家刹那间只觉得从头顶凉到脚后跟。

据这位鸟家说，前几个关老爷子从小树林回到家里，精气神儿还透着份外好，一口气儿就吃了两大碗鸡丝儿面。宗二爷怕老人家伤神儿，没敢连夜往去送小妞子。老人家就对着电灯端起“涿州马”，打着哨儿开始逗弄三儿孝敬的新丫头。第二天，儿女们又请了大夫作了全面检查，大夫也夸老头子奇迹般恢复得好。儿女们放心了，特到宗二爷家拜托了以后，连夜就走了好几个。他们哪里知道，关老爷子死而复生的消息越传越玄乎，就连那只新丫头也跟上传着传着变成了一只神鸟儿。

就在这天晚上，洋鸟派儿就有几个小青年要求见关老爷子，多亏了宗二爷闻讯儿拦住了，一个劲儿作揖求告：

“诸位、诸位！就算我求求大伙了，千万不要去打扰老爷子！”

“喂！侯七讲，这是老头子的三儿，从北京龙潭湖拔的鸟尖子！”

“听说，开码儿就是一千多块钱哪！”

“不！是一架大彩电换来的！”

“舌音儿巧，底音儿足！”

“身架儿特棒！”

“救命鸟儿！”

“绝啦！”

“嘿！”

在小青年一片吵嚷声中，宗二爷急得满头大汗，手脚失措，但他又不好说什么新丫头还嫩。背后议论人尚且不道德，何况是一只新来乍到的鸟儿呢？宗二爷只好苦苦哀求、苦苦阻拦：

“诸位、诸位！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等几天吧，再等几天吧！求求诸位了，过几天再开眼界吧！”

真吊胃口！小青年急得抓耳挠腮，两眼冒火。被宗二爷拦住

去不了，只好找伙伴们去传，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添油加醋，最后竟突破了爱鸟界，就连街坊邻居，大姑娘，小媳妇，老头儿，老太太，甚至到后来就连工人、干部、职员、发了财的个体户，都想捷足先登，先睹为快！

也难怪呀！就是大伙儿不嚷嚷，这事儿能包得住吗？关老爷子本来就是这老城玩鸟儿的祖师爷，加之前些日子老闺女的猝死，虬龙爪下的鸟葬，众鸟儿的争唱哀曲，老头子的哭哭啼啼，小青年的前来助兴，民警的出面干涉，早已使老人家闻名遐迩，何况又出现了只新丫头，产生了这起死回生的奇迹，有谁能漠然无视不去赶这个乐子呢？

今儿早上天不亮，关老爷子的大门就让堵上了。虽然宗二爷早有先见之明，摸黑就派侯七架着“老西子”来把门了，可这又能拦得住谁呀？最后还算大伙儿尚能通情达理，答应一拨儿一拨儿轮着进去。喝！这一下可热闹了，要是卖门票准能发财。可侯七今儿个正派，只收推辞不掉的烟卷儿。

关老爷子起先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新丫头一露脸儿，就引得满城轰动，自然很是得意。还一个劲儿指着鸟儿说毛色，讲种态，论眼神儿。可架不住一拨儿又一拨儿，后来就有点喘不上气儿来了。还好，又过了几拨儿后进来的，是些提着鸟笼子的年轻爱鸟者，话儿不多，进门儿就捧起“涿州马”鸟笼子要听音儿。当然新丫头也很好胜，但年轻人的鸟儿也不甘示弱，刹那间你争我比，马上就竞相高唱起来，叫嚷得老爷子当时就有点犯迷糊了。

可小青年们并不满足听本口音儿。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一千多块钱，或者大彩电换来的鸟儿的真本事。于是一个个就献艺挑逗起新丫头来了。这个来个“花喜鹊”，那个来个“小叫驴”，下一个来个“鸡下蛋”，谁也没有注意老爷子，尽只顾给这鸟坛新秀献殷勤了。

只见这只鸟儿毫不怯场，果然灵！虽然不会十三套，但两只眼睛却像两粒宝石似的，闪着光亮，追着声儿，左顾右盼，直盯着学叫的鸟伴儿。不到一会儿，它竟试着叫了起来。虽因没压过口，音儿不像，可敢学，敢叫，不发悚，就算了不起。但东一声，西一声，学着学着就换不过口儿，调不过音儿，骤然来了一声怪叫！大伙儿并未注意，但不知什么时候钻进来的侯七，却惊惊乍乍地及时指了出来：

“猫头鹰叫！脏口！”

哦？！再看看本来迷糊着的关老爷子，闻声竟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一把夺过“涿州马”鸟笼子，深陷的眼窝里闪着恐惧的光，死死盯着里头一动不动。众人一见，脊梁骨都吓得发凉了。可那只鸟儿却还在扯开嗓子，得意地胡唱乱叫着。大家越听就越感到不像什么猫头鹰叫。可关老爷子却浑身打颤儿，两手颤抖着，急促地喘着气儿，骤然间一声大喊：“

“是、是脏口！猫头鹰叫！……晦气！晦气！……”

众人们还来不及阻拦，老头子已经向鸟笼子里伸进枯柴般的手，一把抓住了新丫头，死死地紧攥在自己手里面。随之便是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倒在了炕上。

侯七和小青年们，当时就吓得撒丫子便跑。

等宗二爷提着自己小妞子到来的时候，关老爷子已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那只三儿送来的鸟儿仍紧紧攥着不撒手。谁能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呀！宗二爷一下子抛开了自己的鸟笼子，扑到关老身上，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的好老爷子啊！您这是为什么和什么啊？……您醒醒，您醒醒！我是专门来给您送鸟儿来了……我的老爷子！只要您好了，我心甘情愿把小妞子送您呀！哦哦……”

宗二爷的小妞子真是鸟如其主，也悲戚戚地落在鸟架上，缩着脖儿，掖着嘴儿，敛着翅儿，撒拉着毛儿，静静地瞅着一动不动的关老爷子，似乎

也和主人一样悲痛欲绝，一样准备随时献身。

“我的好老爷子！睁睁眼吧，睁睁眼吧！小妮子也在瞅着您呀……哦哦……您、您可不能撇下鸟友们……撒手走了……”

宗二爷泣不成声，小妮子也突然异样凄惨地叫了一下。果然这一切感动了老爷子。

这垂死的人儿，竟忽忽悠悠地睁开了浑浊的双眼，骤然松开了死鸟儿，一把就握住了宗二爷的手，叨腾起最后一口气儿，终于吐出了他久久要说的一句话：

“生、生我者父母……知、知我者宗二爷您、您……”

“您、您可不能这么说，全、全怪我来晚了呀！……”

“情，我领了……我、我死了后，‘涿州马’归、归您……还有那乾隆年间的……鸟食罐儿……也归您……”

“不！不不！您不能扔下我们呀！”

“放、放心！……十三套，我、我留着几手呢……哪能，叫、叫他们全糊弄去……”

“老爷子！老爷子！”

但只听“哦！”的一声，关老爷子的脑袋朝后一挺，就再也不动了。身旁还扔着那只死鸟儿。

小妮子又是凄惨地一啼……

8

又过了一个多月，老城的鸟协总算成立了。宗二爷虽然一再推辞，但还是被土洋两派爱鸟者一致推选为副主席（主席由辛白之老先生挂名）。

至于侯六的秘书长却落选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那“老西子”不入流，而是自从关老爷子死后，这小子就有点神经失常。总是疑神疑鬼地看到，那虬龙爪上好像老挂着个人儿似的，晃悠来，晃悠去。为此，侯七常常瞪着眼睛一惊一乍地乱喊：

“饶、饶了我吧！我可不是成心的，我可不是成心的呀！”

啊！虬龙爪……

落凤枝

引子

1

玩鸟，堪称这塞外古城祖传的一绝。

无论是老帮子还是新派儿，一经玩上，便终生有瘾，而且越玩越有板、有眼、有谱儿。您瞧！前些日子老城根儿小公园内一惊一乍，鸟友们竟又顺应潮流玩出个爱鸟者协会来。

得！有庙就得把神搭配齐了。

为此，当主席和副主席选定了，鸟友们就开始为鸟协寻访位叫劲儿的秘书长。但不知为什么，挑来挑去，大伙儿竟挑中玩鸟纯属玩票性质的白三爷。更令人不解的是，这小子近半年：更难得露面儿了，可鸟友们却仍一致认为：鸟协秘书长非他莫属。

白三、白三爷哪儿来的这么大能耐？

说到这儿，必须首先提到白三爷的父亲。您知道，老年间这儿曾经是口外甘草、发菜、皮毛、牲畜的集散重地。为此，一批靠嘴皮子吃饭的人便在这儿应运而生了。一般的靠着拉个捐、搭个线、敲个边鼓儿，也能混碗饭吃。而那高级一点的就懂得“良禽择木而栖”了。凭着那嘴皮子上的绝顶功夫，为主子东拼西闯，到头来自己也落个吃香的喝辣的。但这必须要有眼力，东家一定要选准了，行话称为选定“落凤枝”。白三的父亲属后一种，在同行中属拔尖人物儿。

而白三爷从小又深得父亲真传……

这小子从小就嘴巧过人，加上脑子又特别好使，十三岁跟着老头子一亮相，就在行里博得个满堂彩，可惜世道变了，白二爷还没来得及“择木而栖”，这行当便销声匿迹了。最后，只落得在街道维修队当个泥瓦小工子，靠着给师傅们打哈哈混日月。壮志未酬，闲暇只好对着鸟笼子跟鸟儿练练嘴皮子，生怕把一身绝技丢了。白三爷从来无心问鼎“虬龙爪”，只顾梦寐以求“落凤枝”，因此在爱鸟界的人缘儿极好，深得老少爷儿们的爱戴。

要不，大伙儿怎么都想到他呢？

但谁也没曾料想到，平时那么个随和的主儿，经鸟友们一请、二请、三请，就是不为这顶乌纱帽所动，愣不迈出自己那小小的“茅庐”。劝急了，他竟不冷不热地扔给了人家这么一句：

“您哪！我白三儿不犯那个瘾！”

为此，当主席和副主席选定了，鸟友们就开始为乌协寻份位叫劲儿的秘书长。但不知为什么，挑来挑去，大伙儿竟挑中玩鸟纯属玩票性质的白三爷。更令人不解的是，这小子近半年：更难得露面儿了，可鸟友们却仍一致认为：乌协秘书长非他莫属。

白三、白三爷哪儿来的这么大能耐？

说到这儿，必须首先提到白三爷的父亲。您知道，老年间，儿曾经是口外甘草、发菜、皮毛、牲畜的集散重地。为此，一批：嘴皮子吃饭的人便在这儿应运而生了。一般的靠着拉个捐、搭线、敲个边鼓儿，也能混碗饭吃。而那高级一点的就懂得“良禽木而栖”了。凭着那嘴皮子上的绝顶功夫，为主子东拼西闯，到：来自己也落个吃香的喝辣的。但这必须要有眼力，东家一定要 j 准了，行话称为选定“落凤枝”。白三的父亲属后一种，在同行：属拔尖人物儿。

而白三爷从小又深得父亲真传……

这小子从小就嘴巧过人，加上脑子又特别好使，十三岁跟弓老头子一亮相，就在行里博得个满堂彩，可惜世道变了，白二爷还没来得及“择木而栖”，这行当便销声匿迹了。最后，只落了在街道维修队当个泥瓦小工子，靠着给师傅们打哈哈混日月。壮志未酬，闲暇只好对着鸟笼子跟鸟儿练练嘴皮子，生怕把一身室技丢了。白三爷从来无心问鼎“虬龙爪”，只顾梦寐以求“落父枝”，因此在爱鸟界的人缘儿极好，深得老少爷儿们的爱戴。

要不，大伙儿怎么都想到他呢？

但谁也没曾料想到，平时那么个随和的主儿，经鸟友订请、二请、三请，就是不为这顶乌纱帽所动，愣不迈出自己那小、的“茅庐”。劝急了，他竟不冷不热地扔给了人家这么一句：

“您哪！我白三儿不犯那个痛！”去。

遥想当年，乾隆爷为戍边子弟钦定此城时，曾御笔亲书此并为“漠北第一泉”。后辈儿孙欲延世泽，便纷拥至此，顺着茶楼酒肆，沿东西发展，争相盖起一座座作坊店铺，致使各种小吃喝、各类小玩艺儿的门面，一时间缀满了这左右两条裤腿儿，热闹得实在可以。据说，一位末代翰林回乡探亲，曾为此慨然落泪，激动之余，连声赞道：“果不负皇恩浩荡，咱们这地儿也有自己的天桥啦！”当然，近二三十年，大裤裆胡同也曾大大地冷落了一阵子。但世事多变，最近几年，却又开始时来运转了。随着四周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一时间两条裤腿儿里门面重修，店铺重开，游人如织，熙熙攘攘，更胜过当年的繁华热闹。而两条裤腿儿交接处的古泉居茶楼，更因其紧傍古井，扼守要害，自然先声复业，很快成为这闹市区令人瞩目的一景。

白三爷牵着驴儿，终于穿行到大裤裆深处，他停下了。

茶楼老掌柜，六十多岁，重操旧业，大有祖风，老远一眼就认出了白三爷，一溜小跑，人尚未到，声儿就先送到了身边儿：

“嗨！白三爷，您今儿个也有工夫来赏脸了！”

“瞧您说的！”白三爷满脸堆着笑，“都怪我白三儿平时少问候，您就替我耽待着点儿！”

“这是哪儿的话！”老掌柜透着近乎，“想当年，您父亲就常来这儿赏脸，有多少买卖就是这儿做成的！我打小儿就常伺候他老人家，可您这几年？……”

“唉！”白三爷似有难言之隐。

“别、别！”老掌柜忙劝慰，“好汉秦琼还有个卖马的时候呢！瞧您这印堂，好运道来了！您请，请！”

“我这驴？”白三爷问。

“放心！”老掌柜的笑纹儿更密了，“祖宗的章法能少了吗？那

乾隆爷拴御马的拴马石，早又在并边儿立起来了。外国人就喜欢这个。”

“那，给您添麻烦了。”白三爷递过驴缰。

“瞎！”老掌柜恰如其分地来了点儿不高兴，“瞧您说到哪儿和哪儿去了！您哪……小顺子！一壶龙井，不准收钱！”

小伙计吆喝着答应，白三爷便一甩手儿踏进了多年不进的古泉居茶楼。

二三十年了吧，朦朦胧胧，似乎眼前一切依然如旧。但仔细看来，恍恍惚惚，又好像四周有点什么异样。说不清，道不明，只觉得胸脯子里顿时涌上一股热乎乎、酸溜溜的滋味儿，拌着、搅着，直戳心窝子，直冲眼眶子。

一时间，白三爷有点呆了、傻了、蔫了……

白三爷在发呆，但老掌柜却顾不上回头照应。他正牵着那头小瘸驴儿在乾隆爷的拴马石旁发懵。这算哪码子事儿啊？且不说白三的父亲从不亲手经营牲口，就说一改父风也不该捣腾这瘸腿儿驴啊！瞧瞧这驴模样儿：身架子忒小，全身就扛着个可笑的大脑袋了。浑身褐灰，只显出个白色的贪吃嘴头子。左后蹄儿很明显从小受过治，走起路来，三步一瘸，两步一拐，颠儿颠儿地露出一付傻里傻气的可怜相。如今这是什么年月？这驴还有谁来要啊？老祖宗！白三儿这是做的哪门子买卖啊？

啊！……不对！……这驴哪儿见过？……

老掌柜正在犯疑，茶楼上白三爷那股劲头儿已经过去了。正倚桌而坐，手端扣碗儿，右腿儿搭在左腿儿上，有板有眼地品茶呢。刚等老掌柜在乾隆

爷留下的御拴马石上拴好了小瘸驴儿，他已品完了一碗茶，探头窗外，分外客气地喊上了：

“劳您驾了，朝我那小驴儿屁股拍三下！”

老掌柜又是一怔，懵得更晕头转向了。但他还是不敢怠慢。

只好抖着手儿按老主顾的吩咐行事。一下、两下，哪想刚等拍到第三下，那小瘸驴儿便骤然昂起脑袋大声嘶叫起来，长吁短叹，声震遐迩，差点儿把老掌柜吓得掉进了古泉井。

白三爷笑了，似乎茶喝到这时才喝出点味儿来。

老掌柜迷迷瞪瞪地回来了，他越想就越觉得晕晕乎乎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白三爷彻底扔掉了他的鸟笼子，成天牵着他那瘸腿小驴儿，开始在这老茶馆里泡上了。而且还泡得颇有耐心，每天还必定三番五次地去拍那小驴儿的屁股，似乎就是专门为听那长吁短叹的驴叫，来取这门乐子。

听驴叫？这可是连老祖宗都不敢想的解闷法子！

老掌柜越瞧越觉得纳闷儿，一见到那瘸腿小驴儿就犯迷糊。这一天，他禁不住借着冲茶续水就想捣腾点儿底细：

“三爷！这、这驴我好像哪儿见过……”

“是嘛？”白三爷不动声色，“您老真好记性。”

“您、您这是到底做的哪门子买卖？”

“嘿嘿！”白三爷还是微微一笑，“玩玩儿。”

“玩驴？……”

“老掌柜！”白三爷整襟而语，“我白三儿总不会脖子挂上挂镰刀——玩玄吧？”

“那您？……”

“您放心！”白三爷更加正气凛然，“我打保票辱没不了您的茶楼！”

“这、这……”

“您先忙着！”白三爷却要起身外出，“我那小驴儿又憋得慌了！”

“哦……”老掌柜呆了，惘然间只感到眼前有过去和现在的两条线头儿，飘飘忽忽，可就是怎么也接不起来。突然，那茶楼外的小瘸驴又长吁短叹地叫个不停。刚等白三爷面带光彩重新入座品茶时，就听得窗外传来一片人群涌动的嘈杂声。老掌柜不安地向白三爷扫了一眼，只见这位主儿兴奋中却很镇静，仅仅自言自语似地来了这么一句：

“总算盼出个头儿了……”

老掌柜惊诧地忙探头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茶楼外在一片人群熙攘声中，一位形体特殊的主儿，正背着个罗锅儿，眨巴着双烂眼边儿，撅着张不长胡子的婆婆嘴，迈动着两条罗圈腿儿，围着御拴马石旁那头瘸腿小驴儿转来转去，久久舍不得离开。老掌柜脱口惊呼了：

“是他！……”

是谁？粗看这主儿，满脸油泥儿，一副严肃相，除了面目苦了点外，真搞不清他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或是六十岁。再看穿戴，更是古老陈旧，只见他光身子穿着一套长年不换、油渍麻花的中式裤褂，赤脚踏拉着一双补来钉去、实纳鞋帮的变形牛鼻子鞋，真可谓要多艰苦有多艰苦，要多朴素有多朴素。可又有谁能料想到，就是这么一位极不显眼的主儿一露面，

却在裤裆胡同里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一群西装革履、浓妆艳抹的男女青年，竞相跟踪围观，人涌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比这老城闹市区初次出现外国人还热闹。

嗨！裤裆深处开锅了！

但这位主儿对此却置若罔闻，如入无人之境，只顾抖动着两条罗圈腿儿，围着那头小毛驴儿转。渐渐地，他竟在一片嘈杂的哄闹声中站住了，轻轻地摩掌着小瘸驴儿的脖子，红眼边里还扑簌扑簌滚出两行热泪。

老掌柜望着望着，似看到眼前那两条线头儿猛地撞在了一起，好像有两头驴影儿也跟着碰合了。老掌柜再一晃悠脑袋，心里透亮了，竟不由地自言自语嚷嚷上了：

“我说在哪儿见过这头小驴儿呢……”

“可那头早死了。”白三爷在他身后微笑着纠正。

“三爷！”老掌柜转身赞叹了，“真有您的！原来您唱的是这出戏！”

“瞧您说的，”白三爷却透着谦和，“论唱戏，我算得了什么？老掌柜！充其量咱只不过是敲边鼓儿的。你瞧！真的角儿这才出场了。”

“哦……”又是一声由衷地赞叹。

但那位被称为“角儿”的人，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猛地搂着小瘸驴儿失声痛哭了。

也真凑巧，小瘸驴儿也在这时开始了长吁短叹的嚎叫。

这时，白三爷一抖袖子，再整衣褂，不失时机地紧跟着走出了茶楼。

“哦！”老掌柜大彻大悟了……

2

白三爷站住了，嘴角旁挂出了几缕洒脱的笑纹儿。

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更密了。致使各酒楼、小店、各类铺面儿里的主顾们，一时间几乎都被抽空了。

但白三爷似乎又不急于进去了。

他旁观者似地站在人群之外，背着手儿，眯着眼儿，仿佛正

在欣赏一幅难得的好画儿。不！更好像一位唱压轴戏的名角儿、台前的“急急风”敲得越响，他就越不急于出场，越沉得住气儿。

白三爷眼角旁也挂上了笑。

往事烟云似地在他眼前飘荡开了。玩驴、终于玩出这么个歪脖子树杈子来。他透过人群缝儿，久久望着那位只顾搂着小瘸驴痛哭的主儿，渐渐地两只眼珠子竟不转动了。

这个人？……

是的！这里是该说说这位不凡的人物了，要不然显不出白三爷得了祖宗真传。

常言说得好：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话要用到这位衣著相貌均很脱俗的主儿身上，那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但要详细讲到他的身世，还必须说到一宗事儿。不说这个，这位人物的特殊价码儿就显示不出来。

孔子曰：食不厌精……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就是以吃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您瞧瞧！北方越吃越大、越吃越野，什么驼峰、熊掌、犴鼻、鹿唇。而南方则越吃越细、越吃越精，什么银鱼、明虾、海虱、鲑鱼须。并且各有创造，争相发明。也是据说，南方已由色、香、味，过渡到“声”，已开拓到专吃胎里的小白鼠。

活蹦乱跳的，沾上咸水往口里一送：一叫。

咽进嗓子眼儿：二叫。落到胃里：三叫。绝！顾声思名，此珍馐曰：三叫，虽这只是传闻，不足为信，但北方却绝不落后，早在数百年前就卓有成效地又端出一道佳肴：汤褪驴！君不闻名谚：天上的鹅肉，地上的驴肉！仅此一斑，就足可知其在中国名菜史上的地位了。

汤褪驴的发祥地则是老北京的青龙桥。

据说，卤制这种驴肉并非是驴即可：老驴肉老，病驴肉邪，死驴肉恶，而杀一般壮驴又违背天理。为此，青龙桥的汤褪驴是专

门精选那非老、非病、非死、非用之驴。即一生下来就先天带着残缺之驴，或出世不久就受伤难愈之驴。您哪！这样煮了，睡觉才能睡得安稳。还是传说，汤褪驴还不准一起手就血糊淋拉地动刀子。血放了，神散了，味儿也就跑没了。祖传的绝招儿是：先在地面上深挖四个小坑儿，然后再把活驴的四条驴腿直挺挺插进去。这样，任是那再顽固不化的驴儿，也陷地为牢再难挣扎半分。随之，便是用整锅滚烫的开水向驴身上浇去，直至驴儿长嚎短叫在全身筋腱肌肤的活蹦乱颤中死去。这样，既保证了满腔热血尽浸在肉丝之中，又保证了肉质的色、鲜、活、嫩。但这仍不是关键，关键是在驴儿开、剥、宰、割后那一煮。虽然其间仍有种种秘方和绝招儿，但这关键之中的关键却又在那锅历数百年、煮驴无数头的珍贵原汤了。

这才是荟萃，这才是精华！

也是传说。据说到“老佛爷”修万寿山那阵子，汤褪驴的老主人临死已为三个儿子留下了万贯家产。但兄弟间宁可不要百亩良田、半街铺面、无数金银、数座宅院，就是拼死拼活要争那锅闻名遐迩的驴肉汤。到后来，哥儿仨竟争得头破血流反目成仇，官司直打到慈禧老太后大红人儿李莲英的门下。还是据说，这位大太监一辈子就办了这么件好事儿，他主张长兄嫡传，才避免了三兄弟砸锅漏汤的悲惨结局，使老北京的老主顾们保住了这点儿口福。

从此，青龙桥的驴肉就更引得“京师万人馋”了。

但说到这汤褪驴又何时香飘塞外的？就又须提提老古话儿了。听老人讲，乾隆爷待此座塞外名城筑成后，便钦命一位宗室贝子率领一支八旗子弟屯兵于此。而这位封疆大吏虽也愿为王命肝脑涂地，但就是舍不下青龙桥这一口儿汤褪驴。好您哪！没了这么点滋味儿，那肝啊、脑啊的也都跟着没了，还拿什么玩艺

儿为皇上往地下涂呢？奏请圣上把青龙桥搬到口外，不但显着让人笑话，就是让其他王爷大臣知道了也不让啊！京师里谁不贪这满口香？于是便有一位汤褪驴的帮工小伙计，在这位封疆大吏的亲信策划下，暗中偷得了主人那份儿泡制汤褪驴的绝技，尤其是还盗得半罐子那秘不外传的原肉汤，追随大驾，连夜潜逃至此。据说，自从这塞外名城有了这一宗美味儿，这位封疆大吏便勇武倍增、忠贞复加，致使大清江山数百年来无后顾之忧。虽此仅为老者传说，只供姑妄听之。但那位小伙计确实从此露脸塞北，很快就成了名闻口外的驴肉陈了。

说完这宗事儿，就该说到人了。白三爷只觉得思绪飘飘忽忽，往事却在眼前越来越清晰了。

驴肉陈代代单传……

传到第九代驴肉陈的时候，不但大清国早已寿终正寝，就连民国也快

玩儿完了。但闻名遐迩的汤褪驴的声名却丝毫未减，只不过由将军府流入到市井之中罢了。

那时候的大裤裆胡同，四周虽少有高楼大厦，却有自己一种独特的风情。每当一大早，东西两条裤腿儿便灌满了一股烟熏火燎气儿。铺面一开，各类小吃店就竞相敲响了锅铲、铁勺、擀面杖，刹那间一片各有特色的叫卖声便随之而起。有的拖长音儿，有的放短调；有的高亢入云，有的声重入地；有的似吟，有的似唱。此起彼伏，交织和鸣，混乱中不失和谐，嘈杂中却很协调。叮叮当当，吃高喊低，组成了一曲古老的市井交响乐。这其中最富魅力又最感染人的是这一声：

“哎！……刚出锅的驴肉啊……油油……驴心、驴肝、驴肺、驴大肠啦……”

只喊一遍，绝无二声，但这已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只见人群闻声而动，争先恐后齐向古泉居茶楼拥去。不过这仍是先

动闪向两旁，一个个提心吊胆地顺声儿望去：

哦！老驴肉陈殁了……

就看到在那小瘸驴儿拉的木轱辘车旁，只跟着那位畏畏缩缩的小罗锅儿，正战战兢兢地向着大伙儿走来。小瘸驴三步一拐，木轴轳两转一吱。庄严、肃穆，不象是卖肉，倒像是赶来一辆灵车。当时，上了岁数的主顾们即预感到不祥“莫非众驴冤魂向老驴肉陈讨债了？

果然不出所料……

事后老少爷儿们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来报讯：终于给十五岁的小驴肉陈说成一门亲。老驴肉陈兴奋异常，当即灌下一瓶老白干儿，并且还带醉汤浇了一头歪脖子驴。但不该的是，等宰剥了刚一下锅，他又仰着头儿干了一瓶。而且越喝越来劲儿，竟然提着剥驴刀晕晕乎乎地睡了过去。谁料想惨祸就此而生。半夜，老驴肉陈在睡梦中一个打挺，只听咔嚓一下，身未翻过，剥驴刀就明晃晃地直向自己胸脯子砍去。据说，似乎是这老光棍儿梦见了未来的小孙子向窗驴肉的开锅爬去，急忙抢救，才落得这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惨啊！可这位市井好汉即使只剩一口悠悠气儿，却仍很关心着汤褪驴这万年不败的事业。血糊淋拉的，还不忘谆谆叮嘱自己那吓得半死的罗锅儿子：

“小子！别、别发悚，一定得把媳妇儿娶回来！咱可不是寿星老儿拉旱船——单凭个脑袋晃。爹从小就给你吃驴鞭和驴肾，你内秀！十代单传的驴肉陈可不能断了根儿……”

得！从此小驴车旁就只剩下这位不起眼的主儿了。

但小驴肉陈却没有娶到老婆，似乎随着爹死媳妇儿也就跟着飞了，当然跟着也就把老驴肉陈的孙子给耽误了。您哪！这小子罗锅得厉害，仿佛连声儿也给窝回去了，天生的结巴。没了那市井好汉给他作主，谁还再愿把闺女嫁给这小窝囊废？好在这小

动闪向两旁，一个个提心吊胆地顺声儿望人：

哦！老驴肉陈殁了……

就看到在那小瘸驴儿拉的木轴鞭车旁，只跟着那位畏畏缩缩的小罗锅儿，正战战兢兢地向着大伙儿走来。小瘸驴三步一拐，木轴轳两转一吱。庄严、肃穆，不象是卖肉，倒像是赶来一辆灵车。当时，上了岁数的主顾们即预感到不祥“莫非众驴冤魂向老驴肉陈讨债了？

果然不出所料……

事后老少爷儿们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来报讯：终于给十五岁的小驴肉陈说成一门亲。老驴肉陈兴奋异常，当即灌下一瓶老白干儿，并且还带醉汤浇了一头歪脖子驴。但不该的是，等宰剥了刚一下锅，他又仰着头儿干了一瓶。而且越喝越来劲儿，竟然提着剥驴刀晕晕乎乎地睡了过去，谁料想惨祸就此而生，半夜，考驴肉陈在睡梦中一个打挺，只听味嚏一下，身未翻过，剥驴刀就明晃晃地直向自己胸脯子砍去，据说，似乎是这老光棍儿梦见了未来的小孙子向囱驴肉的开锅爬去，急忙抢救，才落得这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惨啊！可这位市井好汉即使只剩一口悠悠气儿，却仍很关心着汤褪驴这万年不败的事业。血糊淋拉的，还不忘谆谆叮嘱自己那吓得半死的罗锅儿子：

“小子！别、别发惊，一定得把媳妇儿娶回来！咱可不是寿星老儿拉旱船——单凭个脑袋晃。爹从小就给你吃驴鞭和驴肾，你内秀！十代单传的驴肉陈可不能断了根儿……”

得，从此小驴车旁就只剩下这位不起眼的主儿了。

但小驴肉陈却没有娶到老婆似乎随着爹死媳妇儿也就跟着飞了，当然跟着也就把老驴肉陈的孙子给耽误了。您哪！这小子罗锅得厉害，仿佛连声儿也给窝回去了，天生的结巴。没了那市井好汉给他作主，谁还再愿把闺女嫁给这小窝囊废：好在这小去。可那位主儿还是视而不见、旁若无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搂着小瘸驴儿哭得更痛心了。

致使白三爷一看，得意之情顿时全消，悲切之意片刻即起，眼含热泪，急切地跨前一步。

无语凝视片刻，这才手扶着乾隆爷留下的御拴马石，强忍哀伤，轻轻地呼唤上了：

“陈爷！……”

陈爷？是谁首次这样亲切地、恭敬地、厚道地、尊重地、诚恳地、恰当地称呼这位残缺、邋遢、窝囊、不起眼儿，却又关系大裤裆荣辱的主儿？白三爷？因而这两个字儿刚一出口，便引起了一片巨大的连锁反应。不但围观者“陈爷、陈爷”地为之回荡，就连小瘸驴儿也跟着长吁短叹地相呼应了。

当然，陈爷的失声号陶也绝不亚于这声势。

“陈爷……”又是悲悲戚戚的一声。

“哦、哦哦哦，”哭声中文文的结巴，“我的驴、驴、驴啊！……”

“它还在！”白三爷柔情地提示。

“早、早早早，”抽泣中时时地打呃，“早死、死、死啦……”

谁说的？”白三爷断然否定。

“是、是是是，”泪水中长长的拖腔，“是没、没、没了……”

“这不是！”白三爷着重地一点。

“哦？”号陶顿止。

“您瞧瞧！”白三爷还在提示，“这小驴儿的身板儿、个头儿、毛色儿？再瞧瞧这白嘴头子、瘸驴蹄子、怪脾性子？”

“这、这……”显然懵了。

“不信是不？您再问问它自个儿！”白三爷照准瘸驴屁股就是三下。

长吁短叹，似在呼应，摇头摆尾，仿佛首肯去。可那位主儿还是视而不见、旁若无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搂着小瘸驴儿哭得更痛心了。致使白三爷一看，得意之情顿时全消，悲切之意片刻即起，眼含热泪，急切地跨前一步。无语凝视片刻，这才手扶着乾隆爷留下的御拴马石，强忍哀伤，轻

轻地呼唤“陈爷！……”

陈爷？是谁首次这样亲切地、恭敬地、厚道地、尊重地、诚恳地、恰当地称呼这位残缺、通衢、窝囊、不起眼儿，却又关系大裤裆荣辱的主儿？白三爷？因而这两个字儿刚一出口，便引起了一片巨大的连锁反应。不但围观者“陈爷、陈爷”地为之回荡，就连小瘸驴儿也跟着长吁短叹地相呼应了。

当然，陈爷的失声号陶也绝不亚于这声势。

“陈爷……”又是悲悲戚戚的一声。

“哦、哦哦哦，”哭声中文文的结巴，“我的驴、驴、驴啊！……”

“它还在！”白三爷柔情地提示。

“早、早早早，”抽泣中时时地打呕，“早死、死、死啦……”

谁说的？”白三爷断然否定。

“是、是是是，”泪水中长长的拖腔，“是没、没、没了……”

“这不是！”白三爷着重地一点。

“哦？”号陶顿止。

“您瞧瞧，白三爷还在提示，“这小驴儿的身板儿、个头儿一毛色儿？再瞧瞧这白嘴头子、瘸驴蹄子、怪脾性子？”

“这、这……”显然糟了。

“不信是不？您再问问它自个儿！”白三爷照准瘸驴屁股就是三下。

长吁短叹，似在呼应，摇头摆尾，仿佛首肯。

“哦、哦哦……”小瘸驴又一次被搂紧了。

“您还呆在这儿干什么？”白三爷显得更通情达理，“还不牵回府上，爱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去！”

“您、您您……”结巴里已全剩下了感激。

“瞧您！”白三爷变得更落落大方了，“这论谁和谁呀？大裤裆胡同里谁不知道：我爹和您令尊还拜过把子呢！从小儿一个锅里抡马勺儿，咱俩不也就像亲弟兄吗？您，您牵走！您牵走！”

“好、好人哪……”这位差点儿跪倒。

围观者还没反应过来，白三爷已经从御拴马石上解开驴缰绳，谦恭而又豪爽地递在这位手里，留下一大群傻帽儿站在那里发懵，他陪同这位打道回府了。

小瘸驴驮着一个又一个谜在前头走，白三爷颇有分寸地在驴屁股后慢慢跟着。但那脸上的笑纹儿却越来越密了，似乎越绷就越绷不住。突然，有谁从身后拍了他肩膀一下，猛一回头，啊！就见一位洋装小伙子紧跟在自己身后，还没等他开腔，这小匪派儿已经主动搭上话了：

“等等！茶楼上有人找您！”

“哦……”白三爷一怔。

3

这事儿是有点蹊跷……

但白三爷是什么人物儿？哪能露这个怯？因而即使玩驴正玩到节骨眼儿上，随时都有被搅了的可能，他还是面不改色地调头跟着回来了。

您哪！吃这行饭的，讲究的就是见识见识！

刚一上茶楼，就见老掌柜面有忧色地迎了过来，想说什么，又不好说。白三爷一愣，马上就联想起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行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更令他惊讶的却是，倚窗而坐等待他的竟是一位娘儿们！

白三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儿。

抬眼望去，只见这女人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八九、或三四十岁之间，描眉、画眼、长发披肩、浑身上下一式的洋式小打扮。那水灵灵的身段儿叫人一瞧准会浑身冒火儿，但那冷冰冰的脸庞儿让人一看却准会急剧降温。白三爷这一行讲究的就是冷热不吃，因而他一绷脸儿便洒脱地走了过去。

倒要瞧瞧这驴和这娘儿们有什么关系？

茶桌是早包好了的，那男匪派儿正随着她的眼色张罗着。迷得像个三孙子似的。

“白先生！请坐！”她不卑不亢地招呼着。

听！不叫三爷叫先生。这算洋交道。白三爷也不怵这个，一转身子，顺声儿有谱有派儿地坐下了。

哑场。她不说话，他也不吭声儿，都在绷着。

片刻，那娘儿们似乎有点儿绷不住了，顺手啪一下打开了那洋式小提包，轻轻捏出一张名片来，搁在桌上，两指顺势一推，便送到了他的眼前。白三爷是干什么吃喝的，能不懂这个？他也不用手拿，只侧着头儿用眼角余光扫去，嗨！中美合资、大华贸易商行总经理、秦晓光……那女人嘴角马上挂上了傲气的笑。白三爷也马上就明白了这傲气的原因：这洋玩意儿上头衙儿固然大得怕人，但关键还在那“中美合资”四个字儿上。

还不说话，都在绷着……

猛地白三爷由此联想起一件事儿，前些日子玩鸟界曾风传

过一个消息：老城有一位女能人儿，不知怎么就和老外挂上了钩儿，硬说大裤裆胡同给中国人丢脸，尽往来招苍蝇，发誓要集资金，挖能人，推平之后盖自己的贸易商行大楼。听说，还陪着一个人见过那驴肉陈。

是她？！……

白三爷心里已有所警觉，但是仍憋着劲儿。

“白先生！”还是女的先说话。

“嗯？”白三爷仍不动声色。

“您那驴要多少钱？”问得突然。

“怎么？”白三爷一怔。

“我出三千！”回答得惊人。

“哦？！”白三爷再也绷不住了。

三千块钱买一头瘸腿小驴儿，没听说过的荒唐事儿！老掌柜听后大吃一惊，几乎把滚烫的开水浇了茶客们上身。

但老掌柜已经再明白不过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买驴说到底还是为了人！而那位结巴罗锅的窝囊废哪儿来的这么大能耐，竟能把老帮子和匪派儿同时都给牵动了？好您哪，看来仅靠那上半截子故事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何况从那以后驴肉陈才真正开始倒霉了。

上代驴肉陈刀劈自己死了，小驴肉陈总算苦苦挣扎横空出世了。

但好景不长。世事像中了邪似地在拐着弯儿变。从公私合营开始，大裤裆胡同就逐渐绷起了脸儿。又过了好几年，两条裤腿儿里就更变得严肃到再不能严肃了。就像满脸的笑纹儿慢慢消失了似的，随之那瘸驴、破车、小罗锅儿也就跟着慢慢消失不见了。

好您哪！筷子头下有枪声……

日月如梭，岁月如流。忘了，渐渐都忘了。人们除了夹起尾巴做人，

就是战战兢兢过日子，哪有心思去想那位油渍麻花的窝囊废呢。但有一次一位昔日的驴肉崇拜者随泥瓦队来修补塌房时，却站在房顶上意外发现隔壁竟是末代驴肉陈的住处。这里必须补上一笔：这地儿属大裤裆胡同的裤腰部分。裤腰是掖在袄襟下见不得人的，故而要多脏有多脏，要多破有多破，而未代驴肉陈的府邸又是其中最不堪入目的。站在房顶朝里一望，只见屋倾墙斜，满院破烂，冷冷清清，一片凄凉，就像八辈子没住过人似的。但在一株曲里拐弯的歪脖子榆树下，却意外地还拴着一头大脑袋瘸腿儿驴。

这可真叫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啊！……

这位驴肉崇拜者歇工时暗下一打听，才知这位末代驴肉陈可是越活越背时，公私一合营他那驴肉就没一点味儿了，改当小伙计不会说话，改洗盘子尽往烂打，最后只得靠捡破烂过日子了，而且越活越罗锅、越活越结巴、越活越怕见人了。整天只知道溜着墙根儿过日子，像个小耗子似的，一见来人，便吱溜一下，躲了！驴肉崇拜者听后，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儿，把刚才勾起的那点儿驴肉香给掖回去了。

您哪！这哪像是人儿？是鬼啊！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骤然间世事又拐着弯儿绕回来了。又过了两年，就像有这么只巨杵往死水里狠劲儿一搅，周围的一切立刻又变得活蹦乱跳起来。大裤裆胡同再不绷脸儿了，两条裤腿里也呼呼地灌满了热风。各行各业重新翻腾了起来，一时间那古老的市井交响乐演奏得比往日还邪乎。

就是久久不见那人、那驴、那车……

好您哪！二十多年了，且不说那末代驴肉陈早已变得非人非鬼、似呆似傻，就说那份儿珍贵的煮驴原肉汤也早该沤臭耗干

了。但事情往往就是这么邪门儿，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个老外竟意外地出现在大裤裆深处，专门寻访这早已销声匿迹的汤褪驴肉，并声称他们的大老板特命他带几斤回美国。

嗨！震动且不说，这一下又算把人们的馋虫儿逗起来了……

这一天，正当一群驴肉爱好者相聚古泉居茶楼哀叹此项国粹沦没之余，就听得有谁骤然疹人地喊了一声：“瞧啊！”人们闻声慌忙探头向窗外望去，就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猛地波开浪裂地让开一条人巷。又过了片刻，只见人巷中终于闪现出那久已消失的瘸驴、破车、小罗锅儿。当时，烧饼刘就端着扣碗儿热泪盈眶了。茶楼老掌柜更是激动得寿眉抖动泪眼模糊了。

老天爷！总算又轱辘出来了……

这木轱辘车到底轱辘了多少年？似乎谁也搞不清了。只记得把大清国轱辘过去，把民国又轱辘玩完，现在又把一场浑浑噩噩的恶梦给轱辘结束了。擦着穿靴戴帽的、长袍马褂的、西装革履的、灰蓝制服的、以至蝙蝠衫和喇叭裤的，一直轱辘了这么多年头儿，直至轱辘得车身早让油泥儿腻得油黑发亮，车轱辘轱辘得难论方圆。而且拉车的还是这么一头小瘸驴儿，仿佛不这样就不能配套，不这样就不成规矩。

这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人、这车、这驴……

听说，老年间就有人向老驴肉陈建议过：又不缺钱儿，何不换头好驴？老驴肉陈回答得诚恳：瘸驴听话，健驴欺弱、欺小、爱尥蹶子，得为孩子们想。到末代驴肉陈接班儿的时候，恰逢上一代瘸驴恋主也死了，有些人也曾又旧话重提，可这位主儿换来换去还是换了条两岁的瘸腿儿驴，并且难得地

结巴出一句话：“祖、祖宗、留留留留下的章法……”当即迎来了个满堂好，好在车轱辘早已不成方圆，似乎也非瘸驴拉动不可。车轱辘颠高时，恰是后驴蹄瘸下之际，取长补短，配合巧妙，慢虽慢点儿，却轱辘得颇

能使人发古之幽思。

得！汤褪驴的活幌子终于又打出来了！

老掌柜刚一缓过神儿，小驴车早已按祖宗章法停在了古泉居茶楼门前。嗨！人群一下子就围上去了，要多么轰动有多么轰动。但卖肉的战斗兢兢，主顾们也有点战战兢兢：到底那珍宝似的原汤还有没有了？这小子还卤得出地道的汤褪驴吗？多亏了茶楼老掌柜比大伙儿还急，走下楼来，挤进人群，先用权威的眼光细细审视，再把大拇指和食指一并，轻轻地捏起那么一条肉丝儿，举得老高，再看再察，然后再落入口中，细细地嚼，细细地品，细细地咂巴着，足足有十多分钟。待围观者都快急出眼珠子时，他这才带哭音儿猛地一叫：

“老少爷儿们，驴肉陈的老滋味儿又回来了！”

这一吆喝不要紧，只见忽拉一下，一车驴肉便被抢购一空。而且在当天，有关这家伙舍身保护原肉汤、装傻糊弄公家人儿的种种传说，更沸沸扬扬地塞满了整个大裤裆胡同。尤其听说北京青龙桥的驴肉失传了之后，这闹市之游客竟骤然增加了两倍之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塞北之一绝，汤褪驴竟在招待外国人的宴会上派上了用场。据说，这些洋人们刚吃了几片儿，便伸出大拇指连声喊：“蒿！蒿！”

您哪！国粹顷刻间变成国宝了。

可又有谁能料想到，这位末代驴肉陈的背时运还没走完。就在他刚要走红的时候，他那头瘸腿儿驴竟活得不耐烦老死了。木轱辘车缺了这驴当然拉不出去了。但更奇怪的却是，这位国宝也像缺了腿儿地开始晃晃悠悠起来，有一天半夜竟游魂儿一般没了影儿。

等老主顾们再发现他的时候，这主儿已经栽到一个公用茅厕里只剩一口悠悠气儿了。

这驴、这车、这人，眼看结着伴儿要全完了……

还有什么说的？两眼发直，四肢冰凉，刚等抬到医院就准备着往火葬场送了。大裤裆胡同里顿失肉香，古泉居茶楼上立布愁云。一帮虔诚的驴肉爱好者只好忍痛节哀，张罗着提前为这位背时的主儿操办起后事来。

总不能让他油渍麻花地去见老祖宗啊！

作为大裤裆胡同盛衰史的活的见证人，老掌柜当然就更难免兔死狐悲了。含着眼泪，戴着手套，捏着鼻子，率领着几位老主顾一起走进了末代驴肉陈的府邸。您哪！是得在居委会监督下清理清理了，死了也得让他穿一次新的裤褂吧？但走进这么一瞅，咳！

瞧屋子里这份儿脏、乱、破、穷、臭，真让人瞅着寒心哪！有几位当即拔脚就要走，多亏让老掌柜给喊住了：“诸位，诸位！还是翻腾点破烂儿卖卖吧，总得凑个火葬费呀！”老天爷！这一翻腾可不要紧，破炕席下，烂被褥中，炕洞子里，破顶棚上，死驴皮卷儿内，到处都是钱、钱、钱！有前清的银锭、银票、银元宝，有洪宪的袁大头，有民国的法币，有日伪的蒙疆票，有蒋介石的关金和金元券，还有现如今的人民币。油渍麻花，东掖西藏，海啦！海啦！

就是没翻到那份儿神秘莫测的原肉汤……

但现有的收获已经足够了。当时，大裤裆区正苦干找不到一位万元户来出席全市首届致富户代表大会。这一下可行了，送到银行一兑换，岂止万元？好您哪！整整十几万哪！于是区领导亲自过问，将这位首批致富户转送到全市最好的医院，住进高干的特级病房，进行专门的特级护理，并下令不惜动用一切珍贵药物进行抢救，是啊！怎么能让这么一位先进人物儿在这时候不明不白、不吭不哈地死去呢？不！绝不允许！

这么一来，您还别说，末代驴肉陈还真的给从阎王殿拉回来了。

时来了，运转了！

再等到这位沦尘落难的主儿睁开眼睛，嗨！一时间他差点又让镁光灯、照像机和摄像机给晃晕了过去。从此，他便一跃而成为大裤裆胡同万人瞩目的一颗“新星”，连电视机里的李向南也让给比得黯然失色了。人们的注意力全被那十几万吸引了过去，致使大伙儿竟数月不想驴肉味儿。还提那油渍麻花的玩意儿干嘛？如今他老人家还能顾上这个？

末代驴肉陈被大伙儿号称为驴财神了。

但这位遍体生辉的财神爷却有点儿使人失望，给他门头儿上挂“致富光荣”那匾时，他竟愁眉苦脸的像给他贴报丧帖子一样。送他参加全市首届致富代表会的时候，他更像被绑赴刑场。最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归来后他居然绝口不提汤褪驴，整日里迷迷瞪瞪六神无主，只顾蒙着头儿守着破院里那株歪脖子树发懵。

可越这样儿，大伙儿越感到神秘，越对他肃然起敬。

有一天情况却又有了新的变化。那阵子来大裤裆胡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早已流行起诸如“古德、您哪、拜！”这类混合词儿。更重要的是，上次那位要买驴肉带回美国的老外又来了，而且专门点名儿要见这位末代驴肉陈。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洋人儿在一位娘儿们陪同下，进门一瞧这位当今的驴财神，愣在惊喜之余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上了：

“哈！和我们经理说的一样，一点不错，是他、是他！蒿、蒿！先生……”

并且当即预定汤褪驴肉五十斤！

人们并不去研究其中的奥秘，只是因为外国这么一提，顿时又把对这宗美味的嗅觉、味觉调动起来了，就连视觉也从钱上又重新落到驴肉上了。于是，汤褪驴更变得香飘万里、中外闻名，仿佛没了这份美味儿就会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大裤裆胡同也就更不称其为大裤裆胡同了。

至此，正宗驴肉陈才算得真正横空出世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正当这位驴财神声誉卓绝、名利双收、正可大展宏图之际，他却坚决拒绝再次出山，只顾得每日里守着那株歪脖子树发懵。任谁来苦口婆心相劝，都始终未能把这位悲悲、戚戚、凄凄、惨惨的“国宝”请出那大门一步。

但是白三爷却做到了，玩驴终于把这古怪的树杈子玩出了大门来。

而现在……

老掌柜一晃脑袋，猛地从飘渺的思绪中转了回来。四周依旧是乱哄哄的景象，眼前还是白三爷和那矜持的娘儿们久久对峙着。只有那甘当三孙子的小匪派儿像是等不及了，又急冲冲地跑过来问上了：

“怎么样？”

“哼！”白三爷冷笑了。

“五千！”女的更不同凡响。

“谢您啦！”白三爷却突然立起身来，“我白三儿不卖祖宗！”

“啊！”惊叹声。

白三爷早已一甩手儿，洒脱地走下茶楼了。

4

白三爷终于随着小瘸驴儿走进了陈爷的府邸。

好您哪！那娘儿们也好像认输了，一连好几天竟能相安无事。而白三爷不卖祖宗的故事却在茶楼传开了，愣让老少爷儿们骄做了好一阵子：是得教训教训这些小匪派儿了！

要想把大裤裆

胡同扒平了，那不等于要刨祖坟吗？

得！白三爷又成了英雄！

白三爷自己也踌躇满志，一个心思就想着给祖传这一行争光露脸。这一天，他穿过大裤裆胡同，正准备去陈爷府上大展宏图。谁料想冤家路窄，却又偏偏碰上了这两位对头。白三爷向来是真人不露相，背起手儿走得更潇洒了。但背后那甘当三孙子的男匪派儿竟口出不逊，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

“呸！出土文物儿！”

“什么？”白三爷当即停住，本想给他个难堪。

“多嘴！”谁又料想，那女的竟狠狠给了那小子一句，而且使劲儿一拽，拉着他就走，只给白三爷留下个琢磨不透的背影儿。

白三爷立刻感到：这事儿还不算完……

果然，过了几天，这两个家伙虽然只串小铺面，专尝各种风味小吃喝，但大裤裆胡同里的正人君子却突然增加了好几倍。宁可丢下自个儿的小铺面儿，也得来这乾隆爷留下的茶楼里泡着，整日里神神道道地议论白三爷此次玩驴的目的，致使古泉居里久久地弥漫着一层儿愁云迷雾。

玄哪！……

要知道，这位窝囊的财神爷有十好几万哪！而这小子却从来不吃、不喝、不穿、不戴、不玩、不乐，加之那成堆的钱儿又不储、不存、不动、不用、不借、不花，愣成年累月沤在那又破、又烂、又脏、又臭、又阴、又暗的屋子里招苍蝇呢？从古至今只听过玩鸟、玩蛐蛐、玩鸽子，谁听说过玩驴啊？天哪！可别让白三儿这位精明主儿，借着玩驴明偷暗抹地全给玩了去。

这年月，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

白三爷听着真揪心，他没想到后院里这么容易就点着了火。按说，烧饼刘、修脚李、肉串杨、杂碎赵等等，都是从小一起长大

的老伙计，而现在背后嚷嚷得最厉害的也正是这几个。但白三爷却脸上一点儿都不露，更不逢人就解释，只是笑眯眯地在心里头琢磨着。

背后的嚷嚷声儿更大了……

也难怪老少爷儿们这么忧心忡忡，是这位迷糊财神爷的钱儿早招上苍蝇了。大裤裆胡同乃藏龙卧虎之地，有时候就难免有点儿鱼龙混杂。虽然驴财神的府邸就离派出所不远，但一些小玩闹们还是自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干吗动刀子见血呀，不就是这么位耗子似的胆小人儿吗？于是，半夜里便有人敲这位的门儿，而他还总是闻声而起，愁眉苦脸地就往门缝外塞出两张大白边儿。就是在闹市里也是如此，他在前头梦梦悠悠地走着，身后也难免有人用钢笔杆儿捅他腰眼儿一下，而他还是绝不回头，只把手伸后悄悄递出两张票子。失者不吭，得者不哈，动作迅速，配合默契，绝不去惊动公家人儿。

就是有人发现产生疑问，他也总是摇头否认。

如今，白三爷要比这些主儿能耐啊！

白三爷却仍然不动声色，而且还天天陪着驴财神来茶楼喝会儿茶，好像是天天要来看伙计们的白眼儿似的。任大伙儿再窃窃私语，他都当没听见，只顾按祖传规矩，主子似地伺候着陈爷。这简直不仅仅是玩驴，而是玩人哪！更可气的是，那位窝囊主子也仿佛置若罔闻，竟像是离了他就没法活似的。

这不等于臊大伙儿的皮吗？

这一天，老少爷儿们便决定动点“真格”的了。因而刚等这一主一仆一上茶楼，大伙儿就逼着老掌柜亲自去“套”一下白三爷的底儿。哪想刚等老掌柜一开口，这位竟脸上不红不白，冠冕堂皇地和大家叫上劲儿了：

“诸位！我白三儿到底要干什么？按祖宗的话说，是辅佐主

子！按时髦的话讲，叫发展驴肉事业！除此而外，如若再有半点别的心思，我白三儿就不得好死！”

辅佐主子？发展驴肉事业？谁信这个！”

古泉茶楼里，顷刻间便是一片窃语声。也不看在大裤裆胡同混饭吃的都是些什么主儿，愣想拿这么几句话儿糊弄人？于是大伙儿的主攻方向便转了，迎着窝窝囊囊的驴财神便是一片同情的寒暄：

“陈爷！这边儿坐！”烧饼刘首先搭上了茬儿。

“这、这……”这位显然不情愿离开白三爷。

“您！”烧饼刘话中有话，“是该换身儿行头了。要不，大伙儿也觉得对不起您，嘿嘿！您这么一艰苦，也不知道日后会便宜了谁？”

“这、这……”驴财神刹时像芒刺在身，更结巴得说不出话了。

“也是！”修脚李又搭上话了，“您一辈子油光滑溜惯了，新的刺挠，可您也总不能一辈子就是咸菜疙瘩就小米儿粥吧？”

“这、这……”驴财神似乎顿觉恶心，更没词儿了。

“唉！”轮到杂碎赵出场了，“从小油烟儿熏的！可小驴儿再亲，也不顶个老婆吧？您哪！是到挑一个的时候了，有人管家，别人也就少打您主意了！”

“这、这……”驴财神又是一阵结巴，突然失声儿号陶大哭了。

古泉居茶楼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一个劲儿埋怨杂碎赵：干吗呀？话是“捎”给那位主儿听的，为什么偏不小心去捅驴财神的心窝子？他老子不就是给他提媳妇儿那天晚上把自个儿劈死的吗？

只有白三爷一直安然地坐在一边儿，微笑着聆听大伙儿和

陈爷搭话儿。见主子大哭才略显慌了神儿，忙上前帮着众人安慰：

“别、别难过了，大伙儿不也是为您好吗？”

又过了几天……

古泉居茶楼显得稍消停了一点儿，烧饼刘、修脚李、杂碎赵、裁缝王、估衣孙等等，似乎在这里泡的劲头儿也不那么长了。好像面对白三爷的我自岿然不动，老少爷儿们都有那么点儿没辙了。其实不然，只有茶楼老掌柜心里最清楚：大裤裆胡同里讲的就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见了好处谁想钻在被窝里独吞，没门儿！为此，这几天大伙儿改变了战术，一个个见义勇为的劲头儿大着哪！发展驴肉事业？屁！宁可下辈子子孙都不吃，也非把白三儿这小子扳倒不可！于是每天晚上都有人跑居委会和派出所，差点儿填火药把两地儿都填平了，可临走还都得咬着耳朵来这么一句：

“仅供您参考！您可给我保着点儿密！”

大伙儿都战战兢兢地等着那么一响儿，古泉居茶楼这才显得战战兢兢地暂时这么消停。但白三爷却似乎不知道，每天照旧陪着陈爷来泡茶楼，瞧大伙儿默默无语，竟然还挑头儿说上个荤故事。

这一天，似乎火候已经到了……

头天晚上大伙儿就得到了讯儿，白三爷把整座茶楼给包了，专门要请大裤裆胡同的头面人物来喝茶。白三儿这是怎么了？玩驴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招儿？因而大伙儿虽不愿为白三爷抬这个轿子，还是经不住诱惑都来了。

嗨！这才叫大裤裆胡同英雄大聚义！

上楼一瞧，今天的茶楼要多干净有多干净，要多规矩有多规矩，要多正派有多正派，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当头正面坐着德高望重的老掌柜，紧挨供着愁眉苦脸的驴财神，身后便是提着大茶壶垂首而立的小顺子。而白三爷则抱着个小包袱恭迎在门口，打前照后，外接里应，既不失热情大方，又显得端庄正派，只不过眼神儿里稍稍透出点令人莫名其妙的凄凉。

谜，简直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谜……

老少爷儿们正准备等着一层层揭这包袱皮儿。谁料想，白三爷刚等大伙儿一落座儿，便恭敬地回身看了陈爷和老掌柜一眼，然后就双手抱拳，开门见山他说上了：

“谢谢诸位前来捧场儿！我白三儿知道，打从那小瘸驴儿一进陈爷的院子，大伙儿就开始为那十几万块钱儿操上心了！”

开门见山，令人不好意思……

“也说真格的！感谢陈爷信得过我白三儿，这笔钱现在还真在我手上，一共是十二万六千三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另外，又从炕筒子里掏出了三张大清国的银票，一张烟儿熏了，一张火儿燎了，一张剩下大半截子！”

一针见血，顿使全场大哗……

“说来诸位一定不信，今儿个我还全抱来了，这不，就在这手头小包袱里！”

出语惊人，使举座目瞪口呆……

这还不够，白三爷把小包袱放在茶桌上，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解开来。只见随着一片失声惊呼，当即有几位茶碗失手落地碎了，又有几位屁股抬起再难落到凳子上去，还有几位脖子僵直缩不回来……

钱儿，一捆又一捆的大白边儿……

但白三爷好像觉得这还不够意思，他一捆一捆地搬弄着，最后竟专门捡出一小捆儿说：

“可现在这包袱里是：一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分整，还多出这整五百！”

事出意料，更令众人膛目结舌……

“老少爷儿们！”白三爷却不急于解答了，渐渐热泪盈眶，半晌才说，“别怪我白三儿没出息，一提祖宗就当着大伙儿抹眼泪……您哪！伤心……我爹是传给我这么一碗饭吃，可从来就没有教给我坑人。他老人家临死就留给我两个字儿：厚道！我没出息，这好些年来我把老人家的牌子差点儿砸了，可就从没敢忘过这两个字儿！唉！您瞧，我说这个干什么？……”

停顿得满屋又活转过来。

“得了！当着诸位的面，今儿个就把话兜底儿说清了，我劝过陈爷：钱儿窝着要招鬼呀，成天往外递也不是个事儿啊！这年月，亮彻了正保险了。

也是陈爷爱国，他老人家琢磨来琢磨去就赏我白三儿这个脸儿了。这不，连那五百整……”

撩拨得众人又开始注意。

“说明了吧！我白三儿也为陈爷操过心，暗地儿找过派出所，提过陈爷被诈这档子事儿。连带我背后这么一查、一访、一咋唬，没几日，还真追回了这五百多！陈爷由这儿更爱国了，一句话儿：存！”

说明得本应使人众人肃然起敬……

“老少爷儿们！我白三儿原想，陈爷那汤褪驴可是一宝，连外国人都瞅着眼红哪！

青龙桥的失传了，咱可不能再让大裤裆胡同的一绝也没了。这么好的年月，这能对得起谁呀？陈爷出山有苦处，而我白三儿又是天生祖传跑腿的命。得！咱就为陈爷敲敲边鼓吧。可又有谁能料想到，正和陈爷商量在节骨眼儿上，半道儿竟落了这么个下场。既然诸位信不过我白三儿，不肯赏脸让我吃这口饭，那就请诸位当着陈爷和老掌柜的面把钱儿点清了，我白三儿也该回家重新溜鸟去了。得了！老少爷儿们，话说清了，咱们也该散了！”

结束得令人大感意外。

白三爷收拾好钱，扎好包袱，双手奉还在陈爷面前，然后带着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儿，真的准备着就要走了。谁料想，驴财神却不接受，竟像要失掉主心骨似地一下子慌乱起来。

更奇怪的是，老少爷儿们也全都不吭声儿。

应该说，这一招儿不可谓不绝：亮彻了撒手儿就走，下半篇文章留给大家去做。可这年月的老少爷儿们谁是吃这个的？慌乱中透着稳重，失措中仍不失沉着。烧饼刘当即觉得尿憋得慌，修脚李随之也想到澡塘子水冷了，裁缝王竟立刻和肉串杨讨论起烤羊肉串儿的火候。剩下几位，也只是纷纷表示遗憾而不加阻拦，端起扣碗儿齐夸白三爷赏的茶这才喝出点味儿来。

您还别说，白三爷也不含糊，竟满脸带笑，一抱双拳，潇潇洒洒地走了。

那一直手脚失措的驴财神，此时却突然一声号陶痛哭起来，抢天呛地，但结巴着什么也喊不出来。大伙儿刚刚围上劝解，他竟一把把那小包袱夺了过来就走。仿佛白三爷走了，他那爱国之心也跟着全没了。

又两天，古泉居茶楼真的消停了……

5

白三爷似乎玩驴玩亏本儿了……

古泉居茶楼上再没见到他的身影儿，听说他把那小瘸驴儿无偿奉送给陈爷后，就直奔老城根儿小公园就任鸟协秘书长去了。

但老掌柜却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儿……

这是怎么了？自从白三爷这一甩手儿走了不久，御拴马石旁便骤然出现了许多瘸驴拉的木轱辘车。从茶楼窗口向下望去，你喊我叫，熙熙攘攘，乱哄哄得实在可以。而且争比高低，竟创名牌，相继打出了“老驴肉陈”、“真驴肉陈”、“当代驴肉陈”、“嫡传驴肉陈”、“不折不扣驴肉陈”、“货真价实驴肉陈”种种牌号。致使不到几天工夫，这位十代单传的老光棍儿，竟意外地新添了许多诸如侄子、侄孙、外甥、干儿、干闺女、叔伯堂弟、同辈七哥等等亲属。有一位年轻主儿，愣认定自己是这位末代驴肉陈的亲生儿子，不但引用自己老娘的临终忏悔来加以证明，而且还一个劲儿指着自己的后背嚷

嚷：

“瞧瞧！我是不是也带点罗锅儿？……”

这一来不要紧，直把大裤裆搅了个乱哄哄、真真假假，食客们晕头转向，主顾们眼花撩乱，几乎被这骤然掀起的“驴肉热”给淹死了。到后来，修脚李竟也大谈起这位老罗锅儿年轻时的罗曼史，而且还得到了老伙计的点头赞同。但这位骤然有了许多儿女和情妇的当事主儿，却竟然不闻不问、不吭不哈、不反驳、不辩解、更不避谣，只顾得自个儿睹驴思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足不出户，整日里坐在歪脖子树下发懵。

老掌柜隐隐感到要出什么事儿了……

果然不出所料。日子一久，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这一股竟创名牌儿的浪头随之便泛滥成灾了。真真假假，又把人们冲得对一切都产生了疑心。上乌上够了，就连烧饼刘的芝麻火烧、杂碎赵的辣油杂碎汤、爆肚儿张的风味嫩爆肚儿、肉串杨的现烤的羊肉串儿等等，全都跟着卖不出去了。大裤裆胡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阴影，一时间竟变得萧条不堪。

老天爷！这真叫祸从“驴”起……

为此，大裤裆胡同的各路英雄好汉，便又纷纷拥进古泉居茶楼研究对策。对！一正压百邪，还得请陈爷亲自出山！真正的汤褪驴肉推出来了，那乱七八糟的冒牌货也就不战自退了！但谈何容易，大伙儿簇拥着老掌柜亲自去请这位驴财神，一请、二请、三请，这位虽然没有一句词儿驳大伙儿的面子，可就是愁眉苦脸地守着那小瘸驴儿纹丝不动。

好您哪！这才叫睹物思人哪！

也难怪，人们只看到他不知要了多少驴的小命儿，却没看到他对驴竟还有这么深的感情。而白三爷却独具慧眼看到了：杀驴的是他，爱驴的也是他！要知道，自从九世驴肉陈死了之后，他大半辈子几乎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尤其是最后那头小瘸驴儿，竟伴着他人不人不鬼地度过了近二十年，日夜厮守，对月相望，比他妈个老伴儿还亲呢！一旦撇下他死了，他能受得了这份儿刺激吗？多亏了白三爷玩出了这头一模一样的小瘸驴儿，才使他感到又有了活头。可大伙儿硬生生把这么个好人儿从他身旁逼走了，这让他能受得了吗？

老掌柜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

更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一次，老掌柜和伙计们刚一垂头丧气地迈出陈爷的门儿，就迎面又碰到两位来请陈爷的主儿。老掌柜只觉眼前一晃，再抬眼一瞧，唉呀！这不是那位要买白三爷驴的娘儿们吗？洋妆打扮，光彩照人，恰和这古色古香的财神府邸形成鲜明对比。陪同前来的还是那位甘当三孙子的小匪派儿。两人一块儿捏着鼻子，扭着身子，好一副耍杂技走钢丝的模样儿。老掌柜和伙计们当即停步了，傻帽儿似地瞅着这两位不速之客。那女的还是冷若冰霜，见人爱理不理。而那男的却瞧着大伙儿，竟嘻嘻哈哈地来了这么一句：

“谢谢诸位了，多帮忙！”

“犯贱！”女的当即骂了他一句。

虽然如此，老少爷儿们也受不了啊！等再回到古泉居茶楼上，就变得更忧心忡忡。

好在第二天烧饼刘便打听回消息来了。听说那骚娘儿们是去动员陈爷参加他们商行的。

而那油头粉面的男匪派儿就说得更绝，说什么要把陈爷弄出国展览，要让美国大总统也拜倒在汤褪驴肉脚下，并且特地声明：

“美国的驴比中国多，比中国的好！……”

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这两个男女匪派儿要卖国，要把大裤裆胡同的风水给拔走了。

于是茶楼之上顿时紧张起来，老伙计们又相聚在一起纷纷商量对策。研讨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关键在于必须把陈爷留住，而且尽快地得请他出山！为此，老掌柜又感慨系之地第一个发言了：

“干吗呀？既然人家白三爷主动给大伙儿露了底儿，咱就该趁势头儿将他留住，憋什么劲儿呀？”

“也是！也是！”大伙儿竟纷纷应承。

“其实，白三儿这人挺厚道，老实，有人缘儿，大伙说是不是？”

“那是！那是！”又纷纷响应。

“人家玩驴选定落凤枝，又碍谁的事儿啦？肉烂了总在锅里，出不了大裤裆胡同！”

“现在这可好，唉！”

“唉！唉！”马上就是一片叹息。

“瞧瞧吧！没了这汤褪驴，烧饼刘你那芝麻火烧卖不动了吧？烧饼不夹驴肉，那不是嚼泥吗？连我这茶楼里跟着缺了那份儿热闹，茶喝不出味儿啦！茶卖不出去，准还出汗？谁还洗澡？谁还想得到修脚？唉！”

“唉！唉！”又是一片此起彼伏的叹息。

“全他妈的害了红眼儿病！把白三儿给逼走了，大伙儿都跟着倒霉，怪不得老主顾们都扯开嗓子骂大街！”“就是！就是！”大伙儿竟像说别人似的。

老掌柜又唉了一声儿，不言语了。茶楼里顿时一片寂静，大伙儿也只顾低着头品茶了。但要把陈爷弄出国外的的事儿却在老主顾们间沸沸扬扬传开了，汤褪驴肉的众多爱好者便开始群起兴师问罪，发誓要坚决清除大裤裆胡同里的红眼儿病。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烧饼刘、修脚李、杂碎赵、爆肚儿张等等，便无形中被列入了讨伐之列。于是，当天下午便在古泉居茶楼里又兴起一股表白明誓之风。

“我操他祖宗！”修脚李首先骂上了，“谁干那号缺德事儿，生个孙子也没屁眼儿！”

“缺他妈的大德！”烧饼刘也不甘落后，“谁干那号事儿，他妈卖了！”

“谁冤枉好人，”杂碎赵一跃而起，“准他妈的不得好死！”

“天地良心！”爆肚儿张更是义愤填膺，“让刀子捅了！”

骂到这时候，人们才更体会到白三爷的厚道、老实、有人缘儿。于是便纷纷公推茶楼老掌柜亲自去“三顾茅庐”。好您哪！没有白三爷出场能牵出那头犟“驴”吗？而祸从“驴”起，还必须祸从“驴”消，只要白三爷能再把这驴财神玩出来，那大裤裆胡同这点儿风水就算保住了。

得！各路好汉这回总算服了白三爷……

但常言说得好：三顾不如一哭。老掌柜深知其中的奥妙，便又径直来找那位甘愿子孙成群，情妇成堆的主儿。

您还甭说，老掌柜这一招儿使对了。要知道，这一辈子有谁像白三爷这样对待过驴财神？没！眼瞅着大伙儿愣把这么好个人儿逼走了，他心里能不难受吗？不能！可自个儿又结巴带窝囊，

阻止不了，于是白三爷这一走，便把他的魂儿也勾去了。只留下小瘸驴又有什么用？它会陪笑脸儿吗？它会解闷儿吗？它会讨好说话儿吗？它会出主意想点子吗？

一句话，驴身上有人的影儿……

老掌柜这一登门说明原由，驴财神一听要给自己请回白三爷，那积极性大了，当时就牵着小瘸驴难得地出了府邸。刚一到白三爷家的门口，便是一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号陶，愣把白三爷吓得一下子就蹦出了自己那“茅庐”。一见面，陈爷似有千言万语要往出结巴，可白三爷却先搂着那小瘸驴儿委屈地抽泣起来。

瞧！伤心却仍不忘玩驴……

“三爷！”老掌柜这时才开了口，“瞅瞅这情份儿，您还能不回去么？”

“您哪！”白三爷哽咽得更厉害了，“真不愧姜是老的辣，可您就不该愣把我往这是非窝儿里扯啊！”

“不扯？”老掌柜声儿也很凄凉。“事儿可就闹大发了！陈爷不出山，大裤裆胡同可眼瞧着给毁了！”

“那是陈爷的能耐！”白三爷坚持认为。

“瞧您！”老掌柜有点儿发急。

“凭我白三儿能有什么本事？”白三爷仍不退让。

“好、好！”老掌柜也来了绝的，“那就听听陈爷怎么说吧！”

“哇！……”陈爷却又是一声惨人的号陶。小驴儿也马上嘶叫着呼应了。

“您？！……”老掌柜还是只顾盯着白三爷。

“我？！……”白三爷还是只顾得痛苦地摇着头儿。

“哇！……”又是一声绝望的号陶，又是一声呼应的嘶叫。

“三爷……”老掌柜又恰到好处地轻轻呼唤一声。

“这……唉！”白三爷只得仰天一声长叹，“老掌柜，真有您的！我白三儿还能说什么呢？就是火坑，我白三儿也只好咬着牙往下跳了！”

“够意思！”老掌柜及时地一伸大拇指，“我老头子替大裤裆胡同烧高香了！”

陈爷也难得地咧嘴乐了……

不知白三爷是能避邪还是能压阵，说也奇怪，自从他一回到陈爷府邸，那御马石畔的瘸驴和木轱辘车就少了一多半儿。又过了半天，就连那位自称是驴财神亲儿子的小玩闹也骤然改了口：

“谁给爷儿们造谣？除非瞎了眼睛才能看上他！红眼圈儿、烂眼边儿、不满五尺的老罗锅儿、内渍麻花地他配狗去吧！”

得！驴财神又跟着倒了大霉！

古泉居茶楼外，正气显然一转眼就回升了。人们一开头还总嘀咕，白三爷是不是和这帮子争创名牌的各种驴肉陈有什么关系？但一细瞧，大伙儿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子事情。即使只剩下了一个冒牌货，也架不住人家眼勤、腿勤、嘴勤，嚷嚷的声音能把整个大裤裆胡同灌满了，喊得连茶楼都直颤悠：

“诸位、诸位！谁爱卖驴肉我管不着，可有一点儿，千万别沾陈字这个边儿！话说前头了，我白三儿受陈爷委托，就专管这冒名顶替的事儿！诸位、诸位！该姓什么您还姓什么，驴肉陈这块老招牌可不愿招苍蝇！要不然，可别怪我白三儿告你坑、蒙、拐、骗、外带诈！”

瞧！冒牌货果然闻声逃窜了！一正避百邪嘛……

更绝的一手是，人家回来刚不几天，十代单传的汤褪驴肉就又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这天一大早，就听得古泉居茶楼前一阵小鞭炮儿乒乒乓乓山响，人们刚让震到路两边儿，就只见那头小瘸驴儿拉着那辆木轱辘车，又肉香扑鼻地轱辘过来了。驴车后还是

跟着那么位油渍麻花、不吭不哈的小罗锅儿，只不过如今年龄大了点儿。

像梦、简直像是一场梦……

如果没有那小瘸驴儿身上的披红挂彩，大伙儿一定会以为时间又倒退回好几十年了。

多亏了这位驴财神虽然身段儿毫无变化，但脸上却添了许多抽抽巴巴的皱纹儿。就凭这个和那个鞭炮儿震响，才总算又把大伙儿给拉回此时此地来了。

老少爷儿们！活幌子又打出来了……

于是紧跟着驴车停下，人们稍一愣怔，便轰一下把一锅真正的、嫡传的、名副其实、不折不扣、期待已久的汤褪驴肉给抢购一空，临了还差点把驴财神挤压在驴车下。玄了！

可为民造福的白三爷呢？……

尊重陈爷也不该尊重得不露面儿了？大伙儿正在捧着热腾腾的驴肉纳闷儿，就猛听得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小鞭炮声。惊魂未定，就又觉眼前闪起一片火树银花。光焰刚落，就只见古泉居茶楼上意外地闪现出一块白底黑字儿大招牌。硝烟散尽，这才在招牌下显出了幕后英雄白三爷。可就在这工夫，他也是一手拿着营业执照，一手恭恭敬敬地搀扶着惊魂未定的陈爷。也正因为这样，才衬托出那白底黑字儿大招牌的古色古香、光明正大！致使大伙儿一瞧，便不由得肃然起敬。忙抬眼向前望去，只见招牌上堂堂皇皇写着十个大字：

驴肉陈驴肉开发总公司！

6

古泉居茶楼从此在大裤裆胡同就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老掌柜也因此而大沾其光。

好您哪！这还不是全凭着人家白三爷吗？

常言说得好：人比人，活不成。瞧瞧人家白三爷，不但敢选中这么个窝囊废当落凤枝，而且还真让这歪脖子树杈子发了新芽儿。绝啦！老古话儿里也挑不出这样的故事，比起他爹来可真称得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信？您就去问问老掌柜……

泡茶楼的主顾们都知道，自从这“驴肉陈驴肉开发总公司”的招牌一挂出来，这桩买卖可就越做越铆上劲儿了。人家白三爷真不愧深得祖宗真传，忠心保国，权不倾主，愣首先把那位结巴罗锅的驴财神捧上了总经理、总技师、总财务主任的高位，而自己却甘愿隐姓埋名，整天上凭一张嘴，下凭两条腿，吆来喊去，颠儿来颠儿去地为主子打江山了。虽然早已成为了古泉居茶楼的灵魂人物儿，可忙得连坐稳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

不信您瞧，他刚一跨进茶楼的门儿就让人给堵上了。

“三爷！帮个忙，您大外甥娶媳妇儿，可怎么也得来个十斤八斤汤褪驴肉！”

“六哥！”白三爷准这么回答，“您见外了，咱们弟兄还说这个？不过……”

“不过您不肯高抬手儿？”

“六哥！”白三爷喟然长叹，“您还不如干脆给我两个嘴巴子！”

“怎么？”

“您想想，”白三爷分外真诚，“我白三儿算什么？充其量只不过是条小跑腿儿的！”

“没有陈爷点头儿，我敢在私下胡乱应承么？”

“那您？”

“您放心！”白三爷话音儿一转，“我这就去舍出老脸儿给您求个情儿！大外甥办喜事的时候，这就算我白三儿的喜礼儿啦！”

“三爷！难得啊！说句官话，您就是咱大裤裆胡同的活雷锋！”

“不敢！”白三爷惶恐地一揖，“要夸您就夸陈爷吧！”

说着，他竟屁股连凳子都没沾，一回身推开了晾凉的茶碗儿，又急急忙忙地小跑出了古泉居茶楼。您瞧瞧！够多忙啊？可忙出了个对主子的忠心，忙出了个对朋友的厚道！

怪不得人家玩驴能玩成个大裤裆胡同公认的大能人儿，搁着一般主儿能行吗！

古泉居茶楼里只留下了由衷地感叹……

至于说到被白三爷抬得那么高的陈爷，那当然再不能在茶楼前抛头露面了，有那小瘸驴拉着那木轱辘车当幌子就足够了。要知道，总经理、总技师、总财务主任，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再让他老人家成天吆喝着小瘸驴儿、赶着木轱辘车去卖驴肉，那不是成心自个儿找掉价儿吗？好在这位驴财神也尚有自知之明，似乎也很发愁茶楼前那每天一趟的自我展览。尤其最后那次差点儿被挤在木轱辘车轮下之后，就更对老少爷儿们的热情敬仰发悚了。

多亏有了白三爷……

为了开发驴肉事业，他把自己的儿子打发来干这苦差事，而把陈爷恭恭敬敬地供在那神秘的府邸里，任其发挥自个儿的高超本领。这一下可好了，什么瘸驴、犟驴、豁唇子驴、断脖子驴、转脑子驴、六条腿儿驴等等残缺之驴，便源源不断运进了这塞外汤褪驴的发祥地。而这位总经理、总技师兼总财务主任，也乐得一天到晚汗流满面、咳嗽气短、呼哧呼哧、哼哼呀呀，埋着头儿地褪呀、宰呀、剥呀、割呀、切呀、煮呀、卤呀，没明没黑地忙着玩儿命，差点儿一头栽到汤锅里把自个儿也一块儿煮了。但这值得！古泉居茶楼里的伙计们都知道，一位年轻记者来采访，一出门就高度评价：这才像个埋头苦干的当代企业家！如果不是因为外形和服装差了点儿，早就上报了。

瞧瞧！陈爷又成了大裤裆胡同第一个当代企业家！

为此，古泉居茶楼的老伙计们又跟着骄做了好一阵子。但白三爷似乎仍觉不够，他还要把主子推向荣誉和事业的顶峰：好您哪！驴肉滚滚而来，那就必须为扩大影响而大造声势。按现在的时髦话儿说，那就得做广告。电视里不是动不动就闪现出个现代妞儿吗？嗲声嗲气儿地来一阵子什么“誉满全球、全国第一”，就是这么个意思。仅以牙膏为例，就不知让多少人吃了苦头，据说鸟协副主席宗二爷一下子就买了二十多种，愣把腮帮子里都杵出了血。

白三爷看不上这个……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干！白三爷用的是祖传的老办法，讲究正派。只要满脸真诚地对得月楼饭庄经理来这么几句：“七爷！我好不容易给您掖下四十斤！您天黑了派人来拿，让塞外香酒楼知道了，我白三儿可不好做人哪！”得！行了，塞外香酒楼得到的讯儿准比打电话还快，而且一张口还得比得月楼多要一倍。再说，前一阵子那哄起的各种冒牌驴肉陈，总不能让人家白置了那瘸驴和木轱辘车吧？不能！白三爷最讲究的就是厚道！于是这些倒霉主儿便不时得到了点儿真正汤褪驴肉的供应，成了“驴肉陈驴肉开发总公司”的分销车。让这些家伙赶着各自的瘸驴破车到大街小巷轱辘去吧！肉不多，刚刚够逗起馋虫儿，可这老城却到处都是陈爷的活广告啦！

绝！

果然，自从有白三爷忠心保主，驴财神便更加财源不断、滚滚而来。据古泉居茶楼老掌柜说，不到三个月就又是好几万了！

但老掌柜却不知道，牙齿还难免咬舌尖儿呢，何况家大业大，这两位之间也常常闹点儿小别扭。比如说，汤褪驴肉卖得顺顺当当的，白三爷却总爱冷不丁地抽一下筋儿，愣把驴肉捂在大锅里就是不往外卖了，而这位结巴总经理也总被这抽筋儿抽得更结巴了，愁眉苦脸地一个劲儿不高兴。每逢这时候，白三爷总是摆出一副拼死进谏的忠臣模样儿，大谈其做生意之道。而这位财神爷却总不吃这一套，耳朵眼儿就象塞进驴尾巴似的。没法子！这时的白三爷就得拿绝招儿：一片忠义无处倾述，只好抱着脑袋痛心地哭，直哭得那头小驴儿也跟着这过去的主人悲从心头起，叫从嘴边儿来，大弯大调，哀声入云。

最后终于迫使这位总经理天良发现，心神不安，头昏脑胀，手脚失措，结巴的频律骤然加快了五倍，但还得告饶似地说：

“啊！……行、行、行行行……行不行！”

瞧！到这工夫还得玩驴！但眨眼间上下级关系便得到了调整，人再不哭，驴再不叫，珠联璧合，乐在其中。

当然，这种玩驴玩多了也就会失灵，于是白三爷该让步的地儿一定让步。比如，白三爷提出“公司”要来点儿现代化，买它个三两个的大电冰箱。而总经理却就是皱着眉头不同意，坚持他那小院里不让进电。那白三爷就得翻腾老皇历、寻找老办法，宁可在小院里挖地窖、贮冰块儿，也得以示对总经理权威的尊重。但即使是这样，老城的驴肉市场经白三爷这么一调节，货源便时而有了、时而没了；时而多了、时而少了；时而东了、时而西了，只搞得几乎让汤褪驴引导了老城的饮食新潮流，竟使中外众多美食家一个个晕头转向，只好成天跟着白三爷含而不露的眼神打转儿。

当然，油渍麻花的总经理就显得更神乎了……

古泉居茶楼前那块总公司的招牌越来越亮了，十代单传的驴财神有了这么一位诸葛亮来辅佐，一时间便拔尽了大裤裆胡同里所有的风水，取得了其上九代祖先梦寐以求而又从未取得的成就。怪不得老掌柜急着要送他这幅对联儿：财源茂盛达三

江，买卖兴隆通四海！

当然，白三爷的能耐也就被传得更神乎了。

但是，在这令人晕晕乎乎的时候，或许也只有白三爷还能经常想到那挡横儿的娘儿们。听说，这些日子她去广州了，去见给她钱儿的那位美国大财主，猫腻儿好长时间了。

白三爷知道，就是不露……

7

白三爷防范着……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老祖宗不是早就敲过这锤子响锣吗？

果然，白三爷很快就发现，正当自个儿忙得屁打脚后跟的时候，后院又开始起火苗儿了。古泉居茶楼里又是一阵叽叽喳喳，竟又传出这样的议论：驴财神虽然高高在上，但结巴带窝囊，又无孤可托，充其量只不过是个阿斗。而当今的诸葛亮也非三国的诸葛亮，精明而又得人缘儿，这座汤褪驴肉堆成的江山将来还不知归谁呢！

白三爷不露声色地又琢磨上了……

这一天，他刚忙完外头的一大摊子，便匆匆赶回向陈爷又来，请示。不知为什么，就发现陈爷也不象平日那样对自己热乎了。一开始他还以为：陈爷只不过是惯坏了，开始摆主子的谱儿了。但仔细一瞧，却又发现似乎不全是因为这个。白三爷马上便联想到茶楼里的叽叽喳喳，但还是不忙着解释，而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陈爷请示之后，出人意外地先上了古泉居茶楼。

这可算得件稀罕事儿……

要知道，这些日子里茶楼里难得见到这位大忙人儿，可白三爷今天却悠着步子来了。

洒脱地和大家打过招呼后，一屁股坐下就再没有挪窝儿。但不知为什么，他只顾得和老掌柜压低嗓子说小话儿。真吊人胃口，于是伙计们便难免伸长了耳朵悄悄地听上了。

“您哪！”老掌柜的声音，“别听那个，听蝼蛄叫唤还不种庄稼呢！”

“可这心口儿总是堵得慌……”

“也是！”老掌柜一声叹息，“如今这年月人们也不知怎么了？没事儿老犯病！”

“您说，陈爷真的窝囊吗？……”

“这、这？”掌柜显然感到突然，“这说到哪儿和哪儿去了？”

“就说那锅汤！”

“汤？！”老掌柜显然更懵了。

“就是那锅十代秘传的原肉汤！”

“您说这个？”老掌柜恍然大悟，“那可是陈爷来钱的泉眼儿呀！”

“对！可陈爷真要窝囊，他干吗一卤肉总得避开了我？而且火一灭了，那锅原肉汤还总不见影儿？阿斗，有这样的阿斗吗？”

“哦！……”老掌柜倒吸了口凉气儿。

“您哪！不是我白三儿背后议论主子，我知道陈爷有陈爷的难处。祖宗留下的规矩，对谁都得防着点儿。可不该总变着法子这么抬举我，我没根儿！”

“哦！……”老掌柜又顺势吐出了这口凉气儿。

随之，各茶座儿又顿时活跃起来。好像老掌柜一吐出这口气儿，大伙儿心头也跟着畅快了。于是又开始品茶的品茶，聊天的聊天儿，而且越看白三爷就越觉得厚道、越觉得他有人缘儿。

嘿嘿！没想到那窝囊废还留着最绝的一手儿哪……

大伙儿面带笑容，白三爷却仍然还面带忧戚。等大伙儿心情舒畅地乐够了，他这才替在座的各位付了茶钱，一抱双拳告辞了。当今的诸葛亮又成了三国的诸葛亮，伙计们又开始为他抱屈了：好一个老罗锅儿！表面窝囊心

眼儿多着哪，连这么位厚道的主儿也信不着！

得！白三爷要的就是这个！

背后，白三爷一打听，原来那男匪派儿又开始串小铺吃风味小吃喝了。白三爷不由地冷笑了：那女能人儿也不过如此，留给这小子的还是这一手儿，嫩着哪！

又过了几天，果然就又变得风调雨顺了……

这一天，白三爷又要到后草地为陈爷收购残缺之驴。为了茶楼前那块招牌，老掌柜月月得到不少“租赁费”，临行前有关伙计们的事情，当然也就得多拜托他老人家了。

而有关“公司重地，闲人莫入”的禁令，白三爷则一再嘱咐过自己那赶车卖肉的儿子严加注意。而且怕陈爷没人伺候，外出前早已督促这小子搬去伴睡了。

不这么安排，怎能算深得祖宗真传呢！

但说起来也邪门儿，即使作到这样滴水不漏，白三爷却还是总感到有点不对劲儿。

刚刚出来几天，就常常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莫名其妙的情绪搅得睡不安然。这一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但半夜里却做了一个可怕的梦：那群收回之驴竟突然炸群儿跑了，而自己手里只剩下一根儿断缰绳。

不对！这是祖宗托梦报讯儿……

白三爷赶忙又赶回家来。但稳住神儿一看，江山依旧，里里外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总公司”里还是他白三爷说了算！可不知为什么，他却总觉得那断缰绳老在眼前晃悠着。再仔细一

看，他找到了心底儿不踏实的原因：瞧！那歪脖儿树杈子挂着的小瘸驴儿竟显得活得那么没劲儿。

白三爷一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小瘸驴儿孤孤单单，再不像他玩那阵子那么有神儿了。耷拉着耳朵、低着头，还不住寂寞地打两个响鼻儿，一副没娘孩子的架式。白三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儿，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玩出的小瘸驴儿转眼间竟开始掉价儿了。

白三爷马上提高了警惕……

第一个查问的是自己的儿子。谁料想这小子每天就是一趟赶车卖肉，完了就泡在酒吧里扭那洋玩意儿。而陈爷还总是大力支持，少不了接济他几张大白边儿。更可怕的是，那男匪儿在舞厅里竟成了他的铁哥儿们！白三爷忙再问街坊邻右，也都是和他挤眉弄眼儿地一笑，临完还谁都不愿露底儿。完了！自个儿只顾得成天没明没黑地为主子玩儿命了，到头来只落得给蒙在了鼓里。

玩驴玩出个这下场？不干！还得查！

这一查不要紧，白三爷首先发现自个儿的主子在变，不但开始洗脸了，而且在油渍麻花的衣褂外还皱皱巴巴地罩上了一件特大号的西装套服。见了他虽然有点儿羞羞答答，但眼神儿里却透出股子怪模怪样的高兴劲儿。

白三爷又是一惊！

要知道，祖传的绝招儿里也有这一手啊！莫非那娘们……

这一天，白三爷佯装外出，躲在附近的茅厕里等着，决心要看出个究竟。苍天不负有心人，真让他给等上了。就在他解完手系裤子那工夫，驴财

神便把一个人送出了大门。

白三爷只觉眼前光艳一闪，便不由地暗暗叫苦了：

天哪！果然是她……

白三爷没猜错，她是从广州早已回来了。还是那副神态，只不过现在穿得更洋、打扮得更俏，直把四周的破屋烂舍衬托得老气横秋。但这次身边儿却没跟着那位油头粉面的男爷儿们。或许正因为少了这位，那诱惑力就显得更大。致使眼前这位罗锅儿总经理也就变得更加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处处表露出一副急于替补去当三孙子的模样儿。

不好！自己玩驴，人家玩人……

瞧着，瞧着，白三爷的脑门儿上当即就冒出一层冷汗珠子。看来，这娘儿们背着自己来了已经不止一次了，要不然这窝囊主儿也不会一下子变得色迷了眼儿似的。更看得出，这娘儿们是有高招儿的。不但把自己的儿子收买了，而且把街坊邻居也打点满意了。

这还了得？绝不能等闲视之！因而刚等这娘儿们前脚走出了巷口儿，白三爷后脚便紧跟着迈进了驴财神家的大门坎儿。

“陈爷！”恭敬中含着埋怨，“您、您今儿这是怎么了？”

“怎、怎怎怎怎么了？……”陈爷有点儿装傻。

“您哪！”委屈中透出直率，“我早和您说过，这娘儿们就知道贱卖老祖宗，听说她那公司一半钱儿就是洋人给的哪！您想想，不和外国人睡能得这个便宜吗？陈爷！她这样猫腻儿地缠着您，到头来能落个好儿吗？”

“这、这这这这……”陈爷似有点儿内疚。

“这事儿？”忧戚中含着责备，“咱这儿竟让这么个主儿随随便便混出混进，让我们这下面跑腿儿的怎么向茶楼老主顾交待呢？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就更漏子啦！”

知道的还好说，不知道的可就总会说我白三儿老没正经，拿祖宗留下的原肉汤要给主子换骚娘儿们！”

“你、你你你你……”陈爷象有点儿不高兴。

“怎么？”惊讶中透出悲愤，“您不爱听？我就知道忠心报国的

没个好下场！磨破了嘴儿，跑断了腿儿，到头来顶不住骚娘儿们一个色媚眼儿。您哪！大裤裆胡同里都拿您当神儿似地供着，您可不能为了个骚娘儿们又让大伙儿说成是馋猫儿、赖狗子、不要脸的下三烂！”

“瞎、瞎瞎瞎瞎瞎掰！”陈爷真有点儿急了。

“瞎掰？”震惊中显出绝望，“罢、罢、罢、罢！您不下三烂，是我白三儿下三烂行不？活该！都怪我自个儿犯贱！一天到晚背着口黑锅颠儿颠儿为主子玩儿命，累得像个三孙子似的，到头儿却落了个：瞎掰？我多嘴，我该死，我白三儿不是个好鸟儿！”最后竟边说边打自己的脸。

“别、别别，行不行？”陈爷又有点儿慌了。

“行不行？……”白三爷接着茬儿一声长叫，突然抱着脑袋蹲在地下痛哭起来。

小瘸驴儿仿佛也有同感，骤然也长吁短叹地嘶叫起来。

毕竟是头一回捅开这事儿，这位总经理兼总技师兼总财务主任还绷不起来，因而面对着这一人一驴、一哭一叫、一长一短、一高一低骤起的悲声，便彻底手脚失措了。

“这、干干干干吗？”他结巴得更厉害了。

应该说，开头儿那次这娘儿们和那位油头小生一起来，他是恐惧的、甚至反感的。

可后来她独自一人姗姗而来就不一样了。头一回尚有点儿战战兢兢，第二次就有点儿恍恍惚惚了。明知白三爷会反对，可不知为什么，就是盼见到她。好您哪！九世驴肉陈临死还不忘夸儿子“内秀”，虽然有罗锅儿压着，内里还憋着好大一股劲儿哪！过去因为倒霉给耽搁了，如今面对这么水灵的娘儿们能不引爆吗？何况人家就是要以自个儿为模子，主动专程来要给他说他个媳妇儿的。

为此，那小瘸驴儿也就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当然，要媳妇儿就必须付出代价。那水灵主儿每次一来总是一段话儿、一个媚眼儿、一串新词儿，直把他搞得既晕乎乎美不滋儿的，又慌慌张张有点乱神儿，要知道，他毕竟从小就结巴，老祖宗的章法难免就在肚子里窝得多了点儿。为此，他夜里翻腾总想现代化的媳妇儿，白天琢磨又怕挖了祖坟里的老根儿。为难着哪！瞧，偏偏又在这节骨眼儿上让白三儿给堵上了。

“这、这这这这……”陈爷急得更没辙了。

“得了，陈爷！”白三爷终于停止了痛哭，“您也别为难了。都怪我白三儿不好，不该这么个数落主子，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

“啊？啊啊？！……”陈爷一怔，大感意外。

“您多保重！”白三爷又是悲悲戚戚地一揖，“咱们总公司这一摊儿，您心里也该有个总数儿了。后草地的驴、各饭庄拿走的肉、老少爷儿们欠下的款、外头该联络的事业，还有税务局、派出所、防疫站、工商联、居委会、个体户协会、古泉居茶楼那块牌子……”

“你？你你？！……”陈爷一听，更目瞪口呆了。

“我？”白三爷又是眼含热泪地一垂头儿，“都怪我白三儿没能耐，伺候不好您。

陈爷！您瞧清楚了，咱这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我白三儿是空着两手来的，现在还是空着两只手走。您哪！这回我该告辞了……”

“别、别别别别走！”这一告辞可真够陈爷乱的。

“您放心！”白三爷却又补了几句，“我白三爷的嘴就像针缝上似的，骚娘儿们的事儿保证从我这里漏不出去。就是大裤裆胡同有谁敢说您卖祖宗什么的，我白三儿也得和他豁出命拼了！”

“这、这这这这……”这么一说就更使陈爷胆战心惊。

“走吧！”白三爷却径直走向了小瘸驴儿，“别发贱！主子对咱们瞧不上眼儿了，干吗还赖在这里惹人嫌？……”

得！临散伙还不忘玩驴……

一刹那，这位总经理兼总技师兼总财务主任，便在这位“小跑腿儿”的面前彻底抓瞎了。好您哪！白三爷这一走将会给他留下个玩不转的大摊子且不说，就单论那走后留下的臭骂也得把他给淹死了。他知道，白三爷越明誓守口如瓶，那古泉居茶楼里准越会骂大街、操祖宗，非把他咒成个连武二郎还不及的三孙子不可。更何况，这小瘸驴儿还牵着往事儿哪！猛一拉走，可还真有点儿让人割舍不得啊！

“别、别别别别走！”陈爷开始告饶了。

“谢您啦！”白三爷却分外坚决，“我白三儿耽待不起！”

“不、不不不不……”陈爷进而阻拦了。

“何苦哪？”白三爷却更是说走就走，“陈爷！您又信不着我。”
“信！信信信信……”这回轮到陈爷明誓了。
“嘿嘿……”白三爷只好苦笑着。
“真、真真真的！……”逼得陈爷走投无路了。
“嘿嘿……”但白三爷还是只顾摇着头儿。
“我、我我我我……”只听陈爷猛地被憋出一串声来，“告、告告告告诉你、你、你你你你——”
“原肉汤！”白三爷不失时机地一点。
“哦！……”陈爷哭了。

8

这才叫因祸得福！
但白三爷却不这样看，他不但不露，而且又感激涕零地到后草地为陈爷说亲去了。不能让把主子比下去，他挑了哑巴。要有生育经验的，他选了个壮实的小寡妇。看来，他不但现在打算忠心伺候陈爷，而且将来也准备忠心保“孤”。
世世代代，永报知遇之恩！
但就在白三爷回来这天的上午，古泉居茶楼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一天，茶楼里本来就够热闹的！大裤裆胡同里的老伙计们，正围着一张茶桌儿大谈白三爷外出为陈爷说亲之事。谈到兴浓之处，只听得楼梯上猛地一片震动。等到大伙儿缓过神儿来，就看到一大群人毕恭毕敬地簇拥着一位老者闪现了。白须白髯、西装革履、颤颤巍巍、仙风道骨，身旁还有两位洋人儿伺候着。

一刹那，大伙儿都傻了眼儿……

老者却如人无人之境，还在拄着拐杖痴痴地向四周望着。渐渐地，两行老泪竟由面颊滚落而下，直挂在白胡子尖儿上。没声儿，谁也不敢出一声大气儿。片刻，老者的目光又缓缓转动了，由物即人，从一张张目瞪口呆的面孔上望了过去，最后竟慢慢落到老掌柜脸上又一动不动了。只看到他嘴在抖，胡子尖儿在颤，但足足又等了好大一阵子，才憋着劲儿轻轻喊出三个字儿：

“少、少掌柜……”

少掌柜？大伙儿更懵了……

但老掌柜却猛觉得眼皮儿一跳，鼻尖儿一酸，心里头便像马上裂开条缝儿，几乎不由地失口惊叫起来：是他？！

是谁？

老掌柜骤然泪流满面了……

原来，这位老者便是当年曾在这塞外古城富极一时、乱极一时、红极一时、悲极一时的大名人儿刘一品——刘老先生。其父曾是这塞外的毛皮泰斗，去世时他才不过二十八岁。但在他独自

掌管了万贯家财之后，却敢一改老子守财奴似的经商做法。一出世便插足四行八业，侧身烟花柳巷，广为结交军、政、宪、警、特，很快便成为这老城富极一时的刘大少。

到后来老蒋搞国大竞选，便更是当仁不让，凭着无数白哗哗的袁大头，愣把最高钦定的一位贵胄亲王给顶了。老王爷抢天呛地抬着棺材要告御状，

他却鼓乐喧天抬着花轿去娶小老婆。这真叫乱极一时！一到南京，他又是国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风流调悦，挥金如土，最后竟引得名媛淑女争向他眉目传情。就连有名的孔二小姐也向他连抛飞吻。

这又叫红极一时！南京风头出够之后，他又赴上海风月场中大显英雄本色，但此时却传来了后院起火的消息：老父的八位姨太太趁他不在，纷纷招郎入室，双宿双飞，利益均沾，财产分为八份，只给他留下一张老头子脸上踩满了十六双脚印的遗像。这才叫悲极一时！后来这位主儿就突然不见了，再听不到他的讯儿了。有人说他跑台湾了，有人说死于杨梅大疮喂狗去了。但谁又能料想到，三十多年后他却又像个梦似地闪现了。

“是您哪！……”老掌柜的声音打着哆嗦。

“是、是我……”这位的话语也打着颤儿。

“老了……”他只顾瞧着他的脸说。

“老了……”他只顾握住他的手答。

走了，参观片刻，刘老先生经不住激动，终于满怀感慨地走了。但随之涌进古泉居茶楼的消息却令老掌柜目瞪口呆了：还想往日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如今的刘老先生能耐可大着哪！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等等地儿，开着几百家中国餐馆，在美国也是数得着的大财主哪！就连洋人儿也抢着伺候他，可给咱们老祖宗争光争老鼻子啦！

更重要的是，他一回国就钻大裤裆胡同……

为此，大伙儿对刘老先生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随之，一

股忆旧之风也跟着在茶桌间勃然兴起。烧饼刘大谈老先生小时候最爱吃他爹的芝麻火烧；肉串杨畅叙老先生年轻时顿顿离不开他家的羊肉串儿；修脚李比划如何为当年的老先生搓脚剃鸡眼；裁缝王表演如何为当年老先生的三姨太太剪旗袍。多了，多了！一时间似乎每个人都感慨万分，都发现了刘老先生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

但刘老先生却似乎更看重那秘传的汤褪驴……

这天晚上，就有人专程来报讯儿：刘老先生要在自己下塌的豪华宾馆里亲自接见末代的驴肉陈。当然，面对这种殊荣陈爷就难免有点儿发怵。要知道，虽然他被人称着驴财神，但和这位美国牌号的老乡亲相比，那毕竟是小巫见大巫。

但更为此焦心的却是白三爷……

要知道，他本来就回来晚了，等闻讯儿赶到古泉居茶楼时，茶桌间早已又传来许多新消息。据说，这位老先生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爱国心大着哪！数十年竟不忘家乡的汤褪驴肉，每一思及便常常夜不能寐。时事一顺，不但马上打发一个洋听差的回来买，而且怕出了差错，二次又专门回来看过末代驴肉陈。人对上号了，但肉没买到，于是便又不远万里重归乡粹，远涉重洋前来就食。多给老祖宗面子啊！

白三爷听罢，暗自一惊……

怎么？是专为汤褪驴肉回来的？！但随之传来的消息却更令人震惊：原来和那娘儿们合资的美国大老板，正是这个中国种儿的老头子！而且眨眼之间，她又成了他的表侄女！扑朔迷离，眼花撩乱，白三爷当即便沉默不语了。谁料想伙计们还真会拍马屁，不但不理解他此时心情，而且竟瞅准了空子不冷不热地给了他几句：

“谁说人家那公司拿外国人的一半钱儿？嘿嘿！那是刘老先

生爱国投资的！”

“就是嘛！就连人家那身洋打扮儿，也是为了镇外国人才穿的！”

“什么卖国？什么和洋人儿睡觉？扯淡，尽瞎掰！”

“说的是！人家刘老先生爱国的劲头儿这么大，那亲戚还能错得了吗？”

“没错！我早就这么说过！”

得！一人得道，鸡犬也跟着飞升了……

幸亏紧接着又传来了要在豪华宾馆单独接见陈爷的消息，才使大伙儿猛然间酸不溜溜地拷了话题儿：这位美国牌号的中国人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眼里只有一味汤褪驴？但更为难得的却还是人家白三爷，为了主子，甘愿忍受这旁敲侧击的委屈。一听讯儿，马上就推开扣碗儿走下了古泉居茶楼。

好您哪！现在顾不上这个……

为此，白三爷扔下外头一大摊子急待处理的事务，急急忙忙便又奔向了驴财神的府邸。下决心紧跟陈爷寸步不离，大有随时准备陪主子赴汤蹈火之势。要知道，虽然知道了原肉汤的隐秘，可还是人最重要啊！门外等着的汽车又在催了，白三爷只好伺候陈爷愁眉苦脸地洗了脸儿，皱皱巴巴地罩上了那件特大号的西装套服，不离左右地陪同出发了。

您还别说，还多亏有白三爷陪着……

要不然，这位单独被邀的驴财神不但宾馆大门儿进不去，就连电梯也晕乎得不敢上，瞧那战战兢兢的窝囊模样儿，紧拽着白三爷的袄袖子，简直成了个离不了娘的二傻子。

但越是这样，白三爷就越感激主子的信赖，心里头也就越踏实。

十九楼，就这个门儿……

白三爷把吓懵了的驴财神扶着靠墙根儿刚站稳，便抢先去按电铃儿。他发誓就从这一刻开始，伴随主子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再分离。但一开门儿，白三爷便只觉一股不祥的香风迎面扑来：啊！又是她？！……只见她一挥手儿，便出来一位洋人儿连搀带拖地把陈爷请进了房间。而当他正要紧跟而入时，就又听啪的一声，她已伸手拉上门儿，却偏偏把他堵在外头了。

“您？……”他颤着声儿问。

“我？”她眉梢儿一挑，“我倒要问你：还要把这老古董儿拖在地下多少年啊？”

“什、什么？……”白三爷给问懵了。

“还什么、什么呢？”她又手儿一叉，“缺德带损人！连个女人都不让人家见，就想一辈子拿这窝囊废当猴子玩儿！”

“造、造谣！”白三爷试着反抗了。

“得了吧！”她又鼻子一哼，“你背着这位驴财神，到底捞了多少？”

“天理良心，祖宗不容！”白三爷指天发誓了。

“说得好听！”她又是几句，“防疫站、税务局、工商联、居委会，甚至还有派出所的个别人儿，你到底里里外外打点了多少钱儿？”

“那、那是祖宗的章法！”白三爷竟失口而出。

“什么？！”她冷笑了，“瞧瞧！好些事儿就让你这些出土文物儿给毁了！”

“我、我是为了陈爷！”白三爷严正声明了。

“哼哼！”她又冷笑了一声。

“你、你你你你？！”白三爷义愤填膺了。

“你靠边吧？”她猛地脸儿一绷，转身进屋，随手把门儿关了个山响。

白三爷被晾在干滩上了……

眼瞅着紧闭的屋门，他委屈，他惶恐，他感到没着没落。就只顾得暗骂刘老头子帮助婊子勾引人，却不懂这娘儿们早自有自己的打算了。说穿了看，人家就是要洋模洋样洋打扮，就是要专门这样去招引驴财神。好您哪！据说这叫什么“启发人的性本源”，让窝囊废也能喷出股子火儿来，也好自己挣扎着出土不当老古董！白三爷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楼道似乎没辙了，只好骂骂咧咧地下了十九楼。

他妈的！你才缺德带损人！……

但骂大街绝对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白三爷一跑出宾馆，就连夜又摸上了古泉居茶楼。

懂祖宗章法的人儿都在这里，还得动员大伙儿一起上啊！果然，老掌柜听白三爷这么一说，又挨家把各路好汉招集到了茶桌儿旁。要知道，各路英雄均因不在应邀之列，心里本来就有点儿愤愤不平，再听白三爷这么一说，马上便更觉言之有理！

瞧！大裤裆胡同又迅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了……

本来嘛！姓刘的为什么不请在座的诸位，却单请一个驴财神？这不单单是小瞧了老少爷儿们，更重要的是这里头一定有鬼呀！仿佛是有意配合这种判断，恰好又有一位老伙计摸黑来报新的消息：刘老先生娶的是位外国老伴儿，听说还生了两个半土不洋的小崽子哪。听听！早让洋娘儿们把魂儿勾跑了，心里头还能留着老祖宗吗？这次回来表面是惦记着大裤裆胡同，实际上是想往外拔大裤裆胡同的风水！为的就是把塞外一绝的汤褪驴给弄走了，好再回美国去发大财呀！议论结果，白三爷便被公推为“国宝”的主要保卫者，而大伙儿则誓死作为他的坚强后盾！

“明儿个他要再来，”爆肚儿张说，“我要给他个正眼儿，算我缺德没志气！”

“他想尝我的芝麻火烧，”烧饼刘说，“做梦吧！馋死这老狗日的！”“我把他臭死！”修脚李说，“他要搓澡？他想修脚？呆着去吧，爷儿们不伺候！”

“看我的了！”肉串杨一拍胸脯儿，“他想拔走咱大裤裆胡同的风水，没门儿！”

得！众志成城了……

白三爷果然不负众望，刚听大伙儿喊完了，又摸黑赶到了陈爷的府邸。小油灯下，只见这位“国宝”正孤孤单单、昏昏悠悠盘腿儿坐在火炕上。借着灯光，后墙上映出个老大的罗锅儿来，小山似的。看得出，这位主儿还没有彻底缓过神儿来，还像在做个没完没了的梦。白三爷一瞧陈爷这副神态，爱主之心竟使他不慎潜然泪下。

“陈爷！”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儿，“您回来了。”

“嗯、嗯是哪！”这位还没缓过神儿来。

“瞧这别扭的，”他又慢慢走近身边儿，“我帮您先把这套服给脱了。这么晚了，您想吃点儿什么？醋拌咸菜疙瘩丝儿，还有小米儿粥，临走前我就给您焐在火上了。”

“哎、哎哎不啦！”这位有点儿感动。

“您就想开了！”这回才过渡到正题儿上，“去一趟没什么，大伙儿的心都向着您哪！他们要再敢借着洋人牌子折腾您，老少爷儿们全不答应！”

“这、这这这……”这位又开始烦了。

“这您就放心！”白三爷竟愣没看出来，“我早就在茶楼告诉大伙了：陈爷那是什么人儿？十代祖传的老招牌砸不了！别说是这么俩不洋不土的主儿，就把美国大总统搬来，陈爷也绝不会卖祖宗！”

“不、不不要哑、哑、哑巴……”这位却突然把话题儿扭到

眼瞅着紧闭的屋门，他委屈，他惶恐，他感到没着没落。就只顾得暗骂刘老头子帮助婊子勾引人，却不懂这娘儿们早自有自己的打算了。说穿了看，人家就是要洋模洋样洋打扮，就是要专门这样去招引驴财神。好您哪！据说这叫什·么“启发人的性本源”，让窝囊废也能喷出股子火儿来，也好自己挣扎着出土不当老古董！白三爷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楼道似乎没辙了，只好骂骂咧咧地下了十九楼。

他妈的！你才缺德带损人！……

但骂大街绝对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白三爷一跑出宾馆，就连夜又摸上了古泉居茶楼。

懂祖宗章法的人儿都在这里，还得动员大伙儿一起上啊！果然，老掌柜听白三爷这么一说，又挨家把各路好汉招集到了茶桌儿旁。要知道，各路英雄均因不在应邀之列，心里本来就有点儿愤愤不平，再听白三爷这么一说，马上便更觉言之有理！

瞧！大裤裆胡同又迅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了……

本来嘛！姓刘的为什么不请在座的诸位，却单请一个驴财神？这不单单是小瞧了老少爷儿们，更重要的是这里头一定有鬼呀！仿佛是有意配合这种判断，恰好又有一位老伙计摸黑来报新的消息：刘老先生娶的是位外国老伴儿，听说还生了两个半土不洋的小息子哪。听听！早让洋娘儿们把魂儿勾跑了，心里头还能留着老祖宗吗？这次回来表面是惦记着大裤裆胡同，实际上是想往外拔大裤裆胡同的风水！为的就是把塞外一绝的汤褪驴给弄走了，好再回美国去发大财呀：议论结果，白三爷便被公推为“国宝”的主要保卫者，而大伙儿则誓死作为他的坚强后盾！

“明儿个他要再来，”爆肚儿张说，“我要给他个正眼儿，算我缺德没志气！”

“他想尝我的芝麻火烧，”烧饼刘说，“做梦吧！馋死这老狗日的。‘我把他臭死，修脚李说，“他要搓澡？他想修脚？呆着去吧，爷儿们不伺候！”

看我的了！肉串杨一拍胸脯儿，“他想拔走咱大裤裆胡同的风水，没门儿”

得！众志成城了……

白三爷果然不负众望，刚听大喊完了，又摸黑赶到了陈爷的府邸。由灯下，只见这位“国宝”正孤孤单单、昏昏悠悠盘腿儿坐在火炕上。借着灯光，后墙上映出个老大的罗锅儿来，J'山似的。看得出，这位主儿还没有彻底缓过神儿来，还像在做个没完没了的梦。白三爷一瞧陈爷这副神态，爱主之心竟使他不禁潜然泪下。

“陈爷！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儿，您回来了”

“嗯、嗯是哪！”这位还没缓过神儿来。

瞧这别扭的，他又慢慢走近身边儿，我帮您先把这套服给脱了。这么晚了，您想吃点儿，醋拌咸菜疙瘩丝儿，还有小米儿粥，临走前我就给您悟在火上了。

哎、哎哎不啦！这位有点儿感动。

您就想开，这回才过渡到正题儿上，“去一趟没什么，大伙儿的心都向着您哪：他们要再敢借着洋人牌子折腾您，老少爷儿们全不答应！”

这、这这这……这位又开始烦了。

这您就放心！白三爷竟愣没看出来，“我早就在茶楼告诉大伙了：陈爷是什么人？祖传的老招牌砸不！说是这不洋不上的主儿，就把美国大总统搬来，陈爷也绝不会卖祖宗！”

“不、不不不要哑、哑、哑巴……”这位却突然把后题儿扭到这儿了。

“什么？”白三爷一怔，他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半晌才又接上了话茬儿，“哦！您是惦记着这码子事儿？这还不好说吗？大伙儿是怕您受气，您不可心，咱再变着法子替您挑！一定挑个壮实的，十代单传的驴肉陈绝不能断了种儿！”

“别！别别唉唉……”这位却开始叹气儿。

“您怎么了？”白三爷明知故问，“是在那儿出了什么事儿吗？”

“没、没没有……”这位在掩饰。

“那？”但白三爷似乎更关心了，“他们都对您提了些什么？”

“没、没没有……”这位还是摇头儿。

“真的？”白三爷更加关切。

“这、这这这这个，”总算憋出一句话，“他、他他他们……要、要要要要……盖、盖盖盖盖……一座楼！”

“一座楼？”白三爷顿时傻眼儿了。

9

楼、要盖一座特高的楼……

白三爷这个心烦啊！这骚娘们绕了半天弯儿，还是要平了大裤裆胡同盖这座楼？！

第二天一大早，古泉居茶楼里也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虽然还未见一砖一木，但整个胡同却早已蒙上了它的阴影。那么浓，那么重，直压得好多人喘不过气儿来。

他妈的！全怪那美国牌号的刘老头儿！

就像是故意捉弄人，这老头子凭着自个儿有大把大把的爱国大洋钱，勾结着那卖祖宗的骚娘儿们，不但要盖一座老城前所未有的二十五层的洋楼，而且还真的放出风儿来告诉大伙儿，选定的地儿就是这大裤裆胡同！听说还要把乾隆爷亲自命名的“漠北第一泉”给填了，而换上带漂白粉味儿的自来水。真缺德呀！那古泉居茶楼的茶、塞外香酒肆的酒、杂碎王的辣油杂碎汤，还能喝出那祖传的老滋味儿吗？

可小匪派儿们还说，这叫什么爱国？……

爱个屁！老少爷儿们真想和他们拼了！想想吧，填了古泉井，折了两条裤腿里的铺面儿，这祖传的手艺可到哪儿去露啊？但一听说，上头似乎已经点了头儿，大伙儿便又垂头丧气没辙了。还再说什么？只好拼着命往回招揽主顾，抢日子往回多划拉点钱儿吧！

您哪！一时间大裤裆胡同全乱了……

但过了不久，却又吹出另一种风儿：好像原本没那么回事儿，人家刘老先生还亲自建议把乾隆爷的御拴马石当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楼是要盖，可是地点选在后头那“裤腰”部分。应该说到，如果开头就这么提，大伙儿准

会炸了！怎么？想遮我们大裤裆胡同的风水呀？！可现在这么一说，大伙儿竟觉着大大松了一口气儿。好您哪！大裤裆胡同保住了，各路好汉也就有了用武之地，还穷嚷嚷什么？老少爷儿们便又来神儿了，一个劲儿猛感激老祖宗在天之灵保佑。转眼间，两条裤腿儿里又变得喜气洋洋了。

可白三爷却没这份福气……

这位古泉居茶楼里公认的最精明的主儿，早已被近些天这眼花缭乱的變化给搞懵了。

那位洋式娘儿们，还有那位昔日的刘大少，好像并不怎么露面儿，可就不知为什么，一会儿把大裤裆胡同搅了个乱七八糟，一会儿又把大裤裆胡同弄得个风调雨顺，竟使老祖宗留给自己那套绝活儿，可怜巴巴地变得连一个大子儿也不值。瞧着伙计们各守自己铺面那份高兴劲儿，白三爷头一次感到自己形影孤单了。

唉！还得回去守住了落凤枝……

陈爷的府邸里，也显得有那么点不对劲儿。虽然表面看去，陈爷脚不出户，是唯一没受这外头干扰的主儿。但仔细看来，自从那晚上公然宣布不要哑巴作老婆之后，那举动就神神叨叨地有点儿反常了。不但越来越爱摆主子的谱儿了，而且还越来越爱洗脸了。

尤其对照镜子有了特殊爱好，愁眉苦脸，怪模怪样，一照就是老半天。同时还破天荒地结巴着要他往破院里通电，甚至还提前买回台电视机。好您哪！这全怪那骚娘儿们！现在人家再不背着他出出进进了。似乎陈爷告诉他原肉汤的秘密，就是为了换回这点儿乐子。主子涨价了，那女人也就更来劲儿了，甚至公然当着陈爷的面儿臊他的皮。白三爷有点儿首尾难顾了。所幸“总公司”那一大摊子他还掌握着，那原汤坛子除陈爷外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这才能支着、撑着、硬顶着。可怜就可怜了那头小瘸驴儿了，瞧！

现在又变得灰溜溜地没人理了。

白三爷突然感到，玩驴似乎玩到尽头儿了……

这一天，白三爷又在破院里摩挲着小瘸驴儿感叹了：瞧瞧这毛色儿，瞧瞧这眼神儿，一副没娘孩子的倒霉样儿。小瘸驴儿似乎也难得这么一次爱抚，竟满怀委屈长吁短叹地哀叫上了。再一看窗口边儿的那位驴财神，愣好象没听见，还在那儿愁眉苦脸地一个劲儿照镜子。白三爷先是一悲，随之便是一惊，然后竟联想到了那罐十代秘传的原肉汤。

他感到连这个也玄了：

“陈爷……”他声音打着颤儿叫着。

“唔……”陈爷只结巴着应了一声。

“嘿嘿！”白三爷的笑声里透着忠诚，“那娘儿们今天没来？人儿不错，就连我都越瞧越顺眼，难得地人缘儿好！”

“哦、哦哦是是？”陈爷的眼神中有激动，也有惊奇。

“真的！”白三爷对着窗户却更认真了，“您真要是找上这么个媳妇儿，下边人也跟着光彩啊，我连她一起伺候！”

“不、不不是……”陈爷激动中想解释。

“我知道！”白三爷更厚道了，“她是要拿自个儿当模子给您挑一个，那就更说明人家厚道心眼儿好！”

“这、这这对对！”陈爷结巴着点头儿了。

“让我说，”白三爷显得更贴心了，“您要再把那原肉汤的底儿一露给她，

这事儿不就来得更快了吗？”

“别、别别别……”陈爷却不同意。

“怎么？”白三爷一副不理解主子意回的神态。

“怕、怕、怕、怕怕怕糊弄……”陈爷终于说出口来了。

“啊！”白三爷顿时领会了，“您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陈爷再不吭声儿了。

但白三爷却只觉得心头顿时又涌起一片狂喜：想不到这窝囊主子还真有绝的！自己还是陈爷最信得过的人儿，骚娘们还不知道原肉汤的底儿！嘿，只知道糊弄人儿不懂得糊弄汤，还嫩着哪！白三爷越想就越觉得眼前充满了希望，一片忠贞保主之情又不禁死灰复燃。既然主子还信得着，那就必须趁大伙儿高兴劲儿已过，再去说动两条裤腿儿里的各路能人儿，以便群起保护这点儿“国粹”。

对！绝对不能让匪派儿把大裤裆胡同的风水拔走了！

想到这儿，白三爷拔脚就走。一出陈爷府邸，满怀的豪情便有点按捺不住了。姥姥！

栽在一个洋式娘儿们的手下，摘了这行的面儿，天理不公，祖宗不容！但一走进古泉居茶楼，就发现情况

有点儿不对头。老少爷儿们那乐呵劲儿不但没有过去，而且比听说不拆大裤裆胡同那阵子还邪乎。

一桶凉水兜头又向白三爷泼来了……

谁料想，人家总是走前一步，就在白三爷到来之前，那骚娘儿们已经陪着刘老先生又来过了。而且这次不是一看就走，而是专门为坐到那古老的茶桌旁喝茶的。一手端着茶碗儿，一手捏着碗盖儿，喝得有板有眼儿，一举一动无处不符合老祖宗的章法。致使老掌柜瞅着瞅着，竟不由地热泪盈眶了。随之，人家又就势在茶桌旁品尝了烧饼刘的芝麻火烧，杂碎赵的辣油杂碎汤，爆肚儿张的嫩爆肚儿，肉串杨的鲜羊肉串儿，以及各路能人的拿手绝玩艺儿。虽然一家只尝一点儿，但已经尝出三十多年前的老滋味儿来了。

最后，只尝得老泪纵横，颤着声儿连连夸道：

“嗯！嗯！不错、不错！老牌子没倒了，还是祖宗留下老滋味儿！好、好！……”

还要什么？不就是要的这么一句话吗？当即又有好几位主儿竟为此也抹开眼泪了。

好您哪！谁说人家忘了祖宗？……

更重要的是，人家刘老先生茶用过了，风味小吃也品尝过了，还是舍不得离开这块地儿，却坐在老掌柜一旁和大伙儿聊上了。一个话题儿：给将来那二十五层高的洋楼起个名儿。七嘴八舌，您猜起了个什么？最后还是人家刘老先生想的绝：

“我看，咱这老城是乾隆爷点的地儿，数祖不忘典，就叫乾隆大酒家吧！”

瞧瞧！把老祖宗竖得够多高？后辈儿孙还能够跟着不沾光吗？如果说，过去老少爷儿们还有什么不满，那现在就让刘老先生的行动一扫而光了。

但更令人高兴的话题儿还在后头呢！……

可惜白三爷没赶上。他来了，人家早走了。但乐懵了头儿的伙计们今儿是大方的。

一见他来晚了，都恨不得马上就把自己的高兴劲儿分给他一半儿。

“三爷！”烧饼刘首先嚷嚷上了，“这回裤腰里的老住户可有盼了！人家刘老先生说了，先挑地儿盖什么居民新村！这才叫鸟枪换炮，一步登天哪！”

“还有哪！”爆肚儿张也抢着说，“盖好那高楼，咱们都能在里头露一手！刘老先生说过，带着自己的拿手绝活儿也能入股，年底还保准能够分红！”

“您知道，”修脚李也马上插嘴，“说是酒家，那可称得起服务一条龙啊！上头有宾馆，中层有各式餐厅，院里有游泳池，底楼还专门设有搓澡修脚服务部。瞅着吧！到时候连老外也得排着号儿求我啦！”

“大好事儿！”老掌柜德高望重地作了总结，“听刘老先生说，大裤裆胡同还留着！儿子上楼，爹守铺面儿，一古一今，一洋一中，互相搭配，那才叫劲儿哪！”

“那是！那是！”一片叫好声。

白三爷傻了。大伙儿热情越高，他觉得心坎儿里越凉。好您哪！他是祖传靠耍嘴皮子吃饭的，裤腿儿里自古就没有他家的铺面儿。白三爷没有这个福气，但他还是不愿摘面儿。他想笑，又笑不出来。脸皮儿抽巴了几下，只抽巴出一堆苦纹儿。又是老掌柜先看出来，走上一步，问：

“三爷！您、您这是怎么了？”

“我、我只顾想着陈爷……”白三爷慌忙应付。

“咳！”老掌柜忙安慰，“您先别替主子发愁！陈爷是什么人物儿？刘老先生能想不到吗？”

“就是！”修脚李马上插话了，“人家早就说了，汤褪驴连北京青龙桥都绝了，咱这几算独一份儿，高楼顶儿上不插这幌子，能称得起乾隆大酒家吗？”

“是呀！”烧饼刘又抢过话茬儿，“刘老先生早有安排了，他要陈爷第一个到楼顶儿大办公室去，当什么大股东、大顾问、大技师的。说明了！人家借的就是十代单传驴肉陈这点风水！”

“那更棒！”肉串杨总结性地发言，“风水拔得越高越好，那整个胡同不就都罩上宝气儿了吗？”

“那是！那是！”又是一片欢呼。

白三爷一时间觉得心更冷、手更凉了。恍恍惚惚中，似乎听到有谁来他耳旁悄悄递着话儿：

“说来归去，老头子总是要走的，那娘儿们才是真正的大拿！舍出老脸儿向她去求个情儿，能到大楼里当个端盘子跑堂的也不错，听说，老外可大方啦，真舍得给下人小钱儿……”

顿时，白三爷更感到没着没落了……

他走了。趁大伙儿乐懵的工夫，悄悄走下茶楼走了。大裤裆胡同里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乱乱哄哄的声音。但他却什么都听不见了，只觉着有一个声儿在自个儿身前身后飞绕着：

她是大拿！她是大拿！她是大拿……

完了！老祖宗留下这一行眼看真要完了！自己由大裤裆胡同众人瞩目的拔尖儿人物，眼瞅着就要败倒在一个骚娘儿们手下了。白三爷明白，那老头子刚从国外回来能知道什么？在幕后打鼓点儿的还是这个女匪派儿！但白三爷也绝不是那善罢甘休的主儿，走着走着便加快了脚步。对！趁陈爷还不知道，变着法子也不能让他们拔走风水，何况还有那罐原肉汤！

但他又晚了一步……

等白三爷再次返回陈爷的府邸时，就看到一群人儿拥着一位长者从前面刚刚拐过弯儿去。白三爷一怔，马上意识到那刘老头子已经过来了。天哪！果然一出茶楼就来这里找幌子了。白三爷一惊，又慌忙推门进院，怎么？那骚娘儿们竟然单独留在这儿啦？

这才叫冤家路窄啊……

白三爷再定神儿望去，只见这位女匪派儿打扮得比以往更洋、更俏、更水灵。但那罗锅儿财神爷却仿佛甘心当陪衬，愣陪着人家站在那株歪脖子老树下，一边儿眼瞅着小瘸驴儿，一边儿正在说些什么。白三爷一见，顿觉不祥。果然，那小驴一瞅见他便不安地长吁短叹起来。

这女匪派儿又在打什么主意？……

但人家瞧见白三爷进院，就跟没瞧见一样，理也不理，好像还故意放大声儿给他听似的：

“您这回可亲自听到了，刘老先生对您有多么看重！”

“哎、哎……”陈爷颇为感激，就是说不出来。

“您哪！”她更亲切了，“他老人家可就提了这么个要求：从小就爱吃个汤褪驴肉，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个做法。光听传说的神乎其神，就想专门亲眼瞧瞧。这不正该您露一手儿吗？他老人家还说要叫人来拍电影呢，带回美国也让外国人见识见识。”“这、这这这个？”陈爷似很激动、又有难处。“您不愿露？”她还很和蔼。“不、愿愿不是……”陈爷忙结巴着分辩。“那为什么？”她还很耐心。“这、这这这这……”陈爷更结巴了。

“没、没有驴！”白三爷毅然扑出救主了。“这不是！”她却突然一指小瘸驴儿。“哦！”陈爷目光骤然落在白三爷身上了。

刹那间，白三爷那眼神儿再转不动了，只顾痴痴呆呆地瞪着那头小瘸驴儿。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玩驴的事情她一定知道了。天哪！这娘儿们干得可真毒！借老头子看做汤褪驴，是想让主子彻底甩掉自己呀！天理良心？天理良心？随着心底儿发出的呐喊，白三爷的眼神儿便唰一下反射到驴财神的脸上。

“这、这这个个……”陈爷也仿佛给吓懵了。

“陈爷！”白三爷又是悲戚地一叫。

“别、别别这这……”陈爷顿时更慌神儿了。

“这是怎么了？”她也有点儿悲哀，“我跑断腿儿给您说人，您却舍不得一头驴？”

“不、不不不是！”陈爷又忙着调头分辩。

“陈爷！”白三爷又是凄惨的一叫。

“这、这这这个……”陈爷更加进退两难了。

“这您是信不着我？”她似乎有点来气了。

“我、别别我我……”陈爷又忙调头解释。

“陈爷！”白三爷又哭哭啼啼一叫。

“唉、唉唉唉……”陈爷彻底陷入困境了。

“别唉声叹气！”她当机立断地来了一句，“今晚上我就领您去见人！”

“您？您是不是？”陈爷猛地抬起了头。

“我要说不成，”她补了最关键的一句，“我就自个儿嫁给您！”

“我的驴！”白三爷猛地扑了过去。

“连你也是主子的！”她冷冷一声。

“天哪！……”
得！一锤定音了……

10

白三爷只觉得眼前骤然一黑……

一时间，他痴了、他傻了，他呆头巴脑儿地转身就向门外走去了。心里头塞满了凄凉，眼睛里只剩下了绝望。他想再喊些什么，喊不出来。他想再挣扎一下，浑身又没一点劲儿，耳旁只飘忽着一丝悲悲戚戚的声儿：

没用了！没用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小瘸驴儿也像知道自己就要完了，惊恐地号陶得更厉害了。白三爷只觉得这声儿揪着心、拽着肺、牵动着肝肠，一时间，他又慢慢地站住了。手在抖，心在抖，嘴皮子也在打颤儿。猛地，他真想把这老罗锅几提起来大喊大叫一通。但没有，人家是主子。

半晌，他才背着那位自己辅佐过的驴财神，带着哭音儿崩出这么一句：

“陈、陈爷！真有您的……”

他走了，终于没着没落地走了。好您哪！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卸磨杀驴哪！

但他似乎还残存着一丝幻想……

下午，白三爷又出现在古泉居茶楼上了。茶桌间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除了小顺子提着把大铜茶壶心不在焉地陪着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主儿了。向窗外瞧去，大裤裆胡同像戒了严似的，冷冷清清地见不到几个人影儿。白三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不过因为心冷得像掉在了冰窖里一样，屁股早冻在茶座上挪不了窝儿。

好您哪！愿错过那百年难逢的热闹啊！

刹那间，白三爷仿佛看到，人们熙熙攘攘地都向着驴财神的大院涌去了。那破墙上、旧屋顶儿上、大门外、窗户口，黑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儿。只有歪脖子树杈子下那块地儿是空的：拴着一头打颤儿的驴，挖着四个深深的小坑儿，旁边还有烧得正旺的火以及那口翻腾着开水的大锅。

白三爷猛地闭上了眼睛……

但那破院里的情景却似乎显得更清楚了。人，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的人！空地里还站着那姓刘的老头子、那欺人的娘儿们、那手提摄影机的洋听差、更重要的是还有那结巴罗锅的驴财神！瞧，拉驴缰了！小瘸驴儿挣扎着、蹦跳着、哀叫着、后扯着，但那驴缓却越缩越短，一步又是一步，驴蹄子下就是那四个深深的小坑儿。

白三爷又恐惧地猛然睁大双眼……

涌动的人影儿虽然霎时消失了，但在冷冷清清的茶桌间却骤然冒出了许多声音：

“想想！没有人家刘老先生，咱们能见识这秘不外传的绝活儿吗？”

“对对！托祖宗的福，跟着沾光啦！”

“还有！也多亏了那娘儿们说动了陈爷！要不，盖着被子梦去吧！”

“啧啧！没说的，大能人儿啊！”

白三爷又赶紧捂住了耳朵，可这回更邪门儿了，嘈杂的人声儿听不见了，却似乎猛地听到一声小瘸驴儿乍起的惨叫。白三爷又是一个愣怔，刹那间茶楼的一切又消失了，眼前又骤然闪现出大锅里不断倾倒出的滚烫的开

水，惨叫中驴身上蒸腾起的热气儿。

白三爷收拢不住地浑身打颤了……

在外人眼里看来，茶楼里还是那么冷清那么静，但他却像架在火堆上烟熏火燎似的。

脸皮儿无端地抽巴着，两手莫名其妙地痉挛着。只有他那眼神儿是直的，死羊眼一般，直勾勾地惨人。小顺子回头一瞅，当即吓得把大铜茶壶失手扔在地下。白三爷像猛地惊醒了一样，但当他低头一看楼板上流动着的开水、茶桌下蒸腾起的热气儿，便又绷着身子死死地一动不动了。

但他的眼神儿却在急骤地变……

等到老少爷儿们看完热闹归来，白三爷那眼神儿已令人琢磨不透地变得和没事儿一般，而且就连脸上也跟着变回了原来的老模样儿。甚至显得比以往更潇洒、更超脱、更得人缘儿。为此，老掌柜带着大伙儿一上茶楼，竟没能看出一点儿破绽来。

“三爷！”老掌柜像见了亲人似的，“您消闲啊！”

“嘿嘿！托主子的福！”白三爷笑容可掬。

“您哪！”老掌柜又接过话茬儿，“活了六十多了，今儿个我算一饱眼福了！”

“是吗？您真好精神！”白三爷又含笑回话。

“来劲儿！”修脚李也马上插话说，“果然名不虚传！那烫、浇、开、剥、宰，可真叫绝了，瞧着真过痛哪！”

“那是！”白三爷洒脱地肯定。

“听说，”肉串杨又补充几句，“露完这手绝活儿，今儿晚上陈爷就要去相亲了。”

只要有那女能人儿保驾，这桩事儿准成。三爷！回去就把那驴鞭驴肾给主子留着吧，到时候您就听好儿了！”

“错不了！”白三爷笑着满口答应。

“嘿嘿！”肉串杨乐了。

“哈哈！”大伙儿笑了。

瞧！谁也没有瞧出点儿差错来，甚至连白三爷是多会儿走的也没顾得上理会。好您哪！百年不遇的大乐子，还能不围着茶桌

好好聊聊吗？谁都抢着谈驴，哪还顾得上去瞧人儿。只有老掌柜例外，他怎么瞧都觉得白三爷浑身罩着一层晦气儿。得！晚上抽空儿去求求刘老先生去吧，瞧他爹的面子也得为他讨碗饭吃。。白三爷不知道，只顾自个儿径直走着……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主儿明知现在卸磨已经杀了驴，却仿佛还要给祖宗脸上抹黑。

就好像有什么勾着引着似的，竟又返身向着那变了脸的主子的大门儿走去。而且眼瞅着那刚刚剥下的驴皮，愣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玩过驴那样，一见主子，还是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儿：

“陈爷！……”

陈爷没吭声儿。

“已、已经煮上了？”白三爷又主动递话。

陈爷还是没吭声儿。

没声儿了……

灶火呼呼地响着。只见汤锅里热气腾腾，那小瘸驴儿正碎尸数段在汤锅里颤动着。

硕大的驴头显得格外突出。只不过早已洗剥干净再看不出那显眼的白嘴头子了。一切都被滚烫的汤水咕嘟着，再也听不得那长吁短叹的嘶叫了。

白三爷眼巴巴地盯着。

驴财神也在愁眉苦脸地瞅着。

还是没有一点声儿……

“陈爷！……”白三爷声带哭音儿说。

“唉、唉这这……”这回总算搭茬了，而且颇为内疚。

“好、好陈爷！”白三爷竟激动起来。

“唉！这这唉唉……”又是叹息，又是内疚。

“今后？！”白三爷只觉得眼前充满了希望。

“这……”骤然没词儿了。

“……”眨眼心冷了。

热气儿腾腾，香味儿四溢。那小瘸驴儿的肉块儿还在汤锅里咕嘟着。一会儿探出个驴脑袋，一会儿伸出个驴蹄子。似在不平，似在挣扎，又似在懒洋洋地在里头打把式，眼看就要熟了。小瘸驴的肉变得越来越酱红，白三爷的脸显得却越来越惨白。但他还在直勾勾地瞧着……

热气儿散了，火苗儿灭了，小瘸驴儿又被一块块晾在肉案上了。还有那头、那蹄、那心、那肝、那肺、那驴大肠，再没有一点儿声息，都乖乖地让在那里摆着。只是闪着油光、散发着香味儿，再不能摇尾巴尥蹶子了。

白三爷冷眼中竟又渐渐渗出了泪……

泪眼中，那小驴儿竟仿佛又拼拼凑凑自个儿爬起来了。瘸着一条腿儿，顶着个可笑的大脑瓜子，颠儿颠儿地撒起欢儿。御拴马桩旁一鸣惊人，古茶楼前穿针引线，陈爷府邸后院压阵，胡同深处拉车卖肉……玩儿，它还在玩儿，按着自己调教的玩儿。玩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玩出了古色古香的“驴肉陈驴肉开发总公司”！

而现在？……

白三爷猛一眨眼，就见那老歪脖儿树还杵在那里，但旁边却见不到那小瘸驴儿了。

只留下不知轱辘了多少辈子的木轱辘车还孤单单停在树影里，老气横秋、油腻黑亮，车轱辘更不成方圆了。过去它和小瘸驴儿一配套，曾是塞北闻名汤褪驴的活幌子。如今小瘸驴儿被煮了，它也就显得更破烂不堪了。像一个老绝户躺在那儿，半死不活地喘着气儿。天哪！这才叫自己的驴被杀了，幌子被拔了，牌子被砸了，路被堵绝了！

白三爷几乎失口喊出声儿来……

但等他再一转眼，却见那位驴财神正往一个陈年酒坛子里

舀那原肉汤，这是绝顶的宝贝啊！祖祖辈辈玩命地秘藏。就连那无法开张的倒霉日子里，这窝囊废也懂得宁可挨打受骂、装疯卖傻，也要把这绝玩意儿装在一个陈年酒坛子里，冒险埋到一个人猜不到的绝地儿。还得一次次半夜偷偷熬过，一次次再趁黑藏起。谁料想，眼瞅着自己已经掌握了这绝玩艺儿，但在眨眼间即又让人家连人带汤一锅端了。

这、这、这这这这！……

白三爷的两只眼珠子，突然死死盯住那原汤坛子一动不动了。那么冷、

那么阴、那么直勾勾地可怕。但那位驴财神却没看出来，他着急慌忙地要去相亲。

天，也眼瞧着快黑了……

蓦地，大门外传来一片哄闹声儿。随之，修脚李、裁缝王，还有其他一些热心肠主儿，便嘻嘻哈哈一起涌了进来。也不知是因为天快黑了没瞧见，还是因为陈爷身手不凡太打眼了。人们竟像没瞧见白三爷似的，刚一进院就冲着驴财神嚷嚷上了：

“陈爷！是媒人叫我们来的！都快相亲去了，您哪也该收拾收拾了！”

“哎、哎哎哎……”这位来劲儿了。

“走！”修脚李先上来了，“先上我那澡堂子里洗洗去！我呀给您搓搓澡，修修脚，浑身捏巴捏巴，保证您一定来精气神儿！”

“这、这……”陈爷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

“瞧您？”又是修脚李的声音，“您能到我那儿洗澡，不是赏我脸儿吗？那水我得留着，煮肉准带原汤味儿！”

“您哪！”裁缝王又抢先了，“人是衣架，马是鞍鞴，您得到我那西眼店走走！我早给您琢磨出一身儿套服，保证您穿上身条儿显得顺溜！”

“行、行行这这……”陈爷更显得羞羞答答。

“还这什么？”还是修脚李搭话快，“大伙儿还不是借您的风水沾您的光吗？没有您，这大楼能在这儿撑得起来吗？您还别说，女大拿给我们看过一张图，瞧大楼那个高啊，把天都能捅个窟窿！”

“真的！二十五层哪！”又是一片呼应。

一时间，白三爷什么都听不见了，甚至连陈爷是多会儿让伙计们拥走的也忘了。眼前只剩下了——一座楼，顶天立地、黑压压的、鬼影儿似地直杵在他的眼前。压得他安不了神儿、喘不过气儿、伸不开手儿、迈不出腿儿。天更黑了，四周黑漆漆地没有一点声儿。

猛然间，白三爷突然扯开嗓子大喊了：

“楼！楼！老子让你们盖他妈的楼！”

随之，他借着黑暗，一下子扑向了那秘藏原肉汤的绝地儿，疯了似地把那陈年酒坛子搬到了当院儿。他手儿抖着，气儿喘着，眼白在黑地儿闪出冷冷的白光。猛地，他一下子摸起把砍肉的斧子，带着风声，嗖一下便高高抡过了头顶。

但斧子在半空抖动，却久久未落下来……

也就在这功夫，那豪华的宾馆十九楼房间里，老掌柜正舍出老脸为白三爷求情。但谁能料想到，刘老先生一听完有关白三爷的身世，家传、以及玩驴前前后后的种种故事，竟不由地拍案叫绝，赞叹不已，连声说道：

“原来是白老九的儿子呀！身手不凡，人才一个！快请来见见，快请来见见！说白了看，驴肉陈虽身怀绝技，但也只能起号召作用，真正办事儿的还得这种人儿！如真像您说，这位可真称得起中国牌号的商业经济人！难得、难得呀！我要和他好好谈谈，对路了，我这就建议下聘书，请他当乾隆大酒家副总经理！”

老掌柜瞠目结舌了……

但也就在这时候，白三爷双手颤抖了半天，终于一咬牙还是

把斧子抡下去了。砰的一声，那陈年酒坛子便粉身碎骨了，原肉汤四处乱流着，在黑暗中渐渐渗进了地皮儿里。

白三爷大笑了，他觉得那黑压压的大楼也让他砸碎了。
您哪！……

猫腻

1

猫腻？这本身就难免有点缠绵悱恻，要再乱乎到猫腻发生的地儿绕不出来，那就显着更麻烦了。

得！好在有篇小说早介绍过了，您先瞧着：

“据说，必须保持这老城一隅的古老风貌，要不然外国人招引不来。为此，这塞外古城的闹市区——大裤裆胡同，便免受

了推土机荡除之灾，而以其古色古香之姿，稳坐于四周骤起的高楼大厦之中。大裤裆胡同名副其实，东西各伸出一条裤腿儿。而裤腿儿交接之关键部位，更有一眼名闻塞北的古泉井。左有一茶楼，右有一酒肆，对称合理，搭配得当，颇令人浮想联翩

再往下瞧：

“遥想当年，乾隆爷为戍边子弟钦定此城时，曾御笔亲书此眼古泉为‘漠北第一泉’。

后辈儿孙欲沐皇恩，便纷涌而至，顺着酒楼茶肆沿东西发展，争相盖起一座座作坊店铺，致使许多小吃喝、各类小玩艺儿的门面，一时间缀满了两条裤腿儿，热闹得实在可以。

当然，近二三十年，大裤裆胡同也曾好冷落了一阵子。但世事多变，最近几年便又时来运转了。随着四周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渐渐地两条裤腿儿里又荡满了春风。一时间店铺重开，门面重修，游人如织，熙熙攘攘，更胜过当年的繁华热闹。就连外国人一来，也不断伸出大拇哥连声喊着：‘蒿！蒿！蒿！……’

好，是好！但更好的却还在后头哪……

这一天，又有一帮老外在塞外的王府井转悠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晕乎乎地转到了西裤腿儿出处。前头就是豁然舒展的现代化大马路，对面就是巍然初起的栉比鳞次的高楼。眼瞅着这帮老外要从迷迷糊糊中醒过神儿了。谁料想，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猛听得身后一阵鞭炮声骤响，惨了！老外们顿时又给抻回梦里头去了。

您哪！就让他们再晕乎着去吧……

鞭炮声刚停，只见就在这裤腿口儿的一户四合头小院门前，硝烟中渐渐闪现出一辆锃亮的小卧车。风挡玻璃上明明白白可见两个不大不小的红双喜字儿。顿时给大裤裆胡同增添了一股洋式的喜庆气氛。车刚停稳，就见开车的那位主儿当仁不让地下了车，三十七八岁，有谱儿，有派儿，一身洋式小打扮儿，还不缺男子汉那种潇洒的匪气儿。随之，车后又下来位战兢兢、怯生生的少妇。长得倒也纤巧娇柔，却越看越像个刚从外国化完妆回来的受气小媳妇儿。再看，四合院门前也早有人迎了出来。打头的是位高头大马的妇女，丰满，精干，三十好几了，可浑身还透着那么股子水灵劲儿。身旁另一位却差点意思，男性，年龄大约在二十出头到五十岁之间，瓶底厚的眼镜

儿，虾米似的身段儿，内八字的两条腿儿，躲躲闪闪的眼神儿，天生的一副窝囊废的模样儿。

得！喜车前的主要人物就算聚齐了……

不过，这可有点让人纳闷儿！要知道，这地儿可不是了般居民配住的！进可到现代化的大马路上去兜风，退可到大裤裆里古色古香的茶楼去喝茶。能守能攻，能收能放，非有福之人消受不了。可今儿个这户挺体面的主儿这是怎么了？贺喜的人少了点儿且不说，竟愣让大伙儿分不出谁是新郎新娘来？这……但这两家的自我感觉却似乎特好，刚一见面，只见两位打头的人物儿，便是一片喜气洋洋地抱拳欢：

“亲家！哈哈！”

“哈哈！亲家！”

围观者正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只见双方那两位出类拔革的打头主儿一招呼，剩下的另两位就赶忙车前门后地忙乱起来。大家伙刚觉着眼前银光一闪，就见得两只雪团锦簇的波斯猫骤然闪现在两位打头主儿的手里。嗨！远看一堆雪，近看一簇云，遍体银白，浑身竟挑不出一根杂毛儿来。只让人觉得那四只眼睛恰象四粒宝石，似蓝、似碧、似翠、似绿，在那两团锦丝雪绒之中烁烁闪光、相映成趣。顿时，围观者眼瞅着

这两只稀罕玩艺儿目瞪口呆了。要知道，这种宠物儿值钱且不说，纯种儿的那可更象征着主家的身份、地位、眼光、能耐！但人们在惊羨之余也难免有点发懵：在这场面上干嘛非得端出这么两位小祖宗？正疑惑间，就听见一位先知先觉者猛地一声呐喊：

“结、结猫亲家！……”

得！这一下更热闹了，只见得人头攒动、你拥我挤，真比看人结亲还轰动，就连老外们也是一个劲儿端起像匣子凑近乎，还不停地玩着那刚学会的一个字中国话，一连声又喊起了：

“蒿！蒿！蒿！……”

可那两只即将结亲的波斯猫，虽同属西洋种儿，却似乎听不懂这洋味儿十足的“蒿”。

只见那只将作新娘的波斯猫，似羞、似臊、似悲戚不安，一副娇柔无力的模样。浑身抖抖瑟瑟的神态，似早被新婚之夜吓得软作一团。而那只雄猫却仿佛有点不大情愿，一只眼睛发绿，一只眼睛发蓝，脾渺一切，虎视眈眈，似忧，似愤，悲壮间作随时奋起反抗状。

但围观者却越瞅就越觉着热闹……

尤其是那帮老外们，那劲头儿就更足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的，竟越瞧这对猫情人儿的神态越感动，其中有一位显然是不满足于再喊“蒿”了，咬了半天翻译的耳朵，愣得出了如此的结论：

“他说，中国真不愧世界的文明古国，爱护小动物也爱出了个新的高度来！感动，感动！他要马上给世界爱护小动物学会写文章……”

“好——啊！”顿时迎来了满胡同的碰头好。

可谁又曾料想到，就在众人正沉浸于一片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时，那将作新郎的雄性波斯猫，却骤然从兴高采烈的女主人怀中挣脱，猛地外蹿逃婚。而那抱着新娘的男主家刚要上前阻拦，它竟公然奋起照着阻拦者脸上就是两爪子。还没等人们醒过神儿，它便象白色闪电般一闪，仅在男主家的脸上留下两道血痕、几丝银毛儿，早已飞蹿进大裤裆胡同深处逃之夭夭了。

乱了，乱了，顿时间一片大乱……

围观者一个个转喜为忧，老外们一个个膛目结舌。而那娇小的受气包小媳妇儿早吓得浑身直打颤儿，那虾米身段的瓶底眼镜儿也早慌得两条内八字腿直抽筋儿。那有谱有派的男子汉面带血痕一时也似乎傻了眼儿，只剩下那人高马大的大美人慌乱问仍不忘惊呼，猛地伸出双手，向着裤裆深处情切切地喊了起来：

“佐罗！佐罗！……”

2

佐罗？这名儿是有点玄乎，可绝不包含一点儿荒诞和迷幻！大裤裆胡同的存在，靠的就是老祖宗留下的那点古色古香的气派，容不得这个！

您哪！全怪老外在—边儿瞎掺和……

玩猫？中国人玩了好几千年了，一直有自个儿的一套玩法。您先听听这些名儿：雪里拖枪，彩云托月，泼墨梨花，枫林晚霞……绝了！玩猫竟能玩出诗意来，他外国人能吗？更何况我们还玩鸟、玩蝓蝓、玩狗、玩鹰、玩鸽子种种，他外国人能玩得这么全乎吗？但玩猫和玩上述各类玩艺又有所不同，除那些养猫专为防鼠的俗气主儿外，似乎讲到玩猫便大多和女性有关，

因而选猫也大多注重一个字儿：媚！不媚的猫儿难值个三钱两子儿的。媚，从女旁，大概就是渊于此。故笔记野史多有记载，后宫嫔妃多学猫之媚态以取悦皇上。但仅就此点而论，也似乎难以一概而论，即使在后宫也有忠勇献身之猫，君不见“狸猫换太子”中那只猫吗？牺牲得何等壮烈伟大？还有，万历皇上就养着多只猫儿，又似乎是专门和女性作对的。秘史讲，哪位宫女稍拂圣上春心，即把猫儿揣入其裤裆之中，四处扎紧，任猫儿在其间乱撕乱抓，故明代宫女常常谈猫色变。当然，此处所提裤裆绝和大裤裆胡同毫无渊关系，只是为了考证玩猫历史之悠久。

至于有关波斯猫的传入……

在这方面，有关猫史专家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波斯猫唐代即由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雪里拖枪”即是有力证据。浑身雪白，拖着一条长长的黑尾巴，定是波斯猫和中国猫的杂交的后代，古籍见载，何必怀疑？但有的却说不然。白，古之忌者。此类猫自今俗称“满身孝”，视之为不祥，古代又何能容其传入？有的考证，第一只波斯猫为鸦片战争后英国大使夫人赠于慈德老佛爷的，旋即被李莲英扼死于储秀宫后。有的考证，第一只波斯猫应出现于上海，地址是犹太人的哈同花园里。总之，波斯猫带着满身洋味儿，一直在中国未取得鸟啊、鹰啊、蝓蝓啊，鸽子啊等等的地位。直到现如今，新娘子结婚再不从头到脚一身通红，而是时髦起从上到下遍体白纱，波斯猫才总算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一跃而居众猫之首，骤然间变得身价百倍、有钱难求。

说到结猫亲家……

必须说明，这在玩猫史上确是一种创举，确是一种发展，古籍未见，野史难查，但又的确带着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那么股子古色古香的滋味儿。据说，这几年在北京、在上海、尤其在天津卫，背地里结猫亲家的日渐多了起来。好您哪！雪团锦簇般的猫儿哪儿多？还不是在这些大地儿吗！特别是一些和儿女分开的老头老太太，更是对自己珍养的这种宠物儿关怀备至、柔情脉脉。不能总是让猫儿一天天老卧在膝盖上只给自己解闷逗乐子吧？还得关心它们的吃喝、洗澡、搔痒、梳毛儿，以至它们的爱情生活。再说这

几年外国正闹什么爱滋病，这外国种的猫儿也跟着危险哪！要是再放任其自流，那等于自个儿拿着宠物儿去玩玄！于是便免不了一瓶好酒、两盒点心，猫友之间，搭起鹊桥。

既怕情养性，又广结人缘儿；既不致使谬种流传，又保证下一代的纯洁健康。猫结连理，人成亲家，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之？

要再说到传至这塞外古城……

这必须要首先提到这里人们的一种特殊脾性：总爱自称自己住的这地儿为小北京、小上海、小天津卫！小是承认小了点儿，但在玩鸟、斗蛐蛐儿，比风筝，结猫亲家等方面却绝不甘于落后。而且玩得不遮不掩，光明磊落，一出手就带着点吃牛羊肉过多那种野性子。禀性虽然各有不同，却总是同一祖先的子孙。结猫亲家仍不忘老祖宗的遗教，瞧！连最新式的小卧车也开进这古色古香的大裤裆胡同里来了。

唉！怪就怪那洋猫儿一见了洋人儿就发了洋脾气，愣把好端端的一场结猫亲给搅了。

您瞧！人仰马翻，前呼后拥，齐顺着裤腿儿向大裤裆胡同深处追去了。这个乱乎啊！古泉井旁顿时像炸了马蜂窝一般。

好在老外们总算不无遗憾地走了。钻出了裤腿口儿，坐上了旅游车，顺着那现代化的十里长街，向着那二十二层高的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乾隆皇帝大酒家驰去了。据说，有二十四道乾

隆皇帝钦定的名菜，诸如烤全羊、炸驼峰、烧犴唇、飞龙汤等等正等着他们，要不这帮老外才舍不得大裤裆胡同里头这份热闹呢！

走了，好！没外国人跟着瞎掺和，这事就好办多了。有关这两只波斯猫成亲的始末，也就能够从头到尾慢慢他说明白了。听！裤裆深处那情切切的呼唤声音，又从乱糟糟的人群中飘来了：

“佐罗！佐罗！……”

得！咱们就先从佐罗说起吧！……

3

佐罗？这名儿您先搁一下，咱得先认认这位神出鬼没好汉的主人！

其实，您大概早认出来了，就是这位抢天呼地的高头大马的水灵人物儿。三十四五岁，可早已成为这大裤裆胡同里一位显眼的女中豪杰。老居户大多数是耍手艺、卖吃喝、摆小摊、三教九流的个体户。可人家呢？却在这塞外古城最大的现代化百货商场里当售货员里的大组长。交际广，能耐大着哪！第一个把锦团儿似的波斯猫搞进大裤裆胡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难怪大伙儿都说裤腿口儿有风水，要不怎么能出这么个大能人儿。

为了以示尊敬、以示近乎，大家愣能把人家的名和姓给忘了，一律称其为“大组长”！

大伙儿爱戴，有什么办法呢？……

但街坊们却对她那位男人，就不知为什么总打不起精神尊敬。且不说那虾米似的身段儿，扭曲的内八字腿儿，瓶底儿似的眼镜儿，在这大裤裆胡同的老住户里显得格外别扭；就连他那晚上出去白天窝着的“夜班校对”工作，大伙儿也觉得失之人伦常理。这么好个人高马大的媳妇儿，愣让她一夜间干晾着。怪不得这么大岁数了没小孩，逼得老婆只好逗猫玩儿，总他妈的有什么毛病！但爱鸟及屋，大伙儿还是背后客客气气地称他为“瓶底儿”，以示对知识的尊重。

得！主人介绍过了，回头再看佐罗……

只见这位雪团锦簇般的好汉，果然神出鬼没身手不凡。刚从肉串刘的摊子上蹿过，顿时又钻进了烧饼王的铺面里。等那位瓶底儿率先扭动八字腿儿追了进去，又只见一道白光从窗口一闪，眨眼间便又消失在绒线李的小店之中。那真称得起：穿房越脊如履平地，破门入户来去无声。真比法国电影上那个佐罗能耐大多了！

“佐罗！佐罗！”女主人的呼唤变得更焦急、更悲戚、更揪人心了。

但这锦毛好汉任你千呼万唤，就是再不出来……

裤裆深处，人越聚越多，嗡嗡营营，越搅和越乱。但塞外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见大组长那欲晕倒状，便纷纷上前拔刀相助。尤其是那位母波斯猫的男主人，更是不记猫女婿两爪之仇，刚把自己的宠物儿交给了身旁战战兢兢的小媳妇儿，又猛地扑上扶住了自己那摇摇欲坠的猫亲家。随之便带着一身帅气儿，亲临一线开始指挥搜捕！

但最尽心尽力的还得数瓶底儿……

看得出，这位夜班校对虽然长得有点窝囊，可真称得起是个天生的情种儿。为了自己水灵灵媳妇的宠物儿，竟忘了自己也算得个小知识分子，愣又从锅贴常的面案下钻了过去，到后

头煤堆儿旁进行不懈地搜索。多亏充分发挥了虾米似身段儿的优势，要不然大伙儿总会认为他早抽掉了脊梁骨呢！他每爬一步，就不由地要仰起瓶底儿眼镜看看媳妇儿的眼色。但不知为什么，他每一抬眼，就总觉得眼前飘洒着无数幸灾乐祸的眼珠子，而媳妇正依偎在那男猫亲家的怀里哭，一接触自己的眼神儿，还不忘横扫自己两下子。他更不敢怠慢了，猛地内八字腿儿一蹬，搜索的范围又扩大到锅贴常后屋的床板下了。

您哪！爱需要见诸于行动……

瓶底儿隐伏在床板下开始倒腾气儿了。他有点儿发懵，厚厚的眼镜片儿上就像蒙上了一层雾。一时间什么也看不清了，只听得这儿传来了烙锅贴敲锅边的声儿；那儿又响起了热馄饨的叫卖声儿，而在这无数声儿的顶端，压倒一切的还是媳妇儿那柔肠寸断的声儿：

“佐罗！佐罗！我的宝贝儿……”

瓶底儿开始浑身打颤儿了。爱！爱得过了头儿就是怕。是怕！爱乌及屋，就连媳妇的宠物儿他也怕！瓶底儿恍恍惚惚忆起，好像大前年就把这位小祖宗请回家里了。那时媳妇儿不但因为和自己结婚调回了城里，而且似乎已经转了正正在初露锋芒。有一天，媳妇儿提着个大纸匣子回来了，少有的高兴，脸盘儿上难得的阴转晴，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也亮得令人蠢蠢欲动。更重要的是，愣罕见地没挑剔他做好的饭菜。正当他感到大为惊诧，就见媳妇儿从纸匣子里捧出个雪团锦簇的玩艺儿。还没等他认出是什么来，就听见那玩艺儿一见天日突然轻柔地叫了起来：妙！

“猫！”他失口惊呼了。

“乍呼什么？”媳妇儿的脸上立刻晴转多云，“总不能让我成天只伴着个老公似的窝囊废过日子！”

“这……”他知道这是指什么。“这个屁！”更来火了，“每天馋儿似地作践人，可就是光发火不吐籽儿，三十岁了还种不下个人芽儿，我这是哪世造下的孽啊！”

“可我爱、爱、爱……”他急忙分辨。“爱？”火上更加油，“爱值仨瓜

子还是俩枣儿？都快成老绝户了，还他妈的爱、爱、爱！”

“别、别……”他自知理亏。“别给我现眼！”马上接过话茬儿，“我可告诉你，这可是地道的外国种儿，少有的稀罕物儿，你要敢亏待我这小心肝儿，我可跟你没完！”

“那是！那是……”他忙应承。

“佐罗！”媳妇儿低头抚弄起猫儿了。

“佐罗？”他失口惊问。

“怎么着？”媳妇儿又要生气，“佐罗刺着你那猪耳朵啦？”

“没、没……”他忙捂嘴。

“再告诉你！”媳妇儿却来劲儿了，“咱这屋里缺得就是点真正的男人味儿，我就是借借这外国名儿冲冲这股晦气！”

“好、好……”他竟又赶忙地应承。

“佐罗！妈妈的小宝贝儿哟！……”媳妇儿又自顾自亲着猫儿喊上了。

得！这猫儿一进门就当上了小祖宗……

瓶底儿爬在床下边回想边倒腾着气儿，但不知为什么、越想这位小祖宗就越觉得害怕。锅贴常的铺面外猛然间一阵骚动，显然是佐罗又在哪儿意料地出现了。瓶底儿只觉得眼前有无数只脚在迈动，可就是怎么也钻不出床底儿来。您哪！内八字腿儿抽筋了。

他悲哀，他忧愤，不敢埋怨媳妇儿，但钻在床

底下却敢埋怨这位神出鬼没的小祖宗！

天哪！这猫儿简直是自己命里的一颗魔星啊……

当佐罗这名字越叫越顺口时，这家伙也越来越显示出这法国好汉的怪脾气。浪里白条一般，一天到晚在家乱搅和。夜班校对忙乎上一晚上，一白天伺候它楞伺候不过来。

又得按食谱儿给它配食儿，又得按时给它洗澡搔痒儿，又得给它加大运动量逗它玩儿，又得留神它溜走串错了门儿。多了！多了！花十分之一伺奉它的精力伺奉爹妈，准能博得个孝子的美名儿。可值得！谁让自己发火尽吐瞎籽儿，愣让一块好端端的肥地委屈着？

得！还得为了爱情进一步作出牺牲……

可就这样精心伺候着，还是免不了老出乱子。这一天，小祖宗佐罗竟然拒绝进食儿了。

蛋黄儿拌的米饭，摘了刺的小鱼儿，消过毒的牛奶，全然不屑一顾。这一下可把媳妇儿惹急了，一进门就是把他一顿臭骂。随即便抱起佐罗，马上亲手进行检查。当摸到佐罗的小肚子鼓起一块时，媳妇儿顿时大声惊呼了：妈呀！别是吃了耗子吧？”

“不、不会！”他赶忙分辩。

“不会个屁！”火马上点燃了，“瞧这肚子里鼓鼓囊囊是什么？亏您还是高中生呢！”

洋种猫儿能消化得了咱们中国耗子吗？”

“是、是吗？……”他瞠目结舌了。

“整个儿一个废物篓子！”火更旺了，“你想抠我的眼珠子呀？佐罗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是舍着搬出大裤裆胡同，我也得和你蹬蛋！”

“别、别别……”他吓得两腿发抖了。

“别什么！？”声儿更高了，“你知道‘好女不嫁二夫’，就想

变着法子欺侮我老实是不是？生儿子你没本事，你就得老老实实认着这好几百块钱换来的洋种儿当大爷！”

“今后我、我、我注意……”他慌得赶忙检讨。

“呸！你知道注意什么？！这是个公种儿，洋脾气的主儿！懂不懂？得像养着位千金似地那么娇着惯着，还得养它个兔胆儿没脾气！——让它见了什么都怕！见了生人怕，听见响动怕，换个地儿怕，就知道卧在床头儿上解闷儿逗乐子！”

“可、可猫一见耗子……”他还想解释。

“怎么啦？”问得惨人，“你那书是不是念到狗肚子里啦？浑透了，你不会变着法儿教它连耗子也怕！”

“哦……”他如闻天音。

您哪！还别说，就从这一天开始，大裤裆胡同里还真有人研究起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那战战兢兢的实验劲头儿真是令人感动，只不过因为巴甫洛夫用的是狗，而这位对付的是一只洋种猫儿，所以收效甚微。

为此，只好改为专填耗子洞……

突然间，外头那吵吵嚷嚷声又朝这头儿涌过来了。瓶底儿一惊又猛地从昔日的梦里晃悠回来了，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儿向店铺外望去，就又见无数只脚从眼前闪过，显然是佐罗又声东击西地反方向出现了，自己如果再待在这床板下无所作为，且不说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对爱情也是一种亵渎！瓶底儿想到这里，便拚命挣扎着往外爬。可谁能想到，内八字腿儿抽筋抽得更厉害了，就是一点儿也不给自己作主。

天哪！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可谁曾又能想到，他刚这么一暗暗叫苦，竟嘈一下蹿出床底，内八字腿愣不抽筋儿了。他这意外的一蹿不要紧，可差点把锅贴常十三代传人吓得晕了过去。但瓶底儿却土地爷似地顶

着满脑袋的土，竟痴痴地瞅着房梁上耷拉下来那长长的粘蝇纸，傻冒儿似地不动了。

锅贴儿招来的苍蝇正嗡嗡营营地乱撞着……

望着、望着，瓶底儿恍惚间觉得这黏黏乎乎的粘蝇纸条儿，正在化成曲里拐弯的大裤裆胡同。或者说是这曲里拐弯的大裤裆胡同，正在化成黏黏乎乎的粘蝇纸条儿。迷迷糊糊，弄不清了。只感到是那么油腻发亮、那么浓稠黑厚，正悄没声地招引着无数只乱撞的苍蝇。瓶底儿越瞅就觉得越不对劲儿，朦胧间，就觉得自己也化成了其中的一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黏乎上了。挣扎不动，摆脱不得，最后竟变得自己仿佛天生就是这粘蝇纸条上分泌出来的，反过头来又去黏乎别人，瞧！又招引来一大片，刚才就连老外也跟着洋腔洋调地直喊：蒿！

绝了！……

瓶底儿更陷入云里雾里了。他恍恍惚惚忆起，自己年轻时候也似乎是个人儿似的。

窝囊是有点窝囊，可愣高尚了好一阵子呢！那时候，腿儿还算顺溜，腰也还能伸直，眼镜儿还没这么厚，起码还敢挺着个鸡胸脯儿高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也是那时候，自己的媳妇儿个子似乎也没现在这么高，身段儿似乎也没现在这么水灵，一脸菜黄色，据说在乡下还有什么猫腻的事情。但性格温顺，天生一副惹人爱的小可怜模样儿。

得！这就足够了。瓶底儿眼镜里要的就是这种纯洁动人的形象，其它管他谁爱狗戴嚼子胡勒勒什么呢！但等招赘到这大裤裆胡同的风水宝地之后，他这才知道爱情这玩艺儿果真不便宜呢！只不过八九年工夫，一切都在这大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变、变，变。老婆变得越来越水灵、越能耐、越高大，而自己却变得越窝囊、越胆小、越无能！尤其是在发现自己竟像个被阉了的老公之后，那虾米似的身段儿也就渐渐曲里拐弯似地形成了。随之，便是请回了那小祖宗似的洋种儿猫……猫、猫，对！那猫！瓶底儿猛一摇晃脑袋清醒过来了，像物儿走来了。

似找，却没话，只有一双惊恐的眼睛……瓶底儿却未发现自己土地爷似的那副尊容、厚厚的眼镜片儿后也是一双惊恐的眼睛。他怕。自住入大裤裆胡同这八九年来，因为对媳妇儿的高度尊重，他见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怕。但今儿个这女人却似乎有所不同，又仿佛吸引着他非看不可。梦，简直是一人梦！年轻时自己也仿佛对照看外国画报，就曾这样在梦幻中装扮着自己未来的爱人。腰身，乳房，诗一般的线条儿，柔和的轻纱裹着一颗美好的心灵。眼前一切似乎都不少，好像比梦幻中的还要更现代化。但不知为什么，还是越看就越觉得这现代化的娇小人儿越古老，两只眸子闪着战兢兢的光，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神情。就像一个古典的受气小媳妇儿，正不知所措地瞧着自己。

啊！她怀里也有只雪团锦簇似的猫……

就像按动了某个电钮，瓶底儿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和这个娇弱小巧的女人认识好多年了，那么熟悉，那么相似，就连那战战兢兢、怯生生的神态也那么相同。恍恍惚惚间他再望去，仿佛看到这娇小女人眼神里那恐惧的神情也越来越少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同情、怜悯、以至困惑和温柔。

是、是他妈的有点儿古怪……

但他还在望着她，她也在瞅着他，就像被某种引力牵引着，一时间愣撕扯不开了。战战兢兢的眼神儿，抖抖瑟瑟的腿肚子，难以琢磨的竟显得那么搭调儿。但关键还是那现代化受气包似的女人怀中那只猫儿，白得没一根杂毛儿，好像有一种牵制两个人的特异功能。

轰一声，古泉井旁又是一阵喧嚷……

瓶底儿猛一怔，那女人也猛一怔。但此时已似乎不仅一厢情愿了，仿佛两个人都感到好像认识好多年了。瓶底儿似乎还在犹疑，但那怯生生的娇弱女人已早先替他着急上了：

“快！快！他、他们让我找你……”

女人的话音儿刚落，瓶底儿就觉得嗡一下大裤裆胡同又活了。敲锅边儿的，耍褂面杖的，吆喝叫卖的，讨价还价的，大声嚷嚷的，小声盘算的，喊五叫六的，敲锣打鼓的……顿时间便灌满了两条裤腿儿、充塞了整个大裤裆，一下子便把瓶底儿刚才唤醒的那点灵性儿全给冲没了。

暮地，那现代化的受气包儿在他眼里消失了……

瓶底儿现在只顾得循声追去，嗨！大裤裆胡同关键部位聚拢的人可真叫多！只见一个个正伸颈踮足、你推我挤，齐向历史悠久的古泉楼顶上望去。瓶底儿更不敢怠慢了，也紧随向上瞅着。天爷爷！只见那位雪团锦簇般的小祖宗，竟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那古老的瓦脊梁上。前爪儿抱着条不知从哪儿顺嘴叨来的小鱼儿，正高高在上悠哉悠哉地品味儿呢！且不说黑瓦映得白猫儿银光晃眼，就只要一提它是外国洋种儿，在这年头儿就够吃香得了！怪不得

这乾隆爷留下的老茶楼，差点让这熙熙攘攘的人群给挤倒了。

但瓶底儿望着望着，却又陷入魔症了……

他趁媳妇儿尚未发现自己到来这工夫，愣又迷迷怔怔地探索起这位小祖宗逃婚的始末。按理说，这位神出鬼没的好汉可不是吃素的。打从第二年入冬起，这方面的瘾头儿就大得出奇。还没等草发芽儿，便像疯了似地开始“叫春儿”。没明没夜地叫着，一会儿像小寡妇哭坟，一会儿像老太太咳嗽，搅得人白天晚上不得安宁。当时媳妇儿就曾对他发出严重警告：

“我可告诉你！如今这外国东西不管什么都值钱儿。你可得小心，一定要提防有人放出母杂种猫来咱家借种儿！丑话说在前头了。你要让谁蹭了咱佐罗的油儿，我可是和你没完！”

得！又是道圣旨……

瓶底儿记得，似乎为了保住佐罗这点油儿，差点没把他给折腾死了。封门闭窗，日夜监视，整天得听这位小祖宗忽而缠绵悱恻、忽而哀怨忧伤、忽而悲壮高昂、忽而狂躁暴怒等种种声调的嚎叫。您还别说，这条外国好汉还真有点能耐，竟招来好几只中国母猫天天在窗外争风吃醋，其中有一只隔壁的花狸猫来得最勤，求爱也最迫切，似乎也最得佐罗的青睐。当然，为了表示对媳妇儿的忠诚，他早已把这只花狸猫列为打击的重点。

可谁又曾能料想到，漏洞就偏偏出现在这里……

瓶底儿想起，那一天自己似乎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了。不但赶走了在窗外那群争风吃醋的母猫，而且专门通知隔壁把那只重点对象拴起来。要知道，不但狗仗人势，猫也是仗人势的。这只花狸猫是属隔壁一位孤老太大的。而又据说，这位老太太曾是一位塞外大资本家的第七姨太太，多少年的老绝户了，胆儿小着哪！让她拴猫儿，她敢不拴吗？得！一切都打点停当了，趁着佐罗打盹儿的机会自己也迷糊一阵儿吧！

您哪！让这位小祖宗累苦了……

瓶底儿忆起，似乎刚刚迷糊了十分钟，就猛听得里屋好像是有什么响动。先是一阵激动地哼鸣，随之便是一种柔情地回答。情切切地一唤，意绵绵地一应。喘息、还是喘息。渐渐地

没声儿了，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猛地，只听得那花狸猫尖厉地一叫，突然转入长时间幸福的呻吟。瓶底儿猛一惊，忙向里屋扑去，老天爷！晚了，晚了！只见那雪白的佐罗，早就和那花狸猫成其了好事儿。瓶底儿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他实在搞不清那只母猫是怎样为爱情挣脱绳索的，但确实确实看到里应外合在门坎下挖出的爱情通道。

佐罗，佐罗！真不愧是一条神出鬼没的好汉……

瓶底儿记得，当时他吓得几乎晕了过去，但立即动手掩饰现场，决心不把佐罗已被揩油之事声扬出去。好您哪！老婆要和您没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佐罗却丝毫不给予配合，一旦得手之后，便表现出一副分外满足、分外安详的神情，再不叫春了，更不日夜唱那爱情咏叹调了。自己的媳妇儿那是什么人儿？根据“人，有羞没个够；牲畜，没羞有个够”之精辟理论，顿时就判断出佐罗的洋种儿被借走了。于是乎他便倒了大霉了，一连好几天没明没夜地受着暴风骤雨的袭击。但这还不算，怒涛终于又涌过墙头冲向隔壁，只差把那孤老太太淹死！

“下贱！”声儿又在往那儿送，“自个儿年轻时往外卖还不算，到老了又打发猫儿接着出来卖！”

隔壁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

“怎么？哑啦！”声儿更一浪高过一浪，“臭资本家的小老婆，剥削人还不算，又变着法子剥削猫来啦！”

隔壁还是毫不反抗，只有无力的抽泣……

“占了便宜卖乖！”声儿在痛打落水狗，“借走了洋种儿这就算啦？告诉你，没那么便宜！”

隔壁那哭声儿更显得惊恐不安了……

瓶底儿恍惚想起，这事儿是没那么便宜，一直闹了好些日子呢！最后还多专了街坊邻佑说合，孤老太太亲自上门搭礼赔

情，还保证一定用打胎药把所卡的油儿挤出来，最后才算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似乎也就从这一次起，他就更把这外国种儿的小祖宗奉若神明了。平常日子还好说，一到佐罗叫春这节骨眼儿上，他就变得日夜战战兢兢，时刻惶恐不安，就像一年一度要过次鬼门关似的。

天哪！多会儿给这洋种挑上个外国媳妇儿？……

但又有谁能料想到，真给它找了这第一只门当户对的锦猫儿，它竟不知好歹地抗起婚来。根本不管别人死活，愣把条大裤裆胡同搅得像开了锅似的。瞧！现在这位小祖宗闹够了，乱足了，也把别人置于死地了，它倒消停地爬在高高的瓦脊梁上品起鱼来了。

瓶底儿又是一阵暗暗叫苦，顿时间再一次从成串儿的回忆中返回了现实。四周这个乱啊！

喊的、叫的、吵的、嚷的、哄的、闹的，还有朝茶楼顶上扔石头子儿的，差点把个大裤裆给撑破了。而飘浮于这各种声儿之上的，还是自己媳妇儿那忽惊、忽乍、忽忧、忽虑、忽柔肠寸断、忽婉转悲啼的种种呼唤：

“佐罗！心肝儿！我的小宝贝哟！……”

得！瓶底儿知道自己该上场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丑媳妇儿也总得见公婆！他一咬牙便扭动着虾米似的身段儿奋力向人堆儿挤去，大有一派为爱情赴汤蹈火的气势。

只见自己的媳妇儿大概那晕眩儿仍没过去，还正半推半就地依偎在那位男猫亲家的怀里。

但仍不误见了他就两眼冒火、银牙咬碎！正当他哆哆嗦嗦俯首准备充当泔水桶时，谁知却意外地只听到一个字儿：

“上！”

瓶底猛一抬头，只见那乾隆年间盖起的古泉茶楼，仿佛在一片人头攒动中正在摇摇欲坠。

“上！”又是一声。

他懵了，猛觉得无数只本来盯着那猫祖宗的眼珠子，嗖一下全又转在自己这虾米似的身段儿上了。黑的眼仁儿，白的眼白，闪烁烁，都仿佛正在期待着个更大的乐子。

瓶底儿顿时感到心头涌起一阵子莫名其妙的悲哀，但还是身不由己地向古泉茶楼后挪步走去。再一抬头，啊！终于发现了一双不同一般的眼睛！

又是她……

只见这位现代化受气包似的小媳妇儿，还在紧紧地搂着那只欲作新娘的波斯猫，正浑身打颤地躲在茶楼旁的一个旮旯里望着自己。两只秀气的眼睛里溢满了惶恐也溢满了不安，又似迷迷怔怔地在作一个可怕的梦。自己那

内八字步儿每迈动一下，她仿佛就把那怀中的猫儿猛搂紧一下，以至自己刚刚走到茶楼背后，就突然听得身后那波斯猫儿惨叫一声，竟挣脱出来飞蹿到了自己胯下。他一惊，下意识地猛一扑，谁料想这只猫儿竟被他意外地抓住了。随之，身后便传来了它那女主人魂飞魄散的惊呼：

“苔丝！苔丝……”

4

得！又出了个苔丝……

用不着多解释，大伙儿准知道：苔丝就是那只欲作新娘雪堆似的猫儿的名字。如今时髦的就是这种叫法，何况又真是只娇娇滴滴的洋种儿呢！

重要的是它那两位主人……

您哪！那就趁瓶底儿往古泉茶楼顶上爬这阵工夫，抽空先认识认识苔丝的男主人。

不用说，当然是那位有谱儿，有派儿、一身洋式小打扮儿，浑身还带着股匪气儿的男子汉。就拿能开着新式小卧车来结猫亲家这件事来说，您就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位平常的主儿。对了！这位如今是那二十二层高领导时代新潮流乾隆大酒家的小车队长！成天开着现代化的小卧车和老外们厮守在一起，早就习染成了半个洋人儿。可就是愣把家扎在东裤腿口儿上不搬，图的就是大裤裆胡同里这特有的舒坦。人们敬他也是为了这个，竟连人带车一起恭恭敬敬地送了他个绰号：铁旋风！

再说苔丝的女主人……

虽然她比起苔丝的男主人是那么娇弱、那么纤巧、那么显得不搭调儿；但您绝对用不着产生疑心，月下老儿就专门爱这么拴对儿。再说，就连一些有名儿的老外都这么说：过西方的生活，娶东方的老婆！铁旋风如此行事，不能不说是一种现代化的选择。

但东裤腿口儿的老住户却似有微词儿：这小媳妇儿受气包似的哪儿都好，听话，服管教，可就是块生荒地儿呀！丈夫人高马大的，她却连个娃儿都不生。虽说她在街道托儿所当小阿姨挺卖力，可大伙儿还是一致认为她中看不中用，背后都非常惋惜地称她：瓷人儿。

说话间，瓶底儿已经晃晃悠悠地爬到了茶楼顶上……

瓷人儿紧紧抱着那只失而复得的娇猫儿，不知道为什么，也骤然感到自己的脚下开始晃晃悠悠了。围观者一个个兴奋不已，有的还失声喊起了怪好儿。但她却眼睛越睁越大，气儿也越喘越急，直勾勾地盯着那颤抖的两条内八字腿儿，心儿就像提到

了嗓子眼上。好您哪！要不是这位倒霉主儿扑住了苔丝，今儿个自己还说不定是个什么下场呢！而现在？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他自己，还得爬在高的楼顶上去找自己那只捣乱的猫儿！

瞧！摇摇晃晃、抖抖瑟瑟、战战兢兢……

再回头一望，瞧底下这个哄啊！骂街的、喊倒好的、打口哨的。送风凉话儿的、扬着脖子怪叫的，相互挤兑吵架的，还真乱乎出点国粹来。而乱军之中也有镇定自如、侠义心肠的，那就是自己的丈夫。瞧！他还在扶着那随时准备晕倒的人高马大的女人，正扯着嗓子向楼顶上那瓶底儿眼镜儿部署着下一步的行动。

神了……

瓷人儿却再不敢往下瞧了。又不知为什么，她突然间发现楼顶上那倒

霉的人儿变得对自己更有吸引力了。她不但感到脚下在晃晃悠悠，似乎眼前也在晃晃悠悠了。就仿佛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拽着她去作一个可怕的梦，不！说的具体点儿，或者是借楼顶上那晃晃悠悠的虾米身段儿去作一个可怕的梦。瞧！在那高高的瓦脊梁上卧着品鱼的不正是苔丝吗？

不对！就连楼顶上的人也仿佛就是自己……

瓷人儿的眼睛越睁越大了，一动不动，就好像真的化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瓷人儿。

梦，一连串儿的梦！楼顶儿又骤然化成了自己的家，大裤裆胡同古老小院陈设最现代化的家！丈夫是来去无踪、神出鬼没的，可现在却意外地提早回来了。大白亮天的，把她掀翻了就要搞“实验”。而且一干完了，准还一定要叨叨着提醒她：

“告诉你！我可是一连两个月没误撒种儿，你要是让我断子绝孙……”

她吓得只有光着身子打颤儿……

“他妈的！”照着屁股就是一巴掌，“还是连点儿动静也没有，你、你是死人哪？”

她吓得又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再来！”猛地又扑上来了，“咱铁旋风能在大裤裆胡同留下这种笑料？还捂什么劲儿？装的是哪门子的嫩？……”

她只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撕扯碎了，一片片地飘去……

但黑暗中仍闪现出一个又一个光点儿。一个光点儿扩大了，闪现出了自己：天真烂漫的中学生、父母宠爱的娇女儿，眼睛里总溢满了欢乐，嘴角边儿总挂着笑。另一个光点又扩大了，闪现出他：英俊挺拔的小司机，风流潇洒的多情种，浑身的魅力，满嘴的柔情。暮地，两个光点儿啪地聚合了，更亮，更耀眼，飘飘忽忽地坠落在大裤裆胡同的东裤腿口儿上。似乎有股什么味儿，似乎有股什么风儿，渐渐地好像这两团光点儿全没了，只剩下了个怨气冲天的铁旋风，还有自己这个自觉理亏的瓷人儿。黑暗中，他在咬牙切齿地撒种儿。惶恐中，她在战战兢兢地听任摆弄。绝望、绝望！在一片绝望之中眼前终于闪现出又一个光点儿。白得晃眼，但那里头并未闪现出希望，而是闪现出一只雪团锦簇似的猫儿：苔丝！

啊！苔丝正爬在茶楼顶上的瓦脊梁上……

恍惚间，瓷人儿又发现自己不是在家里，而是正借着那虾米似的身段儿在楼顶捕捉自己那只猫！猫啊！多么可爱的一只猫儿，又是多么能折磨人的一只猫儿啊！恍恍惚惚间她回想起，似乎丈夫在一次又一次“实验”后还未灰心，而是更坚决地把她当成了一只大药罐子，一付付当代最先进专治妇女不育症的良药，一剂剂老祖宗传下来的妇女受孕的秘方，便可着劲儿没明没夜地往里头灌啊！甚至还专门把她打扮成个洋人儿似的，特意开着最新式的小卧车，到远郊一座子孙娘娘庙的遗址上烧了三炷香。这还不算，为了让她这块“生荒地儿”尽快变成“沃土”，还尽量地拣各种好吃的和各类营养物品往她肚子里使劲儿地填，比北京的养鸭专业户填烤鸭还认真负责。瞧瞧！这样的男人到哪儿去找啊？可大裤裆胡同却还是未见这位大能人儿的传宗接代人的诞生。

栽了！于是雪团儿似的苔丝小姐便代之出现了……

“喂喂！”丈夫的声音，“找老婆要只图个漂亮，我尽可买两张画儿贴着。瞧瞧！

这个家也算他妈的家？冷冷清清地只守着个瓷人儿，有他妈的什么劲！接着！这屋子里总不能没有个活物儿！”

她怀里一沉，好不容易才看清丈夫带回只雪团似的猫……

“愣什么？”声儿发冷，“我总得有个解闷儿逗乐子的吧？你不下崽儿，还不让我盼出个猫儿猫孙子？”

她一惊，突然低下头儿捂脸啜泣了……

“哭什么？”声儿更硬，“你还嫌我在大裤裆胡同里栽得不够啊？好像我爹妈都缺了八辈子德，害得我出了家门都没脸见人！”

她一愣，顿时理亏得连哭也停止了……

“你听着！”声儿更狠，“我可事先说明白，这可是只难得的洋种儿！母的——这就更加倍地贵重。听听这外国小妞的名儿：苔丝！就凭这个，你也得小心伺候！你要让我连这点乐子也没有了，你这下半辈子，别想安生！”

她一颤，刹时间觉得那猫眼变成了两束鬼火……

“脱了！”声儿一转，“别他妈的死绷绷的，外国书上说，浪不起来就他妈的撒不进籽儿！留着那份浪，还想干什么？哪个男人也不会像我这么整天傻干着一个瓷的！”

大白天的，眼前又猛地一片黑暗……

猫。全因为那雪团锦簇似的猫……

瓷人儿更加恍惚了，朦胧间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直就是在这条古老的瓦脊梁上走着。

猫儿，难伺候的洋种儿猫啊！一切都得按着丈夫留下的外国法子来：照顾吃喝、调剂营养、逗着玩乐、带着运动，多了，多了！稍有疏忽，就不但表现出对丈夫不够忠诚，而且也反映了自己毫无负疚之心。但不知为什么，越加小心越出漏子，越加精心护养苔丝就越显出一副娇弱无力的外国小姐模样儿。挑食儿、拉稀，消化不良等还好说，怕的就是不间断地伤风感冒。有一次，丈夫不知抽了哪股筋儿了，愣要亲手为自己的宠物儿洗澡。苔丝小姐虽略显不大情愿，但一人大脸盆那可真称得起：“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随之便是：“侍儿扶起娇无力”。然后才能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但好景不长，过了不久，苔丝小姐便开始嚏喷不断，浑身发抖打颤儿，反复不停地作晕厥状，而自己那人高马大的丈夫，仿佛也骤然随着高烧糊涂了，愣破口大骂责怪起她来：

“你是干什么吃的？毛巾被捂热了吗？火炉子捅旺了吗？瞧瞧！直到现在还开着窗户，别说洋种儿猫了，就连我这么人高马大的也受不了！”

“没、没有……”她顿觉理亏。

“没有什么？！”声儿转激昂，“要不是怕破了大裤裆胡同的老规矩，要不是怕街坊们笑我瞎了眼，这个窝囊罪我早受不了，要是人家外国人，百八十个娘儿们也他妈玩遍了！”

“……”她只有哭。

“哭丧哪？”声儿更无情，“告诉你，要是苔丝有个长啊短的，你趁早给我请便！”

“……”她倒吸一口凉气，吓呆了。

惘然间，一切都似乎又在变，旋转着在变，刹那间自己又仿佛变到了古老茶楼的楼顶上，远处正是那只刚刚恢复健康的

娇贵的猫儿，下边却是飘浮着的无数只幸灾乐祸的眼睛。哄声、笑声、吵声、闹声，似乎都在托涌着她非朝这条古老的瓦脊梁上走下去不可。远处，可望见现代化的高楼，可望见现代化的十里长街，可脚下还是那汇集起来的古色古香的喊声：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不能生孩子的女人！顿时，她把一切都忘了；孩子时学校读过的书，少女时外国小说中得来的梦幻，而眼前只剩下了这长得没有尽头的古老的瓦脊梁。

猫，一定要逮住那只雪白而又可恶的猫……

偶然间，她甚至感到只有逮住这只猫才能弥补自己的过失。不！或者说不仅仅是过失！在大裤裆胡同里女人不能生孩子，那就是耻辱、那就是罪！一切都怪不得丈夫：他发火，他讽刺，他戳着自己心窝于大骂，他没完没了地掀翻自己搞“实验”，他恶狠狠地请回了这只小祖宗似的猫，似乎都有他的道理，似乎都那么天经地义啊。

猫，一定要逮住丈夫这只心肝儿宝贝似的猫……

恍惚间，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晃晃悠悠地接近了这只猫了。但就在这刹那，她只听得楼下骤然扬起一片起哄声。再一眨眼，黑色的瓦脊梁竟然顿时化成了一片银白，而那只雪团似的猫却猛然变得浑身墨染过一般。黑猫，一只通体漆黑的可怕的黑猫！几乎与此同时，远处又飘来另一只猫柔情脉脉的呼唤。黑猫一听，似惊，似喜、似按捺不住地蠢蠢欲动。啊！不对！自己不是在古老的茶楼顶上，而是在现代化陈设已颇齐备的家里。

苔丝，苔丝开始发情“叫春”了……

“我可告诉你！”丈夫的声音，“满脑袋冒臭汗的人儿好找，可浑身雪一样白的洋种儿猫难求。你可给我看住了！要弄出几只小杂毛儿来，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可、可是……”她吓得手足失措了。

“罗嗦什么！”声儿转烦躁，“出大价等着的且不说；张主任、李局长、马经理，都早给我打过招呼了！你可别变着法子给自己男人找蜡坐！”

“可、可是……”她吓得还是这词儿。

“榆木脑袋瓜子！”声儿转愤怒，“连他妈的这个都不懂！如今这光有大彩电，高档录音机、进口电冰箱早不够谱儿了，缺了这洋种几猫能算现代化吗？”

“可、可是……”她只要求个办法。

“真他妈的！”声儿更不客气了，“让你看就得给我看好了！我自会挑八代纯的公猫儿，我自会挑配得上咱的猫亲家！”

可那只锦团似的猫儿似乎等不急了，一副英国小姐的派头儿，成天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哀怨地在窗口的桌子上踱来踱去，没明没夜地呼唤着爱情的快快到来。那娇弱无力的神态感人至深且不说，就听那缠绵悱恻的叫声也能让你彻夜难眠。得！果然情种纷纷出现了。大概也是崇拜洋种儿，杂七杂八的本地猫还来得真不少呢！屋顶上、窗台上、房廊之间，竞相占据有利地形，争比献媚取宠，与屋里那英国小姐遥相呼应，日夜不倦地大肆演奏起爱情的奏鸣曲。但既有竞争，必有淘汰，最后终有一只伟岸的公猫，既用声音、又动武力，逐渐在这群雄性求爱者中占了上风。

天哪！这可是只浑身漆黑的野性子猫啊……

她认得，这只黑猫是隔壁个体户烧鸡刘的宠物儿，亮如墨玉，野如山猫、吃臭烧鸡吃的！烧鸡刘虽油渍麻花，可年轻、气盛，能耐大着哪，还是

自己男人的铁哥们儿！他的猫儿来求爱，就更透着麻烦了，可这位英国白小姐却和这位本地黑少爷，隔着窗子打得越来越火热，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她成天只顾得盯着黑猫战战兢兢……

但黑猫那张牙舞爪的模样儿她能防范得了吗？又过了几天，那爱情的稠合劲儿就甭提了。一天到晚隔着玻璃总接吻还不算，那苔丝小姐竟还对准窗子缝儿竖起了雪白的尾巴，表现出一副柔情蜜意急不可待的献身样儿。这还了得！那黑少爷更是疯了一般，对准了又是闻，又是嗅，又是没命地嚎叫。还捎带着挠门抓窗。往碎里撞玻璃，充分体现出一片甘为爱情粉身碎骨的壮烈豪情。

她束手无策，差点吓晕了……

但就在她极度紧张之时，那黑猫却突然稀罕地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它的主人烧鸡刘。这家伙油渍麻花一身烧鸡味儿，一进门儿就馋眯眯地盯着她说：

“哟嗬！我说大哥怎么难得请弟兄们进屋呢，赶情大嫂子越关着越像月里嫦娥了！”

她吓坏了，比见了黑猫还怕……

“别怕！”他却满不在乎他说，“是大哥让我先来的。您说，我为什么总倒霉？今儿个说卫生不合格罚款，明儿个说漏税又得罚钱儿，还断不了每天让白蹭走七八只烧鸡，害得我总得求大哥四处替我磕头求人情儿！”

她紧张极了，不知如何回答……

“这回我可找到根了！”他却主动说起来了，“还是他妈的开放好，要不咱哪能知道啊！一本外国书说，老外们绝不养黑猫！这玩艺儿妖里妖气的，妨主！洋巫婆儿还拿煮了黑猫的白骨头咒人呢！不信？我拿这本小说让您瞧瞧，俄国老毛子的祖宗写的！”她更不安了，多亏丈夫进门儿了……

“大哥！”烧鸡刘马上迎了过去，“您说兄弟够意思不？您刚一提我那黑虎敢打您那苔丝的主意，昨晚上我一咬牙就愣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别他妈的卖乖！”丈夫竟不领情儿，“别是捞鸡吃栽到热锅里煮死了吧？大伙可都说今天的烧鸡味不正，一股燎毛气儿！”

“得！”烧鸡刘也不分辩，“您就饶了我吧！大哥，那扣执照的事儿？”

“别尽勒勒这个！”丈夫端起来了，“先说说哥哥吩咐你的事儿！”

“您说，”烧鸡刘马上回答，“我敢怠慢吗？大哥！您真好眼力，西裤腿口儿这一家也算得位能耐主儿，那猫儿我也查过了，八代纯种儿！尤其是那位人高马大的女主儿家，那水灵劲儿，嘻嘻……”

“别扯淡！”丈夫断然制止，“说正经的！”

“听您的！”烧鸡刘马上就一本正经了，“大哥！您说兄弟当这大媒人，一举一动能给您掉价儿吗？特意洗了澡，打扮得比他妈的港客还港客，专门把这位女主家请到伊丽莎白西餐厅，张口先送上四只烧鸡、两瓶儿茅台、一条儿‘三五’烟……”

“嗯！”丈夫略显笑意，“算我没白疼你！”

“那是！”烧鸡刘更来劲了，“好的还在后头哪！您想咱们的苔丝那可是娇小姐，有女家委屈着向男家求亲的吗？兄弟我就是要把她灌晕乎了，一切按照咱们的条件来，让她主动上门儿来求您！您可是咱东裤腿儿的骄傲，这份面子咱可不能让西裤腿儿得了！”

“好！”丈夫终于夸奖了，“那谈定的条件？”

“您哪！”烧鸡刘似有点几泄劲儿，“这人高马大的大美人儿也绝非一位等闲之辈！”

我说，生一只，今年先归咱们。生两只，咱们先挑好的。生三只，当然咱们得两只。生四只，两只最好的归咱们。您想想，猫肚子是咱们的，生几只还不是从咱们这

儿出？可这个刁钻娘们，却一个劲儿强调他们那种儿的重要性，愣要翻过来干不可！”

“岂有此理！”丈夫拍案而起了，“她不就是个大百货商场的大组长吗？告诉弟兄们，轮班儿到柜台上找找她的茬儿，一人给她来他妈的二十条意见！先把她的奖金扣没了，再变着法子把她那大组长给撸了！”

“别、别价呀！”烧鸡刘反倒给求上情了，“这位大美人儿相好的多了，不吃这个！”

“什么？！”丈夫更来气了。

“您先别急呀！”烧鸡刘忙说，“可我一提您的大名儿，得！一切就又都翻过来了。

只见这位女主家两只眼睛里水灵灵的只剩下笑了，再也不说她那种儿有多贵重了。还主动请您明儿上午古泉茶楼上见，牵头儿来求您答应结成猫亲家！”

丈夫很得意：“就是古泉茶馆老了点儿。”

“不、不不！”烧鸡刘又忙解释说，“不瞒您说，这主意还是我出的！大裤裆胡同的事儿还是在裤裆里咬个牙印儿好！老王掌柜已经答应了当个中间人，按老规矩办事比洋法子妥当！”

“行了！”丈夫鼓励地拍了烧鸡刘一巴掌，“兄弟！你那事儿哥哥也给你调顺了！”

得！天作良缘，猫亲家一拍即合……

果然，第二天丈夫回来后就变得眉飞色舞，态度不比寻常。而且也变得谦逊起来，竟决定亲自驾车去会见自己的猫姑爷。她隐约悲伤地琢磨出点儿什么，但总算为猫姑奶奶有了对象松了口气儿。这不，一切都按照预定计划安排得妥妥贴贴来了吗？可又有谁能料想到，人调顺了猫却闹起了脾气儿，刹那间把大裤裆胡同闹了个人仰马翻，楞把自己一下子挑到了这古楼顶上。

啊！自己还在瓦脊梁上晃晃悠悠地走……

下面还是那么多幸灾乐祸的眼睛，飘着、浮着，就在脚下涌动着。而在这无数游动的眼睛中，又正泛起一阵又一阵的喊声、叫声、吵声、闹声、起哄声、倒好声，似乎随时都可能把这乾隆爷留下的古老茶楼推倒。突然，一片惊乍的叫声猛地从楼下直冲而上，她一惊，只感到脚下一滑，便骤然从高高的楼顶滚落而下。她恐惧地闭紧了眼睛，听天由命地等待着可怕的结果，下面的惊叫声越来越大了，自己再猛一睁眼，啊！自己正紧紧抱着苔丝安全地站在人群堆儿里。刚才那只不过是作了个梦，一个借着那虾米似的身段儿作的可怕的梦！

啊！不对！又仿佛不仅仅是一个梦……

恍然间，她再抬头向茶楼顶儿上望去，只见那虾米似的身段儿果然真从瓦脊上滑落着，只不过因为古瓦间烂了一大片，杂草丛生，愣把他卡在那片塌陷处了。楼底下又是一片挺失望的叹息，瓶底儿喘着气还死死趴在那里

打着颤儿。但就在这工夫奇迹发生了，那一直在瓦脊梁上品鱼的猫儿，似乎觉得主人这模样儿挺好玩儿，竟好奇地慢慢晃悠过来了。而那虾米似的身段儿也仿佛在危难时仍不忘爱情，愣一顺手把猫儿给抄在了怀里。

随之，他哭了！怪声怪气儿，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儿的哭。底下的人们喊着怪好儿哄笑了，但瓷人儿却又傻了、愣了、痴呆呆地不动了。

她，又从瓶底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5

您还别说：瓶底儿虽然爬在楼顶儿上丢尽了人儿，可确为大裤裆胡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您哪！古泉茶楼从此更有名儿了……

就打这件事儿发生后，谁都知道这大裤裆胡同东西各有一只洋种儿猫。恰似在两条裤腿口儿各缀了一只锦毛绒球儿，更引得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就连老外也纷纷又来观光了。但自古说得好：取回经来唐僧坐，惹下漏子孙悟空！瓶底儿虽然忽明忽暗一连逮住了这两只宝贝猫儿，可引起轰动的却仍是东裤腿儿的铁旋风，西裤腿儿的大组长。

要知道，好戏还在后头哪！……

好在瓶底儿根本就不敢计较这个。说白了看，他尚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尽吐瞎籽儿吗？为了不再委屈媳妇玩几次命值得！因而打从古老茶楼的顶儿上惊险式的立功归来，他就战战兢兢地表现得更谦虚了。直至谦虚到虾米似的身段更打弯儿了，内八字腿儿更外翻了，瓶底眼镜后的眼神也更迷迷怔怔了。

好您哪！自己算不得个全合人儿呀……

虽然他自惭形秽，但既然那猫姑爷和猫姑奶奶都平平安安地回家了，那结猫亲家的喜事儿还得接着往下办。得！顷刻间重打锣鼓重开戏，只不过戏台子已由楼顶上移回到屋里头罢了。瓶底儿似乎对此改动已非常满意，他一直还对那摇摇欲坠的茶楼顶儿心有余悸。

又是一阵紧锣密鼓……

恍恍惚惚间，瓶底儿只觉得眼镜前这个乱乎啊！但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竟沾了猫儿的光，抱着新郎佐罗头一回尝到了坐高档小卧车的滋味儿。一连两天在大裤裆里钻来穿去还不算，还一会儿在东裤腿儿里请桌客，一会儿在西裤腿儿里摆桌席。再加上特意请来大媒人烧鸡刘两头张落着，就更给大裤裆胡同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光彩。

“亲家！哈哈！”对方的男主人抱拳欢呼着。

“哈哈！亲家！”自己的媳妇儿扬手嘻笑着。

这回佐罗早让他抱死了，没跑儿！而眼前只有酒，烧鸡刘不断敬上的酒。笑声搅拌着，直把四周搅了个人摇桌晃、扑朔迷离。瓶底儿在一片喜气洋洋的喊叫声中，只觉得盘子里油乎乎的烧鸡似乎就要乍翅儿飞跑了。又是几杯灌了下去，竟仿佛晕乎乎地连谁是自己的媳妇儿也分不清了。水灵，真水灵，酒儿灌出的水灵，可就是不像自己的！笑，又是笑，带着酒味的笑，但人家却承认。听！那潇洒的铁旋风也主动来向自己敬酒

“亲家！再来一盅儿！您可是咱这里少有的知识人儿。就凭您那么厚的眼镜儿，也给咱大裤裆胡同添了风水了！今后有什么地儿用得着兄弟，您就尽管说话！”

“这、这……”他有点受宠若惊。

“喝呀！喝呀！”媳妇也少见温和地督促他。

“这、这……”他更不知道如何是好。

“喝！喝！”烧鸡刘也搭茬儿了，“结了猫亲家，就算一家人儿了！不分彼此，不分你我！就连我们大伙也听铁大哥的，用得着您就敞开吩咐！”

“这、这……”他激动得更没词儿了。

还在劝，晃动的酒盅儿、交错的眼神儿，飘洒的酒点儿、热乎乎的喊声儿。他只觉手在抖、眼在跳、心里直打小鼓儿。晕晕乎乎间，他还想竭力把眼神收拢回来。但这一收拢不要紧，目光竟拐了弯儿，猛地集中到桌子角旁那娇小的身影上。

他更恍惚了……

“你傻啦？！”媳妇儿显然发火了。

“啊！”他一惊，竟突然失口大叫着，“我、我就会尽吐瞎籽儿！”

瞧瞧！这算什么和什么呀？莫名其妙……

可这位主儿却很虔诚，刚热泪盈眶地仟悔完了，便两条内八字腿儿一软，虾米似的身段一晃荡，竟一头栽倒在酒桌下醉瘫了。

稍色啊……

但这只能算作是开场的“急急风”，重场压轴子戏还在后头哪！当瓶底儿在自家屋子里再次清醒后，偶然间他发现自己竟又被分派了更重要的角色。好您哪！如今这什么事儿都不兴包办，即使是猫儿的婚姻大事也得允许有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好在大裤裆胡同至今仍保留着先结婚后恋爱的遗风，于是佐罗便和苔丝关在一起开始建立感情。而瓶底儿则被选定为男（？）方的监护人，您能说这角儿不重要吗？

重要！重要得更令人忐忑不安……

瓶底儿迷迷糊糊想起，自己原以为这回在猫亲家的酒席上漏子算闯大了，不但会把楼顶上舍身救猫的功劳一笔抹煞，而且准会吃不了兜着走的，但奇怪的是自己的媳妇儿回家后竟没发火，后半夜还把自己醉不滋儿地拉进她的被窝儿，带着酒味儿说：

“今儿个这酒桌上的傻气儿冒得好！又逗乐子又解闷儿，还醉得恰是好时候！就连铁旋风都夸你知趣儿，比他家瓷人儿懂事理，像个大裤裆胡同熏出来的人儿！”

“这、这、……”他让这意外地给懵住了。

“来、来呀！……又犯傻啦？告诉你，只要你老是这么又懂事理又知趣儿，我呀也绝不会亏了你！”

“啊！……”他猛地觉得心眼里发凉。

“真他妈的没劲！一动真格的就没你了！八十斤白面蒸了个大寿桃，废物点心一个！”

得！坐失良机，罪过大了……

果然，从第二天一大早起，媳妇儿就在家脸也绷得像大组长似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总结起上次佐罗逃婚的教训，还反复强调了猫儿之间也必须有个相互了解建立感情的过程。随之，便分配了他今后扮演的特殊重要角色——作佐罗恋爱的现场监护人。

最后，还谆谆告诫他说：

“记住！别让人家的酒儿真灌晕头了。那铁旋风是省油的灯盏儿吗？别

说猫亲家了，就连亲爹他也会算计！咱要不看着，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卡咱们佐罗的油儿呢！如今连半洋种猫儿也值好多钱儿。他要得手了，除了咱们那猫媳妇儿，准会把佐罗的洋种儿没命地往外借。好处都记他得了，可咱们的宝贝儿也非得让刮死不可！听着，别呆头巴脑尽冒傻气，在这大裤裆胡同混日子就得多长几个心眼儿！”

顿时，他觉得瓶底眼镜前尽冒光点儿……

光点儿闪烁着、变幻着，又化成了一个又一个光圈儿。圈套圈儿、环连环儿，又渐渐结成了光点闪闪的网套儿。自己的媳妇儿飘飘忽忽地隐去了，又见一个更大的光环里隐隐绰绰地闪出一个人影儿。瓶底儿晃了晃脑袋，骤然发现自己已经扮演了那特殊的角色，而眼前还站着个抱猫的娇小女人。

是她！又是她……

她还是打扮得那么洋气，可仿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头儿总是垂着、腰儿总是弯着、腿儿总是抖着，似乎要自觉地比谁都矮三分似的。瞧！她抱着那只锦团似的猫儿站在屋门口那可可怜模样儿。

她、她来这儿干什么？

“我、我男人，”声音结巴又打颤，“让、让我来看看猫儿，建立感情，免、免得出岔儿……”

得！又来了个特殊角色！

“我、我会，”她还在负疚地解释着，“想，想着法子不惹您讨厌，只、只看猫儿……”

瞧！这出戏的角儿就算配齐了！

瓶底儿一下子便让搞懵了，虽然说，在古泉茶楼旁对这女人产生过曾似相识的感觉，但他绝没想到还能和她在一起共同完成监督猫儿恋爱的任务。尤其见她面对自己竟如此惶恐谦恭，便觉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

她怯生生地瞧着他，他战兢地瞅着她……

迷迷怔怔，这两位就像照镜子一般，竟各自抱着自己那雪团似的猫儿这样痴痴呆呆地站着。小四合院里这个静啊！树枝不动，花影不摇，消默声儿地没有一点儿声息。两只猫儿仍顽固坚持互不搭理，可这两位却还是这么相互瞅着，门坎儿内外，一个不敢进，一个不敢出，竟傻冒儿似地整整站了小半晌午。

您哪！猫儿可不耐烦喽……

似乎佐罗越瞧苔丝就越恶心。蓦地，它一个挣扎便蹿出了瓶底儿的怀抱向里屋跑去。

他一惊，似醒了，猛然也惶恐地急向里屋扑去。而她？也骤然打了个寒颤儿，顿时也下意识地冲进了门坎儿里。慌乱间，她想到的只是去帮助逮猫儿，但一紧张苔丝却又趁机溜掉了。一眨眼屋里便被搅得一塌糊涂！他为她搜捕着苔丝，她为他追踪着佐罗，倾刻间便更乱乎得不亦乐乎。但终因佐罗和苔丝在屋内大肆发挥闪、展、腾、挪的绝技，终于使二人的围剿收效甚微。喘息，只剩下了紧张而又惶恐的喘息。蓦地，两个人的目光齐落在了敞开的门上，随之便不约而同地齐向那里扑去。人忙无智，这才是关键啊！出口被猛地堵死了，这两位主儿这才顾得上背靠门板捋腾起气儿来。

突然，他们发现两人的身子挨得这么近……

就这样，佐罗和苔丝漫长的恋爱过程开始了。瓶底儿还发现，自己的媳妇儿并不反对亲家也派来个监护人。好您哪！这年头儿谁都需要对谁提防

点儿，人家那洋种儿猫肚子里也怕混进了土种儿。关键是多长心眼儿暗中膘劲儿，这不，连自己？

瓶底儿为媳妇之举深受感动……

但这两只猫儿却似乎并不理解主人的一片苦心。大概是“同色相斥、异色相吸”，竟久久相互间建立不起来一点感情。佐罗还是那副洋少爷的派头，脾渺一切，我行我素，至今对自己那异性同种儿仍不屑于一顾。似乎自从和那花狸猫的爱情遭到破坏后，便终身抱定了独身主义的宗旨，而苔丝这位洋小姐就更有自己的个性，娇柔中透出了坚决，忧伤中显示出忠贞。虽整日里战战兢兢，但绝不受外界任何诱惑，好像至今仍眷恋着那只通体漆黑的野猫子。因此，虽经精心安排已相处十好几天了，但爱情关系却毫无进展，瞧瞧！一只卧在大立柜顶儿上，一只准钻在双人床下呆着。一碰面儿，还必然少不了互相吮牙咧嘴、张牙舞爪、呼呼地对着发出威胁声儿。

您哪！这事儿可不那么好办啊……

虽说双方的监护人胆儿小，却似乎表现得都很有耐心。尤其是瓶底儿，恍惚间竟感到就连这样也显得有点太快了。这倒不是为了什么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是他在朦朦胧胧中，发现自己又似乎变得像个人儿似的。或许说，这还不仅仅是自己发现的，而是从她那双还有点战战兢兢的眼神儿中看出来的。好您哪！还有人儿怕自己，感激自己、尊敬自己、变着法儿讨好自己。这是自己被招赘进大裤裆胡同从没有过的事儿：人、人，

自己又由一个窝囊废变成了一个人！

他鼻子一酸，真想哭……

可他并没有，而是战战兢兢地只想报答。瓶底儿绝不计较尊敬自己的主儿有多么可怜，而只感到自己似乎有点儿不配这么着。他惶恐，他不安，他受宠若惊，他手忙脚乱，只顾得团团围住人家瞎转：您喝茶！您擦脸！您歇一会儿！您松松神儿！您、您您您……报答！报答！一个心眼儿就想着报答。但他却绝不敢再抬起头儿瞧人家，更不敢再挨近人家半步。规规矩矩、抖抖索索，比对方还要谨慎小心，仿佛就怕惊走了这唯一把自己当成人看的主儿似的。

奇怪！好像越是这样越把人家吓懵了……

惶惶然间，这现代化的受气包小媳妇儿，比他还乱、比他还忙、比他还结结巴巴：给您添麻烦！给您找事儿！对不住您！打搅了您！谢谢您！您、您您您……嗨！越搅合越乱！他更感到不安了，慌乱间竟想到要加以说明，他绝没有其它意思！他知道自己这副尊容，他知道自己天生窝囊，他知道自己根本不配讨好对方！但，越着急就越出乱子，一紧张，他竟又愣喊出了这么一句话：

“放、放心！我、我不生孩子！”

啊！语一出，他便吓傻了！这说的是什么和什么呀？可怕！但痴呆中他竟发现，那现代化的受气包儿也骤然站了起来，似乎并不产生误解，而是也突然失口惊叫着：

“不、不不！我、我也不生孩子！……”

天哪！又是一个急不择言的二百五！但这一吐露不要紧，两个人之间的隔膜竟奇妙地消失了。再没有话儿，有的只是急骤的喘息。蓦地，又像那天齐用背部顶住屋门那样，一刹那他俩又挨得那么近了。

您哪！一样不济的命啊……

就从这一天开始，尽管佐罗和苔丝还没有一点儿进展，可这两位之间却变得不再那么提心吊胆了。甚至还进一步发展到就像残疾人工厂那样，能在一块儿就感到松弛自在。

又过了几天，还在发展，竟使瓶底儿膝陇间想起了自己十年前还曾经在市小报发表过文章呢！似乎眼前这才找到知音，当下立即翻出共享。于是那深藏箱底的“百万言”短文，便顷刻间捧到了那现代受气包眼前。而这位也因受此殊遇，竟马上激动不已地念了起来：

“本报讯，据特邀通讯员报导，本市第三中学在夏季爱国卫生运动中，共灭蝇一百零二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只，计师生员工平均每人灭蝇一千零五十二只。”苍蝇、苍蝇、满纸死去的苍蝇……而瓶底儿却仿佛在这苍蝇堆儿里陶醉了，迷迷糊糊地竟想起了自己青春的美好时光。更令人不解的是：另一位也凝望着这一百零二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只苍蝇聚成的大约七十个铅字儿，竟激动得云山雾罩起来。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青春，也看到自己那梳羊角小辫儿的美好时光。猛地，瓶底儿仿佛听到有谁在向自己喊：“又在败兴！”他一惊，猛一睁眼，屋子内虽不见自己媳妇儿人高马大的身影，但顿时，他神也散了，手也抖了，战战兢兢地缩回那拿着张发黄小报的手……可是她……瓶底儿忽然发现，她还在看，津津有味地看，似乎自己那一百多万只苍蝇，顿时化成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鲜花。他根本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七十个铅字儿，渐渐引起了她对往事的遐想。苍蝇飞去了，眼前只留下那孩子时读过的书，少女时迷恋过的外国小说……瓶底儿什么也不知道，但这足以使他感激涕零了。人，她还把自己当成个人！他一调头儿，真格地失声痛哭了。“怎么了？怎么了？”她顿时一片慌乱。“……”他抽泣着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

“我哪儿不对了吗？”她更紧张了，“哪儿得罪了您了吗？哪儿惹您伤心了吗？”

“……”他哭得连解释的空当儿也没了。

“你、你……”她惶恐地也要哭了。

“别、别！”他这才硬咽着说，“我，我得感激您！我，我得谢谢您！我、我得一辈子记您的好处！”

“啊……”她放心了，却也放声痛哭了。

“您哪！”他说明了，哭得也就更畅快了。

得！竟不知不觉拉着手儿哭到一块儿了……

但猫儿之间的相互了解就不这么容易了，尤其是洋猫儿发起洋脾气就更令人琢磨不透了。前几天，虽然一个卧在柜顶儿上，一个钻在床底儿下，还总算能够在一个屋子里呆着。但这几天就明显地有些不行了。佐罗在里屋，苔丝就非要去外屋，似乎在屋子里越憋越烦躁，谁见了都觉得碍眼。瓶底儿对这一切似乎很满意，却还是不敢怠慢。就不说自己吧！他可真怕收效甚微，这瓷人儿让铁旋风猛地刮一下子。

这就对了！大裤裆胡同最忌讳的就是忘乎所以……

这一天，几经商量，双方一致决定让佐罗和苔丝在一个盘子里共进午餐。好您哪！

尽谈外国小说，尽听录音机里的音乐，完不成任务，那就等于玩玄！好在这样做其中也自有乐子：守着一个盘儿，头顶着头儿，各自抱着自己的猫来喂食儿，也别有一番情趣。

但又有谁能料想到，刚这么一做，佐罗便大发法国好汉的脾气，呼呼恶叫着又是龇牙、又是咧嘴，还照准娇滴滴的苔丝鼻子上猛地就是两爪子。当然瓶底儿不能袖手不管了，慌忙一拦，得！这两爪子便挪在他的手上留下两道血口子。也几乎与此同时，她一紧张，竟失手扔了自己的猫儿，愣突然捧起了他那血糊淋拉的手，忘情地用嘴吸吮起来。您哪！这就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虽然在一起就感到自己像个人儿似的，有尊重、有关怀、还有某种理解，但晚上还得分开。他去搞夜班校对；她去托儿所值夜班。两头的当家人安排的，只能奉命而行。好在一想到第二天还能够监护着猫儿发展感情，这夜里工作也就变得有滋有味儿地不那么寂寞了。瓶底儿怕就怕休班的夜晚，且不说一个人孤零零地不好受，就单讲这屋里空荡荡的也容易使人浮想联翩啊！

可这一晚上却偏偏又轮到他休班了……

瓶底犷个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啊！要说真话，他向来不去怀疑自己的媳妇儿。自己发火尽吐瞎籽儿，怪不得人家高马大地却照样不怀胎。问题是自己这些天好像是中邪了，一闭眼睛就想入非非。媳妇儿因为自己无能才玩儿起猫儿来，要自己却视这副尊容又作起了花花梦。罪过啊，罪过，但或许这也是件好事儿，自己无能就不该把人家活生生地害了，该离就离，让人家去生孩子，让人家去享受天伦之乐！自己无能就该配个无能的，只要脾性对头儿，两个人守着也是安安然然的一辈子。他妈！又转着弯儿想回来了！也不瞧瞧自己这副窝囊废的倒霉相儿，哪点儿配？’

他终于怀着癞蛤蟆的悲哀睡着了……

突然，似乎有谁在外头轻轻敲门，声儿不大，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感觉，起初他还以为是梦，但那种感觉却仿佛越来越强烈了。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又细听，似有，似无，若隐若现，顿时间使他感到更收不拢神儿了。恍惚中，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地。似乎是怕那声儿惊走，他又蹑手蹑脚地向大门走去。门外那啜泣好像越来越真切了，他屏住了气儿轻轻地猛一

拉门儿——

啊！是她，又是她！……

只见在冷冷清清的路灯下，她正捂着脸儿孤零零地站着，双肩在啜泣中不住打着颤儿，浑身在冷嗖嗖的夜风中不停地抖动着。后半夜了，胡同里早连个鬼影子都不见了，她游魂儿似地飘荡来这里干什么？

“你？！”他失口惊叫了。

“我？！”她猛一抬头，一双泪眼，满脸悲戚。

“怎、怎么了？”他还在紧张地问。

“眼镜儿哥！”她却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伸开双臂，绝望地扑向他的怀里了。

“啊！”他惊呆了。

6

瓷人儿只觉得自己正从一个又一个梦中惊醒……

第一个梦，一个大裤裆胡同里的陈年老梦。只不过忌讳往外说，故老年人总爱把裤腿儿紧扎着。她恍恍惚惚想起，似乎是一个小姊妹要求调班儿，她拖到半夜还是只好回家了。天是这么黑，夜是这么深，但她的步子却是磨磨蹭蹭的。她怕！怕那掀翻了的折腾，怕那没完没了的“实验”，更怕那贴在肚子上听动静的脑袋！就像一个残疾人每天都得忍受健全者的嘲讽那样，

使她一想起家就觉得忐忑不安、自轻自贱。

天哪！还得这样过多半辈子呢！

怕，使她又不由地联想起另一个人儿：丑是丑了点儿，窝

囊是窝囊得出格儿。但令人感到奇怪，正是和这么个不起眼的人儿在一起，自己却活得是那么舒畅自在。似乎是老天爷有意这样安排的：通过救猫、护猫、看猫、守猫，命运成心推出这么个主儿，让自己也尝尝活人的滋味儿？瓷人儿越想就越犯迷糊，惘然间竟觉得那瓶底儿眼镜儿是那么厚道，那虾米身段儿是那么柔情，那内八字腿儿是那么稳重，那窝囊废长相儿是那么忠诚，天哪！他还让自己看他那一百多万只苍蝇，脏是脏了点儿，可那是多大的情份啊！就像残疾人和残疾人在一起无须避讳什么，自己一开头儿为什么不琢磨着找这么个主儿啊？

得！这儿另一位也陷入魔症……

瓷人儿一抬头儿，猛地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家门口儿了。顿时，她混混淹淹地又想起了妻子的责任、妻子的义务，还有那随时准备着的被掀翻……但还没等她迈进大门儿，就只觉门洞儿里一个黑影儿一晃，烧鸡刘竟意外在她眼前闪现了。她吓了个半死，几乎失声惊叫起来。可烧鸡刘行动更为迅速，及时压低嗓门儿制止了：

“大哥有令；不许惊动了洋种儿猫谈情说爱！”

“啊……”她还是小声儿惊呼了。

“怎么？嫂子这十好几晚上熬不住了？嘻嘻！别进去找骂，到我屋子里也能解渴！”

“你、你！”她更恐惧了。

“操！大裤裆胡同这事儿自古还少吗？公公骚媳妇儿，小叔子挎嫂嫂，妯娌们大倒班儿，多了去了，只不过大伙儿不说罢了！”

“这、这！”她浑身打颤了。

“这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怎么样？您又不生孩子，还怕我……”

“……”她顿时懵了。

“别怕，来，您悄悄儿过来听听！”

恍恍惚惚间，她连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被烧鸡刘拽进大门儿、拉到窗根底下的。没听到猫儿在谈情说爱，有的只是人的激清而又严肃的议论声儿：

“嗯！铁旋风劲头儿又来了，小心你给我种下了祸害……”

“那更好！那咱们就都不用断种儿了！”

“说得倒轻巧！便宜你得了，乐也找够了，转身儿去当甩手掌柜了，没门儿！”

“哪能呢！只要你怀里一有动静，我准和瓷人儿蹬了！”

“好乖！……哎哟！别犯疯……，悠着劲儿，慢点儿！嘻！快瞧！猫儿正瞅着你那份疯德性呢！”

“学着点儿，正好！……”

笑，美不滋儿的笑，酣畅淋漓的笑！顿时间，她更呆了，更傻了、更迷迷怔怔任人摆布了。迷迷怔怔中，她竟由着烧鸡刘又拽离了窗户台儿，拉出了大门儿，默默地向大裤裆胡同深处走去。不生孩子！不生孩子！不生孩子……她一直在自言自语地小声儿叨叨着。似乎就是踩着这几个字的点儿，她竟然身不由己似地又被拉进了一个小院子，又被拽进了一间黑屋子。喘气儿？谁在拉风箱似地大喘气儿？手，谁的乱抓乱摸的手？烧鸡味儿，谁的呛

人鼻子的烧鸡味儿？嘴，还伸过一张臭哄哄的嘴。她似乎忘了反抗，还象在迷幻中，烧鸡刘眼瞅着就要得手了，她却猛地一推，竟惨人地叨叨出声儿来了：

“我、我不生孩子！我、我不生孩子！……”

烧鸡刘还要往上扑，但那声儿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惨人。烧鸡刘一时傻眼儿了，她倒一下子醒过了神儿，猛地夺门就向胡同深处扑去。夜风冷嗖嗖地一吹，她只觉得顿时那酸的，辣的、

苦的、咸的，全一起搅和着堵在了嗓子眼儿上。她真想喊，真想叫、真想哭，但一瞧路灯下自己那渺小的身影儿，便又只剩下了那越来越微弱的自语：我不生孩子！我不生孩子！……夜更深了！只有她还在这古老的胡同里游魂儿似地徘徊着。

您哪！自个儿不全合，惨了！……

是的！她似乎只能这么着叨叨了。向父母去说？向托儿所里满屋子睡熟了的孩子们去说？蓦地，她恍恍惚惚地好像听到，有谁正在一旁也和自己一起这样叨叨着：我不生孩子！我不生孩子！……顿时，她觉着有股热乎乎的暖流在胸口儿涌动了，眼睛里一下子便涌满了热泪。朦胧间，她只觉得那虾米似的身段儿骤然便在泪光中闪现了：瓶底眼镜儿后溢满了同情，伸出双手，扭动着两条内八字腿儿焦急地向自己跑来了。多么亲切，多么厚道、多么可爱！一刹那，她只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儿了。内心那暖流似乎涌动得也更来劲儿了。她急切地需要哭、需要同情、需要安慰、甚至更需要爱抚！

猛地，她不顾一切地向那里跑去了！

得！由一个梦里又坠入另一个梦里了……

第二个梦，一个可怜人之间温暖的梦！可大裤裆胡同里绝不允许，因而老年人总爱解开扎腿带儿抖索着。

好您哪！绝了人家的后还不老实……

他俩一开始也好像有点顾忌这个，但一悄默声儿地进了屋子里，她那委屈就憋不住了，就像抓住一根儿救命的稻草，竟搂着他的脖子再也不愿离开那鸡胸脯儿了。这个哭啊！虽然声儿压得是那么低，可哭得也够畅快的。再看他，本来就让他意外的事儿吓得够呛，再加上只穿着背心小裤头儿受此待遇，就难免更傻冒儿似的只剩下哆嗦了。

可她却让这鸡胸脯儿颤动得更迷糊了……

她只觉得自己在爹妈、在伙伴、在亲戚朋友间无法得到的，在这丑人儿身上就要得到了。人家都是全合人儿，谁体会自己心底儿的苦处？只有他！只有他这个被女人背弃了的男人才能理解自己这个被男人背弃了的女人！想到这儿，她搂得他更紧了，不但畅畅快地哭，而且还开始吞吞吐吐他说……而他，开头只像是脖子上挂着个纸糊人儿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但听清她说明缘由后，竟也跟着窝窝囊囊地哭了起来，他这一哭不打紧，愣差点儿把怀中这纸糊人儿给搂散架了。

泪是心中的油，谁不伤心谁不流……

但既是油，就有助燃的作用，更何况他只穿着背心和小裤头儿呢！而他那虾米似的身段儿又怎么看怎么像根儿干柴棒子，这就显得更有点玄乎。瞧！哽咽停止了，剩下的只是默默地拥抱。干柴棒子开始打颤儿了，但对她来说，这就像一股又一股抖动的火苗儿，使她那本来就够炽热的身子猛地便

燃烧起来。火、火！紧紧搂着已经不够了，她顿时想起了报答，不！更恰当地来说，是报复！

“瓶底儿哥！”她火辣辣地叫了一声。

“叫、叫我？”他战兢兢地问了一声。

“他们能……”她说。

“他们能？”他也说。

“我们也……”她又说。

“我们？……”他也又说。

“我、我不生孩子！”她急切地叫着。

“我、我也不生孩子！”他慌忙地应着。

“等什么？”她像问他。

“等什么？”他像问她。

“你！”她猛地搂紧了他。

“你！”他也猛地搂紧了她。

“瓶底儿哥……”她激动得打颤儿了。

“好人哪……”他一伸手拉熄了电灯。

得！干柴棒子终于点燃了……梦！一个令人心摇神晃的梦！迷幻间，她只觉得头顶儿上那霹雷闪电再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片暖融融的云团儿，把自己遮着、盖着、卷着、裹着，柔情脉脉地在蓝天上溜弯儿。眼前飞过一只鸟儿、又一只鸟儿，风儿还送来了体贴入微的话音儿。多好啊！没了那吓人的折腾，没了那可怕的“实验”。就在这上头自己也能成个人儿了。但云团儿似乎仍觉不够尽心，还在轻轻地摩娑，还在款款地涌动。

光点儿，细雨儿，柔情蜜意的喘气儿。醉了、醉了，她只觉得心窝里溢满了甜酒儿。

夜，更深了……

那梦就作得更起劲儿。但不知为什么，她激动、她尽兴，却突然咬着嘴唇儿轻轻哭了起来。云团儿一惊，打着颤儿问话了：

“怎、怎么了？是、是我哪儿做、做、做错了？”

“没、没！”她猛地更搂紧了他，情切中竟又失口喊着，“放心！放心！我、我不生孩子！”

“你、你！”他也猛地又搂紧了她，“也、也放心！我、我也不生孩子！”

“瓶底儿哥……”她哭得更畅快了。

泪，同病相怜的泪！既然它是心中的油儿，那这一流就必定把火苗儿浇得更旺了。

酣畅，放心！她只觉得云团儿顿时变得更炽热了，卷得更紧，裹得更深，一下子便把自己带向了一个从未到过的美好境界之中。猛地，她欢快地打起了颤儿，只感到自己一眨眼也化成了一团云，和他搅着、揉着，刹那间便幸

福地消融在一块儿了。

突然，她本能地感到了什么……

得！这一感觉不打紧，随着又是一个全新的梦！

怪了……

梦！又一个全新的梦……

似乎经过白天晚上的轮班儿见习，两只猫儿也渐渐地变得友好起来。

这可是大裤裆胡同的一大喜事儿……

谁说这大裤裆胡同没一点洋味儿？这不裤腿日儿就养着两只洋种儿猫吗！这两只小祖宗能和睦相处，那将来必然少不了一批洋后代。大裤裆里到处小银球儿滚着，一定又能在一片古色古香的乱哄哄中增加一绝！

可瓷人儿却似乎怕这个……

每天，她还来当苔丝的白班儿监护人。她好像早已隐隐绰绰感到上当了：佐罗和苔丝仿佛现在才刚刚有了点儿“叫春儿”的劲头儿，可建立感情却整整提前了近两个月。

或许说，为了猫儿难免牵扯猫腻儿之类的事儿。但她确实沾沾自喜上这个当值的！

她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可猫儿却等待不了啦！佐罗和苔丝过去总是一个卧在柜顶儿上，一个钻在床底儿下。

现在不同了，总爱往一起凑合。而且一逮住机会，就变着法子成双成对儿地专找背脊晃里溜，缠绵徘徊得玄乎。为此，她感到惶恐，他也感到惶恐。过去总战战兢兢地怕这两位小祖宗不接近，现在又总战战兢兢地怕这两只洋种儿猫过于热乎。天哪！它们过早地成其好事，自己那好日子就算完了！

瞧！人和猫儿的命运竟如此息息相关……

她和他显然慌了神儿。不行！得采取断然措施！于是，洋少爷佐罗便被关在了里屋里，而苔丝小姐则被限制在外屋活动。人为万物之灵，一切必须从大局出发。但关着关着，却似乎反而加速了这两只洋种猫儿的爱情发展。佐罗在里屋不屈不挠地抓门儿撞窗子，苔丝在外屋里应外合地叫不断声儿。这份儿乱乎啊！好像它根本没爱过一只花狸猫，它也根本没有钟情于一只黑猫子！

得！锣鼓点儿骤然加快了……

那一晚上留下多么美好的一个梦，至今一想，让人心里头还甜得直打颤儿，可现在眼看要再作不成了，就连平时这安稳日子也兜底儿被搅乱了。瞧！里屋佐罗撞着脑袋寻死，外屋苔丝在扯着嗓子耍赖！再没工夫像平常那样：小声说话儿，悄悄拉手儿，相互讨好儿，偷偷亲嘴儿！但猫向来不讲偷偷摸摸，白们耍大大方方成其好事儿！她更惶惶然不安了，他更是手忙脚乱地开始镇压。但收效甚微，佐罗和苔丝终于公然“叫春儿”了。没完没了，没明没夜，一眨眼工夫，窗台儿外、屋顶儿上、房廊间、院子里，便招来了许多不明真相又而又崇洋媚外的土种儿猫！

瞧！一双双闪亮儿的黄眼睛……

她惊恐地望着，甚至觉得在这一双双的猫眼睛中，还夹杂着一双烧鸡刘色迷迷的眼珠子，乱了，乱了！由于两只洋种儿猫牵头儿，古老的大裤裆胡同里便回荡起一片公猫、母猫、中外结合、土洋呼应的“叫春儿”大合唱！吵昏头了，可老街坊们却瞅出了希望。

您哪！咱们大裤裆胡同要开洋荤了……

这一天，她还没抱着苔丝来，众多的公猫和母猫就开始在

窗子外闹乎上了。他吓坏了，惊慌得手脚失措，生怕她被猫的围攻吓坏了。但谁又曾料想到，她来了后，面对众猫儿的嚎叫竟置若罔闻。秀气的脸庞儿涌起了两朵红晕，一双明媚的黑眼仁儿也显得分外有神儿。一进门儿，她便异常地把苔丝扔给了佐罗，任两只猫儿发了疯地去亲热。随之便是

喝多了酒儿似地盯着他，只顾着自己傻乎乎地那个乐啊！众猫儿见洋伙计已各自有了主儿，便只好悻悻地离开这争风吃醋之地。但他却在一片寂静之中还是缓不过神儿来，一时间竟又变成了个傻冒儿。

“瓶底儿哥！”她突然美滋滋儿地叫了他一声。

“啊……”他还莫名其妙。

“是、是！”她猛地扑到他的怀里说，“这回肯定是了！”

“什、什么？”他更傻了。

“不、不是我不行！”她更来劲儿了，“是，是他是个大没瓢子！”

“什么？什么？”他更糊涂了。

“瓶底儿哥！”她突然咬着他的耳朵轻轻说，“我、我、我有了！”

“啊……”他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你、你能行！”她搂得他更紧了，“你，你没废了！你、你是个全合人儿！”

“全合人儿？”他开始打颤儿了。

“这、这……”他抖得更厉害了。

“你、你？！”她慌了。

“您哪！”他却猛地搂紧了她。

“瓶底儿哥！”她又叫了一声。

“是您！”他哭了，哭得满痛心的，“使、使我又成了个全合人儿！”

得！丑小鸭一下子就变成了白天鹅……

丑小鸭绝不会引人注目，成了白天鹅却准得出漏子。瞧！首先就震动了两只猫儿，顿时竟停止了亲热，似乎也在感到惊讶：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没有追逐、没有惶恐、没有隔离，更没有禁闭，而有的只是不闻和不问。佐罗和苔丝稳不住神儿了，绿的猫眼儿瞪着，蓝的猫眼儿闪着，竟好像突然发现：这两位主儿的个子猛地蹿高了。您哪！没错儿，腰板儿挺直了！轮到两只猫儿惴惴不安了。

莫非另两位主儿要来换班儿了？……

随之，便是第四个梦，一个大裤裆胡同最隐秘的梦！猫儿没成了，人倒先成了，这算哪档子和哪档子事儿啊？

但这却的的确确是真格的……

瓷人儿完全为自己成了个人儿晕乎了，白天看不够那虾米似的身段儿，竟主动头一回哀求小姊妹调了班儿，半夜来偷偷幽会瓶底儿。好您哪！窝囊是窝囊点儿。可正是他，又使自己成了个人儿！梦，她多么渴望再重复那晚上的梦。刚一想，心底儿便又甜醉了，她又醉了，竟忘了自己是走在夜深人静的大裤裆胡同里。那门儿，那人儿，那柔情蜜意的喘气儿，自己就是闭上眼睛，单凭感觉也能找到。但刚等悄悄跨进那熟悉的门洞儿，就猛觉得一股呛鼻子味儿迎面扑来。再定神儿一看，啊！又是烧鸡刘！

他、他来这地儿干什么？……

她哪里知道：烧鸡刘早盯上她了。如果说，上一回他还有点儿后怕，生怕万一捅漏了，自己会被铁旋风卷出大裤裆胡同。那现在烧鸡刘就连这点顾忌也没了。大哥正犯愁呢：如今这离婚麻烦，女人咬定了不蹬还真没辙，得变着法儿找点儿茬子……

得！话说到这儿就够了！于是他就又开始为哥们儿两肋插刀了。好您哪！不插行吗？要不这大裤裆里源源不断的烧鸡，怎么往现代化的乾隆皇帝

大酒家那二十二层楼顶儿上的旋转大餐厅里飞？更何况这茬子找到了自己的手里，说不定就成了自己油渍麻花枕头上的一枝花儿。嘻嘻！打凉又败火儿！

但他却不知道，对方早已成了个完完整整的人儿……

“嘿嘿！”他一把抓住了她，“今儿个总算让我等着了！”

“你、你想干什么？这回她不恍惚了。”

“没什么！”他更嬉皮笑脸了，“别人捞走了稠乎的，也该让我舀点儿稀的喝！干嘛总找窝囊废呢？反正你又不能生孩子！”

“胡说！”这回她变得理直气壮了。

“胡说？”他愣没听出味儿来，“不信你就再去窗根儿下听听，大哥就为了这个，正接着那大美人儿商量怎么着找茬儿蹬了你呢！”

“蹬了我？”这回她竟敢于恨了。

“怎么样？”他还以老眼光看人，“今儿个你叫作送货上门儿，我当然会变着法子替你遮掩着。和我烧鸡刘一个热被窝儿里商量事儿，准保你热乎得流油儿……”

语未了，猛听“啪”的一声！

“你！你你你……”烧鸡刘捂着腮帮子愣住了，这事儿不叫人刮目相看么？

“你去告诉他！”她仿佛忘乎所以了，“他是个废物！废物！废物！”

“什么？什么？”这回该着他犯傻了。

“我能！”她得意忘形了，“我能生孩子！我能生孩子！我能生孩子！”

得！当时便把个烧鸡刘吓得拔腿儿就跑……

而大裤裆胡同里又哪儿听过这个啊？深更半夜的，声儿震着，音儿抖着，直把睡梦中的人们惊得愣往被窝筒底儿钻，啊！老街坊们都知道，大裤裆胡同里不但爱闹鬼，而且常有疯子！

那虾米似的身段儿慌慌张张闪现了……

一见这最贴心的人儿，她又变得心慌意乱了。仿佛又要步入一个可怕的梦。瞧！这黑乎乎的曲里拐弯儿的胡同，这一座座屋顶上长满了荒草的房子。瞧！那古老的茶楼儿，那摇摇欲坠的酒肆，那一家家发着霉味儿的店铺，那已经倾斜的老古玩店，还有那已经颓败了的娘娘庙前那对儿石狮子……在昏幽幽的路灯映照下，显得是那么死气沉沉，那么朦朦胧胧，又那么模模糊糊地寒气逼人！

明天，明天这一切就会搅着、拌着又复活了……

她还在呆滞地打着颤儿。真正成了个人儿，她才更懂得了珍惜，她才懂得了怕！惘然间，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丈夫铁旋风似地卷过来了，又似乎听到了大组长那泼妇般地沿街叫骂！更可怕的是，她竟又突然想起了一个老人们讲过的故事：在那乾隆爷留下的“漠北第一泉”石碑旁，老年间曾多次出现过专治妇女的木驴子！

古老的胡同，古老的梦……

突然，她发现他已经把自己搂住了，虽然也是那么颤巍巍，可搂得却是那么结实。

她感到了他那火苗儿跳荡似的热，打着颤儿，又把心底儿那甜蜜的梦煽忽着闪现了。一刹那，什么大组长，铁旋风、还有那木驴子，顿时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猛地，她也紧紧搂住了他，亲着、吻着，热乎乎地喊：

“瓶底儿哥！咱们豁出去了！”

梦、梦！一个更加放肆而又更加甜美的梦！云团儿在情切切地裹着、卷着、推着、涌着，亲着、吻着，摩娑着、爱抚着、豁出命地讨好着！

融了、化了、揉了、合了、搅了、拌了，在纵情的欢快中再也分不清你我了！

啊！死了吧……

可梦却似乎非要往下做不可。恍惚间，好像并没有人来打扰，云团儿却骤然从自己身上消失了。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坠落、坠落，眼看就要坠落在另一个梦里了。耳边是呼呼的风声，眼前是一片模糊。等她再一醒过神儿，天哪！自己已经坠落在自己家里了。

组合家俱、美式沙发、录音机、电冰箱、大彩电，还有那让人见了就害怕的席梦思双人床。多么熟悉，又多么瞧着眼生！骤然，一切又仿佛旋转着化没了，只剩下了一个白色的光点儿，带着悲哀，裹着忧伤，隐隐绰绰地逐渐显现清楚了。

啊！原来是孤零零的苔丝……

她感到不祥，朦朦胧胧地想起，似乎是今儿个上午，正当苔丝和佐罗已经适应了无人管束的环境，眼看着就要成其为好事儿那工夫，得！诸神突然归位了！大组长第一个扑过去抱起了自己的猫儿，眼神儿竟奇怪地瞅着自己的丈夫打起颤儿。而自己那颇为匪气儿的男人，也慌慌张张地抱起了自家的苔丝，目光没着落地瞧着自己。佐罗可着劲儿反抗着，苔丝拼着命儿哀叫着。此情、此景儿，可真称得起：棒打鸳鸯两分开！更为奇怪的是，那瘦小的虾米似的身段儿，竟像背后安上了弹簧，腾的一下绷直了腰板儿，愣向着两位人高马大的主儿嚷嚷开了：

“松手儿！放开、放开、放开它！”

“你、你疯了……”大组长还想要横。

“谁疯了？”瓶底儿竟瞪起了眼睛，“缺德，缺德，缺大德了！它们正要配对儿！”

“别、别这样……”大组长顿时软了。

“放开它！”瓶底儿更发起了狠劲儿，“它们要生孩子！它们要生孩子！它们要生孩子！”

两只雪团似的猫儿也在喊、也在叫、也在抖着锦毛儿挣扎着。

自己似乎也在扯着嗓子抗议……

随之，这平时好端端清静的屋子，眨眼间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喊不够，叫不够，那就是抢！顿时，自己扑向了苔丝，瓶底儿扑向了佐罗，四个人儿和两只猫儿便搅作一团了。人喊、猫叫、凳倒、椅翻，刹那间窗子外就引来无数只眼睛。古怪地闪动着，还夹杂着惶恐的声音：

“疯了、疯了！爱猫儿爱出疯了！……”

什么？什么？刹时，她只觉得窗外闪现出无数幸灾杀祸的眼珠子，正向着自己推着、挤着、滚着、涌着，莫名其妙地卷过来了。她一怔，便发现自己已经被拉到屋外了。那柔情的云团儿消失了，身旁只剩下了一股讨厌的铁旋风。梦，从蓝天上坠落下来之后的梦！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得等着往下做。

瞧！那只孤零零的猫儿……

她迷迷怔怔，也是那么孤零零。身旁铁旋风暂时消失了，可外屋却传来了他和烧鸡刘压低嗓门儿的说话声儿。不容反抗，可透着股子可怜劲儿。

“我可告诉你，把自己的舌头好好管着！钱儿多得流油儿，你可得好好想想从哪儿来的！”

“大哥！我、我可是好心……”“好心？你那好心可经常往外喷狗屎！你要敢把昨儿晚上的话往外捅一句，我就帮你到铁格子里找碗饭吃！不信，咱们就试试！”

“大哥！别、别别……”

“得！话就搁在这儿了！以后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还尽管吭气儿！”

“哎！……咱哥儿俩，谁对谁呀！”

恍惚间，外屋的声音消失了，再一抬头，他已经站在了自己的眼前，还是那么有谱儿、有派儿、一身洋打扮儿，就是突然没了那股男子汉的匪气儿。他一反常态，竟没有掀倒了泄火儿的意思，而是惶惶不安地瞅自己，好像天生就是个怕老婆的下贱货。

“这些日子，嘿嘿……”他找话茬儿。

“……”她不搭话，只想云团儿。

“赶明儿，”他还在说，“我给你搬回个录相机，那玩艺儿真绝！有了它，看电影儿就像看小人书。嘿嘿！真带劲儿，两千六！”

“……”她还是不吭声儿，又想细雨儿。

“你、你怎么回事？！”他开始憋不住了。

“……”她还不接茬儿，更想得甜得心头打颤儿。

“你、你真有了？”他终于可怜巴巴地问了。

“……”她一怔，可腰板儿挺得更直了。

“真的？”他带着哭音儿又叮问了一句。

“……”她还是不回答。

“没错儿！”他自己倒哭哭笑笑了，“我早知道，你能给我争脸儿，你能！快四十了要得个小子，他妈的！老天有眼，祖宗积德！”

“……”她更不搭话。

“这、这，”他又像在说服自己，“这准是两个多月前那一锤子！当时我就说呢！

有，有股特殊感觉，是那么股子邪乎劲儿！准是、肯定、赶情、没错儿！”

“……”她却不由地想起了另一夜……

“是、是吧？！”他仿佛猛地又起了疑心，“真的、真有了吧？活祖宗！说话、说话呀！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她似乎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发了疯似地猛向她扑上来了，一下子抱起了她就往席梦思床上扔。她不说话，紧闭上了眼睛，谁让自己还是他的老婆呢？一件件被剥光了衣服，他骤然变得抖抖瑟瑟的了。她赤裸裸地躺着，好像专门给他难堪似地一动不动。但她还是能感觉出，他的手正打着颤儿在抚摸自己的腹部，他的耳朵正紧张地贴在自己肚子上听。

神神叨叨，磨磨叽叽，还拢不住神儿地直喘气儿。

好您哪！苦了……

她哪儿知道，当烧鸡刘归来添油加醋地告密后，可把这位一向自以为是的主儿给打懵了。是的！他需要找茬儿把老婆给蹬了，可现在这送上门儿的茬儿却似乎又太扎手了，自己的老婆能到外头打野食儿这事要一传出，那自己马上就得跟着在大裤裆胡同身败名裂大掉价儿！老婆再骂出自己是“废物”，再公然宣布她“能生孩子”，这里头的文章就更大了去了！自己不是成了满胡同人嚼在牙缝里的被阉了的老公狗了么？这太可怕了！

那今后自己不但在大裤裆胡同里算不得个全合人儿，而且在新旧地面儿也无法再混事儿了！

天哪！那可人高马大的怎么活？……

幸好如今这铁旋风已带着很浓的现代化气味了！迂回一刮，倾刻间便把那人高马大的大美人儿扫到一边儿去了。而这位水灵灵的主儿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也趁势一转身儿打道回府了。您哪！就叫天下大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谁都怕自个儿出丑露底儿，于是那两只眼看就要合欢的猫儿首先便倒了霉！

而现在这迂回战术终于达到高潮……

她只顾闭着眼睛躺着，根本没料到他现在的眼神儿有多紧张。他怕她真有了，又怕她真没了。瞻前顾后，胆战心惊。他那副又哭又笑的怪模样儿，一会儿伸过耳朵去听听，一会儿探过手儿去摸摸，就好像得了魔症。

隐隐的，肚子里真有个肉团儿在萌动……

她首先觉察到了，紧闭的两只眼睛里一下子便涌出了热泪。而他？也仿佛感觉到了，猛地照着她的屁股就是一巴掌。随着便傻冒儿似地扑在她的肚子上，亲着、吻着、嗅着、舔着，还疯疯癫癫地嚷嚷着：

“有了！有了！真他妈的有了！……”

“……”她还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好！好！”他更来劲儿了，“我、我也能有个儿子了！让那些红眼儿鬼再骂咱爷儿们！别躲我呀！今儿我得好好亲亲你，好您哪！有功之臣哪！”

“……”她还是歪着头儿，不搭不理。

“这、这个，……”他猛地又打了一个激凌，“是、是我的吧？是、是两个月前那一邪乎吧？……是吧？是吧？……”

“……”她还是侧过脸儿，不吭不哈。

“是！是！”他似乎在说服自己，“肯定是！没错儿！是、是我的种儿！……”

“……”她还是咬紧嘴唇，绝不接话茬儿。

“你吭声儿呀！”他突然带着哭腔，“他妈的！说呀！说呀！是我的！是……吭他妈的声呀！……你、你这是想成心气我！对下对？老子今儿个一定要听你说、说、亲口说！”

得！动硬的了……

她刚来得及打了个冷颤儿，就感到他猛地揪着头发把自己提了起来，推着、揉着、晃着、摇着、啃着、咬着、喊着、叫着！天旋地转间，她只觉得浑身快散架儿了，但心底儿里却猛地往上一股股直蹿火苗儿。越摇越旺，越煽乎越往头上顶！咄、咄地又是两个耳光子，她顿时间便被打炸了：

“不！是他的！是他的！！是他的！！……”

“啊……”他惊叫一声儿，蓦地傻眼儿了。

“离、离婚！”她却还在喊叫着。

“别！别！”猛地，他乱了神儿跪下了，急忙抱住她的双腿，连哭带叫地

哀求着，“就、就算我过去混蛋，不是玩艺儿！成不成？求你千万别说气头儿话：孩子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我、我变牛变马也得报答你，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别、别，千万别别别.....”

得！大裤裆胡同总算矮下了一个！

您哪？绝了.....

8

又过了一年.....

又有一帮老外到大裤裆胡同来参观，热闹得仍旧，一切还算满意。只是遗憾再没见到结猫亲家的盛况，因而那竖起大拇指的“蒿！蒿！篙！”也就减了不少。

唉！老街坊们能不为此深感惋惜么？.....

好您哪！住的好端端的却不知为什么要搬走？抽筋儿抽的！就连那东西裤腿口儿各缀着的锦毛绒球儿也跟着没了。大裤裆胡同里缺了这颇带洋味儿的一景，致使好些人的身上便渐渐沾

上了遗老遗少的气味儿。

骂！骂大街的还能少得了么？

谁让这两户能人儿要污染这风水宝地儿？就说铁旋风这小子！愣不在二十二层的乾隆皇帝大酒家当小车队队长，非要调到一个更偏僻更老派儿的小县去混事儿。真他妈的没福气！可又听说最近他却偏得了个大胖小子，而且又和县长攀上了猫亲家。老天没眼！

而那位水灵灵的大组长自从搬进了那座现代化的高楼，却仿佛永远不愿再迈回大裤裆胡同一步了。也缺他妈的良心！可也听说日子混得还挺不错，不但和什么大主任结成了猫亲家，而且还当上了那个最大的现代化百货商场的副经理。同时还抱养了个小闺女，打扮得像个洋人儿似的。辱没祖宗！听着您哪，猫腻人家多少也难免些个猫腻事儿！只有那瓶底儿还不时偷偷来.....

不过这小子那瓶底儿眼镜儿却仿佛更厚了，那虾米似的身段儿也仿佛更弯了，就连那内八字腿儿也仿佛更扭曲了。一来，还总拿着一张发了黄的旧报纸，而且一见了女人就总贴上去让人家看，吓得小媳妇儿们瞧见他就四散逃跑，连派出所都惊动了。

据说，那上头印着一百多万只苍蝇的事儿.....

狐幻

1

打猎，赶哪门子时髦？瞧！常四爷就算栽到这个上头了.....

要知常四爷如今也算得这塞外古城的一位名人儿了。一出京剧《七品芝麻官》，刹那间使他时来运转。虽未见有哪位因此而回家卖白薯，可他演唐知县这一炮却的的确确打红了。

您哪！现如今谁不知名丑常四爷呢？

生、旦、净、末、丑，丑角这行向来是排老末尾儿的。老天保佑常四

爷！轮到他这一辈儿，这黄历的页码儿终于倒翻了个儿，丑角这一行也能挑大梁、挂头牌了。又是一出《徐九经升官记》，常四爷便一跃而为塞外“著名表演艺术家”，致使多少英雄豪杰，一时间尽在舞台上黯然失色了。

得！常四爷抖起来了。

回想当初，常四爷别说抖了，就连自己的名儿也差点给人忘了。孩子们管他叫“丑儿叔”“丑大爷”；师兄弟管他叫“丑儿哥”“丑兄弟”；老一辈的和有身份的主儿干脆一拖腔儿管他叫“丑儿——啊”；就连他老婆也公然在人前人后不客气地喊他“丑败兴”，没办法！谁让自己的爸爸唱丑，爷爷唱丑，爷爷的爷爷还唱丑？戏班子里祖传就是这么个称呼法，没辙！

可现如今你再这么叫试试……

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为了表示尊重，就得从老古董堆儿里把常四爷的名号翻出来：常丑乐！常丑乐？嘿嘿！四爷原来名叫常丑乐！新鲜是新鲜，可要这么没大没小地直着喊又似乎不大对劲儿。后头好像还该再挂点什么？同志？先生？师傅？都仿佛不太合适。好在现如今流行古典式的叫法，按师兄弟排行，“四爷”一词便自然而然地挂在“常”字后头了。常四爷？啧啧！叫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古色古香，有谱有派儿！

水涨船高嘛。

常四爷这称呼一出世，便得到了剧团里的一致首肯。管头戴、管服装、管蟒靠的伙计们，穿把子、打下手、跑龙套的哥儿们，以致拉京胡、打鼓板、文武场面上的弟兄们，似乎仍觉着这么称呼不够过瘾，于是干脆免了“常”字直呼其为“四爷”了。听！这够透着多么近乎？就连过去一贯挂头牌、挑大梁、名震塞北的长靠武生——三师兄梁小楼，也主动为他捧场，不卑不亢地改称他为“四弟”了。至于那位剧团里的灵魂，自己那位专长青衣、擅演花旦、文弄不挡、京昆不乱的师妹尚兰芳，更是抢先改了口，早就甜滋滋地“四哥！四哥！”喊不断声儿了。

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但这一换不要紧，麻烦事儿也似乎跟着多了起来。过去常四爷鼻梁上画惯了豆腐块儿，画惯了小蛤蟆，台上台下让人打惯了哈哈，平时也就总难免露出一副猫腰缩肩、猴头猴脑儿的模样。可现在不行了，按行话说，那叫着该“端”起来了：腰板儿挺得倍儿直，目不斜视，口不常开，举手投足，还真的有点“四爷”的架式。是有点别扭，可不“端”行吗？且不说挂头牌、挑大梁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更重要的是，老婆还在后头盯着呢。稍一露出猴相，回家便是一顿好骂：

“瞧你那副丑样儿，天生一副丑败兴的命！”

毋庸讳言，常四爷是有点惧内。要知道，当年常四爷的太太也长得水灵着哪！就是嗓子总找别扭，才落得小姐演成了丫环、公主演成了宫娥。最后多亏了三师兄梁小楼费心说合，才含泪下嫁给常四爷。虽然这几年越来越发福，连宫女丫环也显得太占地方，被迫只好在台上衔着女扮男装当个三班衙役，但对常四爷来说仍然威力不减当年。即使在升格为“四爷”后，依旧对太太处处言听计从。这不，太太一发火，常四爷就赶紧满脸堆满了笑：

“您哪！这又是怎么啦？”

“怎么啦？问问自个儿！让你绷着绷着，你可好，今儿个又嬉皮笑脸向人家讨烟头儿抽！”

“嘿嘿！这不，这不……”

“这不什么？！这不是我怕你得了癌症吗？好心没好报，好你个没良心的丑败兴啊！”

“别、别、您别哭！我保证一盒烟抽五天还不行吗？”

“五天就委屈你啦？瞧瞧人家三哥梁小楼，烟酒不沾，多会儿也能绷在那点儿上，哪朝哪代都是个人物儿！就是如今不挂头牌了，有谁又敢小瞧人家半毫分呢？”

“那是，那是……”

得！既然太太钦定了师兄为自己的样板儿，那可真得下点功夫瞅着点儿了。可怎么个学啊？师兄梁小楼虽然四十早出头了，但人家可是天生的“胎里帅”！无论是个啊、条啊、脸啊、面啊，都帅得那么那么潇洒，帅得那么正派，帅得那么恰到好处，帅得那么让人心服口服！直到现如今，女观众的座儿还得赁人家叫呢！就连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娘儿们，也似乎不甘落后。前一个多月，一个年轻的女者外看了梁三哥的《长坂坡》之后，不但亲自送上台一个大花篮儿，还猛地搂住他的脖子往腮帮子上啄了几口，愣把赵子龙的小白脸上涂满了口红，真让人瞅着眼馋。而自己呢？且不说这副长相就先天不足，就是学人家绷到那“点”子上也难啊！

要知道，戏班子里混饭吃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是这么回事儿！尤其是常四爷所在这个老剧团，那就显得不容易了。遥想当年，乾隆爷为戍边子弟在塞外修筑这座古城时，就是以老北京为模子的。老北京有的乐子，这儿能少了吗？于是继遛马、架鹰、玩鸟、斗蛐蛐儿，随后在老佛爷临朝时又引来了这京戏班子。转眼间就是百八十年，父业子继，师徒相；，晃晃悠悠，忽兴忽败，这戏班子竟存了下来，头好些年，甚：还混着当了一阵子塞外的小样板儿团呢！据说是从唱《国际歌》以来的独一份儿。板儿饭、板儿服、板儿待遇，好他妈的热闹了一阵子呢！可这里的老礼儿特多，多到你拔不出腿来。就

连那些戏校的毕业生来这儿磨练两年，也会变得古色古香、油腻儿闪亮的。不听行吗？至今那八十三岁的祖师爷“云里闪”老先生还挺精明呢！那可是一代名净、师傅的师傅、剧团头衰的见证人，老人家能瞅着你败坏祖宗留下的家法吗？您哪！谁挂头牌，谁当角儿，端端爷儿们的架式还可以，但必须端得不出格儿，端得恰到好处，端得既威而又有人缘儿。不信您就试试？难呀！

可人家梁三哥却作到了。

首先人家娶了个好老婆，当年剧团七代班主，塞外须生泰斗杨老先生杨越楼的小孙女。丑是丑了点儿，可听话，百依百顺，就像个没嘴儿的葫芦。而且杨老先生为了弥补孙女的形象的不足，尽把一身绝活儿当嫁妆赔送给了孙女婿。不用多说，三哥就成了剧团里的正宗传人。再加上人家那为人处世，那学着就更难呀！让从小板儿团团长的位置上给拨拉下来，愣没半句废话，一出《长坂坡》上的赵子龙，又连踢带打地给自己踢开了场子。再说人家和师妹尚兰芳那档子事儿，快十六七年了，任你背后眼馋地嚷嚷开了锅，人家就是从不解释，更不避嫌，而且仍然接近得那么干净、那么清爽、那么丝毫不带荤腥味，让瞎嚷嚷的人们也感到自己下作。就拿昨天早上在小树林里吊嗓字来说，人们瞅着师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永葆青春的好腰身儿，又偷偷盯上三哥了。可人家却像没瞧见似的，还是那么厚道地迎了上去：

“师妹！嗓子还好吧？”

“还行。”更是有礼儿，“多谢三哥惦记着。”

“瞧您说的，妹夫昨个儿还给我拎来一瓶好酒呢！”

“那不应该吗？”头儿垂得更低，“嫂子心疼他闹脚气，头些天还给他做了双千层底儿布鞋呢！”

“谁和谁呀？”

“也是。”声儿更感人，“替我谢谢嫂子。”

“您呀，又见外了，您嫂子知道了会生气儿。”

“嫂子真好……”

听听！人家两家人这关系？就是把弟兄们馋猫似的眼神儿织成一张网，也捞不出人家梁三哥一丝半毫的差错儿。一句话，三哥梁小楼端得有板有眼儿，绷得有根有底儿。

似乎人家浑身长满了那让人说不清、摸不着的“惨”毛儿，让人敬，又让人

可自个儿呢？2

常四爷越想越害怕。他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演了一辈子丑，浑身连半根惨毛儿也没有，镇不住人，生怕自己绷出了格儿、端出了祸害。好您哪！戏班子里这碗饭是好吃的吗？四周的老少爷们是好惹的吗？过去，伙计们的包银是随着挂头牌的角儿走的，角儿越红，包银分得越多。可现如今这年月，一人一份子薪水，捧你还不是凭着点人缘儿吗？要是得罪哪位、搅了大伙儿的和睦，不是文场上把胡琴的码子挪挪位，让你摸不着调儿，变着法子把你的嗓子“别”了，就是照着你的腮帮子上来一锏锤子，叫你踩不到点儿上，非让你当众栽到台上不可。

端着、绷着、不但难，而且玄呀……

但在戏班子里挂头牌、挑大梁，不端着绷着似乎又不行。这行当的人们见不得好脸儿。爱犯踩着鼻子上脸的臭毛病。让这些爷们捏着了软硬，您就在台上过安生日子了。

挂头牌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拿你开“涮”。您哪！历朝气并不缺少好嗓子、好作派、好功夫的能人儿，可熬到挂头牌的绝没几个，就是因为这个理儿！

得！常四爷还得绷着。

多亏了太太在舞台上杵着当惯了三班衙役，早从戏文里摸索到一套绷的人生哲理，由她当场外指导，常四爷总算端着架式绷下来了。可绷着绷着，常四爷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首先，他感到自己的身子板儿越来越不对劲，脖梗子发硬了，个头儿一个劲儿往上蹿。不、不不！这不仅仅是感觉，是事实。瞧瞧！头些年扫着脚面的长裤，现如今快成了大裤杈子。头些年包着屁股的制服，现如今仅能遮住腰眼儿。常四爷有点儿愕然：四十出头了还长上儿？可太太却很满意，难得地亲了他一口，说：

“总算把你那猫腰缩肩、猴头巴脑儿的丑败兴毛病改过来了！”

“还不是全凭着您指点吗？”常四爷赶忙感恩戴德。

“昨几个尚兰芳还咬着我的耳朵悄悄他说，想不到四哥还自带几分帅呢！”

“嘿嘿！”常四爷有点得意忘形。

“犯贱！我可事先给您敲明了，你要是刚伸直了腰板儿就敢招惹哪个骚货，老娘可跟你没完！”

“不敢，不敢！”常四爷迅速保证。

“记住！还得绷着、端着、拿把着！”

“那是，那是！”常四爷马上响应。

是的！常四爷是绷出了个头，绷出了风水，可是也绷出了麻烦。过去，常四爷混在弟兄伙里打哈哈，吃饭不管闲事，低头哈腰什么也看不出来。可现如今这一绷出个头来，就觉得阴的、阳的、黑的、白的、还有那粉不嫩的，什么都爱往眼眶子里钻。加之脖子一硬，不知为什么脑瓜仁儿就转得分外快，这事儿就更不好办了。比如，师妹尚兰芳，那么水灵拔的人物儿，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嫁给打小锣的窝囊废刘？过去只当是师妹图个厚道老实，从没在心眼里放过。现在可不这么看了，

一瞅见刘那三孙子模样儿，就不由得想起了又是梁三哥的天作之合，并由此而又联想起自己老婆的来由。就为了这，常四爷第一次失眠了，半夜竟能从太太绵乎乎的怀抱里咬牙挣脱出来。

但常四爷绝不会吭声儿……

要知道，比这大的事儿还多着呢！戏文里怎么说来着？脏唐、臭汉、大清龙凤一母生！常四爷想到这里，又赶忙钻回了太太热乎乎的被窝里。您哪！气儿是有那么点儿，可不想不就没了，犯傻的才去捅这个马蜂窝。前面说过了，戏班子这帮老少爷们不好惹，勾勾挂挂黏乎着哪！说把你嗓子毁了，说把你砸到台上，这都还算小事儿。弄不好，自己找顶绿帽子戴着，这辈子就别想再在戏班子里混个人儿了。好不容易熬到“四爷”这个份儿上，犯不着。

您瞧！常四爷精明着哪！

就连大伙儿也感到有点儿惊奇：哟！怎么着？土别三日该刮目相待啦！这小子过去可是个猴头巴脑、嬉皮笑脸、没大没小、浑打浑闹、专爱喝个蹭酒、讨个伸手牌香烟、嘴尖毛长的主儿。没想到，这么一绷，还真绷出点觉悟、绷出点水平来，出息得有点“四爷”的架式啦。得了！又不碍着自个儿开工资，多一个四爷就多一个四爷吧！

但就在这时，常四爷却走魔入邪了……

唉！全怪武丑鬼小伍勾引常四爷去打什么猎。瞧！兔子没打着，倒引出只狐狸来。

这年头儿谁听说过城郊还有这稀罕物儿？您说，这能是个好兆头吗？

得！一连串祸患就从这儿开始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常四爷绷得过劲绷出鬼来了……

这似乎有点冤枉，自从常四爷觉着自己绷得长了个儿，什么事儿都爱往眼眶子里钻之后，这小子就战战兢兢特意为自己备了副墨镜儿，决心目不斜视，把一切乱七八糟都挡在漆黑的镜片儿外头。并且嘴里还不住地默默念叨四字真言：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但无论常四爷绷得怎么有礼有节，怎么有分有寸，还是架不住事情自个儿找上门来。

您哪！这就叫在劫的难逃。

说真格的，就在出事那天早上，常四爷还作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跟着鬼小伍去打猎。

他只是为了摆摆四爷的谱儿，难得地转悠到大裤裆胡同的小茶馆吃早点去了。可谁又能料想到，他嘴角带着烧饼上的两粒芝麻刚刚回来，就让老祖宗“云里闪”给喊进西小屋了。

当时，他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儿……

老爷子屋里，暖气片和火炉子同时并存，互不干扰。大烟袋、小药罐、浓茶缸子、痰盂儿和古典式的夜壶一应俱全，和睦相处。虽然一跨进门儿就闻到一股混杂的烟味儿、药味儿、脚汗味儿、尿骚味儿，但常四爷仍然感到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好您哪！少了这一切还能显出老祖宗的份量吗？也唯有如此，才能把老祖宗皱成核桃皮儿的那张脸，衬托得使人更加琢磨不透。

常四爷更感到不祥。

但那时的常四爷可没犯糊涂，别看也算个挂头牌的名角了，还是一躬到底，恭恭敬敬地用老爷子的电子打火机点燃了老爷子三尺二的大烟袋，然后规规矩矩地站立在一旁，洗耳恭听这

位祖师爷的吩咐。

老戏码儿里还缺这类教导吗？

“丑儿——啊！”老爷子缺牙窝嘴，还这么叫他。

“在！”头儿半垂着，“您有什么吩咐？我听着哪！”

“小子！”老爷子走风漏气他说，“如今丑角这一行在戏台上走红了，年轻的主儿都愿在戏园子里傻笑取个乐子，那咱们可得对着他们的胃口上戏码儿！”

“您看得准！”

“那是！”老爷子颇为得意，“为这，昨儿个你三哥又从我肚子里掏腾出一出戏！”

“哪出？”

“四四《五花洞》！”老爷子的嗓门儿不愧当年是唱花脸的，“一个丑儿不过瘾，咱们来四个！四个潘金莲，四个武大郎，就听戏园子里那满堂彩吧！”

“这……这……”

“你小子这又是怎么啦？”声儿更高。

“这、这又让您劳神了！”

“别尽捧我！”老爷子似乎不太领情，“我是不放心你！”

“不、不不！您说，我敢吗？”

“谅你也不敢！”老爷子很满意，“可得提醒你点！你师妹可抢着应承演个潘金莲，还打保票尽力拉把其余仨！你哪，学着点儿！四个武大郎一定要演得一模一样，真假难分！你、你小子又走神儿啦？”

“哎、哎，我听着哪。”

“记住！”老爷子又一次提高了嗓门儿，“你小子一定要多收着点儿，矮子步，比其余仨谁也不能高出一截儿，戏台上要的就是武大郎。”

“哦！……”失声惊叫，就像遭到雷殛似的。常四爷退出来了，缩着肩儿，猫着腰儿，个头又猛地矮了回去，好像现在就准备去扮演武大郎似的，他明白自己遭到算计了，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敢回拨老祖宗半点什么吗？不敢！一切都显得那么顺情顺理儿。他只觉得在偶然间眼前总闪现着梁三哥的身影。可是不论自己怎么琢磨，那身影总是帅得那么正派，那么从容，那么令人心头发惊。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常四爷越走就觉着自己越低，心头只留下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酸不溜溜，苦不叽叽，差点从嗓子眼儿里涌了出来。可是他一咬牙，又硬硬地给咽下去了。他知道为什么。

走着走着，竟回想起自己有一次演的那个酒保。那回，他专门在自己鼻梁上画了把酒壶。

一只眼睛是酒壶把儿，一只眼睛是酒壶嘴儿。等演到那动真格之处，他猛地一手端着真酒杯，一手提着假壶把儿，头一歪，那脸上的酒壶嘴儿还真往外滴酒呢。顿时，迎来个满戏园子的碰头好。谁都明白，那酒壶里落下的是泪，不是酒，可观众们还是扯开嗓子那个乐啊！

人们要的就是这个。

常四爷越走越慢了。虽然来往的弟兄们还一个劲儿“四爷！四爷！”地打着招呼，可是他就是再端不起四爷的架式了。绷，也想绷，可就是怎么使劲儿也绷不起来。但他似乎还不甘心，总想找谁掏腾个主意。心烦意乱间猛地眼前一亮，对！秤杆儿离不开秤舵，男人离不开老婆！这事儿只能钻进一个被窝儿商量去。”

他又一次感到了太太的难能可贵……

真没想到，愁眉苦脸的常四爷一跨进家门儿，屋子里竟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师妹尚兰芳也难得地来了，正指点着自

己的太太练身段儿。哒、哒哒哒……呔！哒、哒哒哒……呔！师妹轻快地念着锣鼓点儿，太太正面对着穿衣镜扭前、扭后、困难地舞动着过于丰满的腰肢。在别人看来或许会感到惨不忍睹，但太太的自我感觉却绝对良好。胖乎乎的脸庞儿上渗满了小汗珠儿，挤小了的眼睛里闪着美不滋儿的光彩。虚心、勤快、百折不挠。常四爷越瞧就越傻了眼，多亏师妹甜滋滋地迎上来了：

“四哥！您回来了。”

“是哪！这、这这……”常四爷赶忙发问。

“瞧你那德性！”太太抢先回答了，“这得谢三哥！”

“又是三哥！”常四爷失声而出。

“怎么着？”太太埋怨了，“当四爷就忘性大了？那年你演习小三，就顾自己出风头，弄得台下笑个没完。你当了反革命不说，连累师妹也差点没唱下来！”

“都过去了！”师妹忙打住了，“还提这个干嘛？”

“干嘛？”太太还要说，“要不是三哥那郭建光叫得响，说话算数，硬把你给保出来，你小子那小命儿在里头经得住折腾吗？”

“是啊、是啊！”常四爷顿时天良发现。

“是个屁！”太太更不客气了，“听你那口气！”

“我、我、我只是问这……”常四爷又慌忙解释。

“这什么？”太太更来火了，“跟着你多会儿沾过光？你当你的四爷，我跑我的龙套！还是三哥惦记着我，这不，人家刚一开排四四《五花洞》，立马就让我来个潘金莲！”

“哦！”常四爷又失声惊呼了。

“怎么着？”太太大为不满，“吃了耗子药啦？”

“四哥！”还是师妹懂礼儿，“四嫂这些年窝得够可怜了！凭您现在这影响，四嫂再不上还说过得过去吗？就是三哥不提，大伙儿也不让！”

“你听听！”太太感激涕零了，“我把你个没人味儿的丑败兴！”

“来！”又是师妹拦住了，“四哥这是高兴的，咱们姐俩继续练！哒、哒哒哒……呔！”

高兴，是高兴！自己成了武大郎，老婆成了潘金莲！

刹那间，常四爷蔫了、傻了、呆了，只顾得眼瞅着屋里头这两个一憨一俏、一怒一笑、一胖一瘦、天差地别的潘金莲，腮帮子哆嗦着楞头巴恼儿地笑，就是没有一句词儿。

这一手儿来的真绝！正的、反的，明的、暗的，非把你逼下台不可。完了，完了，好日子就此算完了。说？说什么？舌头没脊梁，反转都是理儿。只能佩服：绝，这事儿作得绝！

但就在这时候，常四爷还没胆儿犯浑……

要知道，这一招叫“光荣退休”，再不知好歹，那下招儿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常四爷有气，窝火，甚至暗下操祖宗，可他明白这个理儿。戏台上那事儿都是哄人上当的，你真照七品芝麻官那样去作，那非把小命儿搭进去不可。

常四爷准备认命当武大郎了……

但就在这时候，武丑鬼小伍找上门儿来了。这小子空怀一身绝活儿，跟头、小翻儿、各种高难动作，翻得高，翻得快，翻得飘，翻得帅，可在台上竟没有一天走红过，这回的武大郎也有他一个。不过这小子可鬼呀！转眼间便从医院开个病假条儿：腰肌劳损外带严重关节炎，没法儿猫腰身子。再加上这家伙刁钻古怪，外头还混着一群混混儿朋友，就连三哥也拿他没辙。这小子台上的戏不好好唱，成天尽变着法儿到外头找乐子。

这不，他刚把常四爷拉在屋外，就指着手里的猎枪煽忽上了：

“丑儿哥！”他还这么叫，“与其窝在这儿等着当那武大郎，还不如跟着哥儿们去外头舒展舒展呢！”

“我不会这洋玩艺儿。”常四爷闷着头儿说。

“您哪！”鬼小伍感叹上了，“这比在戏班子里混饭吃可容易多了。一扣这儿，震天上响，也炸炸身板儿上的晦气！”

“我、我没这洋家伙。”常四爷还想推脱。

“给您备着哪！”鬼小伍继续煽忽，“还有香肠儿、面包、好酒、牡丹烟卷儿。嫂子就顾演潘金莲，还舍得给您备这些吗？”

得！常四爷顿时觉着酒虫儿蠢动、烟痛大发。

随之，屋子里又传出两个潘金莲练唱腔的声音，一位婉转悠扬，一位声嘶力竭。但你可以听出，后一位的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这一下不要紧，常四爷就像被这两股音儿推着，刹那间就跟着鬼小伍踏上征途。

一出门才知道还有小面包车。

看来鬼小伍和他社会上那群狐朋狗友，早憋着劲儿要到郊外找这次乐子了。有一位名丑儿供大伙儿开心，当然就更使这次乐子增加了光彩。鬼小伍这帮朋友什么人物儿都有，什么个体户、改革家、待业青年、高干子弟、以至刚解除劳动教养的临时工，七八个人，一应俱全。还没到地儿，这帮小子就打着哈哈，你一杯，我一杯，把常四爷灌了个够呛。常四爷也乐得一醉解千愁。临完，口袋里还落了好几包带把儿的洋烟卷儿。

到了……

常四爷晕晕乎乎，只见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儿的大沙窝子。老高的沙堆子一个连着一个，这儿长着几株野沙蒿，哪儿长着几丛骆驼刺。满眼死气儿，连个鬼影儿也见不着，可下了面包车，再跟着鬼小伍往里头一走，那情

况就不一样了。沙漠深处，豁然开朗。

好密好密的芨芨滩，大片大片的水泡子。蓝是蓝，绿是绿，中间还长满了带刺儿的各色野花儿。人一走动，这儿惊

起一只野兔，那儿惊起几只野鸭，直搞得常四爷心惊肉跳的。

您哪！酒劲儿上来了……

可鬼小伍一见着猎物儿就顾不上常四爷了。刚才需要的是乐子，现在需要的是猎物儿。于是这小子塞给常四爷一支猎枪，简单教了几下打法，便伙着狐朋狗友一哄而散了。

只留下常四爷端着支猎枪，晃晃悠悠直打酒嗝儿。周围这个静啊！沙窝里没有沙哑的潘金莲，更没有委屈的武大郎，只有个即将“光荣退休”的七品芝麻官儿。常四爷真想把审诰命夫人那大段唱词儿再痛痛快快地唱一遍，背着人好好出一出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可他仅仅是晃悠了两下，便抱着那只猎枪倒在草滩里了。

常四爷睡着了……

不对！常四爷没全睡着，他还眯缝着眼睛哪！似乎有什么声音从草窝里窸窸索索传来，声儿不大，却使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麻苏苏的，好像轻轻触了电似的。随之，常四爷只觉着一片火红的颜色从眯缝着的眼前一闪，这窸窸索索的声儿就没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像自己刚结婚时的太太在耳朵旁出气儿，轻柔，细腻，还带着一股香喷喷的脂粉味儿。常四爷一个愣怔，头发根儿马上就竖起来。荒沙窝子哪儿来的娘儿们？常四爷一咬牙，猛地把眼睛睁大开来。

老天爷！原来是一只狐狸……

常四爷虽然抱着支猎枪，却刹那间变成了一尊躺倒的泥胎木偶。只见那家伙也一动不动，竖着两只耳朵，噘着一张尖嘴，瞪着一双眼睛，拄着两条前腿，距离自己顶多不过五步远，正稳坐在那条火红的大尾巴上，歪着头儿直愣愣地瞅着自己呢！常四爷几乎要下意识地失口惊叫了：狐狸精！但猛地瞅那家伙的下胯处，却又惊诧地给掖回去了。

不对！这家伙还长着那玩艺儿呢……

但不管公的或母的，这只火红的狐狸还是把常四爷吓了个半死不活。好您哪！老祖宗传下来的戏文里还缺少这类事吗？“云里闪”老爷子就不止一次说过，他小时候那戏园子的后台就住着一只狐狸，美着哪，天天晚上偷偷钻他的被窝儿，差点把他给吸干了。

后来多亏了请老法师给拿了，要不能活到今儿这八十多吗？是啊，是啊！哪本戏里都这么说狐狸这玩艺儿鬼着哪！你不把它灭了，它就一定把你毁了！要不然，自个儿身边为什么乍猛出现了四个武大郎、四个潘金莲呢？

常四爷猛地端起了猎枪……

但那只狐狸仍然动也不动，还只顾歪着脑袋瞧着常四爷。似乎特别欣赏常四爷那手儿抖着、气儿喘着、下嘴唇儿哆嗦着那可乐的模样儿。常四爷更慌张，忙眯着一只眼睛瞄准这猎物儿。可架不住胳膊打颤儿、准星晃来晃去。刹那间，眼前的狐狸一只晃成了两只，两只晃成了四只。

哦！正应了四四《五花洞》……

常四爷更觉得毛骨悚然了，猛一闭眼，恶狠狠地扣动了扳机。只听嘣的一声巨响，再睁眼一看，狐狸不见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翠绿的芨芨草。但刚等他松了一口气，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子幽幽的嘲笑声儿。再一回头，天

哪！那狐狸又拄着前腿儿、坐着大尾巴出现在自己身后了。不好！老祖宗说得对：你不灭它，它必毁了你！这？这？这总不能眼瞅着叫它给毁了！

常四爷一咬牙豁出去了……

追！一场恶追就这样开始了，不到片刻功夫，常四爷就被引进了大沙窝子布下的迷魂阵。窜进了乱草弯子，钻进了野树林子，而这家伙总是你跑它也跑，你停它也停，像和你逗着玩儿似的，害得常四爷四处乱放空枪。最后，累得常四爷只好扔了猎枪，仰天一声长叹：天灭我曹！天灭我曹！随之，两腿一

软，便倒在沙堆子旁失声痛哭起来。泪眼中，常四爷看见那狐狸那个乐啊！摇头摆尾，越凑乎越近，最后竟想上来舔他那画惯了白豆腐块儿的鼻梁子。操你八辈祖宗！老鼠急了还咬猫呢！常四爷猛地再次抄起猎枪，冷不丁地就扣动了扳机，又是一声炸响，只见眼前骤然腾起一片血光，那狐狸竟意外地被炸破肚子躺在那儿再也不动了。常四爷这份儿狂喜，又是栽跟头、又是打把式。他娘的！泪水儿不行，还得动硬的！

鬼小伍他们闻声赶来了……

这帮老少爷们实在搞不清：这位名丑今儿这是怎么了？大白亮天的，硬说自己打死了一只狐狸，草滩上还留下一滩血。大伙儿都说看不见，他竟摆起了谱儿楞发起四爷的脾气。这带着名丑打猎找乐子可打出漏子了，还是趁早收摊子回家吧！鬼小伍头一个抢先顺着常四爷的话音忙搭茬儿，愣说自个儿也血糊淋拉地看得明白，总算把这位即将“光荣退休”的“七品芝麻官”，连哄带骗地拖上了小面包车。

瞧瞧！酒劲儿还不小呢……

到家了。鬼小伍更鬼了！自个儿煽忽常四爷打猎打出鬼来的事儿，他对谁一个字儿也没提。只是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武大郎，全眉全须地送回到胖乎乎的潘金莲身边儿。奇怪！常四爷自个儿也对人什么都没说，只把那死狐狸在心里闷着，一时间变得让人摸不着深浅了。

您哪！常四爷已经走魔入邪了……

3

常四爷悄没声儿地开始变了……

但好长时间，伙计兄弟们竟愣没看出来。大伙儿只感到奇

怪：这小子是怎么啦？明明知道自个儿快“光荣退休”了，还硬撑着摆那副挂头牌、挑大梁的架式：脖子硬挺着，腰板儿硬直着，个头儿一点儿也不见往回缩，还成天带着一副傻咪咪兔似的笑。犯傻呀！这小子越活越糊涂了，成心找着丢人。

您想想，一个槽头能拴两头叫驴吗？

不行！戏台上从来靠一张脸儿混不下来，瞧人家梁小楼梁三爷，那才是那么块料！

十六岁上《伐子都》，红了，然后批鬼戏，再上！二十岁上《海瑞罢官》，红了，然后变大毒草，再上！二十三岁上《沙家浜》，红了，然后遇垮台，再上！四十出头上《长板坡》，又红了，然后丑角挡道，再上！人家梁三爷就是这么能，无论你左、你右；你反、你正；你古、你今；你帝王将相、你当今英雄，人家都能混出名堂来，而且不论哪朝哪代，还都准认这种人儿！这个票儿，那个票儿；这个衔儿，那个衔儿，都得给人家开个特殊份子。你一个唱丑角的不躲着，那是人家的个儿吗？

唉唉！常四这小子要自找倒霉了……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常四爷这种悄没声儿的变化，那就是那位准备粉墨登场的胖潘金莲，这家伙在变呀！过去他可像个馋猫儿，哪夜都离不开自己的热被窝儿。吃不够，撵不走，打不离身边儿。可现如今这是怎么了？好像在自己的怀里也摆起了四爷的架子，搂都搂不住，一不注意就让他溜出了被窝筒儿，半夜总给自己一个冰冷的光脊梁。当机立断：即使是升任了潘金莲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严密注意监视。

得！太太注意上了。

可这一注意不要紧，很快就发现了常四爷各种图谋不轨的蛛丝马迹：烟卷儿抽得冲了，浑身还不断酒味儿。这是哪儿来的钱？要知道，自己的手儿攥得紧着哪，连一个钱掰儿也钻不

出去。莫不是这家伙在外头打上了野食儿、还遇上了个甘愿倒贴的骚货？刹那间，潘金莲忘记了自己过去和西门庆那段“猫腻”事儿，跟踪得更加严密细致了。您哪！这可得加倍留神儿，得手的鸟儿可不能让他炸翅飞了。

但侦察的结果却使她若有所失。

太太发现，剧团里的旦角们好像谁都对掉价的七品芝麻官不感兴趣，似乎还很怕沾上这未来武大郎的一身晦气儿。虽然这结局使她感到放心，但也有那么点儿感到屈辱：原来自己的男人就这么不值钱呀！钱？对！冲着钱还得往下查！这一查不要紧，很快就发现这烟啊、酒啊、小零嘴儿啊，全是从鬼头巴脑儿的鬼小伍那里来的，还有哪！这家伙竟蹿出团外跟鬼小伍那帮混混儿朋友也混上了。

这还了得！

要知道，鬼小伍可跟梁三哥憋劲儿憋了多年了啦！梁三哥演武松，他扮虎形儿，愣敢在台上就是不死。梁三哥演关公，他扮马撞，竟差点把关老爷引着栽到台下去。梁三哥什么角儿上都想串一下，露一手，他就是刁钻古怪地处处专找别扭。别看师兄弟表面客气着哪，背地里那可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死对头。自己那丑败兴和这么个鬼东西打得火热，到头来能落着好吗？要让梁三哥知道了，说不定自己就会当不成潘金莲，马上还得回去扮那三班衙役！

那你一辈子就靠边儿杵着吧！……

想到这儿，她当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顾不得向师妹尚兰芳讨教了，马上就循踪把常四爷从大裤裆胡同的小茶馆拉丁回来。这家伙还算得不忘过去，迷怔点是迷怔点，总算乖乖地跟着回来了，她呢？也总忘不了立竿见影，一关上门儿就马上来了出《三娘教子》。

“你，你成天尽给我在外头鬼混！”一声怒喝。

“没错儿！”他还算老实，“没干一件正经的。”

“都干什么？”又是一声。

“干什么？”他带几分满不在乎了，“喝茶，抽烟，聊大天儿，变着法子解闷儿。”

“成天就和鬼小伍在一起？”一声质问。

“错不了！”他坦白得有点不正常，“绝对没有一个娘儿们。”

“都说些什么？”又是一声。

“多啦！”他突然压低声儿，“主要是说狐狸！”

“你！你！”倒吸了口凉气。

“不是我！”他更显得神神叨叨了，“是科技局的小车司机说的，好儿国的老外都研究出来了，狐狸这玩艺儿，还带着一种特异功能。这可再不叫迷信了，叫、叫什么科学的迷人法。告诉您：神啦！”

“哦……”这回轮到太太失声惊呼了。她突然发现，这些日子自己尽忙着靠拢潘金莲，竟没发现自己身边儿的武二郎早换了个人儿：第一、胆儿大了。第二、神儿变了。

第三、浑身还罩着一层妖气儿。她惊讶得好半天合不住嘴巴，只顾直勾勾地盯着常四爷。

您哪！都快成了纸糊人儿了。

望着、望着，她只觉得常四爷身上的那层妖气儿越来越重了。罩着，裹着，还闪着古怪的光点儿。那光点儿还交错着，闪亮着，渐渐地似乎把常四爷隐没了，不好！她忙揉了揉眼睛，拼命地寻找着自己的男人。老天爷！总算又闪出来了。但越看就越觉得不对劲儿，越瞅就越觉得自己的男人变了，婆婆嘴骤然尖了起来，胖嘟嘟的腮帮子往下垂着，一双三角眼也仿佛发绿了，正傻乎乎地紧盯自己笑着。偶然间，她突然发现自己往日

间那规规矩矩的男人就算没了，而眼前这家伙总让人联想起什么？

天哪！多么像一只狐狸。

她吓得就想拔腿便跑，但偏偏这时小腿肚子抽筋儿，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上。

她正要高声叫救命，就听得身边有谁在问话：“这是怎么了？”她忙一摇头，只见那满眼的光点儿随着这声音骤然全没了，那妖气儿也跟着一眨眼全散了，身边又出现了全眉全须的常四爷，一点儿没变，还是那副老模样儿。莫非是自己这儿天跟着师妹练功累得看花了眼？她长长舒了口气儿，但眼神儿里仍透着几分慌乱。

“瞧瞧！”常四爷继续说，“为了个世世挨骂的潘金莲，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图了个什么？”

“你？”她仍有点怀疑。

“我？”常四爷反问说，“我怎么啦？白蹭个酒儿，白抽根烟卷儿，白泡个茶馆儿，这又碍着谁啦？干嘛惹你发那么大的火？”

“你和鬼小伍鬼混，就不怕梁三哥知道？”

“知道了又怎么的？”常四爷还是满不在乎。“我就不信梁三哥比狐狸还厉害！泪水儿不行，那是专门供人打哈哈的。您哪！武二郎为什么不长个儿？那全是让狐狸给吓的！”

“什么？！”她以为常四爷疯了。

但这回她没眼花，常四爷也没变，除了几句疯话，一切还老样儿。下午，团里正式成立四四《五花洞》剧组，首次召集排练会，她本来有点担心，可没想到常四爷竟意外反常地正常。端着个沾满茶锈的大花缸子，悄没声儿地和另外几个武二郎坐在一块堆儿里，似乎忘了自己曾经是个四爷，可又满不在乎地不倒架子，虽然这样，她还是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他当众冒傻气、说疯话、一不留神儿得罪了梁三哥。

要知道，梁三哥是剧组的大拿呀！

还算好！这家伙好像沾上了瞌睡虫儿，只顾得闷着头儿喝茶呢。等到人家梁三哥一开始说话，她就顾不上监视常四爷了，瞧人家长相那个帅，作派那个帅，声音那个帅，一手一势那个帅！瞧还不够呢，哪能顾上自个儿那

丑败兴。再说人家还是大导演呢，不拍着点行吗？用眼神儿表示尊敬算什么，剧团里搭上身子的旦角还少吗？

再说，人家梁三哥那话又句句在理儿啊！

听听：“且不说为人民服务，这里头还透着艺德呢！想当初，梅兰芳梅先生，程砚秋程先生，尚小云尚先生，荀慧生荀先生，那名气儿大不大？大！可为了这出四四《五花洞》，心甘情愿去当小小镙丝钉儿，共同把劲几铆在这出戏上，流传百世，影响深远！”

她很过瘾，自个儿也能上四大名旦上过的戏……

再听：“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咱们剧团也有这么一个人物儿！他继承了革命传统，发扬了雷锋精神，主动提出甘当无名英雄！这就是塞北名丑、我团著名表演艺术家常丑乐常先生！”

她忙挤过，一推常四爷：“哎！说你哪！”

他似初醒，两眼带睡意：“是嘛？”

她压低声儿：“你听，常丑乐！”

他尚在怀疑：“什么？这常丑乐是我？”

她忙肯定：“哎！”

他还不信：“我还以为好到这么个份儿上，准死了！”

她一愣：“什么？”

他还说：“您瞧！雷锋还活着吗？剩下的全是些武大郎！”

她愕然：“哦……”

好在这老戏班子开会自有自家独特风格，有多少人儿到会，就有多少大茶缸子，还带一半儿抽烟卷儿的。喝茶声儿此起彼伏，香烟雾儿云遮雾盖。过不了多久，在满屋子烟雾掩护下民主便得到了充分发扬，咬耳朵的，说小话儿的，添茶续水的，出出进进的，叽叽喳喳，人影晃动，好一片生动活泼的景象。而主讲者也绝不干涉这种自由，你乱你的，我说我的，互相配合默契。当然，梁小楼梁三爷登台自有一批忠实的女听众，但也绝不会暴露常四爷和太太间这番神秘的对话。您哪！说不定人家是在下头研究晚上是吃三鲜馅饺子、还是吃饽饽熬小鱼儿。这正是对权威的肯定，伸长脖子抠着每句词儿那正麻烦了。

瞧！梁三爷说着说着，难得地掉下眼泪儿了。

新鲜！还得听：“常丑乐同古的行动使我十分感动。我想：要是梅兰芳梅先生、程砚秋程先生、尚小云尚先生、荀慧生荀先生、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也会感到打心眼儿里头高兴。我这里仅代表剧组、团里、以及千百个热爱丑角艺术的观众，特向常丑乐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

嗨！热烈欢送“光荣退休”了……

掌声。可太太不知道这个理儿，也只感到自己那潘金莲算十拿八稳了。看来梁三哥还没发现丑败兴和鬼小伍鬼混的事儿，就为了这个也值得把巴掌拍疼了。回头再一看常四爷，哦嗨，这家伙竟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抽搐上了。她也觉得鼻子发酸，忙压着声儿说：

“瞧瞧！人家梁三哥够多么厚道！”

“唉、唉……”还在哭。

“没完了？”她问。

“不是！”他沉痛他说，“我得坦白！前些日子我还和鬼小伍在大沙窝子打过一次猎，打着一只狐狸，可我愣忘了往回捡了！”

“不许胡说！”她忙制止。

“没胡说！”他哭得更悲伤了，“我是后悔！干嘛不把它捡回来啊！”

“你疯了！”她威胁。

“没疯！”他抽泣着说，“我只是说，把皮剥下来，给您作条狐狸皮围脖儿，那够多么漂亮啊！”

“哦！”差点喊出声儿来。

这还了得？疯了，疯了，愣和鬼小伍混疯了。一天到晚地就是狐狸、狐狸，终究会手纸里包不住火的。天哪！这该怎么办呢？直接告诉三哥？不行！三哥一定会让你不冷不热摸不着底儿，弄不好反倒会把事儿弄糟了。这、这这这……对！找师妹！人家可像一条裤腿里的两条腿儿，谁也不会扭着谁走。师妹好说话儿，有人缘儿，从不驳人的面子！

得！胖潘金莲求救于俏潘金莲了。

4

常四爷完全不知道太太的行动。

真的！他这么顺嘴儿一说不要紧，自己竟迷迷怔怔当真了，这一晚上都还在琢磨，干嘛不把那炸烂肚子的狐狸捡回来？毛儿好好的，给太太作一条火红的围脖儿，是够人眼馋的。您哪！往太太胸脯子上一绕，尖嘴儿咬着毛乎乎的大尾巴，服服贴贴地攀在那两个胖嘟噜的奶头子上，多迷人哪，还免了鬼鬼祟祟地闹事儿。

唉唉！全怪自个儿那天喝多了酒……

常四爷躺在床上这个后悔哟！太太还没回来，灯却让他早

就拉熄了。窗帘缝儿透进一缕月光儿，恰好映出常四爷那双后悔的眼神儿。啊！

不对！那不是墙旮旯的破衣架上挂着吗？尖嘴巴咬着挂衣钩儿，大尾巴朝下耷拉着，绵绵乎乎，别提有多顺溜了。还是鬼小伍够哥儿们，一定是这小子帮着捡回来的。

常四爷满意地将要合上眼了……

啊！还不对！是活的！正头朝上往上爬呢！常四爷顿时觉着脊梁骨发冷、头发根儿发乍。这鬼玩艺儿是多会儿跟回藏到这儿的，竟跑到家里闹鬼？这还了得！幸亏鬼小伍那只猎枪还忘在这儿呢。刹那间，常四爷轻手轻脚地爬下了床，闭着气儿摸着了枪，战战兢兢摆好了架式，然后猛地拉开了灯！

他妈的！原来是太太的粉红大裤衩子……

虽然大裤衩子不是狐狸，但从第二天开始，常四爷就觉着自己更和往常不一样了。

如果说，那次猎狐归来，他只感到自己胆儿变大了，专门想干餓茬子事儿。而且眼神儿也变得颠三倒四，好像总勾引着他去拿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逗乐子，那今儿个就变得更出格了。常四爷总觉得自己揣着个什么嘻嘻哈哈的念头儿，在心里栽着跟头、打着把式，折腾得他一时一刻也坐不住了。

您哪！常四爷身不由己了……

他越想就越喜，走魔人邪的程度就越深。再加上从鬼小伍那儿走了一趟，那嘻嘻哈哈的古怪念头儿就更有物质基础了：两瓶泸州大曲，一包肠子小肚儿，外带十块茶钱，齐了！刹那间就把师妹那位窝囊废丈夫呸呸刘，悄没声儿地带到大裤裆胡同的小茶馆去了。

喝吧！先什么也别说了……

呔呔刘别看娶了个人尖儿，那可是个窝囊到不能再窝囊的人物儿。一辈子藏在幕条后打小锣，见了谁都不敢直起腰来。再

瞧那长相，要样儿没样儿，要个儿没个儿，委委琐琐，瘦里巴肌，两目无神，一脸晦气，真可谓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儿，是戏曲行里公认的特号大牛粪堆。再加上梁三爷这么一比，谁还爱理这么个甘心当三孙子的主儿？

可今儿个常四爷却把他奉为了上宾。

呔呔刘一辈子哪受过这抬举？在常四爷一再劝酒下，早受宠若惊地软成一团了。等半瓶儿下肚后，竟感激涕零地叫上了：

“丑儿哥！不、不不不！四爷……”

“得、得！兄弟，你就饶了我吧！”

“那、那，四哥……”

“这不对了！喝、喝！”

得！又是大半瓶儿进去了。这才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果然，呔呔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自动嚷嚷上了：

“四、四哥……我难受……我、我憋得他妈的难受！”

“这、这又是怎么了？”

“活得窝囊……窝囊……四哥！您、您还总算有个挂头牌、露、露脸儿的日子……我、我可他妈的是天生一副三孙子相！”

“瞧你说的！”

“什，什么？”

“什么？我师妹那是什么人儿？二十年前就叫红的名角儿！那水灵劲儿，让多少人看傻了眼，就连好些当官儿的也轮着班儿没命地撵。得！最后还不是让你搂进了自个儿的热被窝儿里！”

“四哥！您、您……”

“我？这三孙子怎么就轮不到我当呢？”

“您、您、您还不如抽我两个大嘴巴子哪！”

“什么话？”

“四、四哥！您、您哪……”

“别哭、别哭。兄弟！听哥哥说，咱可不能生在福中不知福！”

“福、福、福他妈的个蛋！十、十好几年，人家捏、捏着鼻子，捂、捂着眼睛，才、才让咱上过三次身子。成年得卷着烂铺盖卷儿，睡、睡小厨房呀！水灵，是水灵！可、可甘眼馋就是摸不着，是留给别人搂、搂、搂的！”

“兄弟！千万可别胡说！”

“胡、胡说？您、您瞧瞧我家的小柱子……”

“小柱子怎么啦？”

“瞧瞧那长相，就、就就知道是谁、谁、谁揍的！”

啪的一声，常四爷拍案而起了……

他也搞不清：今儿这是怎么了？那嘻嘻哈哈的怪念头，竟能把自己迷迷糊糊地搞得越来越叫劲儿。往日那胆小怕事的劲儿哪去了？不知道。今儿个这尖酸刻薄的话儿哪来的？更不知道。只是觉得脑门分外地灵，舌头尖儿分外地活，身不由己，收不拢神儿地就想这么干。

怪了！……

猛一低头，原来那火红的狐狸围脖儿，正热乎乎地勒在自己的脖子上呢！尖嘴儿叼着大尾巴，两只死眼睛直勾勾地瞪。虽然勒得喘不过气儿，但

常四爷却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好像从一生长下来就攀在脖梗儿上，不这么尖酸刻薄地喊着、叫着、闹着，出气儿就不会痛快。

“他妈的！我就不信没有王法！”常四爷一声怒喝。

“四哥！”咣咣刘为之一振。

“这事我包了！常四爷一拍胸脯儿，“四哥豁出命去，也要帮兄弟把媳妇儿夺回来，就看你的了！”

“您说！”酒是人的胆儿。

“好！”常四爷又猛捧过一碗酒，“有种的你先一口喝下去！”

“看、看我的！”咣咣刘夺过一饮而尽。

“有种儿！”常四爷一伸大拇指。

“您、您就吩咐吧！再，再没出息，我，我他妈的不是人！”果然酒后出英雄。

“有志气！”常四爷也来了一碗，“到明儿四哥给你卖命到节骨眼儿上，你就响当当站出来，告他个欺压良民，霸妻弃子！然后你就等着看四哥把他掀翻了，等着把水灵灵的媳妇断给你！”

“好！听您的！”酒劲儿上头了。

您瞧！这假戏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越演越真了。但您也别说，越这么演气儿似乎出得越顺当。常四爷感到纳闷儿，低头一看，哟！脖子上那狐狸围脖儿竟没了！但好像他也不感到奇怪，只是觉得仿佛随着狐狸围脖儿没了，胆儿也有点小了，心儿也有点虚了，劲儿也有点没了。眼望着烂醉如泥的咣咣刘，一下子就变得有点手脚失措了。

这时，鬼小伍竟意外地从柜台后举着个小录音机，鬼鬼祟祟地钻出来了。常四爷吓了一跳，他却窃窃自喜：

“四哥！别愁，您瞧这个！自有现代化，不怕这窝囊废翻供！”

“你可真鬼……”常四爷有气无力。

“打起劲儿来！从古到今，这事儿最埋汰人！等咱们把那狗日的弄趴下了，日久天长，那水灵灵的还不归您？嘿嘿……”

“别胡说！”常四爷甚至有点后怕了。

等把咣咣刘像死猪似地拖了回去，他更变得忐忑不宁了。怎么？难道人非得让狐狸围脖缠着、勒着，一没了就会变得丢了魂儿一样？常四爷酒醒了可心头却变得更乱七八糟了。那出猎、遇狐、追踪、去狐种种，恍恍惚惚间全忘光了，现在脑子里就留下了一条狐狸围脖儿了，而且产生了一种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现在是狐狸围脖儿没了……

太太不在，常四爷也在家里乖乖地坐着，总觉得一会儿传来了师妹委屈的哭泣声，一会儿传来了三哥愤怒的脚步声，一会儿传来了太太刻薄的叫骂声，一会儿传来了老少爷们幸灾乐祸的嘻笑声。常四爷心里头这份儿乱呀、怕呀！竟莫名其妙地暗暗臭骂上了：好你一个贱狐狸！勾引人家闯出漏子，自己竟消没声儿地溜了！

不好！果然有人朝这儿走来了……

常四爷一听这脚步声儿，脸就吓了个煞白。像是梁三哥的！您还别说，怕什么来什么。一推门儿，只觉着眼前咧的一亮，来人正是梁三哥！常四爷这个怕哟，小腿肚子都不由地直打转儿。哑了！只顾得从头到脚打量着梁三爷。瞧瞧人家那一身打扮儿，朴素、大方、干净、利索。就像第一流的衣架

子，披上条麻袋也能衬出帅！再瞧瞧人家那张脸儿：头发留得正派，剑眉挑得爽快，眼睛亮得亲切，嘴角弯得和蔼。满脸竟没一条皱纹儿，当然就更挂不住一丝邪气儿。

没了狐狸围脖儿，常四爷只剩下傻了……

“四弟！四弟！”倒是梁三哥首先打上招呼了，“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我？我？”常四爷觉着这话里有话。

“你呀！”梁三哥一叹气儿，“老四，老四！让三哥怎么说你啊！”

“哦！”常四爷心头连喊：要坏！要坏！

“跟我来！”梁三哥再不说什么了，一甩手儿率先走了出去。

常四爷吓晕了，迷迷糊糊跟上去了……

刚一醒神儿，突然发现已经来到了梁三哥家门口儿，再一细看，师妹尚兰芳也从里头迎出来了。虽然仍然是那么甜滋滋

儿地向自己笑着，但常四爷一想起烂醉如泥的咄咄刘，还是一下子从头冷到了脚后跟儿。完了，完了！看来王金龙和玉堂春，要在这儿给自己来个“二堂会审”了。

常四爷完全绝望了……

“老四！”耳边飘来了梁三哥的声儿，“你忘了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哦，哦……”常四爷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四哥！”又是师妹甜滋滋的声音，“您哪！今儿个是老祖宗八十大寿！”

“哦！”常四爷刹时舒了口气儿，像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妈的！原来是为了这啊！

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开始有点惊慌起来。要知道，怠慢了老祖宗那也是个漏子啊！”

“老四！”又是梁三哥的声音，“上头不让搞铺排，可咱们能吗？老爷子心疼的就是咱们仨。哥哥我对他老人家说了，借我这地儿，这是咱们师兄妹仨合伙儿安排的！”

“四哥！”又是师妹的声音，“老祖宗见咱们这么齐心，高兴得直流老泪儿！”

“哦、哦……”常四爷只觉句句话直戳自己的心窝子，躲着似地就想进门儿。

“就这么空手儿去吗？”师妹拦住了。

“这、这……”常四爷暗暗叫苦。

“跟我来！”师妹在前头引道儿了。

他怕，可还是跟着去了。又是一转，到了师妹家里。心头有鬼，几乎是闭着眼睛跨进门儿的，可睁开一看，却见咄咄刘正醉卧在那漂亮而整洁的席梦斯床上，脑门儿上搭着条湿毛巾，身子上盖着条毛巾被，床头柜上还放着桔汁和浓茶水。哪有什么烂铺盖卷儿和小厨房？那舒但的大爷架式，真让常四爷眼馋得直掉口水儿。

“师妹！这……”他更底虚了。

“没什么。”师妹竟完全不当回事儿，“您妹夫什么都好，就是有这么点毛病，往日只在家里，今儿个丢人丢到外头了。可您千万别搁在心上，他可是个难得的好人，只是心眼儿实了点儿。”

“这、这……”常四爷一时没词了。

“这您等着，”师妹进小厨房了。

常四爷傻了。往日间他或许能看出什么，可今儿个没了狐狸围脖儿就什么都完了，只能直勾勾地眼瞅着师妹端着一大盘白生生的大寿桃儿，笑盈盈地重新出现在自己的身边儿。八十五个大寿桃，得多少富强粉啊！点着红的嘴儿，网着红的纸条儿，上头还挂着个金色的大寿字。这得花费多少心思、花费多少钱儿？更重要的是，这是多么大的情份啊！

常四爷一时感激得直想抽自己大嘴巴子……

“别谢我！”可师妹却这样说，“这是梁三哥让给四哥准备的！”

“哦！”常四爷一时感谢得失声惊呼了。再一回头，只见梁三哥恰好也出声出现了：左手拎着两瓶儿茅台，右手抱着两条带把儿的大中华，一脸正派，两眼关怀，一随手儿便把这两样贵重物儿递在了常四爷怀里：

“拿着！老祖宗就喜欢这个……”

没有多余的话，却早把常四爷的泪水儿挤出来了。而人家却当看不见，一转脸儿就又要去给刘喂桔汁儿去了。谁想窝囊废哇的就是一下，臭哄哄地竟吐了梁三哥一身。

可人家还是不当那么回事儿，给刘喂又是擦脸，又是漱口、又是热毛巾。那份厚道劲儿，比对自己的亲兄弟还亲。常四爷的鼻梁骨发酸了，斜眼一看，师妹的眼睛也噙着泪水儿显得更水灵了。

常四爷突然感到了自己是那么下作……

但片刻功夫，梁三哥就收拾得恢复了常态，长兄似地带着常四爷和师妹，返身回自己家给老祖宗祝寿来了。这还不算，等常四爷跟着进了客厅，这才更体会到梁三哥的能耐够有多大了。只见这个头头，那个脑脑，这位名流，那位专家，满腾腾地挤了一屋子，正众星捧月似地捧着那位寿星老呢！常四爷顿时觉着，自己就像进了大庙似的，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直从脚后跟儿涌向头顶。随之便感到两腿发软，还没站稳，就两眼一黑向老祖宗跪了下来。

哈哈！一片赞扬的笑声……

“丑儿——啊！”老祖宗虽很满意，还是拖长声儿一叫，“怎么今儿个来晚了？”

“这、这……”梁三哥赶忙上前护着师弟，“为了孝敬您老人家，四弟到处掏腾这份儿寿礼，这才不歇气儿地赶回来嘛！”

瞧！显眼的寿桃，珍贵的寿礼……

“哦！哈哈哈哈哈……”老祖宗仰着脖梗儿笑得更畅开了，“好小子！好小子！”

常四爷更不敢抬头了，只觉得心头这份愧啊！是谁给了自己这份儿体面？是谁给了自己这份儿荣耀？可、可自己竟背后干了那么一手儿！这、这鬼迷心窍是怎么搞的？让自己变成了这么个昧了良心的王八蛋！

他妈的！全怪那只鬼狐狸……

“丑儿！”老祖宗好像也立马心灵感应到了，“我听你媳妇儿说你见着狐狸了？”

“哦！”常四爷倒吸了一口凉气儿，猛地瞅见自己的太太也在这里。大概刚才被大人物们挡住了，虽然那么胖，自己竟没有发现。现在经老寿星这么一提，却一下子显得分外突出了：眉

梢儿挑着，嘴色儿撇着，刹那间变成了个卖了男人的真正潘金莲，常四爷一愣，顿时便觉得胸脯儿堵得慌。

糟了！又要走魔入邪……

“哈哈哈哈！”但老祖宗却像得到了乐子，“狐狸？别说现如今早没了，就是有，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你那长相配吗？别是你小子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做梦给自己寻开心吧？哈哈！”

哈哈哈哈！四周果然乐了个前仰后合……

常四爷在笑声中抬不起头儿，只觉得心头越来越堵，气儿也越出越不顺当了。稍一收神儿，啊！只见胸脯前又出现了那毛茸茸的大尾巴。不知为什么，一瞧见这个，他那脸上的羞肉便没了，竟合青四周围的嬉笑声自己也乐了起来。

哈哈哈哈！有了猴儿戏，大伙乐得更来劲了……

“够了！够了！”老祖宗笑得喘着气儿说，“这就算乐够了！今儿个我难得高兴，大伙儿也难得地高兴，这全凭着什么？瞧瞧！咱们只顾着乐了，“把这屋里糟害的这样儿！长寿面、庆寿酒、一桌又一桌的大鱼大肉，这得开销多少钱儿？说是丑儿、小兰芳领的头儿，可我老头子却知道是谁垫的底儿。还是我大师哥有眼力，这、这、这孩子从小就厚道……”

虽然没点名儿，大伙儿的眼神儿还是喇的一下全去找梁三哥了，巧就巧在人家偏偏又不在，就只给大伙儿剩下感叹了。唯有常四爷顾不上瞧。他又突然发现，胸脯上连那狐狸的尖嘴儿也露出来了。到后来老祖宗落泪，大伙纷纷上前劝说，他就更不知道了。

您哪！身不由己，又糊涂了……

“没、没事儿。”老祖宗的声音，“我这是乐的！我只是想告诉大伙儿说：昨儿个小楼这孩子落实政策，又批回了个副团长儿……”

哦！常四爷低头一看，那狐狸围脖儿一下子全了。

“借这酒儿，”还是老祖宗的声音，“求大伙儿赏我老头子一个脸儿：多扶持小楼一把！能、能听他的，就算孝敬我了。我老头子死了，也、也好给我那大师哥有个交待……”

又是眼泪、劝说，还有感人的纷纷发誓……

常四爷还是顾不上，只顾得瞅着绕在脖子上那狐狸围脖儿。全了！尖嘴儿死咬着大尾巴，攀得紧围得严，箍得几乎把眼珠子憋出来。但也正因为如此，看东西也格外奇怪，一切事儿都打着颠倒。而且随着出不上气儿，那嘻嘻哈哈的怪念头儿闪了出来，似乎愣逼着人去喊、去叫、去出怪相、去变着法子捣乱，要不就不痛快！

得！常四爷要捅漏子了……

5

可太太还闷在鼓里……

这天晚上，寿筵紧接着就变成了庆贺席，梁三哥那里人来人往，杯盏交错，欢声笑语，猜拳行令，好一番热闹景象。

太太当然得留在这场面上……

您哪！人总得有个良心。瞧人家梁三哥够多厚道！不但经师妹一说情，就忘了自己男人和鬼小五鬼混那码事儿。而且私下掏腰包儿备了那么重的寿礼变着法儿为自己一家脸上贴金。那情份够有多么重，就是舍了身子能报得了吗？这样的人当团长真是老天爷赐福！

得！太太忙乎得连自己的男人也忘了……

但这也不能全怪太太，在这种场合上谁能不抢着献殷勤呢？好像常四

爷也乐得自在，一开始在老寿星的膝下，他就心甘情愿地让大伙儿打着哈哈。到后来就更显得嬉皮笑脸了，酒儿不住地往下喝，一直从庆寿筵喝到了梁三哥的荣升宴上。他越喝就越觉得眼前光摇影闪、五彩斑斓、恍恍惚惚、扑朔迷离。又是几盅酒儿下肚，便迷迷怔怔地骤然发现，胸前那尖嘴儿猛地放开了大尾巴，整个狐狸皮围脖儿刹那间便从自己的脖梗子上滑脱，飘然而向远处飞去。

老天爷！那狐狸原来还活着……

常四爷正感到纳闷儿，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也变得飘飘忽忽的，竟不由地也随着那狐狸飞腾起来，他感到有点害怕，但只见前头那火红的大尾巴一闪，那狐狸顿时化成了凌空飞天的红衣仙子。虽说透过那薄如蝉翼的纱裙子仍旧可看到胯下长着那玩艺儿，但常四爷却早已不管公母地紧跟着追了上去。

您哪！常四爷开始神游太虚幻境了……

够多么美啊！晕晕乎乎，飘飘悠悠，前头还有个美人儿！虽然带着把儿，可在老古戏台子上哪出现过？现代化的！身边儿有云团儿，鼻子前有香味儿，大概坐什么波音 747 也就是这个滋味吧？不过，听三哥说，那大伙伙儿肚子里的大美人儿，可给人端茶、送水、递可乐呢！常四爷正想问，便觉得眼前一闪，可乐来了！

嗨！想什么就来什么啊……

但这可乐带着酒味儿。美国货，不地道！简直和二锅头没两样，可还要愣逼着人家喝。瞧这大美人儿是怎么回事儿？推都推不回去，像和自己粘乎上了。不对！常四爷猛一睁眼，只见原来是鬼小伍举着个酒瓶子站在自己的眼前。

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再看四周，云雾缭绕，清风徐拂，一座古色古香的高楼酒肆，正座落在长街闹市之中。匾额上写三个大字：狮子楼！常四爷正在惊叹着：天哪！自个儿这是回到哪朝哪代了？就见鬼小伍早已变成一身酒保打扮，又一次向自己敬酒了。

怎么？自己已经在狮子楼上落座儿了……

“武都头！小的敬酒啦！”鬼小伍拉长声儿喊着。

“武都头？”常四爷猛地发现：自己竟是武松武二郎！而且义无反顾，坚信不疑。

“好汉啊！”鬼小伍又说，“想不到凭您一身本事，又给拨拉回来了！”

“也罢！”武二郎感叹着，“只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儿。”

“小是小！”鬼小伍又提示，“您知道是谁背后捣您的鬼？”

“是哪个？”武松问。

“西门庆！”鬼小伍慢答。

“哎呀！”一声京腔儿，“想那西门庆，早让我武松惯下狮子楼，脑浆崩裂，触地身亡！”

“您哪！”一声鬼音儿，“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儿啦？如今这西门庆活得好着哪！”

“我便不信！”一副都头架式。

“亲眼去瞧！”一副酒保姿态。

“当真？”一问。

“不假！”一答。

“走！”

话音儿刚落，武松二郎就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常丑乐常四爷，正跟着鬼小伍站在一座戏台子前。这戏台子要多棒有多棒，要多新有多新。电打灯光布景，立体音响设备，真比现代化还现代化呢！但上头却正演着一出老戏：四四《五花洞》。常四爷隐隐忽忽想到，这出戏不是半个月后才能演吗？怎么自个儿竟提前十好几天看上了？

那狐狸围脖儿能耐够大的……

戏开场了。四个武大郎，一样样儿的白鼻梁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窝囊着走。

再看四个潘金莲，前三个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鲜嫩，只有第四个，让前三个一衬，那个胖不嘟的美啊！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潘金莲。您哪！

妖精才不捡这样儿变化呢！

不对！这不是自己的太太吗？

常四爷一挺身子就想再往仔细瞧瞧，哪想刚探出头儿后脑勺就挨了一棍子。那个疼啊！直打得常四爷呲牙咧嘴两眼直冒金星。但仍免不了还得挨骂：“说了多少遍了，收着点，收着点！照顾着其余仨，一律矮子步！”哟！这是谁呀？这么大的口气，这么个狠！

哦！原来是新任团长梁三哥，还笑呢……

这一发现不要紧，常四爷立刻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往小缩，三缩两缩竟恍恍惚惚到了戏台子上头。天哪！自己正演《五花洞》，自己就是武大郎！想不到，好容易到了个七品芝麻官，如今竟落了个这下场！老婆丢了，自己被人忘，眼瞧着这辈子再无出头之日！

苍天在上啊……

常四爷又是一声长叹，不禁越想越气。遥想当初，自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藤条儿下熬得脱了几层皮儿，才练得这身儿绝顶功夫。您哪！这就叫打戏子嘛！扮傻丑，能演得呆头巴脑，令人笑不离口儿；扮文丑，能演出一身儿书卷气儿，惹人恨之入骨。就拿《法门寺》里的贾桂儿来说，别看那仅仅是个在台上杵着的太监，那大段儿状子是好念的吗？那起码得十年

苦功夫！嗓音儿得亮，舌尖儿得灵，底气儿足，嘴皮儿得溜！要的是那憋着劲儿、不打吭儿、拉着调儿、一口气儿念到底！临完还讲究个亮堂堂地挑个高音儿，必须迎来了满园子的碰头好！不然，就算栽到台子上了。这才叫：要吃梨园饭，就得拿命换！而自己半辈子的卖命，有哪点对不起老祖宗？可到头来虽然尽给台下留下了乐子，自己却只落得越演越低，连腰板儿也直不起来了。

刹那间，常四爷只觉得火烧胸脯子了……

“武都头！武都头！”突然，耳边又传来了鬼小伍的喊声儿。

“什么？”恍惚间，常四爷只觉着自己嗖一下便长成了八尺男儿汉，刹时又转化成景阳岗的打虎英雄。不但自己毫不怀疑，就连说话也变成一派古人腔儿了。

“您哪！”鬼小伍埋怨着，“怎么跑到这儿，尽顾着看上戏了？……”

“我见不得人间不平！”武松慨然答道。

“好！”鬼小伍递过一架小录音机。

“甚么？”武松忙问。

“您忘了？”鬼小伍忙答，“西门庆的臭老底儿全在其中呢！”

“喂呀！”武松大叫一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唱介）普天下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受熬煎仇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

“别、别唱了！”鬼小伍忙劝，“您大哥也在这儿！”

“啊呀！”武松又是一声惊叫。

声音刚落，红光一闪，就见那狐狸化成的红衣仙子，便把大哥武大郎顿时送到了自己眼前。又是一闪，红衣仙子没了，而眼前却骤然闪现出狮子楼闹哄哄的场面。大哥武大郎面有苦色，战战兢兢，正畏畏缩缩躲开猜拳行令的人群站在一个旮旯里，但七窍既没有流血，身子也没有火焚，全眉全须的，一个零件儿也不缺，只是越瞅越觉着像吐吐刘。武松正在纳闷儿，就听鬼小伍在耳边儿悄悄他说：

“这小子没出息，硬让老婆拉来拜嫖客了！”

“不得无礼！”武松当即制止。

“好！好！”鬼小伍连忙答应，“不过，可要盯住他，不能让这小子白溜了！”

“好恼！”武松随之拍案而起，“大哥啊，弟兄分手，一晃就是数百余年！谁曾料想，大哥还是如此窝囊，真叫兄弟心中好不惨然哪！”

“四弟！四弟！不能再喝了……”谁的声音。

“什么四弟？”武松忙纠正，“不！大哥，俺是老二！”

“老二？”好象是武大郎在说，“好，好！别喝了，三哥以后绝对亏待不了你……”

“啞！”武松又忙纠正，“大哥今日为何这般？您是老大！老大！一生下来就是老大！”

“别、别！”似乎还是武大郎在说，“快去家歇着。”

“不能！”武松一拍腰板儿挺然屹立，“想俺武松，大仇未报，何以为家？！今日里，我定要：宰了西门庆，血溅狮子楼！”

“师妹！师妹！”仿佛还是武大郎的声音，“快、快扶进里屋睡会儿去！”

“师妹？”武松正在怀疑，只见迎上来的却是潘金莲，马上一揖到底，“大哥！何得戏言？这明明是嫂子到来，小弟这厢有礼了！”

“好你一个丑败兴！”猛地掬来一巴掌。

“哎呀！”武松捂着腮帮子大叫，“嫂子打人了！”喊声未断，全场大哗，只见乱哄哄的酒席宴上，一条火红的狐狸大尾巴一

闪，眼前便骤然闪现出面带忧色、眼透愠怨的西门庆。一表人材，浑身帅气。一动不动，不吭不哈，正挑眉儿，瞪着眼儿，喘着气儿，闭着嘴儿，直勾勾地逼视着他。武松越看就越花了眼，只觉得这老古人儿越瞅就越像梁三哥，但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狮子楼上，怎顾得百年后的事情？

来劲儿了……

武松当即迎目而视，寸步也不相让。就在这时，他只觉得红光又一次在眼前一闪，那红衣仙子便又化作狐狸皮围脖儿，亲亲热热、绵绵乎乎、紧紧凑凑地缠绕到自己的脖梗子上。勒是勒得死了点，但却使武松顿时两眼冒火、勇气倍增。随之使用手一指，大喝一声：

“呔！好你一个西门庆！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奸淫民妇，天良丧尽！今日里你落到俺的手里，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别说醉话了！四弟！”西门庆仍然不动声色。

“什么四弟？”武松击桌，“分明是你想欺压于我！想俺堂堂八尺男儿，岂肯屈居人下！”

“没人想压你！”西门庆以柔克刚。

“啊呀！”武松更不相让，“狡诈之徒，还想抵赖！有俺大哥作证，谅你也难逃法网！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

“别、别胡说！”旮旯里传来武二郎战战兢兢的声音。

“好大哥！”武松眼前一亮，“就把你我大裤裆胡同茶肆所言，当着众位客官，尽行端了出来。有俺在此，休得害怕！”

“不，不！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谁料想，武二郎的脑袋竟摇得像泼浪鼓儿似的。

“怎讲？”武松仅是一怔，便当即言道，“定是这刁徒暗施妖法，才吓得大哥如此模样！待我祭起法宝，将这厮妖法破除！看——法宝！”

“啊！”全场望着高举起的小录音机，顿时又是一片混乱。纷纷失声惊呼，一时热闹得实在可以。

“哈哈哈哈哈……”武松猛地按响了录音机……

哑场！顿时又是一片死寂。各方贵人们俱都是屏神静气，探头踮脚跟儿，竖着耳朵尽量捕捉每一丝话音儿。突然，有谁失声惊叫起来，又有谁失声嚎陶起来，随之便是贵人们惊慌失措的骚动。武松刚来得及看到那是因为俏潘金莲晕倒在地，便觉得自己腮帮子狠狠地又挨了一巴掌：

“好你个没人味儿的東西，我让你撒酒疯！”

“啊呀！嫂嫂为何动手？”武松望着胖乎乎的潘金莲大为惊讶。

“老娘和你拚了！”没有回答，只有行动！

眨眼间，狮子楼上炸了群儿似的，救人的救人，乱叫的乱叫，劝架的劝架，乱跑的乱跑。武松一时间只感到自己陷入层层混乱之中。被胖潘金莲揪着、扯着、捶着、打着，脱不得身来。常言道：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更何况离近一瞧，这胖潘金莲竟像自己的太太。正在犯疑，就发现眼前这个自己的太太兼潘金莲的娘儿们，竟突然跳起来要抢自己手中那法宝。武松渐感到自己力气不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便听得场外传来一声呐喊：

“放开四弟！让他放！”

“哦嗬！”武松一声惊叹，便顺声儿望去，只见鬼哭狼嚎的各方贵人，一时又傻貌儿似地哑了口。随之，就觉得眼前一亮，人群中那西门庆便又突出地显现了。这小子不愧又修炼了几百年，到这时反而倒神情不乱、腿脚不抖、脸色不变、架子不倒，刁钻中还保持着那天生的帅气儿。任你录音机里哇里哇啦地响着那醉音儿，他竟像与自己无关，主动地迎上，皱着眉儿，凝

着神儿，背着手儿，认真地听将起来。

不好！莫非法宝失灵了……

武松正感惊诧，就见另一个人却越听就腿儿越抖，越听就身子越缩。仔细一看，天哪！谁曾料想，被法宝击中的竟是自己的大哥武二郎。武松一时手脚失措了，但也就在这时，就见自己大哥猛地像疯了一样，黄牙一齧，扑上来就将自己手中的录音机夺下，狠劲儿摔在地上，随即扯着嗓子鬼哭狼嚎起来：

“造谣！造谣！丑败兴是想夺我老婆呀！……”

武松一听，下意识地慌了神儿，再看四周，更像是捅了马蜂窝似的，哭的、笑的、喊好的、咒骂的，齐向自己冲了过来。唯有那西门庆还是一动不动，两眼冒着那么股冷气儿，死死地盯着自己。武松一惊，顿时觉得冷上心头，迷迷糊糊竟怀疑自己是不是武松。但正在此时，便觉得脖梗上一阵紧过一阵，胸前那狐狸尾巴嗖地一扬，浑身又充满了男子汉的浩然之气，胆子涨得比斗还大，几乎与此同时，两指一指，满腔怒火便冲口而出：

“呔！动文的不成，咱们来武的！数百年前，让你蒙混脱逃！今日里定叫你血溅狮子楼！”

“别耍酒疯！”西门庆似乎也动怒了。

“休想！”又是一声怒吼。

喊声未落，武松已将几桌酒席狠狠掀翻。刹那间，就见得稀里哗啦、杯飞盘碎、鱼汤四溅、烧鸡横飞。狮子楼上顿时像翻倒了汤锅一样，热气腾腾，滚烫得吓人。武松趁势抄起一把椅子，乘胜向西门庆砸去。

天哪！要出人命了……

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武松猛听得胸前窃窃一笑，忙住手一看，只见胸前那尖尖的嘴儿一松，脖梗上的狐狸皮围脖儿轻轻一滑，便离开了自己飘飘忽忽向远处飞去。顿时，随着那红光的消失，眼前的狮子楼也好像忽然消失了。朦朦胧胧间，一切都好象忽然消失了。朦朦胧胧间，一切都好像在晃悠悠地变、变、变、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儿。您哪！

武松也在变、变、变，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原来竟是常四爷！

只有那狐狸似乎还躲在哪个旮旯里，正偷偷瞅着这位武松窃窃暗笑呢！常四爷傻眼了……

6

苦难的历程就此开始了……

也说不清，这该叫假戏真演，还是叫真戏假演了。反正一夜之间，师妹成了众口公认的天鹅肉，常四爷成了令人侧目的癞蛤蟆。

老少爷们咬着耳朵就这么说，没辙！

剧团炸了窝子，常四爷最终被困在屋子里，惨了！要知道，师妹还躺在医院里没叫回魂儿来，那住院单子就送来了一堆。小柱子也一天八次来要他妈，操完祖宗就是砸门、砸窗、砸玻璃。更绝的是那呔呔刘，这窝囊废这时可一点儿也不窝囊了，就仿佛忘了小茶馆里说的那些话儿，愣说自己对他老婆有花花儿心思，竟亲自找上门儿来，又哭、又骂、又打、又闹，已经把裤腰带拴在门头儿上上过三次吊了。

没死。可常四爷被堵得再出不了门了……

但呆本屋干里却更不好受啊！太太哭够了、喊够了、推推

搽搽骂够了，一卷铺盖卷儿，竟甩手住到她二叔的小舅子他姨妈的干女儿那里去了。

临走还留下一道圣旨：划清界线，坚决离婚！别看胖乎乎的身影儿挺邪乎的，可这么冷不丁地一没了，这屋子里还真显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呢！

常四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了……

最让人揪心的是，破窗户上还不断闪现着白眼儿。一闪而过，只留下那幸灾乐祸的窃笑声儿，常四爷这个委屈啊！自己这不成了头拴着的发情小

叫驴吗？他真想哀告着向大伙讲清楚了，可这又有什么用？老少爷儿们喜欢的就是这种乐子。荤的。而又不花钱又不惹祸，说不定还能讨到谁家的好呢！

常四爷骤然想到了梁三哥……

但脑子里刚一闪出梁三哥那帅气的身影，常四爷便骤然觉得眼也直了，腿也抖了，心也凉了。天哪！人家哪来的那么大能耐？自个儿只不过不愿意一辈子窝窝囊囊当个武大郎，就落得了这么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可人家却头牌挂了，女人玩了，官儿当了，名儿有了，还落得这么个厚道正派！自个儿本以为谁的屎盆子往谁头上扣，谁想到人家的屎盆子竟扣到自个儿头上。神了！

常四爷落进自己张开的口袋里了……

一连好几天，常四爷就像遭了霜打的蚂蚱：蔫了！尤其是当他听说，鬼小伍竟顶了他的武大郎，四四《五花洞》又重新开排之后，他就更变得迷迷怔怔少气没力了。眼前只留下一片死气儿，他就像成了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似的。

鬼小伍就是鬼啊！把自个儿给卖了……

常四爷越想就越是恍惚。这一天，竟发现那狐狸皮围脖儿又仿佛出现了。似嗔怪他，又似勾引他，正绕着他挺多情地飘忽呢。顷刻间，常四爷似乎忘了被捉弄的往事儿，一着急就想再向它借点胆儿。但就在这时候，老祖宗打发人叫他来了。

顿时，常四爷变得战战兢兢了……屋子里还是古色古香的老样儿：洋暖气片 and 土铁炉子还是共存着。大茶缸子、长烟袋、电子打火机和古典式夜壶，还是一应俱全。但和上次召见仍有所不同。那就是除了自己而外，在一片烟雾缭绕之中，还多了垂手侍立的梁三哥、猫腰缩肩的咪咪刘、鬼头巴脑的鬼小伍、才出医院的病师妹，以及其他一些师兄弟们。突然，背脊里又传来了几声嚤嚤的抽泣。常四爷揉眼一瞧，啊！原来是自个儿那沉甸甸的太太也来了。

常四爷立即感到自己的膝盖发软了……

“丑儿——啊！”久久的静穆之后，老祖宗冷冷地拖长声儿一喊。

“在！”常四爷吓得直打哆嗦。

“你小子够能耐啊！”声儿也打颤儿了，“演了几天七品芝麻官儿，就敢当着那么多头头脑脑，当着那么多有身分的主儿，耍酒疯儿砸我的寿席！”

“不、不！”常四爷失口，“是、是三哥的、的……”

“三哥的什么？！”又来火了，“我、我刚对着大伙儿说过：听你三哥的，就算孝敬我了！你、你可好，刚等我前脚儿一走，背后你就紧跟着拆台！这、这不是当着大伙儿打我的老脸儿、变着法儿要我老命吗？！”

“不、不不不！”常四爷的两手摇得像搨风似的。

“你小子还敢顶嘴！”怒吼之余，急转悲戚，“我、我活腻了！我、我对不起死去的大师兄啊！我、我他妈的没能耐！我、我他妈的该死！我、我他妈的自个儿揍自个儿……”

“哦！”只见老爷子老泪纵横，猛地左右开弓抽自个儿大嘴巴子。常四爷惊叫之后，一时吓傻了。

“老祖宗！”一声长叫，就见梁三哥已经扑跪倒在老爷子膝下，难得地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孩子啊……”老祖宗也失声嚎陶起来。

唰一下，又见师妹、鬼小伍、咄咄刘、师兄弟们，以及自己那太太。全都跟着梁三哥跪倒在地……

“您、您千万别动气儿。”梁三哥含泪的声音，“四弟只不过是多喝了点酒儿。要怪就怪我欠琢磨，少安排，缺着点儿教训。您说就说我吧，是、是我给祖师爷脸上头抹了黑……”

“也、也怪我……”师妹的声音。

“也怪我……”鬼小伍的声音。

“怪我……”咄咄刘的声音。

“我……”师兄弟的声音。

“……”常四爷没声音。

哑场！只有眼神儿扫荡着……

“丑儿啊！丑儿……”半晌，老祖宗总算倒腾上一口气儿，但声儿却更加悲戚，“这、这就看你的了。说胡话，掀桌子，耍酒疯儿，事情闹大了，上头要来人。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这事儿要让外人一掺合，大伙儿都得跟着败兴，咱梨园行丢人就算丢尽了！”

“别、别为难四弟！”又是梁三哥的声音，“这、这团长儿我辞了。”

“少插嘴！”老爷子的声音，“别总护着他！”

“啊！”常四爷一怔。

“啊什么？”老爷子来气儿了，“你三哥为了你倒霉那算倒透了！为你劝走咄咄刘的，是他！为你拉回小柱子的，是他！为你往医院垫钱儿的，是他！为你三番五次往回劝老婆的，是他！为你委屈要辞官儿的，是他！你小子手摸胸脯儿想一想，到哪

找这样的厚道啊？丑儿、丑儿啊！你小子的良心总不该喂狗吃了吧！”

“这、这……”常四爷就要天良发现了。

“这？”老爷子声儿又转为悲戚，“这你小子还要有点人味儿，咱们爷孙们就家了了这档子事情。就算你赏给我老头子一个脸儿，你就……”

“什么？”常四爷在一片谢声中，迷怔地跟着大伙儿一起站了起来。

“你就，”老爷子这才死盯着常四爷说，“挑个日子，当众给你三哥陪个礼儿，背后找上头认个错儿。好汉作事好汉当！一人搂着，就说自己有那么点儿……说白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不着，发了点酒疯儿！”

“天哪！”常四爷失声惊呼了。

“怕什么？”老爷子很豁达，“哪个猫儿不馋？不丢人！让人笑话一阵子没什么了不起，当丑角的不就是供人打哈哈的吗？”

“……”常四爷突然捂着脸抽泣起来。

“怎么着？”老头子又有点来气儿，“还委屈哪！你要是不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等着班子散了，人缘没了，老婆丢了，饭碗砸了！我看到那工夫，你小子往哪个耗子洞里钻！”

“……”常四爷哭着哭着哆嗦起来。

“四哥！”头一个上来相劝的竟是鬼小伍，“您就答应了吧！您天天和我在一起，不就是神聊这个吗？什么水灵、什么归您的！”

“丑败兴！”太太也抽泣着搭茬儿了，“冤枉你啦？闹事儿头天晚上，你搂着个枕头胡叨叨了些什么？”

“丑儿哥！”连咄咄刘也劝上了，“那天在小茶馆灌我酒儿，不是也为这

个吗？”

“您呀！你就认了吧……”师兄弟也都一起围过来劝上了。

“四哥！”最可怕的是师妹竟向自己跪倒了，“就当没这码子事儿，委屈您啦！我替三哥，我替大伙儿，我也替老祖宗，求求您了……”

“哦！”常四爷骤然悲叹一声，脑袋一耷拉，双手一垂，默认了。

“哈哈……”老爷子放心地笑了，“这不结了！你为大伙儿，大伙为你。丑小伍靠边站，武二郎还归你来扮。起来，起来！趁热打铁，当着我的面儿，你先拉拉你三哥的手儿，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了！”

“兄弟！”梁三哥首先厚道地扑上来握手，“这、这全怪哥哥，你就多担待点儿。”

“……”常四爷没吭声儿，只觉得双膝一软，不由地又跪倒在师兄面前了。

“好！好！哈哈……”老爷子笑得更畅快了。

“哈哈……”大伙也笑得更开心了。

“……”常四爷的手被攥紧了。

7

您哪！就这么定了，也就这么作了……

剧团里眨眼间变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四四《五花洞》也就顺顺当当排练成了。

得！好戏又要开场了……

谁说不是呢？就连常四爷觉着也奇怪，自己再扮演武二郎

就根本不用提醒了，一见着梁三哥就身子自动往下缩，缩得比武二郎还像武二郎，还得到团里好几次表扬呢！想想看，再加上丰满型的潘金莲一衬，那戏园子里还不来个爆满吗？

为此，常四爷还得了个新的艺名儿：蛤蟆丑……

想吃天鹅肉的结果，让人一听就来乐子。可常四爷却似乎很乐意听，整天一副神神叨叨的傻样儿，还露出一脸哭相儿跟着大伙儿一起乐。那时谁也没看出这是不正常，还以为这小子从此甘当那三孙子呢。

其实，常四爷早就不对劲了……

临演出那天，就连常四爷自己也总感到收不拢神儿。心里总是惶惶不安，眼前总是恍惚不定。等到正午时刻，心儿慌乱到极点，隐隐绰绰只听得四周一片嘻嘻、嘻嘻的窃笑声儿。猛一回头，啊！那狐狸化作的红衣少女又飘飘忽忽地闪现了。纱裙依然薄如蝉翼，胯下那男人玩艺儿仍旧依稀可见。常四爷虽然当即吓得丢了魂儿，但禁不住它多情的飞绕，刹那间便觉得心摇神晃了。

不好！今儿晚上就要演出……

可那红衣少女似乎就是专拣这节骨眼儿上来的，还在不断嘻嘻、嘻嘻地妖笑着。这真叫“回头一笑百媚生”，三笑两笑便使常四爷把连日来的屈辱全忘光了，心眼儿里只剩下一股久别重逢的委屈感。

“您哪！”常四爷赶忙招呼，“干嘛带着人家闯了漏子，自个儿倒先溜了？”

“嘻嘻！”那狐狸妩媚一笑，“瞧你那丑样儿！怪我吗？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胆儿更比米粒儿小！”

“别走！”常四爷又叫，“没了您我的胆儿也没了！”

“那就跟上呀！”又要飞。

“等等我！”紧阻拦。

“等吗？”空中的声音，“搞对象哪有这么个搞法？是情种儿，您就自个儿追吧！”

“哦！”似有所悟了……

但只觉眼前红光一闪，那狐狸便飘然远去了。常四爷这个急啊，撒丫子就追了上去。

好在大中午的都在歇晌儿，要不大伙儿总会认为他疯了。三追两追，只见那红光竟飘飘忽忽进了自家的门儿，径直向里屋飘了进去。常四爷这份高兴啊！紧跟着便跨进了门坎儿，随手猛地把门儿关了个严严实实。

得！没跑了……

果然，那狐狸从半空轻轻落在席梦斯床上就不动了，还麻酥酥地给了人一个媚眼儿，随之便是嘻嘻、嘻嘻挑逗似地笑。常四爷顿时就像癞蛤蟆上了花椒树，浑身儿麻得这个心痒痒啊！眼里就剩下了那妖媚百态的身子，纱裙里那把儿竟忘光了，猛地，他饿虎扑食地就扑了上去，搂着就是一顿亲啊、吻啊、咬啊、啃啊！

“嘻嘻！”谁的声音，“馋猫儿今儿个馋疯了！”

“嘿嘿！”置若罔闻，“疯了才敢解馋壮胆儿呢！”

“够了！”呻吟过后，“今儿个晚上还要演出呢！”

“演出？”仍觉是狐，“有了您，我让他今儿个晚上非砸在台上不可！”

“什么？！”一声怒吼，“连你也这样看老娘？！”

“老娘？”仍犯迷糊。

但啪的一声，一个耳光早搨在腮帮子上了。常四爷捂着脸儿滚到地下，这才猛地发现，自己按着的不是千娇百媚的红衣仙子，而是虎背熊腰的潘金莲。天哪！原来是太太！

常四爷顿时吓得浑身发抖、两眼发直。

暗处，那狐狸似乎又在窃窃笑着……

这天晚上，四四《五花洞》进行首场演出。常四爷虽然更显得呆头巴脑儿，可人们还是楞没看出来。也难怪，大伙儿正在佩服梁三哥会用人，瞧人家把鬼小伍提拔成剧团宣传股长儿，那满街的广告做得多绝：“四个花旦，四个小丑！满场欢笑，誉满全球！”

快看四四《五花洞》，领导舞台新潮流！”后头还特别注明“著名武生梁小楼，反串主演张天师！”

齐了！梁小楼又挂头牌了……

嗒！观众这个多啊！连头头脑脑儿，各界名流儿，也都纷纷应邀前来了。剧院外小卧车排下一大片，还有好些个梁三哥的女崇拜者没捞到票在哭。

好戏终于开场了……

常四爷虽然越来越不对劲儿，但好在他一瞧见梁三哥就自动往下缩。果然四个武大郎一出场，由于一模一样儿，马上就迎来个满园子的碰头好。可也正因为一模一样儿，没过多久，台下就感到没劲儿了。得！观众把武大郎忘了，只顾得瞧着在三个俏潘金莲陪衬下的那胖潘金莲，这个乐啊、这个笑啊、这个拍着巴掌喊怪好啊！

您还别说，甭提太太有多得意了……

常四爷可顾不了一切，只觉得越来越心慌意乱。怎么着？那嘻嘻、嘻嘻的窃笑声竟跟到这台子上了。飘过了侧幕条儿，荡过了乐池子，轻轻躲

进那布景片儿后头了。常四爷感到有点儿禁不住的蠢蠢欲动。幸亏这时戏入了高潮，梁三哥扮演的张天师登台来擒妖捉怪了。常四爷愣了一下，又吓得缩了下去。嗨！鬼小伍组织的啦啦队可想给三哥卖力啊！一登场，满园子那喊好声就像炸了窝似的。随之，台上灯光骤然增亮，大放光明，使梁三哥犹如天神下凡一般。但坏也就坏在这儿，常四爷只觉眼

前一晃，就突然发现那红衣少女从景片后悄然飞起。

张天师开始举剑降妖捉怪……

常四爷却看到，那狐狸化作一道红光在剑端绕来绕去，猛地就向梁三哥脸上扑去。

仅是一闪，就见张天师已换上了一张刁眉贼眼的阴阳脸儿。啊！似乎还是西门庆！朦胧间，又觉得胸前有谁窃窃嬉笑？低头一看，那红衣少女早又化成了一条狐狸皮围脖儿，正亲亲热热地攀绕在自己的脖梗儿上，吻着给自己壮胆加劲儿。常四爷心头这个发热啊！

猛地一挺腰板儿，武大郎便奇峰突起地站立起来。

台下大哗！这个乐啊、笑啊、喊啊、叫啊……

常四爷早顾不上这些了，只觉得自己胆儿越来越高，专对着大惊失色的西门庆或者梁三哥，猛地跨前两步，单手一指，淋漓尽致地怒驾上了：

“好一个刁徒！你一贯欺上瞒下，胡作非为，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欺压善良，霸人妻女，沽名钓誉，横行乡里，今日落到俺的手里，定让你当众出丑，死无葬身之地！”

话语刚落，早恶狠狠地扑向了梁三哥，连打带踢，外加抡起巴掌搥耳光。您千万别怪常四爷没有新招儿，要知道武松又活了几百年还是这水平嘛！但这也足够了，刹那间，只听得台上一片鬼哭狼嚎，台下一片口哨声倒好。

乱了，乱了！舞台上下乱了个一塌糊涂……

顿时间，台下一片大笑、怪笑、傻笑、愣笑、咧嘴笑、喘着气儿笑……

“哇呀呀……”常四爷气得浑身直打颤儿。

“哈哈……”台下猛地又是个碰头好。

“呔！”常四爷怒目而视，骤然大叫一声，“气死我也！尔等何得大笑？尔等何得大笑？尔等何得大笑？！想这厮人模狗样，

尔等定是被他施了障眼法，竟把他看作高人一等。列位哪！请睁开眼来，这些武大郎，哪个又比他低？哪个又比他矮？再看这些潘金莲，除此而外，哪个又是妖？哪个又是怪？分明是这厮欺压善良，混淆视听，为非作歹，颠倒黑白！列位哪！请看我七品芝麻官，今日里再为尔等除霸灭害，以正视听，我也好重挂头牌！”

乱了，乱了，全场更乱成了冒笑气儿的一锅粥……

但常四爷还是那么一丝不苟，叫骂声中，愣把其余的武大郎一个个全拉直了腰板儿，又把剩下的三个潘金莲全都推到了台前。胖潘金莲当即两眼发黑栽倒地下，张天师扔了降妖剑马上连喊：“拉幕！拉幕！”

好您哪！可台下的观众让吗？……

“哇呀呀……”常四爷又是一声怒叫，更来气了。

常言说得好：言不足则歌，歌不足则舞，而京剧这行当的舞。您哪！就是武打。瞧吧！常四爷只觉那狐狸仙子的红光在眼前一闪，顿时便挽起袖子冲上去了！

好戏终于达到高潮了……

这出戏算演大发了……

影响之深，波及之广，震动之大，是戏台子上前所未有，也是戏台子下近所未闻的。

但乱定之后，人们却突然发现：常四爷不见了。

什么时候没有的？不知道……

反正在剧团内外，像个影儿似地消失了。任你千呼万唤，就是再不出场了。人们到处寻找，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三天后，鬼小伍那鬼心里猛地想起了打猎那档子事儿，才总算在大沙窝子深处找到了九死一生的常四爷！

九死一生？九成儿死了，只剩下一口悠悠气儿……

沙窝子深处死寂得惨人，连个鬼影儿也见不着，可常四爷却躺着睡得挺舒坦，傻不呵地贴紧一撮沙子，就像搂着个小娘儿们似的。

“四哥！四哥！”鬼小伍忙叫。

“小，小声，”半天才吐出口气儿，“别、别惊了你嫂子……”

“什么？”鬼小伍头皮发麻。

“狐、狐狸……”没声儿了。

“啊！”鬼小伍吓傻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多会儿出走的？怎么跑出这么老远的？但那只狐狸却又仿佛徘徊回剧团里来了，致使许多人的眼前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狐幻。鬼小伍每天在研究科学算卦。师妹尚兰芳也突然走了。她说，要找块干净的地方去唱戏。梁三哥眨眼间老了许多。

但也只有他仍在厚道地为常四爷操办着后事。常四爷死了。就在从沙窝子拉回来的第三天，他搂着梦幻中的红衣仙子，美不滋儿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走，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人哪！别演戏……”

茶楼轶事

大裤裆胡同好就好在它的古色古香。

虽四周高楼乍起，大厦林立，它却仍然是这边塞古城特有的闹市区。游人扣织，川流不息。人称口外王府井，又名漠北小天桥，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但最重要的去处却当推古泉居茶楼！

地处要冲，引两条裤腿儿里的各路诸侯竞相到此一露尊容。诸如驴肉陈、鸡眼侯、肉串杨、膏药张等等，来一位就是一串儿故事。就连上茶楼凑热闹的老外听后，也准得伸出大拇哥连声用中国话喊：蒿！蒿！

可老茶客们却在摇头……

好什么呀？就剩下了擀面杖、大炒勺、卤肉锅、修脚刀这类玩艺儿，古泉居茶楼上还有什么说得出口的绝活儿？大高楼的黑影儿拔尽了风水，真人就不来大裤裆胡同露相了！

您若不信，老茶客们还准能给您回忆一连串的奇人奇事儿！

茶楼作证！下面就是两则……

其一鼻涕虫

那还是在老年间……

也不知从哪儿钻出这么一位傻小子，大大咧咧地赖在大裤裆胡同愣不走了。

这愣头青二十郎当岁。倒也生得膀大腰圆，但却在长了一身好膘。松松垮垮，恰似堆憨乎乎会走的肥肉。再往上瞅，青皮脑瓜儿剃得锃光瓦亮。天生娃娃脸一张，傻不溜秋，就会咧开那棉裤腰似的大嘴冲着人笑。

且瞧瞧他怎么在这儿混饭吃！

大裤裆胡同就像条粘苍蝇纸。黑乎油腻的，却透着宽宏大量。只要您有一技之长，准保粘住您不放！您瞧瞧！就连打着莲花落讨吃叫街的瘸腿刘也算得一路诸侯，这足以证明两条裤腿儿里有多皇恩浩荡了。

可这小子……

没仨月，大伙儿就瞧出他是给大裤裆胡同抹黑来了。替瓦匠当小工子，他愣把苦泥扔不准地儿。瓦匠孙说他两句，啪！这一锹泥水竟应声拍在瓦匠孙的脑门上。替杂碎杨去烧火，得！就更出大漏子了。就在杂碎杨外出解大手这功夫，他愣把锅给烧炸了。

够火爆炽烈的，就不该羊杂碎全变成了黑炭沫子，没辙了！杠房仇又咬牙收留了他。谁料想，这位抬棺材也踩不住点儿。搅得众人脚步一乱，又差点儿把死人给倒扣出来。他还笑，咧开大嘴傻笑。

您哪！整个儿的废物点心一个！

这不是让口外小天桥跟着掉价吗？为此，诸如驴肉陈、肉串杨、烧饼王、修脚李等等各路好汉就难免愤愤不平。但细一打听，却原来和古泉居茶楼的老掌柜有着某种干系。

但绝非桃色新闻……

据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伸手不见五指的茶楼上骤然闪现出一位不速之客。身轻如燕，落地无声。着夜行衣，见老掌柜倒头便拜。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只晓得这位神秘客飘然消失之后，大裤裆胡同里便多了一个窝囊种儿。

对！得摸摸底儿去……

要知道，古泉居茶楼正居两条裤腿儿交接处要害部位。广交胡同里的各路诸侯，早成了大伙儿公认的“忠义堂”。而只要说到这儿，老掌柜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谁料想到，这位平时以维护胡同荣誉为己任的老爷子，竟对此事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您说，这傻二姓什么？”

“不知道。”

“总该有个名儿吧？”

地处要冲，引两条裤腿儿里的各路诸侯竞相到此一露尊容。诸如驴肉陈、鸡眼侯，肉串杨、膏药张等等，来一位就是一串儿故事。就连上茶楼凑热闹的老外听后，也准得伸出大拇哥连声用中国话喊：蒿！蒿！

可老茶客们却在摇头……

好什么呀？就剩下了褂面杖。大炒勺、卤肉锅、修脚刀这类玩艺儿，古泉居茶楼上还有什么说得出口的绝活儿？大高楼的黑影儿拔尽了风水，真人就不来大裤裆胡同亮相了！

您若不信，老茶客们还准能给您回忆一连串的奇人奇事儿！

茶楼作证！下面就是两则……

其一鼻涕虫

那还是在老年间……

也不知从哪儿钻出这么一位傻小子，大大咧咧地赖在大裤裆胡同愣不走了。

这愣头青二十郎当岁，倒也生得膀大腰圆，但却在长了一身好膘。松松垮垮，恰似堆憨乎乎会走的肥肉。再往上瞅，青皮脑瓜儿剃得锡光瓦亮。天生娃娃脸一张，傻不溜秋，就会咧开那棉裤腰似的大嘴冲着人笑。

且瞧瞧他怎么在这儿混饭吃！

大裤裆胡同就像条粘苍蝇纸，黑乎油腻的，却透着宽宏大量。只要您有一技之长，准保粘住您不放！您瞧瞧：就连打着莲花落讨吃叫街的瘸腿刘也算得一路诸侯，这足以证明两条裤腿儿里有多皇恩浩荡了。

可这小子……

没仁月，大伙儿就瞧出他是给大裤裆胡同抹黑来了。替瓦匠当小工子，他愣把苦泥扔不准地儿。瓦匠孙说他两句，啪：这一锹泥水竟应声拍在瓦匠孙的脑门子上。替杂碎杨去烧火，得！就更出大漏子了，就在杂碎杨外出解大手这功夫，他愣把锅给烧炸了。

够火爆炽烈的，就不该羊杂碎全变成了黑炭沫子，没辙了！杠房仇又咬牙收留了他。谁料想，这位抬棺材也踩不住点儿。搅得众人脚步一乱，又差点儿把死人给倒扣出来。他还笑，咧开大嘴傻笑。

您哪！整个儿的废物点心一个！

这不是让口外小天桥跟着掉价吗？为此，诸如驴肉陈、肉串杨、烧饼王、修脚李等等各路好汉就难免愤愤不平。但细一打听，却原来和古泉居茶楼的老掌柜有着某种干系。

但绝非桃色新闻……

据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伸手不见五指的茶楼上骤然闪现出一位不速之客。身轻如燕，落地无声。着夜行衣，见老掌柜倒头便拜。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只晓得这位神秘客飘然消失之后，大裤裆胡同里便多了一个窝囊种儿。

对！得摸摸底儿去……

要知道，古泉居茶楼正居两条裤腿儿交接处要害部位。广交胡同里的各路诸侯，早成了大伙儿公认的“忠义堂”。而只要说到这儿，老掌柜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谁料想到，这位平时以维护胡同荣誉为己任的老爷子，竟对此事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您说，这傻二姓什么？”

“不知道。”

“总该有个名儿吧？”

“不知道。”

“打哪儿来的呢？”

“不知道。”

“您、您这是？”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谁冤诸位，谁是孙子！”

“那、那您也得给大伙露点底儿吧？”

“瞎！”

只有一声长叹，再无其它解释。老少爷们儿进一步紧逼，这才逼得老掌柜颓然崩出这么几个字儿来：

“不能说！不能说……”

爷们儿！这就够了！该猜就自个儿猜去吧，大裤裆胡同有大裤裆胡同的规矩。再要问什么，就透着不知深浅、不讲义气了！

得！傻小子就这么留下了。

但老掌柜也真够意思。再不麻烦大伙儿，把这憨大个儿留下给茶楼挑水了。

水井就在茶楼下面。

井水清冽，也算得塞外一景。尤其是井旁那两根攀龙石柱，更是别具一番风姿。传说当年拴过御马，故俗称御拴马桩。高出地面七尺，埋在地下的也绝不少于此数。多少年来拴过无数烈马，竟未能撼动过其分毫。少说也有个千二八百斤，早被老少爷们奉为大裤裆胡同的镇街之宝！

就不该偏偏配上这么一位傻爷来挑水！

先拿那副水桶来说，够大的了，别人挑着怎么瞅怎么顺眼。可让这位五大三粗的一挑，就透着有点滑稽。简直就像大狗熊挑着一副玩具桶，不伦不类。每挑一担还准洒半担，一道儿演不完的水漫金山。老掌柜跟着他说不完的好话，赔不完的情。

但好就好在他的窝囊。

绝没脾气，大人小孩都可以拿他穷开心。而且胆子特小，傻头傻脑儿的见了谁都害怕。顽童们常跟在他屁股后头朝水桶里扔石子，他竟只懂得挑着水逃跑。得！连人带桶一个大马趴。没辙了！浑身泥水，愣咧开了大嘴就会个哭。乐子大了去了！为此，很快他就成了老少爷们喜见的“西洋景儿”和孩子们少不了的“玩物”。并且跟各路好汉一样，不久也得了个响当当的绰号：鼻涕虫儿。

绝了！

“鼻涕虫儿！笑一个！”孩子们追在他身后起哄。

“嘿嘿！”他竟马上咧嘴一乐。

“鼻涕虫儿！扭一个！”顽童们还是对他不依不饶。

“嘿嘿！”他愣马上扭动着一身憨肉。

“鼻涕虫儿！放个屁！”浑小子们更加得寸进尺了。

“嘿嘿！”他似为难了，但仍不忘撅起了屁股。

哈哈！众好汉也跟着开怀大笑了。

也难怪！大裤裆胡同什么都不缺：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看的，如今又添了这么一位供大伙儿打哈哈的。不算多余，也算得一路诸侯。

可就愁坏了老掌柜了……

鼻涕虫儿窝囊是窝囊，却份外能吃。肚子大得像个无底洞，一顿饭十个大窝头都填不饱。逼得没法子，老掌柜只好提着个泔水桶向各路美食高手求援。什么残羹剩汤，什么馊饭旧馍，总之卖不出去的他全往回收。为这事。大伙儿真怀疑老掌柜是不是有点抠，于是便决定试试鼻涕虫儿肚子皮到底有多大。

这一天……

背着老掌柜终于把这小子弄来了。各路美食高手踊跃得实

在可以，眨眼间便凑足了四只臭烧鸡，大半锅变了味儿的羊杂碎，十几个硬成铁饼的芝麻火烧，半笼屉馓子的狗不理包子，还有其它一些只配倒进泔水桶的小玩艺儿。没想到鼻涕虫儿竟毫不发怵，就像一头扎进了琼林御宴一般。就着大半桶冷水，刚半个时辰便风卷残云一扫而空。等老掌柜得知了消息，他早已躺倒在御拴马桩旁不见动弹了。

这还了得？！

要知道，这些玩艺儿就是喂猪也够喂好几口的！莫非让大伙儿愣把这傻二给撑死了？老掌柜叫苦不迭，众好汉也一时傻了眼。但谁能料想到，正当大伙儿又惊又悔之际，鼻涕虫儿竟一伸懒腰意外地坐了起来。睡眼朦胧，一瞧见老掌柜便嘟囔着伸出了手儿：

“今儿午饭，俺那十个窝头……”

笑！笑！瞧大伙儿这个前仰后合地笑！鼻涕虫当即受到一片夸赞，老掌柜也立刻恢复了仗义疏财的好名声。乐子大了去了，足够大裤裆胡同的老少爷们儿乐几天。

但乐极往往生悲……

就在大伙儿耍狗熊似地玩过这窝囊废不久，这一天从口里来了一位不同凡响的“混账儿”。单人只身，竟敢到这塞外小天桥，‘闯字号’“抢盘子”来了。一瞧就不是善茬儿，冷如冰，寒似铁。上得古泉居茶楼用食指往茶桌上一拧，桌面儿上顿时便留下个窟窿。老掌柜一瞧，不敢怠慢，马上以柔克刚地奉上一盏好茶。点头哈腰，随之便是一套江湖暗语来套辈数。谁知这位冷爷就是不买帐，喝过了茶还真给钱儿。只听嗖的一声拔出了一把柳叶刀，再听嚓啦一声已经在大腿上旋下一片肉。血糊淋拉，足有半斤多重，啪的一下甩在了老掌柜面前。冷眼一斜，还要“找头”！

要什么“找头”？这不是明摆着吗！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拿老掌柜开涮，说白了看，就是要大裤裆胡同的各路诸侯俯首称臣，这位冷爷要在这漠北小天桥专吃“独一份”！谁来救驾？文的当数算卦的“铁口黄”，嘴皮子行，能把死人给说活了。武的当数卖大力丸的“黑三泰”，功夫不错，能腰崩钢丝，头断顽石，武艺高强，威镇关外。多少年来，就凭着这一文一武，愣没有一个人敢来大裤裆胡同撒野！而现在？文的不知到哪儿去溜弯儿了，武的竟声称来者是其“师叔”，按武林家规他只好躲了。得！剩下些褂面杖、铁锅铲、泥瓦刀、大茶壶能顶什么事儿？就等着跟老掌柜倒霉去吧！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说话间，老掌柜已被逼下了茶楼，跪倒在古泉井旁那根御拴马石间。光天化日之下，要的就是这股劲儿！御拴马石，镇街之宝。挑这个地儿，为的就是要把整个大裤裆胡同都给镇了！果然，各路诸侯心里滴着血，就是没有哪位敢吭声儿。

等着瞧吧……

尚有一丝希望！只要老掌柜不签这个字，不划这个押，不低这个头，就是受点屈辱也还不算输！但这位“闯字号”的冷爷更叫绝，也不要笔墨伺候，要的却是一种令大伙儿终身难忘的狠招儿。只见他还是一声不吭，猛地一声吐出一口浓痰，铁着脸示意非让老掌柜舔了：这就是那“找头”！

面如死灰，老掌柜抖抖瑟瑟地跪着。

什么哥们儿？什么义气？面对着这可怕的“押”，一时间各路好汉都给

忘光了。诸位！先夹紧了自己的屁股，免得夹不紧崩出声来招祸！谁要不服气，小心先把自个儿祖宗留下的招牌砸了！老掌柜好是好，可谁叫他偏偏遇上这么个冷面混混儿呢？

战战兢兢，四周一片鸦雀无声……

但就在这时，却猛听得一声号陶。只见两只水桶一撂，一堆熬肉竟热切切地扑倒在老掌柜身旁。啊！鼻涕虫儿！老爷子没白收留了他，没想到傻里巴叽竟有这份儿孝心！

出现得意外，真让人害臊！在这节骨眼上，大裤裆胡同能挺身而出的，竟只有这位窝囊主儿！

“二大爷哎！”但就懂得哭。

“傻二！你、你靠边儿去！”老掌柜虽很感动，却在颤巍巍地喊着。

“俺不！”他却像小孩儿撒娇一般。

“走！”老掌柜猛地一推。

“不！”他哭的声儿更大了。

这不是挡横儿吗？也不看看自己的本事，活该这鼻涕虫儿自找倒霉！只见那位冷爷轻轻用脚向他一拨，那傻小子嗖一下便被踢出了老远。肥猪打滚一般，抱着脑袋更哭得满脸鼻涕眼泪了。但还憨头巴脑儿地嚷嚷着：

“你敢踹俺！你敢踹俺……”

那位冷爷显然不屑一顾这窝囊废，只顾着斜靠在镇街之宝的御马石上。用脚尖点着那口浓痰，似在威逼着对老掌柜喊：

“舔！”

老掌柜老泪纵横，就是咬牙不弯腰儿。他知道后果：砸了牌子，丢了地盘，愧对邻里，何颜再见祖宗？！

又是一点：“舔！”

老掌柜猛地一闭双眼，似决心以身相殉了。

可成吗？

只见那位爷的面孔骤然变得更冷了，蓦地一伸铁掌向老掌柜的脖梗按去。任老爷子再想当“强项令”，爷们儿！鼻尖还是一点一点向那粘乎乎的浓痰贴近了。

完了……

但就在这时，又听得鼻涕虫儿的一声号陶。随之，这小子又不识眼色心事地爬了过来。要知道，这位冷爷若不尽快制服了老掌柜，时间一久，老爷子倒会显得大义凛然，他却反而会落得个难对老朽之辈。掉价儿！而现在偏偏又遇上这么个不知深浅的窝囊废，挡在中间，护住老掌柜竟向他嚷嚷起来：

“俺来舔！俺来舔！”

“靠边去！傻二！”又是凄惨的一声。

“俺来舔！俺来舔！”

“傻二！”近于绝叫了。

怪不得老掌柜舍命阻拦。你来舔，这不等于变成了窝囊废对窝囊废了吗？真不知深浅，玩玄！果然，只见那位冷爷两眼骤闪凶光，猛起脚便恶狠狠向鼻涕虫儿踢去。别忘了！指尖一拧，桌面儿上便留下个窟窿。脚尖一拨，傻小子便是几个翻滚。这一脚下去，那不伤筋断骨才算怪了！

嘣的一声闷响，惊天动地的号陶！

但令人惊诧的却是，没见到血光飞溅，更没见到肢断骨裂，那鼻涕虫竟在号陶声中傻乎乎地站了起来。

那位冷爷显然一愣……

“俺、俺！”鼻涕虫儿却越哭越伤心，愣泼口大骂起来，“你、你、敢尥蹶子！俺、俺操你八辈儿大祖宗！”

要坏事！

是这样！没事还在找茬儿，何况又操了人家的八辈儿大祖宗。江湖上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您哪！要玩命了！说话间，只见那位冷爷嗖的一下便又抽出了那把柳叶刀。长不盈尺，寒光四射。就不知为什么偏偏抛下了鼻涕虫儿，径直向老掌柜逼来，似求速战速决，刀尖上又骤然闪出那个字儿来：

“舔！”

“俺操你八辈儿大祖宗！”鼻涕虫儿还在一旁傻里巴叽地火上加油。

不好！要出人命了！

没戏了！老掌柜要想不见血，那只有甘当三孙子去舔痰！看得出，傻小子也明白，要想救他的二大爷，单凭一身憨肉绝对不行了。刀尖从来就不是吃素的！但就不该三着急两着急，愣猛然间憨头巴脑儿地扑向了镇街之宝——御拴马石旁。

蠢货一个！想干什么？！

就在各路诸侯哀叹之际，只见鼻涕虫儿双手一搂，一声大叫，竟把那扎地生根的御拴马石骤然拔起来。再顺手一抡。便只听嗡的一声，那千二八百斤重的镇街之宝，楞被他玩儿似地高高举过头顶！

神了！神了！

大裤裆胡同似顿时陷入梦境一般。人人目瞪口呆，个个恍若隔世。再听不到一丝声息，这漠北小天桥一时间就像死绝了人似的。好片刻，才听得当啷一声，那是冷面客认输时扔下柳叶刀的声音。

可那傻二还把那擎天石柱高高举着……

“放下！”老掌柜终于发话了。

傻劲头儿上，不放！

“放下！放下！”近似于哄着。

怪委屈的，还是不放！

“小心我告你师傅！”语带威吓。

似被逼无奈，骤然又放声大哭。您哪！好不甘心！只见他把御拴马石抡来抡去，一咬牙这才撒开了手。但这一撒手不要紧，却更惊天动地。只听嗡的一声，那镇街之宝便被赌气抛向半空。惊心动魄，目不暇接。等人们还未能从头晕目眩中缓过神儿来，便听得又是一声巨响，那御拴马石早又从云中扎下，头冲下直插进原来的土窟窿里。纹丝不动，只是稍稍斜了点儿。

谁还敢喘大气儿……

“俺让你欺侮俺二大爷！俺让你欺侮俺二大爷！”只有那位傻爷还不甘心地坐在地上号陶着。

第二天，大裤裆胡同便又恢复了往日的升平。

冷面混混儿灰溜溜地不见了，但鼻涕虫儿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就在出事的当天晚上，那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就闻讯又杀了。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只听说后半夜便带着那傻二树叶般飘下了古泉居茶楼。刹那间便隐没在漆黑的胡同深处，只留下了一串又一串难破的谜：

他到底是谁人的后代？

他到底是哪家的门徒？

他到底为什么偏苦苦隐匿于此？

心痒难熬，令人浮想联翩。但当各路诸侯会聚古泉居茶楼想掏腾点底儿时，老掌柜却只顾摇着头竟还是那两句话：

“不能说！不能说……”

多少年过去了，就连老掌柜的小孙子也又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老掌柜，但有关鼻涕虫儿的奇事儿还在传说着。谁敢怀疑，大裤裆胡同的老少爷们准会和他翻了脸。小瞧人啦！

不信？您就到古泉井旁亲自见识见识！

果然，那御拴马石还在那儿头朝下斜插着。

您哪……

其二引魂樊

随后，就是小日本长驱直入……

但大裤裆胡同还是大裤裆胡同。该怎么着呢？上头的只顾自个儿撒丫子往后跑，逼得小老百姓只好当顺民。财大气粗的爷们仍不忘寻欢作乐，于是这漠北小天桥又恢复了昔日的乱哄哄。

只有这么一个人儿似超然物外……

这可不是乍猛冒出来的。有名有姓，大裤裆胡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这位爷的，只是对他恭敬得有点出格儿。

不信？你瞧——

每天大早，古泉居茶楼一开门儿，您准能瞧见这位随脚就跨进了门槛儿。身穿一领洗得褪了色的长衫，手拿一把古色古香的折扇，头梳老式中分头，脚蹬千层底儿旧布鞋。

三十五六岁。虽略显寒酸，但举手投足间仍不乏斯文。

塞外王府井少见的人儿！

进得茶楼，方寸不乱。左手提起衣襟，右手捏着折扇。有板有眼，一级一级拾阶而上。目若无人，颇具名士风度。而且上得楼来，径直就在那临窗口的茶桌坐稳。专用一般，永不更改。随之，便颇为潇洒地翘起二郎腿，用折扇在桌面儿上轻轻敲击三下。虽再不多言，但随着小伙计的一溜小跑，那上等的龙井扣碗茶总是应声而来。

穷谱儿大了去了！

更奇怪的却是，这古泉居茶楼地处闹市中心，居高临下，茶

客熙攘，本是处难得一张茶座的地儿。但任凭来人再多，却似乎没人敢来打搅这位寒酸爷们儿的清静。独霸一桌，闲云野鹤一般，而且一坐就是一天。虽不知这位爷是干什么的，似乎这辈子专门和这张茶桌棵上劲儿了。

可茶楼每天总有个关门的时候！

您再瞧：这位爷还是那么潇洒。八字步一迈，似踏人无人之境。睥睨一切，行走于夜色初罩的闹市之间。两旁的铺面里都难免伸出了店掌柜的脑袋，但又好像谁也怕扰了这位爷的悠闲。似乎天越黑就越对他肃然起敬，直到他消失在拐弯儿处的一片阴影里，大伙儿才放心地收回了自个的眼神儿。

到了！这里显然就是他的府邸。

但令人纳闷儿！大裤裆胡同别的铺面儿都是掌灯上火的，一片通明。唯独这三间铺面儿黑灯瞎火的，死气沉沉。相比之下，竟透着一股阴森森的

气息。

“樊爷！”有人还在黑影中迎接他。

“嗯！”他竟受之无愧。

“讨帐的今儿个多老去了！”似在提醒。

“信不过爷们儿？”他冷冷一问。

“不！不！”这位赶紧解释，“那是他瞎了眼睛！就凭您那一手绝活儿……”

“知道就好！”更冷了。

“对！对！”这位进而婉转提示，“我这可是为您好！三年没开张了不是？如果您能屈尊点儿、随和点儿、马马虎虎点儿，也省得成天清茶灌大肚不是？”

“你这是嫌我！”没想到他竟来火了。

“哪敢！哪敢！”这位立马掏心剖肺地喊，“我是那种人吗？再说，谁不知您是咱这一行的幌子！”

“这不结了！”他傲然地甩手而进了。

暗影里只留下了那恭候他的人儿。呆久了，这才朦朦胧胧看清了，原来这位竟是个祖传专吃死人饭的主儿，九世“杠房仇”。

兼做棺材铺的掌柜子！

借着其它店铺射过来的灯光，这位身后那一溜三间门脸儿也隐约看清了。只见一间铺面儿内屹立着一对对纸糊的金童玉女，一间铺面儿内横着一口口贵贱的棺材，一间铺面儿内杵着一顶顶大小的根轿和长短抬杠。冷气嗖嗖，阴气惨惨，要多惨人有多惨人！

说白了看，这就是杠房仇的联合体。一家是纸扎铺，一家是棺材铺，一家是杠房铺。三者合一，再无分号，可奇怪就奇怪在于，竟把这么个穷酸斯文人儿，毕恭毕敬地当成自己这一行的幌子？

蹊跷！够蹊跷的……

且不说偏偏住在这专门和鬼打交道的铺面里，就是怎么当这个幌子也颇让人猜疑，棺材匠？抬杠夫？纸扎手？全不像。店东？老板？掌柜子？又搭不上边儿。幌子？他到底凭那一份儿当这个幌子？

邪门儿！

猜他是落难公子，他又敢整日里逍遥于茶楼之上，说他是有钱的少爷，他又得每天都落脚于棺材堆里。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却能在能人荟萃的大裤裆胡同里独得一份尊敬。天哪！瞧他那落魄文人的样儿，莫非他是阎王殿里不中的举子？鬼门关里溜出的秀才？要不，他怎么会被树为这冥司行的幌子？

可怕……

这一天，他难得地没在古泉居茶楼上露面儿。但也就在这一天，茶楼上的气氛也显得有点儿个别。往日间扯着嗓子的闹闹嚷嚷，今儿个竟变成了捏着嗓子的叽叽喳喳，别瞅声儿不大，却透出了少见的兴奋和骚动。

只有他那张茶桌旁冷冷清清……似和他无关。老少爷们儿顾不上往那儿瞅，只顾得顶着头儿、咬着耳朵、使着眼色、压低声儿议论着一件大事情。诸位！诸位！听说了没有？古城维持会长的老子玩儿完了！老天有眼！脖子后长了个断头疮，愣嚎叫了七天七夜给疼死了！

得！就等着大出殡瞧热闹吧！似马上又和他有了关系！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大出殡这茬儿，茶客们的眼神儿就由不得往那张茶桌儿瞟。虽然空

着，却似更具吸力。好像今儿个那位孤芳自赏的爷们儿没来，这份乐子中就仿佛少了什么调料似的。

您哪！更透出他在这份热闹中的重要性！

“老掌柜！人呢？”有人忙问。

“人？”九世老掌柜只好苦笑着回答，“您还不知道樊爷那脾性？最后一个大子儿也没了，怕当着诸位摘面儿！”

“谁和谁呀？穷犯倔！”另一位马上惋惜道。

“就是！就是！”附和者颇多。

“要不这样儿，”有人却有不同看法，“樊爷也称不上樊爷了！”

“唉！唉！”又是一片惋惜声。

“也难怪！”还是老掌柜说得精辟，“三年不开张了！”

“唉！唉！”惋惜变成了叹息。

“唉什么？”又一位猛一击桌，声儿骤然一转，“这不来了吗？三年不开张，开张顶三年！财神爷正向樊爷招手儿。诸位！就等着瞧绝活儿吧！”

绝活儿？……

古泉居茶楼竟为了这一声，顿时显得无精打采起来。老少爷们儿一时哑了口，只留下一片掏心堵肺的难受模样儿。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就是没人再愿瞅那张空荡荡的茶桌儿了。

这茶还喝什么劲儿？堵得慌！

“绝活儿……绝活儿……”有一位老者竟为此摇头晃脑地哀叹起来。

“绝活儿……”随之又是一片惋惜之声。

“就是！”终于有一位年轻的主儿爆发了，“眼看就要白糟踏了！给老狗日的开道儿，太便宜他了！凭老王八旦造下的孽，早该打进十八层地狱！”

“诸位！诸位！”老掌柜有点儿紧张。

“就是！”但还有一位胆大的，“仗着小子当了儿皇上，楞专摘棒小伙子的鸡巴蛋配药吃！七老八十的了，还成天一个劲儿地的糟践大姑娘小媳妇儿！”

“阎王爷饶不过他！”咬牙切齿的声儿。

“小声儿！小声儿！”老掌柜慌不迭地按捺着诸位，临了还不忘补充了一句，“可别忘了：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使鬼推磨？茶客们又哑了口。

唉！可惜的绝活儿……

又过了两天，那张靠窗口的茶桌还冷清清地空着，始终未见那位寒酸而又斯文的身影。这简直成了茶客们的一块心病，这天下午有人竟建议老掌柜把它砸了：

鬼气儿太重……

但就在这群情激愤的功夫，就见得杠房仇兴冲冲地跑上了茶楼。大白亮天看得清楚，原来这位专吃死人饭的主儿可真够胖的。满面红光，就像涂了一层死人油儿。一上得楼来，对着大伙儿就是一阵讨好的嚷嚷：

“诸位！诸位！我给老少爷们儿送财来了！”

什么？什么？众人由不得对这位浑身晦气的人物刮目相看了。

原来，这古城维持会长是想借老爷子之死，大出殡，大发丧，大摆排场，以在其主子面前显示自己确实“维持”下一片“王道乐土”。不但要有那绝活儿引路，三班鼓手开道，六十四抬大杠举棧、一百单八个大姑娘和小

媳妇儿嚎丧，还要动员全城人皆披麻带孝加入送葬队伍，倾巢出动相随墓地直至入土为安。够辛苦的了，但不白去！您就听杠房仇这份儿嚷嚷：

“每人三块现大洋，丈二白布也归自个儿呀！”

颇具诱惑力……

“还有披挂的麻，拿回家纳鞋底儿呀！”

是不能白扔……

“玩儿似地走一趟，挣下半月的钱呀！”

确实如此……

“省下冒臭汗，还得瞧西洋景儿呀！”

够引人的……

“再说绝活儿，不瞅就后悔死呀！”

且听下文……

“听听价儿吧，一千块现大洋才肯露一手呀！”

举座惊绝……

顿时，古泉居茶楼上便只剩下了一片开了锅似的喳喳声。刚才人们还觉着那张空桌儿是块心病，恨不得立刻把它砸了。现在却又由不得眼神往那儿溜，似这才看出了它的庄严和伟大。一千块现大洋！叮叮当当，足够一家小民百姓三年吃香的喝辣的了！怪不得老掌柜半晌才缓过气儿来，说：

“一招鲜！吃遍天！……”

说到这儿，是该掰开瞧瞧了！要不显不出这位爷的特殊身价来。

原来，这位貌似斯文的主儿，竟也是一位专吃死人饭的好汉。祖传的行当，特准专门来往于阴阳两界之间。据说没他在前引道，新死的亡灵绝难安然度过鬼门关。其间种种惨人的传说虽只是耳闻，但大多数古城的老年人确实见过他那一手惊天地鬼神的绝活儿。为此，他世袭了老祖宗留下的那阴阴森森凄凄惨惨的绰号：引魂樊！

怪不得杠房仇把他奉为幌子……

但这幌子却常闲着。一般贫民百姓问心无愧也用不起，而达官贵人问心有愧又难得天天都死人。非极大排场的大出殡用不上他这手绝活儿，故三年不开张竟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爷又极愿依附风雅，开一次张就大把往外撒钱儿。三撒两撒只剩下饿肚子了，但再被冷落也绝对架子不倒。

也难怪！天下无双，南北一绝！

到时候您就瞧着吧！不管死主的官再高、势再大、钱再多、送葬的队伍再气魄，这位也得被恭恭敬敬地请在最前头。还得屈尊地看他的脸色，那谱儿大了去了！

您哪！完全为了他那手绝活儿！

只见他昂着头儿，挺着脯儿，任身后哭着、嚎着、吹着、打着，他却只管着在前头引魂撒纸钱儿。要多傲气有多傲气，要多潇洒有多潇洒。瞧！绝活儿也就跟着来了！一撒，漫天飞银。再撒，遍地铺白。扬扬洒洒，飘飘忽忽，由不得老少爷们儿开始喊好儿。

但这还不叫绝，最令人喝彩不止的是第三撒！只见随着他漫不经心地那么一扬，椁枢过后，那两旁的树叶上便马上挂满了纸钱儿。株株披白，棵棵挂雪，街道两旁顿时变得银装素裹！俗称“满街孝”，又名“倾城丧”！据说，他曾做然宣

称：只要树上还露一片绿树叶，他就少收一块现大洋！

不接着再为他爆个满堂好儿成吗？

真不愧为祖传的阴司使者！不但知道怎么为死者引道儿，而且知道饿鬼冤魂要的价码儿。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财大气粗就不怕造孽多。不过要让全城披麻挂孝还得有权有势，故尔难得见着引魂樊一露这手绝活儿。

而现在……

齐了！这不全齐了！别的且不说，就拿这白花花的一千块现大洋来讲，谁能够不动心思？更何况那位爷早穷得连最后一个大子儿也花光了，再撑着非饿死不可。得！天无绝人之路！这么大的数目，又够那位阴司秀才摆几年谱儿了！讨债的肯定换成了笑脸儿，哪个茶楼酒肆不得把他重新当成祖宗？虽然身上鬼气重了点儿，但现如今这世道有钱就是爷！大伙儿也跟着披麻挂孝去吧，三块现大洋还是三块现大洋呢！

良心值多少钱一斤？

不对！正当大伙儿向杠房仇报名准备去凑热闹时，就听得楼梯上又响起了那有板有眼的上楼声。再一瞧，那领洗得褪了色的旧长衫又闪现了。只不过多了几块补钉。中分头梳得照样地道，但就不该千层底儿鞋咧开了嘴儿。一脸傲气，却又透出了菜青色。身子板儿瘦了许多，大概是饿的。和平时有所不同的是，折扇没拿，倒提着个沉甸甸的包袱。正当大伙儿不知怎么来招呼这位乍穷乍富的爷们儿时，杠房仇却似见了活祖宗一般迎了上来：

“樊爷！大伙儿正念叨您呢！”

“等等！”气喘嘘嘘，却猛地把包袱向自己那张茶桌儿上啪地一扔！摊开了，钱！

钱！全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您、您这是干什么？”杠房仇目瞪口呆。

“先给我数数！”冷冷地作答。

“五百！”杠房仇忙不迭地解释，“数过了！数过了！没错儿，五百整呀！”

“这就够卖祖宗的了吗？”声儿更冷了。

“樊爷！樊爷！”杠房仇又慌着说明，“不是全讲好了吗？发殡过后见了好儿，剩下的那五百再送上吗？”

“拿回去！”又是一推。

“怎么？”望着菜青色的脸，杠房仇实在大感意外。

“不怎么！”头儿昂得潇洒，“昨夜里我到阎王殿里溜了一趟弯儿，见阴曹地府还没让小日本儿占了！”

“您？”杠房仇更瞠目结舌了。

“我？没辙！”一斜白眼，再不多言。目中无人一般。转身便向茶楼下走去。似仍力图有板有眼，但几经挣扎竟难潇洒起来。

摇摇晃晃，像踩在棉花堆上。

“爷们儿！别、别饿死呀！”有谁带头失声痛哭了。

没应声儿……

消失了，像鬼影儿似地飘飘忽忽消失了。茶桌儿上丢下了一堆白花花的现大洋，从此茶楼上再没见到他的踪影。

颇费猜疑……

但一千比三，大伙儿还是能掂出其间的份量来！致使维持会长白布蒙树，长麻披街，那“王道乐土”里送葬的队伍还是萧瑟得很。据说，从此便夜夜惊醒，一闭上眼睛就瞧见老爷子不是上刀山，就是下油锅，再不就是让

血淋淋往下摘卵子！后来，多亏了大白亮天有皇军壮胆儿，这才发现了原来是那位阴司使者通“匪”。一声令下，大肆搜捕。

几次把大裤裆胡同翻了个底儿朝天，但均无所获。就差恳请皇军出兵阎王殿，尽快把

阴曹地府也纳入“王道乐土”了！

又是一年多过去了……

奇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竟连个鬼影儿也没抓着。

渐渐地，古泉居茶楼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难得一个茶桌儿，但那张靠窗口的茶桌却始终空着。墙上是贴着醒目的“莫谈国事”，可管得着老掌柜就偏爱擦这张桌子吗？没人坐是没人坐，可碍得着总有人愿掏钱儿往上头送茶吗？龙井。还是上等的。

您哪！禁不住个人想人……

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可离了那手绝活儿他还能活着吗？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又抹不下脸儿讨吃叫街，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唉！引魂人的魂儿却没有人来引！

完了！完了！……

可谁料想到，就在这叹息过后不久，古泉居茶楼上竟出了一件怪事。神神道道，顿时又使大伙的眼前变得扑朔迷离了！

但这是“据说”……

这一天晚上，茶楼早早就关了门儿，只留下一溜儿小阴风在窗外溜弯儿。茶桌儿间还剩下几位老哥们儿，正顶着一盏灯在聊大天儿。聊什么？还不是谋划着暗下里烧点纸钱儿。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撒金撒银，临完了倒让自己落个两手空空吧？

啊！不对劲儿！

四周朦朦胧胧，却听见靠窗口那儿似乎有什么动静。老哥儿几个刚来得及一怔，便猛听得那张空桌儿击响了三声。似折扇敲的，好熟悉的叫茶声音！当即，老掌柜便举灯惊呼了：

“樊爷？……”

“是我！”回答得相当清晰。

“您？！”仍存疑惧。

“我？”回答得更加斯文，“说我死了，也算得活着。说我活着，也不妨当着死了！”

“您、您这一向还好？”还想刨根儿。

“好！”回答得越发潇洒，“阳世不好阴司好，阴司不好阳世好！东边儿不好西边儿好，西边儿不好东边儿好！”

“樊爷！”再不想打听，只剩下激动了。

“老掌柜！”回答得也很热切，“我这不是来瞧您了吗？”

“您哪！”热泪盈眶了。

后面的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像仅仅是个传说。但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大伙儿都亲眼瞧见了维持会长亲自带人冲上了茶楼。闻讯而来。杀气腾腾，似非抓住这位不给他老子引魂的“匪”不可。但更令人惊诧的却是老掌柜！一不否认，二不发怵。

有问必答，承认得倒也干脆：

“没错儿！来过。”

“哪人呢？！”

“喝过茶，给了钱儿，就没影儿了！”

“哼！没影儿了？！”

“是啊！我也觉得邪门儿。丢下了白花花的现大洋，怎么会一转身儿就不见了？别是有什么说道吧？我就把现大洋往水盆儿里一丢！”

“别他妈的胡扯！”

“胡扯？我老头子敢吗？不信，您就亲眼瞧瞧——”

顺手望去，果然茶桌上放着一盆清水。水面儿是漂着几块白花花的现大洋儿。圆的。

就是不沉底儿。

天哪！竟是几片鬼才使用的纸钱儿！

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与死共舞——“鞭杆”的故事

破题

鞭杆，俗称鞭杆儿或鞭杆子，但此鞭杆绝非彼鞭杆，在这里和车老板的鞭杆子毫无一点关系。似一种隐语，又似某种诡称。谁让七十二行中自古就有这行呢？您就且听我来破题。

说白了看，在这座塞外古城，“鞭杆子”乃是对从事某种隐密职业者的特有称呼。

带几分晦气，带几分不祥，甚至还带几

分神神道道的鬼气儿。一句话：惨人的行当！不信您就听听这两位赌咒发誓——

“得了吧！你那话得七折八扣被二除。小六子！这还算哥哥我给你留了面子。”

“五哥！您、您这是逼我的命！这、这么说吧！这回我小六子要再敢冤您，得！赶明儿一大早就让鞭杆子来拾掇我。”

“干嘛？干嘛？偏给哥哥许这个？”

“嘿嘿！不许这鞭杆子，您能饶得了我小六子吗？”

够了！这个誓就算起出点儿份量来了，比把老婆搭进去还起作用。

鞭杆子的威力何在？

再往深处来说，这就和我们老祖宗的厚生重死有关。悠悠数千年，竟传下来一份儿丧葬文化。生老病死，哪一处地儿没有纸扎、棺材、杠房组成的“独联体”？但既称文化，就必然包涵很深的审美意识。对正常死亡者上述人等尚可应付，对某些横死暴卒者却需另请高明了。自杀他杀，千姿百态。意外死亡，惨不忍睹。虽纯属化腐朽为神奇，但干久了也难免鬼气缠身。加之禁忌，自然也就颇具威力了。

这些靠殓尸混饭吃的主儿大多隐匿于市井之中，常面对面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但到用得着之时，似有特异功能，便会飘然闪现在死主身旁。凭得半瓶烈酒，一手绝活儿，专为束手无策者排忧解难。比如说，溺死者尸体膨胀腐败，一动就是一堆肉沫子，如何装裹成形入殓，其中就非有鞭杆子的学

问不可。再比如，吊死者僵直顽固，不但舌头不肯缩回，而且拒不穿衣套裤，如何使其服服贴贴躺进棺材里，那就更非得借助于鞭杆子的大家手法。尤其是对女性横死者的尸体，那其中的文章就更大了。更何况，不论男女横死者均各有隐衷，而我们的老祖宗

又最讲究礼义。暂不说如何向老天爷交待，起码也得让街坊邻居看到死者顺顺溜溜地躺着像个人儿似的。

因而，虽然现代化的殡仪事业早已伴着火葬场的出现而出现，但鞭杆子这一行却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推到殡仪馆再收拾？得了吧！干嘛当众丢人现眼？还是请鞭杆子动了手儿再进火葬场，瞧着也体面！为此，七十二行灭了行，而鞭杆子这一行竟得以晃晃悠悠延续到今日。

但至今仍是神秘而封闭的小圈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具有着逆反式的强烈自尊心。

外头人瞧着他们晦气、秽气、鬼气，他们瞧着外头人媚气、俗气、贱气。谁求谁呀？鞭杆子从不自报家门，还巴不得总罩上这么层幽深莫测的恐怖气氛。即使在干“活儿”之时，也面目冷峻、从不多语。只要冷不丁来上两句，就足能使活人吓晕过去。但既能自成一派，就必有高手扬名于外。在这塞外古城也不例外。君不闻，老少爷们儿自幼即在接受这种教导：

“再哭！小心鬼金四抱了你去！”

“你打我！”这是稍长后的诅咒，“你爸准不得好死，鬼金四早就在你们家等着殓尸呢！”

金四？好一个令人安份的名字。

这就是古城鞭杆子的代表，这就是塞外鞭杆子的拔尖人物。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竟有一个颇带宫廷气息的绰号：大内高手。据说，他专来往于阴阳两界，尤善引渡人间冤魂。手下的工夫更是令人叫绝，竟能把僵死的老嫗化为醉卧的美女。为此，闻之者色变，见之者惊避，唯恐将自己的魂儿也被他引去。但至今古城大多数人却无缘一见这位“大内高手”的尊容，只留下个阴风惨惨包裹着的谜。

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所幸我曾结识过这不同凡响的老爷

子。纯属偶然，却从始至终。天网恢恢，住事历历在目。好在前些日子他已经身穿黄马褂儿改成的西服，怀揣英国影坛巨星劳伦斯·奥列佛的大幅照片，直挺挺地被送进了火葬场的火化炉，我们也可就此一窥“鞭杆子”的内幕。

说到这儿，故事也就算备齐了。

您跟我来……

1

那还是在三十年前，而且纯属偶然。当时，我刚由北京考入这塞外古城的一座新建不久的大学。正多愁善感、度日如年。眼前没了北京的五坛八庙颐和园，便常在暗中诅咒这古城的孤寂和老气横秋。要多单调有多单调，天哪！活得真让人腻味。

得！刺激来了。

事情的起因似应归咎于校园初创，各方面配备尚不完善。有些男女宿舍并不分楼，甚至就在一层楼里打隔壁。应该说，虽然如此，但还是绝对令人放心的。经过反右斗争的大学生真可谓纯而又纯。不但没有什么黄色、粉色、黑色、桃色事件等等，就连毫无污染的白色也绝不沾边儿。一个个简直

纯得有如透明的水晶人儿似的，都恨不得抽尽七情六欲把自己变成工蜂工蚁，只记着埋头酿蜜搬食儿。

可漏子还是闯下了……

一天夜里，系里有一位叫范宁的小子出事了。这家伙本来是全系纯了又纯，正了又正，最拔尖儿的学生，要不然，班主任也绝不会安排他住在女生宿舍隔壁的男生宿舍把门边儿。大

概是受命运捉弄，这位平时睡觉总睁着一只眼睛的主儿，这天晚上起夜偏发起了疔症。从厕所回来大概是推错了门儿，竟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女生宿舍。而且还非把靠着门边儿那张床当成了自己的铺，一掀被子愣钻进去准备继续作那倒头梦。等他刚“体”会到不对劲儿时，但已为时晚矣！随着女生宿舍电灯猛地拉亮，一片惶恐的惊叫声陡然乍起。尤其是那位无端受害的女同学，顿时间号啕得几乎痛不欲生。

随之，全校骤然也变得灯火通明。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只不过是次颇带喜剧色彩的小误会。如能顺水推舟，而且说不定还会有个颇为温馨的美满结局。但在当时却不得了！要知道，那位女同学也是位纯而又纯、正而又正的拔尖儿人物，要不然班主任也不会安排她在分界线上为女同学把门边儿。清白已被玷污，纯洁终被亵渎。于是，种种猜测四起，人人擦亮了眼睛，顿时间范宁由纯而又纯、正而又正，变成了最不纯而又最不正、最不正而又最不纯。

伪装积极，居心叵测。

但范宁却意外地失踪了。等大伙儿骂着“狗操的”寻找了老半天，才发现这小子竟挺立于云端高处，须仰视才见。天哪！原来这家伙趁人不注意，愣爬上了大操场旁几十米高的大烟囱。一副悲剧英雄的形象，虽然在下面看着小了点儿，但在蓝天白云衬托间，乃可见其正在悲悲戚戚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地望着地面。

何以表白？唯有一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创造个冷静的环境再加以冷静的处理，或者将会是另一种结果。但在当时，大伙儿却早激动不已，整个学校顿时就犹如开了锅。对范宁的看法又陡然递转，又由最不纯而又最不纯、最不正而又最不正，急变为纯而又纯、正而又正！

眨眼间，同情加理解，友爱加关怀，激动加不安，便汹涌澎湃地将整个校园席卷了。

注目的中心是那巍然挺立的大烟囱。

谁也没发出号令，但同学们还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无私地搬来了自己的被子、褥子、毯子、垫子，以及过冬的棉裤皮衣，愣把大烟囱四周铺高了两米多厚。而且还安装了话筒，竖起了地对空的高音大喇叭。无数同学聚集在下面，不断地对那顶上的小黑点儿发出血泪声声的呼唤。尤为感人至深的是那位已受“玷污”的女同学，也在—群女同学扶持下弱不禁风地出现了。真可称得上“舍身救人”，竟也泣不成声地向着烟囱顶上发出了感人肺腑的呼叫：

“范宁同学！我信任你！你是纯洁而又高尚的……”

当时，我为之浑身颤栗了。往日的空虚寂寞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却是胸中激荡的热浪，因为我熟悉一位叫王—勺的食堂大师傅，便主动承担了往大烟囱下送吃送喝的任务。为的是让大伙儿那血泪声声的崇高呼唤，能把

范宁那小子永托于蓝天白云之间。

先得抽空为王一勺来两句——

炒菜高手，年近五十，油光锃亮地又胖又大。乃我们北京街坊一位八竿子打不着边儿的远房三大爷。他自幼被卖到口外，多年来从未再回京城露过面儿。是母亲怕我受不了塞北的寒苦，愣托街坊给搭上了这个茬儿。对我还不错，勺头子下总是开恩留情。对范宁事件也格外热情，饭厅距大烟囱够远了，他竟能催得我马不停蹄，浑身累得直冒臭汗。一趟又一趟地来回跑着，时间也越拖越久。范宁还是永驻于蓝天白云之间，真让人够心急火燎的了。

这时我才朦胧发现：死也是这么难。

当我又一次承担重负走出大饭厅门口时，只见四周一片冷冷清清。人们都被抽到大烟囱下了，当然这里必然寂无人影。我正走着，就听突然从对面轻乎乎地飘出一声儿呼唤：“小哥哥！”我吓了一跳，正感到奇怪，就见随声从路旁花坛里骤然闪现出个小老头儿，笑眯眯而又文谄谄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小哥哥！”他颇为谦恭有礼地叫了一声。

我终于肯定了这是叫我，便放下饭挑子惊讶地望去。只见眼前这小老头儿大约六七十岁。身高不过一米六十，体重顶多一百斤，似一件刚出土不久的老古董，却又带着几分久闯江湖的洒脱劲儿。长寿八字眉，眯缝耷拉眼儿。笑着时似哭，哭着时似笑。但举止言谈又颇有谱儿，有派儿，绝不掉价儿。再看那一身古铜色中式的小打扮儿，更是潇洒中透出儒雅，飘逸中透出古色古香。

校园里怎么会蹦出这么个人儿？

我正在纳闷儿间，他已经靠近搭上了话茬儿：“嘿嘿！小哥哥！今儿个这是赶得哪方神灵的庙会，热闹得实在可以。”

“哪来的什么庙会！”我当即予以否定，并断然他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嗅！嗅！”他竟点头称是了，“原来是这么挡子事儿。糊涂虫儿，傻瓜一个。”

“不！他是高尚的。”我又立即予以否定。

“嘿！”他竟遥望着大烟囱马上表示同意了，“是够高够上的，要是低点下点儿，或许还摔不死。瘸了胳膊腿，活着也像鬼，得！我看这小子是玩儿完了。”

“什么？”我一怔。

“什么什么！”说毕，他竟摇晃着小脑袋自顾哦吟起来，“死了死了，一死百了。”

没羞没臊，没烦没恼。一头栽下，不了也了。”

“胡说！”我大声抗议了，“有我们！还有我们！”

“你们？”他却翻了一下白眼儿，悠悠然他说，“小哥哥！容我老头儿这么说，没诸位这一大哄，说不定这小子还死不了呢！”

“啊！”我愕然了。

正此时，王一勺从大饭厅里跑出来催我了。没想到他一瞧见这小老头儿，竟像大白天遇见了鬼。表情复杂，一时间楞大惊失色地迈不动了步。但小老头儿却神情自若，偏笑眯眯地瞅了王一勺好一阵子，尤其是他那中式大裤裆，然后便颇为潇洒地一背手儿走了。

当时，我尚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要出乱子了！”王一勺半晌才缓起日气儿说。

“什么？”我顿时也受感染。

“小爷儿们！”王一勺仍很惶恐，“猫头鹰闻不见死人味儿绝不往这儿飞，金四今儿个这大驾光临能有好儿吗？”

“金四？”我失口惊问。

“操！”王一勺显然嫌我少见多怪，“咱这地儿有名的大鞭杆子。”

“赶车的？”我是头一回听这新鲜词儿。

“鸟！”王一勺更急了，“赶他妈横死鬼儿的！什么投河的，跳井的，服毒的，火烧的，枪毙的，刀砍的，撞车的，跳楼的，胎崩的，还有那些抹脖子和上吊的，统统全归这些鞭杆子打扮了往阎王殿里赶。”

“啊！”我毛骨悚然了。

“今儿个准没好！”王一勺还在惶惶然地叨叨，“这些鞭杆子全都和小鬼儿挂着钩儿，得不着准讯儿绝不轻易露面儿。”

“迷、迷信！”我挣扎着喊。“瞧着吧……”王一勺的声音却很惘然，有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味儿。这就是我头一次偶然得见金四、金四爷的经过。当时，我确实被这位神道道的主儿吓懵了，恍恍惚惚，也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转念一想，人鬼殊途，今后肯定再不会遇到这种怪物了，便急匆匆地挑起担子向大烟囱跟前跑去。谁料想，眼前的情景却又大出我的意料。在密密麻麻的同学群中，只见那位颇为晦气的小老头儿不但又出现了，而且好像还正在扮演一位颇为醒目的角色。被大伙儿拥戴在一个高音喇叭下，竟咳嗽气喘地对准话筒向大烟囱上喊开了：

“大外甥哎，大外甥……”

“什么？”我下意识地瞪大眼睛自言自语上了。

“他说，他是范宁的舅舅。”旁边一位同学解释道。

“不！他叫金四。”我忙纠正。

“对！”同学也忙解释，“人家也说叫金四！这和当舅舅有什么矛盾？”

“他、他是鞭杆子。”我又强调了一句。

“更没错儿！”同学又充分肯定说，“人家也说是赶车的，路过这里，来看范宁的。”

“这……”我如坠五里云雾中去了。

“大外甥哎！”但那小老头儿却似格外地清醒，拖着老城人那种特有的古典式哭调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越吆喝越有板有眼儿，“我那冒傻气儿的大外甥哎！玩儿什么不好？干嘛非拿着小命儿玩去。死了谁，苦了谁，连个媳妇儿的滋味儿都没尝着，不到二十岁就完了有多冤哪！”

语出惊人，引得老师们惴惴不安。

“大外甥哎！”小老头儿却如入无人之境，干脆连哭音儿都免了，扯开嗓子就干喊上了，“我那冒傻气儿的大外甥哎！脸儿有这么个要法吗？清白能这么着往回捡吗？屁！”

头冲下栽，半拉脑袋准得扞没了，剩下的半拉也得扞进腔子里！没头鬼儿，你还到哪儿找脸去？扞出来的脑浆子白花花的倒是清白的，可让小哥哥们一想起就反胃，就恶心，就恨你脏了大伙儿的眼睛！”

喊得别致，令全场瞠目结舌。

我由不得胆战心惊地向大烟囱顶上望去。天哪！刚才在一片崇高词语的呼唤声中，范宁那小子始终崇高地挺立着。现在经这小老头儿这低俗的一

嚷嚷，这家伙竟也挺不住了。低俗地耷拉着腿儿坐在大烟囱顶端边儿上，还低俗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我开始怀疑王一勺是否认错了人儿。

“大外甥哎！”小老头儿显然也透出了几分得意，“别磨蹭了，听话，下来吧！过年让你娘给你说个水灵灵的小媳妇儿，美不滋儿地这么一搂，你就知道眼前这点儿清白不值几个小钱儿了。”

“老大爷！老大爷！”终于有人出面干涉了。

“怎么着？”小老头儿一扔话筒回头反问。

“这、这么说，影响不好。”干涉者嗫嚅地提示说。

“那好！”小老头儿犯倔了，干脆远离高音喇叭，“我不管了！您能耐大，那就变着法子交人吧！”

“不！不！”干涉者马上又退缩了，“我们还希望您配合。”

“可以！”答应得痛快，但条件惊人，“那就干脆把那位女学生许给那傻小子算了。”

全场大哗，气氛为之突变。

“嚷嚷什么？”小老头儿环视着众人大大为不满了，“这不是明摆着有缘吗？成全一对儿，积德三辈儿。快冲大喇叭喊，婚事就这么定了，上头的敢往下栽，下头的就敢上吊。一条线儿上的两蚂虾，让傻小子瞧着怎么办去吧！”

这是哪朝哪代的办法？

果然，随之引发的便是那位女同学一声抗议式的悲啼，致使有关人士终于不得不出面严肃地进行干预了。

乱了！乱了！更乱了！

“干嘛？干嘛？”这老怪物竟然能方寸不乱，还在摇头晃脑地力排众议，“各位老少爷儿们，这种事情能叫真儿吗？不就是要救那傻小子一条命儿吗？为了这女学生不死他才不死，这个台阶够多体面的？只要他顺顺当当下来了，我老头子敢打保票儿，你就是给不给他媳妇儿，这辈子他再也不敢爬大烟囱了。”

这老古董还真有点儿舌战群儒的架式。

但更多的同学却为此感到委屈和不满了：我们的真诚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崇高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原则到哪里去了？

怪不得范宁爬大烟囱，原来他有这么个古怪的舅舅。

“得！”果然小老头儿在有关人士劝说下仍不肯服输，“各位爷儿们！瞧我那大外甥可在烟囱上越呆越不耐烦了。依我看这么着：各位带着那套理儿先和小哥哥们歇着去，留下我们爷儿俩在这里清静会儿。只要各位打保票儿这里不出现一个人影儿，我老头儿也打保票儿还各位一个全眉全须的大活人儿。您哪！出了事儿，我这舅舅担了。怎么样？用不用我给各位立个字据？”

这似乎可以研究。

但干不该、万不该，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王一勺竟亲自也送饭来了，一见这场面便神情大变地惊呼：

“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了？”

“不、不是我带的！”我忙分辩。

“小爷爷！”他不听，还在嚷，“我不是告诉过你，闻不到死人味儿他不露面儿吗？”

“别、别嚷嚷！”我急阻拦。

但为时已晚。顷刻间，有关人士和同学们都纷纷围了过来，开始听他一惊一乍地揭老底儿：

“他不是范宁的舅舅！他是鞭杆子！专门捧着死人靠殓尸混饭吃的大鞭杆子！”

一片惊叫，警惕的目光顿时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有口难辩，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急切地用目光在人群里搜索那可怕的小老头儿，以便捉住这老怪物说明事情真相。

但他却早像个鬼影儿似地消失了。

一切都又恢复了原样。下面的同学激情地喊着，上面的那家伙却反而又挣扎着站起来了。只有我惘然地立在圈外，仿佛真是我给校园内引进了鬼。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僵持了十余小时之后，范宁那小子还是一声惨叫，猛地从几十米高的大烟囱上栽了下来。人们寄期望于下面垫起的无数被褥，但他却偏偏坠落在中间的高压电线上，只见一个惊心动魄的强有力的反弹，他又被斜向重新送入半空。

目不暇接，随之便是风掣电闪般向沙石地面一头扎下！果然，脑袋没了，脸儿再也难找，脑浆倒是白花花的，可清白得有点儿惨人。

不幸！一切均被那鬼老头儿言中了。

2

我再不会感到寂寞了！

就从这一天开始，这可怕的梦魇便始终追逐着我。老家伙虽然鬼影儿般地消失了，但留下的问题却绝不就此而完。

我在挣扎，我在分辩！

要知道，经过长时间的震惊之后，有人已经带头恍然大悟了：我们的愿望和行动都是高尚的，当时的事态也是向着崇高的目标发展的！一切均无可挑剔，问题在于趁机被坏人钻了空子！现已查明他根本不是范宁的舅舅，而是一个背景复杂专吃死人饭的坏家伙！他怎么能够插足大学校园？必须引起广大师生的深思！

天哪！这不说清楚行吗？

当时我才十八岁，既有点血气方刚，又有点胆小怕事。像老母鸡抱窝似的，总想护住自己那点清白。面对同学，我怎么也说不清这来龙去脉，便马上想到了大饭厅那一惊一乍的王一勺。他妈的！全怪这多嘴多舌的胖家伙，陷老子于这不清不白的境地！

“对！首先找他掰个明白！”

这一冲动不要紧，随之我也产生了个更崇高的愿望：这一惊一乍的王一勺既然这么了解那老家伙，说不定从他那里能顺藤摸瓜干脆把那鬼老头儿抓了回来。这才是彻底验明正身之道，也不在当一回新中国的大学生！

得！这去了……

但谁能料到，这位积极性颇高的大师傅竟也因此倒了霉。按说，他一惊一乍警惕性颇高。但随之也因这一惊一乍却抖露出自己和这鬼老头儿别有一番渊藪。别的且不说，单据一位这塞外古城七十多岁的老炊事员揭发，原来解放前王一勺就和这鬼老头的老婆有一手儿。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和四十多岁的女人，猫腻得能不令人浮想联翩吗？

“小老弟！”王一勺一见我就眼泪汪汪，“这年月，好心没好报！”

“可你那一嚷嚷！”我还是义愤填膺。

“还提那个干嘛？”他显得更可怜了，“怕你沾上晦气不是？怕范宁那小子没了小命儿不是？”

“这……”我一时竟无言以答。

“这个丧门星！”他却咬牙切齿地接上了话茬儿，“我知道，一见他的面准没好事儿！”

随之，他便悻悻然说上了……

老天爷！原来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小老头儿竟出身不凡！遥想当年，乾隆爷为镇北戍边修筑这座古城时，曾钦命一位宗室贝子率领一支八旗子弟驻扎于此。不但引来了驾鹰、玩鸟、斗蛐蛐儿，以及青龙桥的汤褪驴肉，而且还留下些歪瓜裂枣儿似的后辈儿孙。

断断续续，晃晃悠悠，这败落的贝子府里终于又生下一个单传的孽种儿——现如今这专靠殍尸混饭吃的老鞭杆子！

天哪！怪不得称之为“大内高手”。

“一见他的面儿准倒霉！一见他的面儿准倒霉！”王一勺又在嘟哝了。

“倒霉？”我说。

“可不是！”他开始应证他的论点，“您不知道，第一次见他就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儿！”

“什么？”我又问。

“唉！”他叹了口气儿回答我说，“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儿，家贫，从小就卖身进贝子府当了小听差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他可不是现如今这鬼模样儿。二十多岁，长袍马褂一打扮，还颇有股子人模狗样的帅劲儿。那阵子他正玩鸽子玩得邪乎，刚见面儿就指挥我爬上屋顶为他往起撵这群情种儿。声东击西，愣要我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得！见面儿不到半个时辰，我便一头从房檐上栽下，差点儿就扎进阎王殿抽不出身来！”

“后来呢？”我忙问。

“后来，”他一摆手儿轻描淡写他说，“后来拿我换了只蛐蛐儿！”

“大活人换小蛐蛐儿？”我愕然。

“可替我换了个好主子！”他却由衷感谢道，“让我到厨房学着掌勺子，这辈子才总算混下个饱肚子！”

“天哪！”我只能感到悲哀。

“这算什么？”王一勺却满不当回事儿，又急着说那第二次相遇了，“第二回，那大概是十多年后的事儿了。当时我二十刚出头儿，只听说这位爷四十好几了却越活越洒脱。玩这，玩那，竟把祖传的贝子府给折腾着卖了。可洒脱劲儿依然不改，谱儿大老去了。为了争着捧个叫小桃花的女戏子，楞又卖了最后一座小破院。胆儿特大，偏要和一位有钱有势的年轻爷较劲儿。也算这一天该我倒霉，竟又在大？”

“他呢？”我不能不问。

“听说，”王一勺回答我说，“他一回头又得了只好鸟儿，便把那位女戏子让给了那位年轻的爷！”

“可怕！”我说。

“不！”王一勺却断然否定说，“最可怕的还属第三回！”

“第三回？我忘乎一切了。”

“可不！”王一勺那胖得流油的脸上，顿时显出一付美不滋儿的羞愧神情，

“说来，这回也该着……”

“怎么？”我更来神儿了。

“说来话长！”像老奶奶讲家史似的，“又是好些年过去了，看来这位末代贝子爷也早把家当败尽了，要不贝子奶奶能流落到我们老爷府上当了大脚老妈子吗？主子是位国民党的什么大专员儿，为有这么一位特殊的老妈子也觉得挺光彩。最难得的是这位贝子奶奶，四十多岁了，还细皮嫩肉的那么富态，没一点往日的架子，在全府上下极有人缘儿。怪不得就连大专员也常夸奖她：这才算得真正的大家子出身，三从四德可真‘从’出点火候了！在家由着男人折腾，在外头由着主子使唤，在下头由着大伙儿动手动脚！”

“您就……”我故意往上引。

“那怪得了我吗？”玉一勺委屈地大叫起来，“当时我不过二十郎当岁，谁让她一个劲儿总向我叨叨呢？说她那位爷不到三十岁就把她当生荒地撻着，成天只顾架鹰、玩鸟、放鸽子、斗蛐蛐儿、捧女戏子，外带还和男坤角眉来眼去……她这么成天叨叨还不算，有一天半夜愣绵乎乎地钻进了我的热被窝。能耐大老去了！就像调教生骡子马似的，一晚上就让我这小光棍开了窍儿。后来再瞅见十七大八的黄花闺女，就像瞧见了生瓜蛋子一般，怎么也吊不起火儿来。不信？您就试试！”

“不！不不！”我慌忙婉拒了。

“那、那干嘛现在又要批这个？”玉一勺似马上要拉口现实。

“别！别！咱们还是说第三回！”我忙阻止。

“第三回？”他好不容易又缩了回去，“当时我可真怕这第三回！要是我正搂着他的老婆热火，真让这位爷碰上那还了得？咋说也当了一回贝子爷，不和我动刀子才怪了！”

可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有一天晚上，我在贝子奶奶细皮嫩肉的怀里睡得正香。得！他老人家竟轻轻一推门儿，鬼影儿般地溜进来了……

“哦！要出人命！”我脱口惊呼。

“我也这么想！”玉一勺马上呼应，“当时我就赤条条地光着屁股跪倒在这位爷面前。三魂出窍，但仍不忘磕着头求饶。可谁曾料想到，他竟不明不白地先来了几句：‘我说孩子们怎么不像蔫小鸡儿了？嘿嘿！傍着个大师傅，有食儿了！’随之，他又颇有谱儿、有派儿、毫不掉价地微微一探手儿，说：‘起来！起来！这是谁和谁呀？瞧这身子骨，瞧这腱子肉，算孩子他娘好眼力！我这辈子求个什么？还不是求个老婆孩子有靠吗？得！该怎么歇着还怎么歇着，我这一瞧就更放心了。接着来，今后我就拜托了！，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竟瞅着赤条条的贝子奶奶嘿嘿一笑，便又洒脱地一甩手儿走了。

我还吓得要死。又多亏了贝子奶奶不失为大家闺秀，忙一把把我揽进怀里说：‘让你接着来，你就来呀！’听听……”

“我不听！”但总算松了口气。

“你不听？”玉一勺有点急了，“这第三回才算开了个头儿，倒霉事儿还在后头呢！”

“说！说！”我又来劲儿了。

“您哪！”玉一勺神情转为黯然，“从此这第三回就算没完没了了。我挣得几个大钱儿不但得往那没底的窟窿里填，而且这

位爷还断不了没皮没脸地到我这大厨房吃香的喝辣的。绝不失昔日贝子爷的谱儿，每吃还得昔日的贝子奶奶陪着。好在这位也颇讲三从四德乐于

伺候，一见他的面儿就绝不忘举案齐眉的礼数儿。要不是这娘儿们在热被窝里越来越尽心，说不定我早和他在大厨房翻了脸！”

“吃醋？”我失口而言。

“谁说不是！”没想到王一勺竟不否认，“虽然碍着面子没发火，可后来还是闹出了大乱子！”

“什么？”我一阵紧张。

“有一天，”王一勺回答说，“他正摆着谱儿吃喝，偏偏让我家老爷大专员碰上了！”

“得！你砸了饭碗！”我喟然而叹。

“没有！”他出乎意料地回答，“大专员问明了他的来历，便像欣赏一件古董似地围着他转。而这位爷也竟不发怵，照样吃喝得有谱有派儿。这还不算，过了一阵子大专员干脆又把他请进大厅，愣和这位爷称兄道弟地神聊上了。真让人琢磨不透！那时节，大专员正和另一位大人物争当什么国大代表，按说该是忙得屁打脚后跟，哪有工夫和这位败家子闲磨牙？”

“绝了！”我也感到纳闷儿。

“是绝了！”王一勺赶忙接话说，“而且等这位倒霉主儿一回大厨房，愣把腰板儿挺直了大声嚷嚷：他也要竞选国大代表，得着空子也要到南京凑凑热闹！当时差点把我和贝子奶奶吓晕了过去，这不是和大专员较劲儿吗？可谁料到，大专员竟对这位昔日的贝子爷礼让三分，竟由着他的性子胡来，要钱还真给钱！”

“与您无关！”我替他松了口气。

“谁说的？”哪想王一勺竟愤然反驳，“这才真到我倒霉的时候了，他要竞选，专门针对大专员的对头，愣点着名儿要我去当他的听差。还说是因为帮了他的大忙，要带着我见见大世面去。得！大专员一点头儿，我就开始每天跟着他去另一位大人物门口骂阵。骂阵不成，他又凭着老祖宗留下的贝子爷身份，干脆躺进了大专员给自家老太太备下的楠木棺材，让我领上大伙儿抬着满街哭叫，愣把全城老百姓引到大衙门口去看热闹。

我真害怕出大事儿，可他竟从棺材里探出头儿得意地对我说：‘嘻嘻！伙计！这是多大的乐子？哪儿找去？’话音刚落，突然不知从哪儿乍响两声冷枪。一枪吓得大伙儿把楠木棺材给扔了，一枪打在了我的屁股蛋子上。乐子没了，他也鬼魂似地没了影儿。惨了！”

“后来呢？”我余兴未尽。

“后来个屁！”王一勺大骂道，“后来大专员当了国大代表，我却成了替死鬼下大牢蹲了半年。半个屁股蛋子化了脓，罪可受老去了。尤其听说贝子奶奶竟为这抹了脖子，就甭提我有多恨这鬼老头子了。见他一次，准倒大霉一次！后来听说他落了个当鞭杆子的下场，就更发誓这辈子绝不再见他的鬼面儿！”

“唉！”我替王一勺叹息着。

“可，”他一下子便陷入了惶恐不安，“可偏偏这第四回又碰上了……老天爷！又有什么横祸要临头？……”

“你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我变着法子给您除了这块心病！”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

王一勺仍很惶然……

我紧追不舍地追问着，逼急了，他终于恍恍惚惚地说出了一个藏龙卧

虎的地方——大裤裆胡同。

“试着去找找吧！”他悲哀他说。

我开始行动了。

原来，这鬼老头儿不仅仅是个专吃死人饭的老鞭杆子，而且还是个货真价实的遗老遗少，不折不扣的寄生虫儿，地地道道的残渣余孽。这要是不清不白地和他挂上钩儿，我这一辈子还能有个好吗？

我开始出没于大裤裆胡同了。

这一出没不要紧，我才知道此胡同非同彼胡同。它始建于乾隆年间。有人称之为塞北王府井，又有人称之为口外小天桥。它正中有一跟古泉井，上有一座因此而得名的古泉居茶楼。两条“裤腿儿”由此而东西斜向伸展下去，仿佛一个大人物正叉开两腿向人们展示各类塞北风味的小吃喝。三教九流经常光临于此，七十二行也不时到此一显身手。

热闹得实在可以。

就是不见那老鞭杆子的踪迹。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但这老家伙在这里似乎也算得一路“诸侯”。提起他的大名真可谓如雷灌耳，虽搞得人们神情惶恐，却似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的竟愣瞪大眼睛反问：“金四，找他干嘛？”仿佛一提到他的名字，跟着便有个血糊淋拉的恐怖故事。

如若我摇头否认，这位肯定会一摆手儿说：“求您了！一边儿打听去。”好像我也带着一身晦气。

又是七八天过去了，学校里也越闹越大了！大烟囱上往下栽人是闹着玩儿的吗？王一勺失去了掌勺的权力，我也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巧合？有这么巧合的巧合吗？得！还得去找那老不死的，只有找到他才能还我一身清白。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天刚亮我就大老远地钻进那老城的“裤腿儿”里去了。早上还算清静，人们大多都涌上了那交接部位的古泉居茶楼去喝“茶”。

我也去了。

这里先得说明，塞外古城这“茶”喝得很个别。严格来说，吃为主，喝为辅。致使茶楼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暖乎乎的牛羊肉腥味儿。吃的是一种介于包子和饺子之间的玩艺儿，叫“捎卖”。或许是因在茶楼上捎带着卖而得名，但现在大多已美化写成“烧麦”。

顾不上研究，留给饮食文化考据家考据吧！喝的是砖茶。酽，消食儿。有时还兑上奶子，称奶茶，也算这塞外古城的一绝。但不管怎样，也只是早上卖这么一阵子，随后茶楼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茶楼了。

我也来了二两“烧麦”，一壶奶茶。

人声嘈杂，吆喝不断，我渐渐只顾埋首于众茶客间吃喝了。烧麦皮薄肉大，奶茶浓郁飘香，似乎尝出点儿塞外的特殊风味儿了。但正在这节骨眼儿上，就猛听得有谁惨人地喊了一嗓子：

“鞭杆子！鞭杆子！”

我一怔，忙四顾望去，只见四周围好些张茶桌上就像抽了签儿一样，人们都一个个慌不迭地拔身就走。一时间，茶楼上就像大白亮天出了鬼一般。我再忙回头向楼梯口望去，竟身不由己地失口惊呼了：

“是他——”

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只见这鬼老头儿竟对茶客的惶恐置若罔闻，仿佛还像昔日的贝子爷惊走四座那样坦然潇洒，背着手儿，

扬着头儿，一步一悠还哼着一首京戏的牌子曲儿。我准备马上扑过去了，但没有想到一位女服务员早抢在我的前头。刚一照面儿，便是一声怒喝：

“金四！你干嘛又跑到这儿捣乱！”

“什么？”声儿拖得很长，眼皮儿却撩也不撩，“有这么个说话的吗？爷儿们赏脸往这儿送钱儿，楞没大没小说是捣乱。”

“滚！”女服务员更急了。

“滚？”他竟干脆一搭腿儿坐下了，而且一占就是一张桌子，“有这么个伺候人儿的吗？换一个！里头听着：四两烧麦，一壶奶茶，要到火候的。”

“你！你……”女服务员差点儿气疯了。

“我？”他竟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诸位！诸位！昨儿个我可又见着一种新的死法了。绝了，愣把钱票子卷成卷儿往嗓子眼里捅。瞅瞅！就是这两张票子。”

恶心！哗一下，茶客几乎全走光了。

多亏了一位年长的主事大师傅从后头及时赶来了。处理手法完全不同，一见面就是一连串的讨好声儿：

“金四爷！金四爷！……”³

“哟嗬！”他也趁势大套近乎，“这不是麻三哥吗？您哪！不是冲着您的手艺，我金四还没工夫来呢！”

“瞧您说的。”这位也颇会对答，“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您爱吃，就是抬举了我麻三儿，茶楼每天让人送到府上去，还用劳您的大驾吗？”

“唉……”只是轻轻扫了那女服务员一眼。

“瞧你！”麻三儿马上就拿她开涮，“古今中外全是一个理儿，有钱你能堵住谁下馆子呀。伺候不好金四爷，你让大伙儿跟着你去喝西北风？”

“得！我这就告辞了！”金四也见好就收。

“您慢走。”送得也及时，“呆会儿我就让人给您送去。”

我一怔，猛然意识到是该到自己出场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慌忙跳起来就追在了楼梯口儿上。老头儿还在潇洒地走着，我只好在他身后大喝一声：

“你站住！”

“哟嗬！”他一回头儿，“原来是小哥哥您哪！”

绝没代沟，但却使我一时手脚失措了。刚才茶楼上那场戏尚历历在目，真可称得起是位软硬不吃的主儿，现如今想把他弄回校园去辨明是非；就凭我又谈何容易！

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嫩”。

“真有您的！”他却意外地夸起了我，“还忘不了我老头子？好眼力！绝不同于这般凡夫俗子。”

“我……”我被他夸得真有点儿懵了。

“您哪！”他也似乎对我更亲近了，“难得，这就叫缘份！大裤裆胡同里骚味儿大，俗气。走！到我家聊会儿去。”

天哪！他要带我到他老窝儿去？

我虽感到惨人，但还是跟着去了。到时候软的不行，再领着同学们来动硬的。

到了眼前，我才知道这不是个人呆的地儿。

原来，在大裤裆胡同古泉井之后，还有块人称之为“裤腰”的地带。

掖在袄襟下面的，当然见不得人儿。老年间跑口外的旅蒙商死了，大多数把棺材寄厝于此，故又称为孤魂滩。后来虽渐渐有了人家，但大都是看坟人的后代，还有那些落魄的市井好汉，穷困潦倒的破落子弟，以及一些三教九流的神秘人物。脏、乱、破、烂、臭，可以说是五毒俱全。虽然又是好些年过去了，但现如今仍遗迹处处可见。

我真有点儿后悔跟来了。

但已经身不由己。又走了一阵子，才好不容易在一片高高低低的杂乱房舍中，终于找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府邸”。傍着两个颓败的小坟头儿，深挖数尺，长方成形。用上坯砌起半拉

成为一间小屋，留半拉顺其自然成为一处坑院儿。透着别致，真可谓“低”具一格。

“请！请！”他伸手礼让了。

我只好咬紧牙关往坑里跳。再一抬头，就见坑屋门旁尚留着条单联儿。红色已褪，墨迹尚存，上书着十一个瘦金体的黑字儿：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运笔自如，柔媚潇洒，颇得那位功书善画而又倒霉透顶的宋徽宗真传。

但我却绝笑不开口来。

我害怕坑屋内的阴森恐怖，真想转身就告辞了。谁知又大出意料，他殷勤地刚一拉开门儿，迎面便扑过来一股墨香。进屋一瞅，又见一张破方桌上赫然摆着古董似的文房四宝。只是油泥儿厚了点儿，难以辨明是哪朝哪代之物。青石砚台旁边，还展开着一部老掉牙而又残缺不全的线装书。我顺手拿起一瞧，竟是一卷《聊斋》。四周虽然肮脏得实在可以，但这一切却足以使我目瞪口呆了。

鞭杆子！这是鞭杆子的住处么？

“坐！坐！”他又忙给我搬来张自制的古怪凳子，“坐在这上头瞧《聊斋》，您准能瞧出点儿特别的滋味儿来。”

“什么？”我大惑不解。

“您哪！”他又忙用袖子擦着凳子上的尘土，“您别瞧它不起眼儿，可是地道的楠木棺材板儿钉的。”

“啊！”这当即吓了个半死。

“别客气！”他却安详地坐在另一张三条腿儿的椅子上和我聊开了，“我就是照这本书挑的这地儿。两旁坟头儿里的邻居都不错，都是十八九岁死的。一位青楼的妓女，一位私奔的丫头，可就是没有一个到我府上串门儿的。”

“这、这……”这更使我心惊肉跳了。“上当了！”他却置若罔闻，还在神聊《聊斋》，“前些日子我才瞧出点儿名堂来。依我看，准是这写书的老爷子得了阳痿！说什么那玩艺儿‘如蚕’，又何谓那玩艺儿‘不文’？您哪！起码是憋着，没畅畅快快泄过火儿。下头不作主，笔头子就来劲。什么和人、和鬼、和神、和狐狸，逮着什么都瞎捅，连乌鸦都不能幸免，啧啧……”

“哦、哦……”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嗯！”他却猛地盯住了我，随之话音一转，“或许这地儿本来没挑错，只是我这模样儿也太不济了。再说，也‘如蚕’。可瞧瞧您这精气神儿，那可真称得起‘胎里帅’，保准‘不文’也能‘不文’出个水平来。要不，我把这地儿让给您两晚上，试试隔壁这两位芳邻能不能给您送点儿乐子来？”

“不！不不不！”我当即断然拒绝。

“您哪！您哪！”他大为不满了，“那您干吗跟着来凑这份儿热闹？”

“我、我——”我抓紧时机，马上谈出了他给我造成的误会，以及我当前的微妙处境。

“哦！”他又恍然大悟了，“原来您是来找回清白的。”

“这、这怎么说呢……”我只好这么回答。

“怎么说？”他一晃脑袋，“唉呀！您这也是往大烟囱上爬呀！”

“什么？”我不禁一个寒战。

“小哥哥！”他紧盯着我的印堂，“瞅得出，您现在越爬越高，差几尺就到大烟囱顶上了！命里注定，该着！”

“迷、迷信！”我失口就喊。

“迷信？”他却不以为然，“信不信由您，可破灾免祸唯有这条道儿：甘当三孙子，快把您那点儿清白当擦屁股纸扔了。”

“胡说！”我不屈地大叫了。

“什么？什么？”他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哥哥！这是您的声儿吗？”

“是又怎么样？”我一咬牙豁出去了。

“啊！”他似恍然大悟，“您哪！那我老头子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您就请吧。”

“我还会来的。”我话中有话。

“可以！”他更显出一副老光棍相儿，“我这地儿，只有我外甥、侄子、徒弟、干儿子，外带蹲过大狱的主儿来。您不怕沾着包儿，就尽管来。没关系，多一两门子干亲我老头子绝不含糊。”

“你！”我气愤地摔门而出。

但刚等我扑出门外，就由不得又为眼前意外出现的情景震惊了。只见在这坑院的窗台外还有个人儿爬着偷瞧。随着我的奔出，也忙不迭地闪开了。我仔细一瞧，竟是个十六七岁的苗苗条条的小女孩子。迎着我惶恐的眼神儿，她竟挑着眉儿、乜着眼儿、咬着唇儿、嫣然地笑了起来。我一时间傻了，只顾得木木地望着她那一双清澈明媚的眸子，还有那两只时隐时现的酒窝儿。恍惚间，似乎感到《聊斋》的某一章正向我展了开来。

但还未等我惊叫出声儿，就只见两条辫子在我眼前一甩，这苗苗条条的女孩子竟闪身钻进那老头子的鬼屋了。

我更愕然了。

但愿这只是看花了眼。猛一摇头，却又看见了这坑院左右那两座颓败的小坟头儿。

我惘然若失地回到了学校。

仿佛顺藤摸瓜只摘回了个梦，而一进校园才真正面对着严酷的现实。这一夜，我楞梦见了自己已经站在了大烟囱顶上，范宁那小子还一直在下专向我招手儿。而那鬼老头子也似乎在一旁大帮其忙，竟不断嘻嘻哈哈拿我逗乐于。就是不见了那娟秀的女孩子，大烟囱下只剩下了两座坟。

我惊醒了，但绝不敢吐露半点儿风声。要知道，如果大伙儿知道我这次的专门拜访，再加上鬼老头儿必然的反咬一口，那不但更说不清楚，反而会把事情更闹大发了。

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沉默是金”。

但我绝没有料到，为了避免出第二个范宁，人们早已密切地关心着我的行踪。实际上对老鞭杆子的拜访早被发现了，而我的反常表现又只能加重大家对我的怀疑。

星期一整个下午都在为了我。

再无退守的余地，我只好全盘托出了。心急如焚，委屈激昂，声嘶力竭地解释着此行的愿望、动机、出发点。但这一切却似乎难以取信于民。一句话：既然目的高尚，但归来后却为什么包着、裹着、兜着，一点儿也不敢往外抖呢？

有口难辩，我恨死这鬼老头子了。

汗流浃背，还得挣扎。但偏在这时，就只听得窗外一片嘈杂。随之，一阵熟悉的声音悠然传来了：“坦白可以，得见过那小子再说。”天哪！是他？如果这鬼老头儿再和我一认“干亲”，那可才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门一推，进来的果然是他。

“嘿嘿！”他冷笑一声，认准的偏又是我，“小子！算咱爷儿俩有缘，又见着了。”

众目睽睽，我如芒刺在身。

“您哪！”他又进逼了一步，“不管干亲湿亲，小子！告诉你，当着大伙儿不承认，没门儿。”

声声逼人，我悲愤欲绝。

“赔我那青花瓷笔筒儿！”他又突然冒出一句。

“什么？”我更气懵了。

“什么？”他竟突然跳起来破口大骂了，“我操他八辈儿大祖宗！十六辈儿小祖宗！”

装他妈的糊涂，和爷儿们非亲非故，原来这些日子是跟爷儿们的踪，盯爷儿们的梢，还到爷儿们府上踩盘子，临走还砸了爷儿们的青花笔筒儿。”

“妈的！”我浑身发抖了。

“妈的？”这一下这家伙又抓住了把柄，“你小子还敢骂人，想出名儿，想露脸儿，想讨好儿，还想把爷儿们送进大牢当份礼儿。可以，但不该砸了爷儿们祖传下来的看家宝。你小子要想赖帐，爷儿们跟你没个完！”

“造谣！”我终于怒吼了。

“造谣？”他竟从口袋里不紧不慢地掏出把碎瓷片儿，“瞧瞧！别瞅着上头尽是油泥儿，可是地道的御用青花瓷儿。乾隆爷钦准就许烧一个，你小子竟敢耍横儿给砸了！”

老年间三千两银子咱爷儿们都没舍得卖，今儿个你小子就瞧着办吧！”

“无赖！”我猛地跳将起来。

“无赖？”他竟受之无愧，“算你说对了，今儿个你要敢不赔，爷儿们也就不打算活着回去了。”

“混蛋！”我又是一声怒吼，“你、你这个卑鄙无耻的遗老遗少，地地道道的残渣余孽，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丧尽天良的老无赖！老子就是要变着法子刨你的老根儿，掏你的老窝儿，把你送进大牢垫底儿。”

“嘿嘿！”他又环顾左右而笑了。

“你？”我一把拽紧了他的领口。

“送吧！”他更显得满不在乎了，“爷儿们坦白：是来大烟囱下凑过那份子热闹，可是我让那小子钻女人被窝儿的吗？是我让他往大烟囱顶儿上爬的吗？是我让他头朝地皮往下栽的吗？您哪！看热闹不犯罪，可砸了爷儿们的青花笔筒儿，是我亲眼见的，有碎瓷片儿为证，没说的！”

“我让你这老疯狗咬人！”随之，连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挥臂便是

狠命的一拳。

乱了！乱了！一切全乱了！

我意外地发现，同学们早已完全站到我的一边儿了。群情激愤，很快就将那被我揍倒的鬼老头子押到校部去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很快便以立场坚定和斗志昂扬而闻名于全校。鬼老头儿的下场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确切地知道，经此事件之后，我不但又纯洁得像初生婴儿一般，而且逐步取代了范宁原有的地位，住上了男女宿舍分界线上那把边儿的床铺。

时间的流逝在洗涤着一切。

忘了，忘了，一切都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收到这样一封古怪的信，没头没尾儿，只有几行嘻嘻哈哈的墨字儿：

“小子！咱爷儿俩都得感谢小月儿。难得的乐子！这孩子好眼力！要不，没人救你……”

瘦金体的，柔媚潇洒。

小月儿？我猛地又想起了《聊斋》，还有那两个颓败的坟头儿。

更重要的是，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我要清白，我撕了……

4

又是四五年过去了。

我始终再没有见到过这鬼老头子，甚至连金四这两个字也已忘却了。大学毕业之后，凭着一颗火热的心，我又主动申请到偏远的山旮旯里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应该说，天隔一方，越距越远，我和这位“大内高手”的缘份也该尽了。他殁他的死人，我教我的活人，看来是难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但谁曾料想到，天网恢恢，鬼神难测。就在我离开这塞外古城仅仅半年的时间，可怕的现实就牵着我主动来求这位鬼老头子了。这是一个黑灯瞎火的夜，我惶惶然又向这见不得人的“裤腰”地带扑来。

危机四伏，唯此一途。

我恐惧，我不安，我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赶到了。天更黑了，狗叫得邪乎。但更可悲的却是，这片昔日市井好汉隐没之地似乎也在变。规整的房子越来越多了，野坟头儿却越来越少见，致使我一时间竟找不到了那“低”具一格的“坑院”。

天哪！他和他那两位芳邻迁到哪儿去了？

夜，更深了。我听着四周狺狺然的狗叫声，一时间呆了，傻了，或者说清醒了。人活到这么个份儿上，昔日的老师不信，昔日的同学不信，昔日的母校不信，竟走投无路地只能来求助于这个人人不鬼不鬼的玩艺儿，这还有什么活头？夜幕沉沉，我仍在下意识地走着。又一脚，差一点儿栽进一眼井里去，黑古隆咚，深不可测。但借着一汪水光，仍可见几颗冷凄凄的星星。

我凝视了多久，连自己也不知道。

心如死灰，目不转睛，竟连远天渐渐透出一抹鱼肚白也未觉察。偶然间，我只发现井底里的星星一颗颗相继消失了，又只剩下了汪死水。顿时，我竟产生了个古怪的愿望，愣想着立刻投身井底，把那几点儿光亮捞起来。

“干嘛？干嘛？”背后突然冷嗖嗖的一声。

我猛一怔。

“真是的！”背后那声儿更不满了，“找人有到井底儿我的吗？小瞧人儿，把爷儿们当成了只蛤蟆。”

我猛地又是一抖。

“要跳也行！”背后的声儿更洒脱了，“您先调过脸儿来让我瞧瞧。现如今这主家越来越爱挑刺儿，光把死人伺候顺溜了还不行，还得像。泡成豆腐渣似的，心里没底儿准露怯。咱爷儿俩一晃眼就是好几年没见面儿了，就算您行行好赏个脸儿。”

是他！是他！果然是他！

我不明不白地又是一阵激动，刚一回头，便禁不住失声号啕了。

“谢您啦！”他竟因此颇为得意，“难得您又给老头子送来份乐子。”

“什么？”我转为悲怆。

“您哪！”他却摆起谱儿开始叨叨了，“昨儿个晚上就有人给我报讯儿，就有位年轻的主儿在我旧府四处溜弯儿，还说准是给我送活儿来的。您想想，咱爷儿们是见财就收的那号人儿吗？得！我就摆开了周易八卦。一推算，卦上竟让我在这儿候着，说是个有缘的人儿来相会。您还别说，真让我在这儿等着了小哥哥您哪！”

说得我身上直发冷。

“请！”他也颇为及时地一探手儿。

我随声下意识地望去，只见天已大亮，眼前除了一眼古井之外，尚有一座小庙似的破败小屋。看得出，这里已有摆脱“裤腰”之势，显得更加荒僻偏远。

难道这就是昔日贝子爷的新府邸？

“嘿嘿！”他竟又是傲然地一笑，“老年间的土地庙，我早就

琢磨上了，多亏了前些日子有位跳进了这眼古井里，才总算把旧主儿吓得搬走了。

话又说回来，他配住这地儿吗？”

我不安地望了一眼古井，竟由不得马上跟了进去。

仍旧是一股墨香。您还别说，这鬼老头子还真讲一贯的风格。只不过在那几件满是油泥儿的文房四宝旁，又多了两个沾满灰尘的红布口袋。

“瞧着扎眼不是？”他主动提问。

我没表态。

“唉！”他却为此感叹了，“谁让邻居了一回呢，要盖新房子，总不能眼瞅着让刨出来粉骨扬灰。十八九岁，满水灵的，怎经得住这个。”

天哪！原来是他那两位芳邻。

我痴痴凝视着这两个红布口袋，又恍惚，又不安，竟由不得想起了坑院里闪现的小女孩儿，似乎叫小月儿。

这哪位是她？

“有什么委屈？”他竟指着那两个红布口袋对我说，“就当着我们敞开口儿往外倒吧，嘴严实着哪！”

我们？天哪！人鬼原是一家子呀！

但一经他提出“委屈”这两个字儿，这一切似乎马上退居次要了。要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比这还令人恐惧。

我忙不迭地向他全盘托出了……

自从那一年范宁从大烟囱上栽了下来，我就爬上了难得的清白高度。而且把给女宿舍守边儿的劲头儿，毕业后一直又带到了那荒僻的山旮旯里。山沟虽穷，偏女孩儿一个比一个水灵。尤其在我班上有个叫小莽的女孩子，更是水灵的拔了尖儿，只是十六岁了，才上初中一年级。

金四插话：“得！惹祸的苗子。”

我沉吟了，下面的话没有对他明说。当我第一次见到小莽的时候，竟差点儿失口对她喊出：“小月儿？”恍恍惚惚，似乎在眼前又重现了昔日坑院的情景。造化是如此神奇，天地间竟有这么相像的人儿。

金四催促：“怎么不吭声儿了，有难处？”

我忙接住了话茬儿：是有难处！不久我便发现，小莽不但已经有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未婚夫，而且至今还是个仍穿着开裆裤的傻子。当时我为此拍案而起，致使全校随之一震。有些好心的同事当即告诉我说，傻二虽至今仍公母不分，但在这山旮旯里却是名副其实的“御弟”。再娶什么媳妇儿，都受之无愧。

金四插话：“那还用说，是这个理儿。”

但我当时却不信这个邪，一咬牙不但课堂上击桌大骂，而且下课后常找小莽加强教育。义无反顾，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穷山沟拉到二十世纪。

金四插话：“对！起码也得换只好鸟儿。”

不！不不！当时我的心情是绝对高尚的。有法可依，有理可讲。但又有谁能料想到，正义明明在手，大祸还是临头了。起先只是恶言秽语四起，随之便是趁我和小莽谈话时来“捉奸”。我自诩一身清白何须惧之，没想到一群山汉干脆把我剥了个净光，一绳子就把我捆在村口的老榆树上让我清白了个够。

金四插话：“这法子地道，绝！”

更令人悲哀的是：唾我、骂我、打我最厉害的竟是小莽的爹妈！而且一回头儿还千恩万谢大人不记小人“丑”，又赶忙把女儿打扮好连夜送货上门去了。

金四插话：“聪明！谁说山汉冒傻气儿？”

可我却是一片山区特有的鼓乐声中，被学校“名正言顺”地开除了。

金四插话：“够便宜您的了。”

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一穿上裤子就准备咆哮公堂，就准备从天理、良心、道德、法纪上和他们决一高低！但还未等我扑出门去，就猛听说小莽已经上吊死了。眨眼间，我又成了“强奸未遂、逼死民女”的罪犯。

金四插话：“您哪！就撒丫子溜了。”

还能再说什么？不撒丫子就小命儿难保。我寄希望于这塞外的古城，谁料想人家早已在这里布下了罗网。恶人先告状，致使原先的朋友见了我就躲，同学见了我就生疑，王一勺见了我更要大义灭亲，再加上我肚里早已没食儿，身上早已没钱儿，如再不找个地儿躲一下，就是不被抓住也得累死饿死。万般无奈，走投无路，这才突然想到这鬼才敢到的地儿。

“说完了？”他问。

“说完了。”我答。

“您信得着我？”又是一句。

“那、那还用说。”马上回话。

“嘿嘿！”他竟颇为得意地笑了，“有乐子就往咱爷儿们这里送，算没白疼了您一场。行了！您就说该着怎么办吧？”

“我想，”我当即感激涕零他说，“眼前首要的是避避风头儿，只要不被抓回山旮旯去，我就能申辩，我就能告状，我就能帮助上头搞清事实的真相。”

“有理儿！”他完全表示同意，“是得避过这阵风头儿。大事一桩，一桩

大事！交给我了，您就瞧好儿吧，”

什么“好儿”？我不明白。

但随之一连好几天，竟不见了他的面儿。还把我唯一的一件上衣也披挂走了，使我整日里战兢兢绝无法迈出这小土地庙

儿半步。四顾茫茫，唯有伴着红布口袋里那两位芳邻苦熬日子。试着写了几次申诉，竟抖抖瑟瑟一字难得。度日如年，我蓦地想起他似乎还有过一本线装的《聊斋》。

我开始搜寻了。但这一搜寻不要紧，谁料想竟翻腾出个长方形的大木匣子。箱不箱，柜不柜，但里头却杂七乱八地装着好些书。不知是哪个年头出的些玩艺儿，大多被书虫儿蛀得残缺不全。有剩下一半儿的《论语》，还有掉了皮儿的老子的《道德经》，以至《红楼梦》、《西厢记》，甚至还有一本《金瓶梅》和一部《太上感应篇》，而且大都有瘦金体的眉批。风格特异，语出不凡。

现特录几条如下——

如剩下一半儿的《论语》批注曰：“半部《论语》治天下，剩下的一半儿擦屁股。”

对老子《道德经》的批注更别具一格，涂抹半行，改写为：“道可道，非常道，没牙老驴转磨道。”

对《红楼梦》的批注更是妙语惊人：“梦他妈的个屁！既知道白茫茫一片，还写这鸟玩艺儿？倒霉就倒霉了，还总梦着往事泄火儿。”在林黛玉名下批注曰：“我见过，斗鸡眼儿，硌得慌。”在薛宝钗名下只给了三个字儿：王一勺。”

对《金瓶梅》的批注：“也算一部经。”

对《太上感应篇》的批注：“别活了。”

全部用瘦金体墨字写成，一丝不苟，颇为严肃认真，又颇为妩媚潇洒。

但更引我吃惊的是，书抖落完了，这长木匣子底儿上竟显露出一件老气横秋的黄马褂儿，小时候听京戏我见过，皇帝老儿御赐的。再一联想鬼老头儿那贝子爷的老祖宗，便由不得使我暗暗大吃一惊。殁尸混饭吃还偷藏着这老古董，实在猜不透

这老鞭杆子的居心何在。

但唯有黄马褂上没有瘦金体的批注。

正当此时，就猛听得身后响起了一连串不满的声儿：“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我慌一回头，果然这位爷偏偏这时回来了。

“够意思！”神情令人琢磨不透，“瞧不出您还真有两下子，背着主家竟敢私自挖坟掘墓。”“什么？我大吃一惊。”

“您哪！您哪！”他又是一番摇头，“愣把我这装殓好的小棺材给翻腾出来了。”

“啊！”我惊叫一声，这才彻底看出，眼前这确是一具小孩儿的棺木。

“啊个屁！”他又颇多感慨地顶了我一句，“留下红布口袋这两位给您解闷儿还不够，愣还要变着法子开棺找乐子！”

“我！我……”我彻底慌了神儿。

“嫩！”他却意外地宽宏大量来了一句，“您哪！比这更大的乐子还在后头呢，求您了。坐好，坐好稳住神儿。”

“什么？什么？”我被他按坐在凳子上更糊涂了。

“别动！”他随之竟摆弄着我的脑袋玩赏起来“像！像！没说的，绝活儿！该怎么着谢小哥哥您哪？得！您让我逮着机会露了这么一手儿，我也绝对亏待不了您！小哥哥，还您个大自在。”

大自在？我瞠目结舌了。

“您哪！”他终于推开了我的脑袋，得意洋洋他说，“这事儿也算碰巧了。”

我听着——

原来，在这塞外古城的北面大山沟里出了车祸，山涧里留下了两具血乎淋拉的尸体。

他本来嫌山高路远不愿大驾亲征，可我的到来却使他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灵机一动，抄起我的那件上衣便随着徒弟前去。而且到了之后，愣用死人屁股上的肉皮儿，照着我的模样儿，精雕细捏地给其中一位没头鬼安了张脸儿。等再穿上我那件上衣，当即博得众鞭杆子们的一片喝彩。加上上衣口袋里又偏偏装着我写好了的两封申诉状，竟使很多人断定：和那偏远山区提供的特征一模一样，这大概就是那个逼死少女潜逃在外的罪犯。

“嘿嘿！”他还在美不滋儿地笑着。

天哪！我却顿时被吓了个半死。我只不过想暂避一时风头，他却竟永远使我在地球上消声匿迹了。我惶恐，我不安，我瞪大眼睛只觉得自己真的灰飞烟灭了。

我？我他妈的被捉弄了。

“您命好！”他却这样慨然总结道：“说您活着，您已经死了；说您死了，您还活着。说您是鬼，您还有人影儿；说您是人，您再难得户口本儿！三界不收，五行不留。

不生不死，唯您得了这份大自在。”

我内心在诅咒：他妈的大自在！

“可我，”他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了起来，“我怎么就没有这个福份？从小儿就变着法子修练，可就是始终摸不着这大自在的边儿。苦熬了六七十年，至今还背着‘金四’这两个倒霉的字儿。小哥哥！一句话，我命不济。”

我也失声号啕了，但这是绝望。

“瞧！”他竟为此激动不已了，“咱俩有缘份不是？连鼻涕眼泪都不分家。可这‘不自在’不能糟践了，要不咱们准造大孽。”

“他妈的！”我一声大叫。

“对！”没想到他又误会了，“人生难得几次乐，您就等着再

我又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若涩。但他却似乎没几天便把种种遗憾忘光了。又仿佛在外头寻找到了什么新鲜乐子，瞧那劲头儿，竟好像比老年间溜鸟儿、捧戏子、玩蝻蝻儿的瘾头还大老去了。当时我竟没有觉察，望着他成天捧着那些信乐颠颠地跑出跑进，内心甚至对他产生了某种歉意。

可谁曾料想到……

这一天，他回来已近大半夜了，当时我好不容易才睡着，但他却偏偏不管不顾，一推门儿，冲着我就是一连串美不滋儿地嚷嚷：

“恭喜您了！贺喜您了！”

“什么？”我一个鲤鱼打挺惊坐起来。

“小哥哥！”他更喜形于色了，“您已经给拉回那穷山旮旯里，和那位小莽姑娘合葬进一个坟头儿里了。”

“啊？”我又大叫一声。

“瞧您！”他竟埋怨起我的大惊小怪，“结鬼亲也不懂？还算得个大学生，真是的！”

我还以为小哥哥您正梦这码子好事儿呢。不过在梦里也别找着打架。那主儿当一回您的替死鬼儿，也该让人家尝尝这点甜头儿。”

“怎么回事？”我决心搞个水落石出。

“嘿嘿！”他却仍只顾着沾沾自喜，“您就放心咱爷儿们的手艺，保准就连小莽姑娘也分不清是真您还是假您。小哥哥，没事了，就让他们先乐着去吧！”

“你说！”但我绝不就此罢休。

“说就说！”他有点儿不高兴了，“您不是要一身清白吗？咱爷儿们就还您个一身清白，还穷嚷嚷个什么？”

随之，他又颇为得意地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老天爷！

瞧好儿吧！

“再瞧好儿！再瞧好儿！！再瞧好儿！！！”我几乎炸了。

“没错儿！”他仍是一副颇受鼓舞的劲头儿。

“天哪！”我又是一声惨叫，猛地困兽一般冲出了小土地庙，在古井旁那荒僻的野滩里，发了疯似地嚎叫着、狂奔着。他也不拦。

夜，冷凄凄的夜！我抽够了筋儿，终于又夹着尾巴回到了这座破败的小土地庙里。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现在再被人发现，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但眼下我又绝无其它去路，好像暂时还只能呆在这座活坟里。

他对我仍很大度，可我绝不甘心。一连好些天，我始终在写。悲壮激昂，慷慨陈述。

一支笔似乎饱蘸着公理、正义、道德、良心。我首先给父母写，不但让他们放心，而且让他们坚信自己的儿子是高尚正直的。随之我又给各有关方方面面写，声声血泪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愤怒地控诉了那惨害少女的罪行。

一开始，这鬼老头子尚很宽容，似乎下决心绝不干涉我的“内政”。只不过时而颇为惋惜地叹息一声，好像是我搅了他的乐子败了他的兴。但过了些时候，他终于不甘寂寞了，竟不断向我提出些离奇古怪的建议。比如说，应该用死人的名义专门给那穿开裆裤的“御弟”写一封“冥信”。再比如，还应以冤魂不散的口气给那早已红颜薄命的小莽写一封“情书”。

“我反对！”我怒吼了。

“得！得！”他竟颇有保留地让步了，“不写就不写，嚷嚷什么？道行还浅，点化不透。”

“我今后还要活人！”我又是一声。

“活人？”他更摇头了“您哪！您哪！活得那么累，那还有什么滋味儿？”

原来，这鬼老头儿给鬼界写冥信和情书的建议被我彻底否定之后，他竟背着我亲自动手干了起来。看得出，他是绝不愿让这份乐子付诸东流的。为此，他把我给父母及有关方面写的信通通扔进了门外那眼古井里，而单单把自己用黄表纸写成的冥信和情书寄到了“御弟”和小莽家里。恰好这时“御弟”由于穿开裆裤得了“缩阳症”，于是这两封寄往鬼界的信便产生了阳世的信难以达到的威力。在一片阴气森森的气氛之中，首先是“御弟”之家发

表声明，声称他们早就反对此事，小茅之死纯属其父母自作多情而造成。又过不久，便传出我不但是清白无辜的，而且还高尚到为婚姻法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随后，便是为了对我的崇高品德永志不忘，又进一步把我拉回了山区，同时应小茅父母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隆重地将我和小茅合葬在一个坟头儿下。虽有点儿不伦不类，但乡俗不可违，群众的美好愿望还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又都是死人。

“我抗议！我抗议！”我急不择言地咆哮起来。“她、她才十六岁。”

“瞧瞧！”他还是那么潇洒，“又得清白，又得自在。小是小了点儿，凑合吧！”

“不！不不！”我还在不屈地叫。

“那，”他突然冷不丁地给了我一句，“您就自己瞧着办吧。”

我傻了……

5

一连几天，我真像死了一般。

我躺在这小土地庙里一动不动，一时尚无法消受这难得的大自在。不愿吭声儿，不愿答话儿，似乎正在体验黄土埋没的滋味儿。时间久了，我竟变得恍恍惚惚、迷迷糊糊。

有几次半夜睁开眼来，我竟朦朦胧胧发现小茅就在我的身边儿。荒蛮山区的女孩儿，柔情似水，像在幽怨地望着我。

“老师。”她在轻柔地叫着。

“躲开！”我慌不迭地推开了她的手，“小心，小心人们正瞅着。”

“您忘了！”她哭着说，“咱俩已经被埋在一块堆儿了。”

“不！”我喊，“我要清白。”

“有！”她说，“留在坟头儿外了。”

天哪！原来黄土堆儿下不埋清白。我又是一声惨叫，一睁眼又返回到现实。月光如流银，冷幽幽地从破土地庙的裂缝儿射了进来。那鬼老头子又游魂儿似地不知哪儿去了，只留下那两个红布口袋和我作伴儿。

梦！只是一个可怕的梦。

啊！不对！只听破庙门儿轻轻一响，随着一片月光竟飘然闪进个人影儿。借着月色，可以看清是位女性，再仔细一瞧，分明是那屈死的小茅也赶到这里了。只不过似乎骤然长大了几岁，显得更成熟，更苗条，更光彩照人罢了。惊诧间，我仿佛又退回到梦中，由不得失口惊叫了：

“小茅！”

“又是小茅！”声儿轻柔，却带不满。

“你？”我顿时又恍然觉得对不上号儿。猛一怔，月光又骤然落在了那两个红布口袋上，下意识地猜测起她到底是哪一位？

“我？”她却似乎对我很熟悉。

“快说！”我色厉内荏地又是一声呐喊。

“瞧瞧！”她竟一点儿也不在乎，“怪不得倒霉，还是这生瓜蛋子模样儿。”

“什么？”我还想呐喊。

“唉！”她更拿我不当回事儿了，“都怪我当年替你求情了。不但让老爷子白白挨了你一拳，还真把你给宠得越来越傻了。”

“小月儿！”我失声喊道。

她不语，只在笑。

月光颤抖着，我只剩下目瞪口呆了。恍惚间，只觉得山野里那小茅又隐去了，眼前又再现出四年前坑院中那《聊斋》式的幻境。造化是如此神奇，一个失去了，一个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失去了。似她引出了她，又似她引出了她。如醉如梦，如泣如诉。

“走吧！”她轻轻呼唤了。

“走？”我下意识地回应着，目光却由不得落在了那两个红布口袋上，似还想弄清她到底是那丫头？还是那妓女？

“你总把我当成鬼。”她悲哀了。

“不！不不！”我又忙否认。

“你到底走不走？”她来气了，“是老爷子让我喊你。”

“老爷子？”我更觉得有鬼了。

“告诉你！”她干脆来狠的了，“你要是不跟我走，老爷子可要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了。”

“别！别！”我赶紧告饶。要知道，老头子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真是的，”她在前头一边儿带路，一边儿还在自言自语地叨叨，“都怪我给爷爷带来了累赘！”

“爷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天哪！她原来是那老鞭杆子的小孙女。但转念一想，又好像有点几不对。听王一勺早就讲过，这鬼老头子自从老婆抹了脖子之后，他干脆就把众儿女告了“忤逆”，不但从不管他们的死活，而且早断了和他们的一切来往。现在怎么又突然冒出个孙女儿？

小月儿还在前头飘飘忽忽地走着，但我的神经却更紧张了。这鬼老头儿遣这么一位《聊斋》式的女孩儿唤我到底去哪儿？我努力回忆着。几天来，他似乎一直为我享受不了这份“大自在”而遗憾着，甚至为了我搅了他这份“乐子”而垂头丧气。后来，小土地庙里就干脆不见了他的鬼影儿。我原还以为他彻底放弃了我去另寻“热闹”，谁料想他竟还这么惦记着我。

黑灯瞎火，他到底唤我去干什么？

我再抬眼一望眼前那也似身带鬼气儿的姑娘，骤然间内心感到更惶恐不安了。是要惩罚我的不知好歹？还是要力逼我去干犯罪勾当？尤其是突然专派这么个女孩儿来引导我，就使得前景变得更加不祥了。

但我却什么也不敢问。

三走两走，愣走入了大裤裆胡同后面的“裤腰”部分。只不过这里属打褶子地带，更掖着见不得人儿。到了一间半破烂的上房，外带着个碎砖头垒就的小院儿，大门外还拴着条塞外特有的恶狗。多亏了小月儿温柔地制止了它的龇牙咧嘴，我才得以偷身窜进这不是人住的地儿。

鬼屋！鬼屋！又是一处鬼屋！

站在院内，我望着小月儿的背影，便再蜘蹰不前了。瞧选的这地儿，瞧关的这死沉沉的门儿，瞧堵得这黑漆漆的窗户帘儿，还有这条猥猥不已的恶狗！

我不知自己是怎样被推进屋里的。

但等我咬牙再睁开眼睛，却被屋内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了。

门外是一片漆黑，四处破烂，但屋里竟是电灯放亮，几明桌净。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窗台上还摆满了盆花儿。更令人惊讶的是，简陋的写字台上竟放有报纸，以及几本摊开的外文书本儿。

这是个什么地方？

愕然间，又似有点儿感到惘然若失。《聊斋》式的氛围顿时失去了，似反而遗憾眼前的人间烟火味儿太重。再抬头，又见这梦幻般的书斋正中还摆着一桌酒菜，而那位唤我前来的鬼老头子又偏偏当头正面身居主位。虽然他摇头晃脑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但在这样的环境映衬下还是显得颇为荒诞。

有人起身相迎了，而且竟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四十多岁，个儿瘦且高，鼻子尖且大，头顶上平摆浮搁着一顶压扁了的鸭舌帽，脚上穿着双不知是哪个世纪的尖头大皮鞋。尤其是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镜儿，就使人恍若见到了一位当代的老夫子。

“请！”他一探手儿，又颇具洋人风度。

“坐！坐！”还有一位也应声打着招呼。此人年过四十，体微胖，板板正正，天生一副富态相。

我越来越犯迷糊了。文绉绉的眼镜先生，虎威威的正派人儿，怎么能和这么一位下九流的老鞭杆子搭上边儿？再瞧瞧电灯下的小月儿，越瞅就越觉得和那红布口袋不合套儿。文文静静，怎么瞧怎么像个女大学生。扎眼的倒是身居正位的鬼老头子，虽也算得“众星捧月”，但还是一眼就可以瞧出他不是个正经玩艺儿！奇怪的是，全屋的人却对他特别恭敬。

“瞧瞧！”我正在纳闷儿，他已经喧宾夺主地向我嚷嚷上了，“小哥哥！大伙儿有多疼您？千辛万苦得着个乐子，还怕您给拉下了，难得呀，难得！百年不遇。这么着办吧！教授哥们儿，贵人大兄弟，让小伙子见识见识。”

教授？贵人？我更是大吃一惊。

“这、这，”那眼镜先生说话果然带有学者风度，“其实非常简单：极度兴奋，心肌梗死。”

“操！”另一个说话也颇具贵人气魄，“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我当即又吓出一身冷汗来。疼我？就这样拿死人当乐子疼我？我战战兢兢地只顾望着教授、贵人，还有那真像大学生的女孩儿，一时间又像坠入一个恐怖的恶梦中去了。

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儿？

“小月儿！”老爷子沉吟片刻终于开口了，“先到小厨房呆着去！别脏了您的耳朵，也别搅了这份乐子。”

小月儿马上执行，另两位也不反对。

“贵人兄弟！”他当即颇为严肃地批驳上了，“有这么着对待乐子的吗？什么叫恶？什么叫善？什么叫失？什么叫得？您错了，您又错了！讨这么个死法，非大福大贵之人不能。由‘乐极’到‘极乐’，难得呀，难得。”

“有理儿。”教授似茅塞顿开。

“屁！”贵人却绝不服气，“他这是不得好死！”

“错了！”老爷子又进一步谆谆予以启发，“又错了！您想想，搂着那么个小娘儿们，又在那么软乎的床上干那种乐事儿，出汗发力的为了什么？还不是求那股子‘痛快死了’的滋味儿？得！果真痛快死了，这怎么能叫不得好死呢？”

“深刻！”教授又深表赞同。

“鸟！”贵人仍愤而不屈，“丢人现眼。就是死了，手下的还让他原封爬在那小娘儿们身上不许动。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儿，要的就是这份儿公开展览。可见这小子平时作恶多端，连一点儿人缘儿都没有。”

“可能是为了保护现场。”教授插话。

“得了吧！”贵人怒吼了，“他这叫死有余辜！”

“瞧瞧！”老爷子竟为此直摇头儿，“怪不得您白长了一副贵人模样儿，一辈子尽倒大霉。挺好的一桩大乐子，您非把它绷着脸儿搅荒了。我问您，如若真的死有余辜，干吗不请殡仪馆的收摊子，偏要劳咱们爷儿们几个的大驾？”

“防扩散。”教授又是一针见血。

“这不结了。”老头子继续点化哑了口的贵人，“什么事儿都要往好处去想、去说、去作！乐子就是乐子，别他妈的胡扯白咧，干咱们这一行儿讲的就是替天行道，把什么都得变着法子摆得顺顺溜溜体体面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不这样行吗？您哪！我真想把您捏了出去。”

“得！老爷子，您犯不着来劲儿。”教授忙劝慰道。

“也是。”他竟突然抽泣了起来。

众大惊。

“老少爷儿们！我倒是生在一个大福大贵的人家，可就偏没这份大福大贵的命儿。

娘儿们经见的是不少，可怎么就没能够‘乐极’到‘极乐’，也这么着‘痛快死了，呢！”

罕见的遗憾，谁也说不清原因。

“都怪我！”老爷子抽泣片刻，却自我总结道，“如蚕。”

众愕然。

我却从他们的交谈对话中，不但渐渐明白了这件“乐子”的大体轮廓和来龙去脉，同时也逐步明白了这书斋式的住房竟是鞭杆子们的一处老窝儿。而这些个号称“教授”、“贵人”的家伙，甚至还包括那位貌似女大学生的小月儿，原来都是些靠殓尸混饭吃的下九流玩艺儿。对！没有《聊斋》式的意境，只有令人厌恶的现实。

门外，那恶狗猥猥然叫起来了。

“小月儿！”果然老头子一抹鼻涕眼泪喊起来了，“该给狗也来点儿乐子。门外那红布口袋里，有死主儿肚皮刮擦下的油儿。”

我顿时呕吐不止了。

幸亏这时小月儿推门而入了，有一件事儿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那位由‘乐极’而至‘极乐’的主儿家派车来请了。深更半夜，可见用意之深。但老爷子却为此破涕为笑，马上便激动不已了：

“瞧瞧！多懂规矩？老少爷儿们！这老城的人儿有几位能得着这份儿荣耀？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我老头子摆谱儿，是咱们也不能没了规矩。委屈诸位了，到时候咱们还得师徒相称，多瞅着我的眼色行事。”

“瞧您说的，”这回是贵人不满了，“这不是事实吗，师傅！听您的。”

“嘿嘿！”老爷子临走对我一笑，“小哥哥！您瞧，这就叫大自在。”

走了，把我扔给小月儿都走了。

狗停止了吠叫，大概正在舔食那肚皮下的肥油儿。由此足可想见，他们把那‘极乐’的主儿打扮得是如何身心交瘁克己奉公。四周死一般寂静，我内心却更加忐忑不安。顶上明亮的灯光，墙上的水彩画，窗台上盛开的盆花，还有那桌上摊开的外文书本儿，顿时在我眼前变得更污秽，更丑恶，更肮脏，也更显得虚伪不堪。鞭杆子，鞭杆子，原来都是些不同型号的鞭杆子。

那鬼老头儿硬把我拽到这里，难道仅仅是让我分享这点儿令人恶心的乐子！

沉默中，我内心充满了警惕。

“骗子！骗子！通通都是骗子！”我终于悲愤地总爆发了。

“你骂谁？”小月儿似在装糊涂。

“谁骗人就骂谁！”我慨然回答道：“本来是些专吃死人饭的社会渣子，还愣充什么教授，还有什么……”

“你是说我爸爸？”她打断了我的话。

“还很像。”我颇有修养地来了一句。

“他本来就是嘛！”小月儿竟冲我嚷嚷上了，“英国剑桥的生物学博士，国家正式承认的教授。不信你就去打听打听，支援边疆主动申请到这儿的。”

“天哪！”这又使我大吃一惊。

“还有，”她还在嗔怪地继续说，“叫个贵人又怎么是骗人了？本来就不贱嘛！人家冒着枪林弹雨打天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啊！”这使我更惊诧不已了。

“唉！”她却只轻轻叹了口气儿，“怪不得爷爷迟迟不肯告诉我你来了，原来只是个绣花草包大枕头。”

“什么？”

“又来劲儿了不是？”颇多哀怨。作为一个女孩儿，她竟这样总结道，“说你什么好呢，算老爷子白费心思点化你了。”

“点化？”顿时我哑然无语了。

6

我还是选择了牢房。

久久的惘然，随后面临的便是人生的抉择。他妈的！这鬼老头子是在点化我！点化我！点化我！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主动“送货上门”的，却只顾探索着别人的险恶用心和企图。终于，我毅然避开小月儿出走了，重新从黄土堆儿里爬出投向了人间。

去他妈的“大自在”吧！

只有面对着牢房的铁栅栏，我似乎才对这一切略有所悟。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也开始怀疑自己对人生的判断。

我总在回忆那个晚上。当时狗在院子外嚼着肥油儿，小月儿也随着给我讲了许多许多。

明净的眸子里是不盛一丝谎言的。

是没有冤人！教授的确是教授，贵人也的确曾是贵人。都或因时运不济，或因尚未得人生“大自在”，双双竟成了不齿于人的“狗屎堆”。一个成了右派，一个成了某集团的成员。教授当即发了从剑桥学来的洋脾气，贵人也当即摆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好汉气魄。后果可想而知，竟白送给他人许多难得的乐子。但二位还在一意孤行：教授劳改归来死也不再回大学，贵人在妻子叛离后也毅然跳楼自杀。前者为救妻子的小命儿，因卖血在医院前巧识鬼老头子。后者在被人收尸时，又恰好让老爷子给救活了。

于是在教授的老婆一命呜乎后，三者之间竟渐渐结成了个奇异的组合体。生物学教授自然懂得解剖和修复的奥妙，而贵人早年便出入枪林弹雨更不惧血糊淋拉。当然三人中“精神领袖”非那鬼老头子莫属，率领着两位竟在鞭杆子这一行中很快就“独秀一枝”。

就连小月儿虽然被严格排斥在外，但日久天长也似乎颇得“大自在”

的真传。

可惜当时我并不理解。

听小月儿讲毕之后，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天哪！原来眼打这几位不是暗藏的右派分子，就是隐匿的反动家伙，而且领头儿的又是这么一位腐朽透顶的遗老遗少。蓦地，那小棺材里的黄马褂儿在我眼前恍然闪现了。

黄马褂儿！黄马褂儿！我为此不寒而栗了。简直像一面旗，在下面纠集着这么一些玩艺儿。而且居心叵测、行踪鬼祟、还想千方百计地“点化”我。

我格外地警觉了。

点化？我似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什么叫还我清白？什么叫给我大自在？这分明是千方百计地把我先造就成一个专吃死人饭的鞭杆子。然后再施展阴谋诡计，进而也把我推到黄马褂下去干那不可告人的勾当。

没门儿！绝不同流合污。

要知道，我毕竟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虽然命比纸薄，但绝对心比天高。身陷困境，仍坚持疾恶如仇。为此，只容得自己有冤枉委屈，却绝不怀疑他人是否罪有应得。因而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之后，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宁为人死，不为鬼活！

但牢房生活，却似乎并未把我和金四完全阻隔开来。有些狱友们听了我的故事，竟非把我说成是他的私生子不可。要不，干嘛唯独对我垂青？日久天长，就连我自己也犯迷糊。谜！一连串的谜！非解开难得清静，一天夜里，在众好汉的鼾声大作中，我似睡非睡地开始走火入邪了。

朦朦胧胧，恍恍惚惚。

蓦地，一个黑影儿一闪，老爷子那瘦小的身影儿竟飘然落在了我的身旁。我刚想惊呼，就只见他伸指在我额头轻轻一点，随之，一切便在我心目中变得天生合理、自然而然了。他再一摆手儿，于是他便坐在大尿桶旁开始了对我的“答记者问”——

我：你到底和我是什么关系？

老爷子：我才是您的私生子。

我：天哪！

老爷子：别，我问过我妈。

我：胡说！你快赶上我爷爷了。

老爷子：要的就是这份儿自在。

我：你、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儿？

老爷子：一个屁，一缕烟儿，二只虫子，一个饱嗝儿。

我：头一回大闹教室，你是不是为了救我？

老爷子：您赔我的青花瓷笔筒儿。

我：第二回，你干嘛又非把死人捏成我？

老爷子：碰巧了，手痒痒。

我：那我呢？

老爷子：也算我一件绝活儿，把您给捏没了，可又让您愣给毁了。

我：不！你是想让我也当鞭杆子？

老爷子：您配吗？

我：那你干嘛还非拉我到教授家点化我？

老爷子：点化？您小瞧爷们儿了。

我：那为什么？为什么？

老爷子：得！说白了，让另两位也瞧瞧爷儿们的手艺。一件精品，该露就露，不能总藏着、掖着。

我：你、你把我当成了件玩艺儿？！

老爷子：是您总把自己当成个人儿。

我：啊！

一声惊叫，我醒了，是个梦。好汉们仍在鼾声大作，我却在尿桶旁似悟出了什么禅机。一时间，就像他已融入我的心坎间了，往昔也恍然变成了个解开的谜。

从此，我洒脱多了。

但生活却仿佛偏偏不容我在这帮惯偷、流氓、抢劫、诈骗

和强奸犯中好好地品味这份“大自在”。竟有人来探监？这可使我大出意外。要知道，上述好几项罪名我都兼蓄并有，连爹娘都羞于再来见我。干嘛？这阵子又想起自我这份子不自在。

我准备好了哭哭啼啼。但当我一见来人的面儿，虽然我的眼珠子瞪得老大老大，却再也渗不出一滴水儿来。

会是她？小月儿！

有谁会怀疑她是个鞭杆子的女儿？文文静静地更像个女大学生了。致使监管者放心地只顾盯住别人，而让我有机会一露从好汉们那里学来的作派。尤其在小月儿面前——

“门口那狗不缺吃的吧？”我拉开架势，这么开了个头儿。

“不缺！”她羞答答地回话，“爷爷捎来的。一位大师傅多余的油水儿。”

“王一勺？”我脱口而出。

“没错儿。”她更腼腆了，“想不开，前些日子自个儿走的，还得爷爷送他去上路。”

“莫非又碰上了？”我更急切了。

“没有！”声儿更柔和了，“只听说这些年他总犯病，老是嘀咕什么：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啊！”我半晌才说，“你、你就是为了来告诉我这个？”

“不是！”她竟然凝视着我的眼睛说，“是爷爷告诉我说，别老在家里捂着，是到外头寻点儿自在的时候了。”

“寻自在？”我一怔。

“这不，”她说，“来了……”

小月儿走了，只留下一片令人琢磨不透的温馨。真不愧是鞭杆子的女儿，竟敢到牢房里来寻自在。

蓦地，我恍若又听到了那鬼老头子的窃笑声儿。

不久，那场可怕的浩劫便开始了。在我看来，这回老爷子总该玩儿完了，就凭他那件该死的黄马褂儿，他也轮着滚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所幸小月儿不受这一切的干扰，到这监狱里来寻自在的次数竟越来越多了，不但给我带来了某种幻想，而且也给我带来了有关老爷子恰恰相反的消息。

您哪！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要知道，当时群雄纷争，山头林立，各派暗中都难免心毒手狠，明面又颇讲形象光辉。于是各类屈死鬼儿只好交鞭杆子们处理，以防在对方手中

落下把柄。为此，老爷子只忙得屁打脚后跟，竟没了精雕细捏的工夫。绝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场浩劫比我的刑期还要长得多。在我刑满留劳改农场就业后，外头还乱得实在可以。小月儿终于长久留在我的身旁守着大自在了，一个鞭杆子的女儿和一个劳改释放犯的结合也算得门当户对。不管我在监狱里学得再洒脱、再无所谓，但搂着个柔情似水的大姑娘还是飘飘欲仙的。

忘了！忘了！一切都被暂时遗忘了！

“老爷子真好！”她却依偎在我的怀里，冷不丁地对我说。

“干嘛！”我一怔，忙用亲吻堵住了她的嘴，怕晦气。

“嗯！”她却像灌满酒似地话更多了，“你还记得那年你傻头傻脑跳坑院儿吗？”

“别、别总说这个。”我又忙用嘴去堵。

“嘻嘻！”她娇娜地一歪头儿，笑了，“你走后，老爷子就说，我的小孙女儿眼力不错。没娘的孩子，你这份儿心事交给爷爷了。”

“天哪！”我哀叫着恍然大悟了。

“怨你！”她却猛地搂紧了我嗔怪起来了，“自个儿愣偏要往火坑里跳，差点儿把事情给搅黄了。”

“妈的！我说他这么疼我？”我恨恨有声。

“来呀……”她却柔情地呼唤着。

这真是一笔糊涂帐。福我？祸我？我紧紧拥抱着小月儿怎么也算不清了。他妈的！

得自在时且自在。我猛地向上一翻身子，顿时便气喘如牛了。似在对那鬼老头儿进行报复，恍然间却又像听到他仍在窃窃嬉笑。

我再不敢想了，只愿在急骤的运动中失去思维。

只有小月儿欢快地呻吟着。

7

呻吟中终于迎来了天翻地覆，随之而来的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变、变、变！一切都在目不暇接地变。就连我这样的人也彻底平反了，真让人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

我开始渐渐忘却那鬼老头子了。

当时，我已调到县城任中学教师，并且沉浸于“作家梦”之中。我那洋博士的老岳丈从不和我们通信，要想调往省城就只能靠个人奋斗了。但小月儿老是败我的兴，时不时地总爱在我那玫瑰色的梦幻中插上这么一杠子：

“老人家大概八十多，或者快九十了吧？”

“干嘛？干嘛？”我就怕听这个。

“怕干不动了。”她仍在痴痴他说。

“鞭杆子？”我脱口而说。

“……”小月儿不吭声了。

小月儿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使我隐隐感到了自己的自私和无情。但如何解决，我心里又没一点辙。须知，即使算件出土文物儿，也没法和秦始皇的兵马俑相比。

鬼头鬼脑儿的，该往哪儿摆设？

多亏省城传来的消息扫去了小月儿的一脸愁云。

原来，我那剑桥博士的老岳丈早成了落实政策的重点。不但早恢复了

教授的头衔和待遇，而且已经搬进了设计典雅的教授楼。四室一厅，设施齐全。奇怪的是，洋博士似乎忘了他还有一对遭灾落难的女儿女婿，却偏偏把有伤教授楼大雅的老鞭杆子迎了进去。

说是报恩，好像又不恰当。据说我那老岳丈在培育首例试管小白耗子之余，最大的嗜好就是听老头子胡侃神聊。一天不对坐那么一两小时，就像扎海洛因的那样犯瘾。为此，竟由着那鬼老头子在高雅的教授楼里瞎折腾，不但任其把装着黄马褂的小棺材当头正面摆在写字台上，而且还任其收罗进了诸多的蝓蝓罐儿和鸟笼子；同时还专门为其高价请了一位保姆，负责其饮食起居诸多事宜。真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潇洒得实在没边没沿儿。但鬼老头子的老底儿还是被同楼的名人学者知晓了，有人就难免战战兢兢地向我那老岳丈发问：这是？……在这时我那老岳丈却洋博士味儿十足，鸭舌帽仍在头顶上平摆浮搁着，目不斜视傲然而答，导师！

天哪！真让人嫉妒。

但小月儿却欣喜欲狂了。就在得知这消息的第二天，她就迫不及待地约我同返省城，真不愧坟圈子里长大的女人。对自己父亲的荣辱沉浮可以不问不问，对这样一个以殍尸为生的糟老头子却充满了感情。怪事儿，莫非我的老婆至今仍沾染着几分鬼气儿？但想要拒绝已是不可能了，要想借此到省城寻找个接收单位，只能满怀酸溜溜的滋味儿和小月儿同行。

到了！教授楼前果然景象不凡。眼瞧着就要与福我祸我的老头子相见了，心里就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他妈的！这鬼老头子哪来的这份福气？生于古典式的贝子府，老于现代化的教授楼。卖了老婆非但没报应，临了还捡了个洋博士的孝子贤孙。再瞅瞅自个儿这一身脱胎换骨的样子，真感到老天爷是瞎了双眼。可能是由嫉妒发展为气恨，恍然间我的脑海里竟闪现出一个词儿：鹊巢鸠占！

但当事人小月儿却似没有这种感觉，竟激动地抢先向楼上冲去。等我稳定了情绪随之走进家门后，屋内的情景真使我大吃一惊。客厅里空荡荡地弥漫着一股愁云，冷清清地竟没了一丝生气。罐子里的蝓蝓儿哑了口，笼子里的鸟儿耷拉了头。小月儿脸色苍白瞪大眼睛站在那里，老岳丈顶着鸭舌帽窝坐在沙发中间。

不祥之兆！我下意识地失口惊呼道：

“怎么，死了？”

“你才死了呢！”谁料小月儿当头就给了我一棒。

“那？那？”我如坠五里雾中。

“还不快去找！”小月儿当即向我下了命令。

“不用了。”老岳丈终于犯烟瘾似地开了口。

再不会出现鹊巢鸠占的现象了，但我却顿时产生了一种多余人的感觉。

很快我就了解到，很多人羡慕不已的教授楼，老爷子愣把它称之为“匣子”。一开始他尚能学着摆老太爷的谱儿，后来摆着摆着就有点发蔫儿。随即便按他的话来说“大鸟笼子里玩小鸟笼子，大蝓蝓罐里玩小蝓蝓罐儿”，但玩着玩着却又走了神儿。越来越不安份，公然声称是教授楼扫了他的兴，于是便成日里幽灵般地开始串门儿。这出那进，竟当着诸多名流学者大发他的宏论：“抽水马桶是不硌屁股，可这小洋楼也太没风水了。您还别说，想当年贝子府破是破，可夜里那小阴风儿一吹也真有嚼头。小后院里就住着两只狐子，前庭堂里还住着一只黄鼠大仙。只要您捏起鼻子壮了胆儿，到处

都能找到乐子。现如今这洋气倒是洋气，可比考古董里冷清多了！”出语惊人，致使教授楼里鬼影幢幢。这还不算，甯回家来他又闲得手痒，竟又夺下保姆手中准备红烧的大块猪肉，神神道道地开始故伎重演，念念有词，再现旧艺，当即令保姆又呕又吐吓了个半死，任凭再给多少钱儿也不干了。最后直闹到舆论哗然，众叛亲离，就连我那老岳丈似也难支撑下去。但他却凭藉自己的老而顽健，竟然连神侃胡聊的瘾也不让洋博士过了。成天木乃伊似地绷着脸，仿佛颇带现代派气息地印上了两行字：别理我！烦着呢！

“老人家可真通情达理。”小月儿插话说。

“什么？什么？”当时我便为之一怔。

“有理！”但教授却拍案叫绝了。仿佛这时才发现女儿归来的可贵。

“这？这？”我只能左顾右看了。

但这通情达理给老岳丈带来的却是忧烦和惆怅。随之是老爷子便挟着小棺材匣子的溜之乎也。等洋博士培育第一例小白耗子归来，早就不见了他那瘦小干瘪的鬼影儿。写字台上只留下幅墨宝，瘦金体的，却似恨恨有声。上书曰：我让你小子把爷们儿当蝓蝓玩儿？后面便接着是一串力透纸背的墨点，发狂般地直点到桌子旁一行排列有序的蝓蝓罐儿。揭开一看，一只只蔫头巴脑儿的。原来，溜走前老爷子竟全部掐断了它们的后大腿儿。典型的恩将仇报，从此便犹如石沉海底，至使我那老岳丈癖癮大发，顶着鸭舌帽从此一蹶不振。

回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莫非，”小月儿却蓦地发问，“老爷子不仅能闻出死人味儿，还能嗅出活人的行动来？”

“什么？”我顿时觉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我算过了，”小月儿神神道道地仍在说，“咱俩起程回来的日子，恰好是老爷子挟着小棺材匣子出走的日子。”

“啊！”我只能惊叫着倒吸一口凉气儿。

“得！”老岳丈却犹如又得到一个知音，“那你就陪着爸爸也当个缺腿的蝓蝓儿吧。”

“可老爷子到底在哪儿呢？”小月儿又变得惘然若失了，苍白的面孔，痴痴的眼睛。

“唉，”老岳丈眼瞅着又要犯癮。

多亏了此时伴随着一声声“操！操！”有人推门而入了。哟嗬！这不是贵人吗？也早听说，贵人不但成了名副其实的“贵人”，还续娶了个风姿绰约的小寡妇当老婆。今非昔比，够美满的了。就不该从死人堆里刚探出头儿：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随之便日渐气愤不平，“操！操！”之声也日渐增加了。

他来干什么？

“操！”贵人还真能开门见山，“我说你这是犯哪门子邪？要当好人就得把门看紧了，怎么能放出老头子去拿我开涮。”

“老爷子他？”洋博士却如获至宝。

“操！”贵人更是口若悬河，“不明不白愣和我泡上了。小干巴老头儿，鬼魂儿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推门钻了进来。门卫追了进来查问，他竟张口就说是我二大爷。

操！你说我该怎么回答才好。”

“现在他老人家在哪儿？”小月儿忙问。

“操！”贵人倒也豪爽，“我这不是来问你们吗？知识分子可以有怪癖，只能传为美谈。可我现在就不行，必须注意影响！影

响！影响！稍不留意，背后总有人下绊子。操！记得前些日子我还来专门说过。这可好，不说倒相安无事，说了倒反而招来鬼上门。”

“不忘师徒情份。”洋博士竟悠然而答。

“什么？什么？”贵人为之勃然大怒了，“操！纯属是拿我开心。前天下午趁我不在，他竟溜进我的卧室里，专对着我那瑟瑟作抖的老婆，他愣摆出了一副老公公的架式。

你们想想，我那女人原来是上海名牌大学生，要论时髦市内也没有几位夫人可比。可老头子竟鬼头脑儿地左一声‘他媳妇’，右一声‘他媳妇’，那旧谱儿可大老去了。这还不算，这老棺材瓢子还满得意地向我老婆抖了咱们当年的老底儿，声称某种死亡尸体类似酱猪肉，某种死亡尸体类似白斩鸡。尤其是吊死者伸出那舌头，是如何如何像凉拌口条儿，把我老婆吓得差点晕吐过去，当夜即宣布和我分室而居。说是怪不得平时总闻着我恶心，原来至今我身上仍沾着死人味儿。”

“嘻嘻！”谁料小月儿竟突然笑出声来。

“还笑？还笑？”贵人为之痛心疾首了，“更大的漏子还在后头呢。昨天晚上，我正请一位老领导到家倾诉种种不平。气氛本来很好嘛，谁料想他愣又偏偏鬼魂儿似地闪了进来。干瘪古怪，当即令我那老上级目瞪口呆。气氛毁了且不说，他还趁势教训起我来：‘小子！放着现成的师傅你不求，找外人，摘面儿！’说毕，又见他一转身子，转手便抖露出件稀奇的玩艺儿。变戏法似的，令人目不暇接，你们猜猜是什么？天哪！黄马褂儿，就是他那件藏在小棺材匣子里的黄马褂儿。当时我就觉心跳得有点不太正常，他却抖弄着嚷嚷得更来劲儿了：‘瞧瞧！这才是件看涨的绝玩艺儿，乾隆爷御赐，讲明白了世袭罔替，谁得了谁将来准当大官儿。不冤你，我那二十好几个儿子孙子重孙子早

醒过了这神儿，争着认祖归宗就是为了这件黄马褂儿。可干咱鞭杆子这一行的讲究的就是个传徒不传子，得！这玩艺儿从今天起就归你了。’听听！这不是变着法子拆我的台吗？当即我眼前一黑心脏病便突发了。虽然老领导像欣赏一件老古董似的还逗着他聊，可这后果更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呀！”

“哈哈！”小月儿听后竟笑出了眼泪。

我却搞不明白，这老头子是抽得哪门子筋？想留他的地儿他偏不留，讨厌他的地儿他又偏要去。似有悖他的为人之道，这明明是自找不自在嘛。

“笑！笑！”贵人盯着小月儿终于喊出此行的目的，“今天我来，就是要找死老头子算清这笔总帐。操！今后他要再敢登我的家门，可别怪我不客气。”

“不必了。”我那老岳丈终于开了口。

“你说得倒轻巧。”贵人却更愤愤不平了。

“了结了。”老岳丈仍不紧不慢他说，“对你、对我，老爷子要的就是这个。你这一来，这笔帐就算清了。老人家嫌咱们累赘，终于甩了。”

“累赘！”我恍然若有所悟了。

“倒也清静。”小月儿的声​​音却突然变得哀怨起来，“可毕竟八九十岁了，孤零零地让他怎么活。”

也是。人海茫茫，老爷子你到底在哪儿？

8

这就是我归来后的第一堂人生哲学课。

我从贵人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又从老岳丈身上恍然忆起了昨天。眼瞅着蝓蝓罐里那一只只掐断了后腿儿的蝓蝓，我竟莫名其妙地产生了想见见这鬼老爷子的念头。

何况小月儿还夜夜在我枕畔叹息。

恍恍惚惚间，我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故地重游了。大裤裆胡同，坟头间的坑院儿，还有那荒野里颓败的小庙和古老的水井。有的变了，有的没了，但都有旧址可寻。唯有那甩掉累赘的鬼老爷子，任我寻寻觅觅却难得再见踪影。而妻子的叹息，岳丈的沉闷，竟使我寻找得更加顽强了。

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

这一天，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如果再找不见老爷子，我就立即返回原先的劳改农场，或许这正有助于彻底摆脱这鬼老头在我身上投下的阴影。大裤裆胡同里人群熙攘，我在这里作最后的大海捞针。烦透了，乱透了，我又开始操这老头子的八辈儿祖宗了。

就在这时，就只觉得谁在我肩头拍了一下轻轻对我说：

“哥们儿！跟我来。”

转身一望，啊！好帅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西装革履，时髦眼镜，像是个文质彬彬的研究生，又像个风流潇洒的小记者。真可谓要派儿有派儿，要面儿有面儿。

“干什么？”我自惭形秽。

“别问。”他只顾带着我往胡同外走，“缺少现代意识！在这里穷逛能找到老爷子么？”

“啊！”我当即失口惊呼了。

是缺少现代意识，三转两绕小伙子竟把我带进了一家省城新落成的大酒吧，完全超一流的，致使我一走进去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这时只听得身后传来一阵嘻嘻之声，猛回头一望，就

见一张豪华的酒桌后便闪现了老爷子那难得的身影儿。

天哪！比过去是缩小了一个号儿，但果真依然老而弥健。只不该愣愣怪怪模样地来了一身医生的打扮：白小帽，白大褂儿，脖子下还吊了个白口罩。似个土头脑儿的中医郎中，但又多了点嬉皮笑脸的荒诞劲儿。

“坐！坐！”他的自我感觉却特别良好，“来瓶儿人头马还是白兰地？”

嗨！好一个现代派的鞭杆子。

“说！”刚等我坐稳了他就嚷嚷上了，“干嘛总用老眼光瞧人，总在老古董堆儿里去找咱爷们儿？呆会儿我非让你听听，咱也来一曲卡拉OK。”

这？这我只剩下膛目结舌了。

“嘻嘻！”酒来了，他气也消了，“缘份！还是剩下那点缘份！这几天我老瞅见你在老古董地儿转悠，我就知道咱爷俩缘份未尽。教授、贵人全是累赘，该淘汰就得淘汰。

你还年轻，想来就来吧，谁让咱这行业务扩大了呢。”

什么？放着活神仙不当，他还在当鞭杆子？

“机灵！”他一张没牙的嘴乐了，“现如今横死暴卒的咱也收，好死顺倒的咱也管。

老法子照用不误，洋架式咱也毫不含糊。这年头的儿女啊，既怕恶心，又要显示孝顺，到手的活儿多了去了。而哪座医院没咱们买通的内线儿，你就等着成天点票子吧！比如这位——”

另一位也颇有风度地向我点了点头。

大酒吧里激光唱盘响起来了，摇滚乐声很快就把我摇入了迷幻之中。朦胧间，只望见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手提着医箱向太平房走去。医生一般，颇为自尊，颇为自信。

但他面对的不是病人而是一具尸体，高级药箱中装的也不是药品而是——

瓶烧酒几宗工具。进得门来，先是仰头灌下几口烧酒，然后便极为麻利地修面、净身、更衣、化妆，程序似地一气呵成。待到死人栩栩如生躺顺时，才将众亲者召入。绝不吭声，只管伸手。数目不够，拒不缩回。即使满意了，也难得见他笑容，再等众亲者号啕失声时，他早将白褂工具等装入了药箱。眼镜一戴，顿时间化为一位风度翩翩的西装客，绝不影响情绪，半个小时后又准出现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拥抱早已等待的女友，尽情旋转着享受人间的欢乐。

“嘿嘿！神仙过的日子。”老爷子的声音又闪现了。搅拌着摇滚乐，不伦不类，却使我猛地清醒了。

学者型的年轻人就坐在我旁边。

“瞧瞧！”老爷子更加得意了。“喝的墨水一点儿也不比你少，楞放着助教不当来投奔我老头子。好眼力！怪不得好几个跳舞的漂亮妞儿死缠着他不放。”

那小子竟也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怎么样？”老爷子却突然转向了我，“费了咱爷们儿半天唾沫星子，你小子是打定了主意没有？”

天哪！他还是想招我当鞭杆子。

顿时，我惘然，我困惑，我烦躁，我不安。我举止失措，我六神无主。须知，我原本是为了怜悯他八九十岁才来找他的，谁料他竟把我当成可怜虫儿倒要收留我。三十年并没有河东，三十年也没有河西，只不过像苍蝇飞了一圈儿，临到完了又落在了一起。

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区别就在于换了个地儿重温一场梦。

“得！小月儿白伴你睡了。”又是一声喟然长叹。

“我、我……”我想解释，我想说明，我想分辩，我想当众就给他几个嘴巴子。

“等等！”他却突然一惊一乍地示意住嘴。

怎么了？酒吧内依旧歌舞升平，老爷子的核桃般的老脸上却骤然布满了鬼气儿。一双黄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着，满脸的老人斑也在跟着抽动。神神道道，迷迷怔怔。似听，似嗅，又似在运转他那独有的特异功能。夜猫子进宅一般，刹那间便有一种神秘的恐怖感笼罩了我的全身。豪华的酒吧似乎骤然消失了，心里头只剩下了他能预卜生死的种种传说。我开始手脚冰凉打冷颤儿了，他竟蓦地两眼发直似化成了一具僵尸。

干嘛？干嘛？买卖不成仁义在，干嘛冷不丁地给我来这个？

我正暗暗叫苦间，他又猛地一抖突然活转过来。核桃脸上冷汗淋漓，像忘了我似地冲着那年轻人就喊：

“走！来活儿了，横死的。跟着师傅去学两手。”

我还没缓过神儿，他又扔下一叠票子就往外走。自在得实在可以，顽健得绝不亚于一个没拴链子的幽灵。吓得我完全忘了寻他的初衷，竟恨不得他就此不再回来。

但他却运转得更加自如：

“还得等等，小子！你不仁，咱可不能不义，既然给你个一世痛快你不要，得！咱爷们儿就送你个地地道道的蝤蛴罐儿。”

啪一声扔在酒桌上，走了。

什么？什么？原来是个大信封儿，里头就是能装个蝤蛴罐儿，也准得让他摔碎了。

再一抬头，老爷子早像一溜烟儿似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一个颇为乖戾的梦，还有酒桌上的“蝤蛴罐儿”。

莫非他又在点化我？

恍恍惚惚间，我只觉得我似乎连找那点念头也没有了。他到底是要拉我，还是要甩我？搞不清了，脑子似被这鬼老头儿搅成了一盆浆糊。渐渐地，一种被捉弄戏耍之感萌生了，我竟

由不得迁怒于我那老岳丈和小月儿：

我让你们叹息！我让你们发闷！

我让你们牵肠挂肚！我让你们自作多情！

瞧瞧吧，说不定这大信封是变得什么戏法呢！但肯定比抖露出那件黄马褂儿还要惊人。坐在大酒吧喝洋酒的老鞭杆子绝不会浪费他那一笔瘦金体，就等着拆开信封让他开涮吧！

我捧着大信封儿重归了教授楼。

老岳丈不在，小月儿一见面就告诉我说，就在我外出不久，又有好几拨人儿探宝似地来找老人家呢，除了贵人那老上级外，大多都是老人家的子子孙孙。而且绝少沦为下三滥，似都争着想重振贝子府的名声。

绝了！我又只能呆站着犯傻了，里头的外出去找，外头的里面去寻，致使我恍若又听到教授楼里处处也传出鬼老头子的窃窃嘻笑声。

“爸爸说，”小月儿还在叨叨，“那天在贵人家捅出黄马褂儿绝非荒诞。”

是有点儿未卜先知。

“他还说，”小月儿话锋一转，“儿孙们也似有预见之明：名人效益，广告意识。”

是一家子都罩着一股鬼气儿。

小月儿还在说着，但我却只觉着老头子已脱下医生的白大褂儿，陡然间羽扇纶巾，正瘦里巴肌地套着件诸葛亮的八褂袍在向我扮鬼脸儿。

“你、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小月儿见我神情不对，忙扑到我身边问。

“我、我刚才见到老爷子了。”我仍很恍惚。

“真的？”小月儿惊喜地叫道。

“可、可就不知道是人还是鬼？”我下意识他说。

“什么？”小月儿愕然了。

“这不，”我拿出信封儿说，“他、他还给了我这么个‘蝤蛴罐儿’。”

“你还骂人！”小月儿不满了。

“不是！”我真心实意地想解释，“我、我真怀疑，说不定拆开这信封儿，准能扒出件黄马褂儿来。”

“你胡说！”小月儿早一把将大信封夺过去了。

我定了定神儿，就准备幸灾乐祸瞧下文了，再让你们父女俩自作多情，瘦金体下才不知怎么嘻笑怒骂呢！老爷子有的是绝活儿，也让你们父女俩尝尝苦头！

谁曾料小月儿拆开后就欢呼起来了：“你看！你看！”

什么？莫非我老婆也沾染了他那鬼气儿？

但看过她递来的那一页纸，我也立即热泪盈眶了。惘然中只听得小月儿仍在欢呼：

“调令！调令！”

鞭杆子怎么能搞到这种东西？至今仍似个天机不可泄露的谜。如若说和某宗横死案有什么牵连，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

我真嫉妒，老爷子哪儿来这么多惊人之举？

9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

虽然我那老岳丈曾经说过，老爷子在酒吧里的惊人之举纯属“为了小月儿，”掐断你的后大腿儿”，但我还是自觉自愿地钻

入了这“蚰蚰罐儿”中。埋首创作，只觉得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了。

打从这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老爷子。

但听说，随着影视书刊《末代皇帝》、《末代皇后》以及《末代王妃》的发热，似乎这位末代贝子爷的身价也在看涨。据说，在贵人的老领导偶识老爷子后，竟比对老部下还要百倍看重。随着新的旅游景点“贝子花园”的修复，这位神出鬼没的老鞭杆子就更成为热门的追踪对象了。但就是没有听说，有谁得以一见尊颜一睹风采。

越神秘，越吊胃口！

倒是给儿孙们留下极大的余地，可以神乎其神地重塑他们的老祖宗。高而又雅，致使他人不露面儿竟拥有了很多头衔。诸如“爱鸟家协会主席！”“蟋蟀大赛荣誉裁判长”，以及这个“委员”、“那个”“理事”等等。但老爷子却绝不再现真身，于是便产生了个代表权的问题。倒霉时本来尚能膘着劲儿往上爬的子子孙孙。

于是种种传闻便不时冲进我这“蚰蚰罐儿”里，比如老爷子今日外出开会啦，明日出国访问啦，夏天到北戴河避暑啦，冬天到海南岛疗养啦，等等。但总不能老在外头转悠呀，随之竟声称老爷子年事已高，已被迎进贝子花园著书立说。为求清静，具体住处高度保密。顿使贝子花园一时游人如织，几近于撑破，逼得管理人员不得不当众辟谣。

但越辟谣就来人越多，小月儿竟为此专门去了两次。

这时我才悟到了什么叫名人效益和广告意识。

但有时也难免适得其反。比如这一天小月儿带回的消息，就和上述新闻有点背道而驰。据说，老爷子从未外出一步，也从

未住进过贝子花园，而是在两年前就让人卡断脖子暗害了，人干儿似地“窝藏”于一大皮箱内，直至最近才在野坟滩里偶然发现。经查，皆源于黄马褂的争夺，系第四子所为。据供，乃因众兄弟都嫌他过于高大，并屡屡暗示其应继承大炒勺。为夺正宗传人的巩固地位，才抢先下手如此而为。沸沸扬扬，竟又使抹了脖子的王一勺一时也成了新闻人物。

我不关心后者，却不能再不关注老爷子了。小月儿的泪，又使我想起

了这老头儿曾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算起来他大概快九十了吧，即使不遇害还能在人间吗？

鬼影幢幢，却让人尚留着恋。

这一夜，全家仍被这未经核实的消息困扰着。须知，这绝不是庸人自扰，瞧瞧在坐的哪位能因此不忆及往事呢？大概都和我一样，都怀有某种深深的愧疚。骤然下起了夜雨，渐渐沥沥地更使人烦闷怅惘。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只觉猛地被谁推了一下，某种预感顿时使我跳起抓起了电话。

“喂！喂！”我大声喊着。

“您吗？”长长的停顿后才吭了声儿，“听得出我是谁吗？酒吧，人头马。”

“是你！”顿时我想起了那年轻的鞭杆子，“老爷子他？”

“活着！”简练，但话锋随之一转，“可贵人死了。”

“什么！”全家人都围上来了。

“不什么！”年轻人的声音已带上了几分鬼气儿，“老爷子传话：你、教授都来，谁要敢坏了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可别忘了咱这行的家法。”

“这……”这简直像地狱里传来的声音，但电话已经啪地一下挂上了。

“活着！”小月儿欢呼了。

洋博士绝不讲行规家法，但却意外地冒着夜雨冲下楼去了。我在小月儿目光的威逼下，也只能匆匆紧跟而行。贵人死了，鬼老头儿却还活着，这本身就搅拌着夜雨够人惊讶，但到现场一瞧就更让人只剩下目瞪口呆了。

原来贵人竟是这么个死法？

想当初，虽然有时也难免“操！操”，但尚能“操”得“一日三餐九碗饭”。现在名正言顺了，他还是“操！操”，只“操”得总想着“堤外损失堤内补”。这不，这回竟“补”得痛快死了，完全和当年老爷子让我见识的“乐子”如出一辙。

世道轮回，如此巧合，造化竟这般神奇。

终于，老爷子从现场暗影中闪出来了。我惊奇地看到，它又缩小了一个号儿，干瘪脸儿皱巴地更像个核桃，但老而弥健却余韵犹存。即使在年轻鞭杆子庄严肃穆地扶持下，也压抑不住他那鬼头巴脑儿的激动。更奇怪的是我那身为洋博士的老岳丈，来了就来了，绝不寒暄，仿佛跨越了时空，一见老爷子就只顾打下手。

一切均严格按鞭杆子的仪式进行着。

我总算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但我只能说身手不凡，只能说神秘莫测。夜雨潇潇，我几乎是在呕吐中恍惚度过的。冷风嗖嗖，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但更令我愕然的还是打扮好了贵人后那桌酒，似幽灵欢聚般让人终生难忘。

贵人庄重严肃地躺着，老爷子终于得到了解脱。师徒一场，竟毫无悲戚之色。一上酒桌就喊那年轻鞭杆子快快斟酒，似要庆祝完成一件颇为得意的杰作。猴头巴脑儿的，实在有点出格儿。灯光幽暗，窗帘紧闭，他还一沾酒就夸赞起死人来了：

“好小子，算我老头子没白疼他一场。有种儿，死得其所。”

语出惊人，如雷灌耳。

“想当年，”他却嚷嚷得更来劲儿了，“我是怎么说来着？讨这么个死法，

非大福大贵之人不能！由‘乐极’到‘极乐’，难得呀难得！”

无人插话，只有恭听。

“还行！”他又仰头来了一盅儿，“我还以为，这小子成天的‘操’，非委屈死了不可，没想到这小子背后还留了这么一手儿，楞‘痛快死了’，比我强！比我强！”

急转直下，似要坏事。

“可我，”果然他竟抽泣起来，“却难得这么个正果。身子骨不作主儿，如蚕……”

痛心疾首，又如当年。

多亏了年轻鞭杆子出面收摊子，急忙上来搀扶，毕恭毕敬地劝慰：

“师傅！咱们打个的回去吧。”

“不！”谁料老爷子又重振起了雄风，“咱爷们儿鬼道”上混够了，这回该到人间露一手了，不能让儿孙们白打那急急风，吊足了胃口就该咱登场亮相了。”

什么？什么？

但那年轻鞭杆子生离死别般悲悲戚戚地就是一声：“师傅。”

儿戏一般，太出人意料了。

夜雨未断。但归来时，我那老岳丈却难得地对我说：“悲音！谢世之作！”天哪！

10

老爷子说到做到，果然一回到儿孙身旁就引起了轰动效应，每家仅“赐”住个三五天，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谣言不攻自破，效果火爆极了。但就不该洋博士的预言也应验了。

就在老爷子返回人间不久，浑身的各种零件就开始出毛病了。除嗓子眼儿仍保持自在外，再没有其它部位能够保持自在了。但这绝不影响轰动效应，倒好像反应了老爷子的决断英明，不仅为儿孙们提供了个展示孝顺的机会，而且为各界人士提供了个准确地址：医院。

这鬼老头子的后代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能量，竟把老爷子送进了高干病房，享受着特殊医疗护理，吊着瓶子，插着管子，别着针头，“全副武装”绝对现代化，但也绝对不好受。够了！也该轮到这嬉皮笑脸的老头儿尝尝这悲悲戚戚凄凄惨惨的滋味儿了。

但越是这样越是火爆。医院周围人声鼎沸，颇似当年人们涌向初开掘的长沙马王堆。

个体户也就此在外摊起了摊儿，纷纷举着各种奇装异服这样吆喝上了：“哎！瞧一瞧啦，看一看啦，末代贝子爷就要把气断啦，捎上咱这名牌的皮坎肩啦！”随之便又传出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了，这就更促发了人们探视和慰问的紧迫感。

得！大限到了，自在也该到头了，干瘪老头子绝对无法自己打扮自己了。

往事悠悠，不堪回首。

我和小月儿是排了好几天队才得以一见尊颜的。人人都面带愁容，我自然也准备好了一脸忧戚之色。尤其是小月儿更动了真格的，双眼竟饱含着两汪泪水。

老爷子！你就要这样走了吧？

但谁能料想到，当我和小月儿心怀悲伤刚一定进病房，就蓦地发现这一切都算白劳神儿了。

“嘿嘿！”老爷子抬眼就是一脸笑。

怎么？！我俩当即吓了一大跳。木乃伊似的还有心思笑？是好药撑着？还是回光返照？

“绝了。”他还在向我俩眨巴眼睛。

我的小月儿有点儿心慌。

“您猜怎么着？”他却像乐子大了去了，“昨儿个来参观我的差点儿挤破门儿，比瞧大熊猫还热闹。国宝级的，多大的谱儿！”

“这医院不负责？”小月儿抗议了。

“就是！”他充分肯定，“我让他们卖门票儿，愣是不听。”

“不！不！您还是多保重身子。”我忙说。

“身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捅出了漏子，“它配吗？它配吗？咱爷们儿是个什么人物？可瞧瞧这手，鸡爪子似的。瞧瞧这身架子，干虾米似的。再瞧瞧这脑袋，尖枣核儿似的。配吗？它配吗？爹妈缺德，不挑个像样儿的皮囊就把爷们儿往里塞，这辈子耽误了多少大事儿。”

“啊！”小月儿当即惊得目瞪口呆。

“叫你爹来。”他却发令说。

“干什么？”我忙问。

“告诉他。”老爷子喘了一阵子气儿说，“别弄什么试管小白耗子了，来个试管赵子龙，就是试管关老爷也凑合。越快越好，

给咱爷们儿准备着。”

天哪！鞭杆子这行的突破性发展。

又拖了一些日子，老爷子便眼瞧着不行了，昏迷的时候多，醒着的时候少，除了贵重的药物，就是靠着氧气瓶拖日子。熟透的老倭瓜，老天爷逼着他自个儿离蔓儿了。

小月儿终于转告了老爷子的要求。

老岳丈也深表遗憾，别看这位洋学问大了去了，可对老爷子的土要求竟然很为难。

但他还是放下了试管小白耗子，一连好些日子就只顾恍惚地傻坐着，仿佛正在琢磨着那关老爷和那赵子龙。又多亏了小月儿别出心裁，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因扮演哈姆雷特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影星劳伦斯·奥列佛的大幅照片准备着，这才使岳丈大人稍得安慰。也是！虽然现代科技水平难以满足老爷子的遗愿，但“王子”和“贝子”毕竟尚很般配。

只有我落得一身清静。

但为时不久，我便又变成了最难得清静的忙人。老爷子的子子孙孙来请，言称老祖宗非要我去笔录遗嘱，以备日后主持公道。这使我才又一次隐隐觉察，难得的孝顺还源于那件黄马褂儿。这就是幌子，这就是凭证。广告已经做得够火爆了，争得它便是贝子府的正宗传人。更不该贵人的老上级也让我去，要我代为排忧解难，协助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以正社会影响。

盛情难却，我只能操他祖宗。

但等我恨恨有声地赶到医院，这才了解到原来是老爷子时至今日仍不乏惊人之举。

别看拖着个大氧气瓶子昏昏然不起，可只要不咽最后一口气儿就自在

得没边儿没沿儿。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一天，大概是要真正地回光返照了，从一大早起，就显得格外有精神。除了身子骨儿朽得再无法动转外，嘴皮子又难

得地恢复了大自在。得！愣在笑嘻嘻地要立遗嘱之余，进而颇为严肃地提出以下两项要求：

一、趁他还活着，希望能亲自审核一下给他写的悼词儿。

二、趁他还活着，希望能亲眼目睹一次自己的遗体告别大演习。

这可难坏我了。

几经请示，又多亏了深切关注“孝敬大赛”结果的儿孙们来帮助，总算才敢再转回老爷子的病榻旁。“嘿嘿！”冲我就是大有深意地一笑，随之就摆开谱儿首先要听悼词儿。

我也不敢怠慢，真巴不得这回光返照早点结束。好在儿孙们早有准备，保证尽是些难得和受听的好词儿。我念毕偷眼一望，嗨！老头子正微闭双目听得满来神儿。

“念完了？”他双目一睁，果然似很满足。

“完了。”我也松了口气儿。

“能不能，”谁料想他竟蓦地一转，“在最末尾儿‘总之’那后头，再给咱爷儿们加上几句？”

“什么？”这才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么写，”他又闭目吟颂上了，“一个屁，一缕烟儿！一只虫子，一个饱嗝儿！”

“天哪！”我当即几乎惊得栽倒。

这绝不是因为大感意外，而是使我猛然又回想起牢房酣睡中的“答记者问”。鬼使神差，如此巧合。是梦？是醒？竟使我一时间惘然莫辨了。

“没错儿。”他却在充分地肯定。

我真吓得够呛，但多亏了后头他又变得颇为通情达理，我才又得以渐渐地缓过了神儿来。关于“遗体告别大演习”的要求，他竟主动让步改为“纸上谈兵”了。这更使我为之一振，由不得想对准了老人家谢恩。

您哪！难得的关照。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生怕老爷子万一变卦，我当即拿出了名单，摊开了草图，并且靠着一枝红蓝铅笔的点点划划，竭力想使他老人家犹如“身临其境”一般。但老爷子却极为认真，又很客观，一一亲自过目，不时哼哼哈哈，颇具有上级听下头汇报的风度和气魄。

但愿别再节外生枝。

“多谢了！”他说，“有这么多体面的主儿来送终，那咱爷儿们还能再说什么？够谱儿，够派儿，什么叫新旧对比？这就是。”

难以理解，但我赶忙点头儿。

“嘿嘿！”他更乐了，“你就瞧着吧，准得把祖宗贝子爷的威风给比没了。”

结论出奇，但我终于松了口气儿。

“不过……”

可怕的转折，我又得战战兢兢。

“您哪！”但他却仍照说不误，“可千万别忘了催各位走得快点儿。我这人好动，绷得久了没准儿出漏子。”

天哪！这是死人应有的态度吗？

但“演习”总算结束了。

病房外也似配合得恰到好处，蓦地那吵吵嚷嚷的声儿又大了起来。

也难怪！门外那些老爷子的子子孙孙早熬不住了。“孝敬大赛”总该有个结果了，是到老人家亲自点出谁是获胜者的时候了。广告效应，名即利，黄马褂儿绝不可一日无主。

“你配吗？”门外猛起一声呐喊，“你爹就不是人揍的！”

我惶然忙看老爷子反映。

“没错儿！”谁料老爷子竟听得有滋有味儿。“那年我娘正黄鼠大仙附体。”

似受鼓励，外头更加热闹了。

“你敢骂人？”果然蓦地又是一声怒吼，“我操你八辈儿大祖宗！”

太不像话，令人悲哀。

“嘿嘿！”没想到老爷子竟乐了，“多大的孝心？一人一份儿，呆会我就给老祖宗们捎了去。”

这时，多亏外头有人强行制止。

“干嘛？干嘛？”老爷子似颇为遗憾，“好戏这才开了个头儿。”

病房内外，又是一片寂静。

“劳您驾了。”片刻，他就好像忍受不了了，“准备纸笔。多子多孙多福，该把这些小爷儿们请进来了。”

老爷子要干什么？

但我还是不敢怠慢，当即遵命执行。小爷儿们是一个个奉命进来了，可全都失掉了在外头刚才那火爆劲儿。人人都眼含热泪，个个都面带悲哀，鱼贯而入，步履沉重，随后便四周环立，甚是庄严肃穆。

老爷子似大为扫兴。

“得！没戏了。”他对我说，“您哪！该记就记吧。”

要立遗嘱！我忙摊开了纸笔。

“小哥儿们！”出语慈祥，分外亲切，颇具老祖宗应有的风度，“不错，难得的孝敬，都不愧为先朝贝子爷一脉相传的好种儿”

得！黄马褂儿要有主儿了。

“不过……我还打算就这个机会出国逛逛去！从大清、民国、伪蒙疆，直到如今现在这阵子，老祖宗留下这黄土地也真让人呆得腻味。图个自在，老头子我这就准备着到外头见见洋世面儿！”

众皆惊绝，如闻吃语。

“这年月，”他却分外平静，“中国人喜见外国人的洋玩艺儿，越时髦越好。外国人喜见咱们的老古董，越年头儿久了越绝。可我得双方都照应着点儿：既合洋人的胃口，又不能掉了咱们老祖宗的身价儿。”

更加愕然，不知所云。

“我琢磨，”他却似胸有成竹，“这就该对不住各位了，黄马褂儿改件西服，在洋人面前准能得个碰头好儿。顾全大局，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您哪，记在纸儿上，”

渐露倪端，开始叫苦。

“谁？”他又特别来了一句，“要后悔白给我当了这么长时间儿孙子和重孙子，现如今为时还不晚，那就请自便吧！”

面面相觑，无人退出。

“完了！”老爷子喘了一口气儿，“就这一两天了，只要看见火葬场大烟囱冒青烟儿，得！那就是我穿着黄马褂儿西服上飞机了。”

恍然大悟，为时已晚。

人未亡，就博得在场亲众欲哭无泪、欲呼无声、如痴如醉、呆若木鸡，足可见老爷子人格力量伟大了。

“还有……”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遗嘱，我赶忙挥笔记录。不多不少，归纳后恰好为三条儿：

一、死后出国，除穿黄马褂儿改制的西服外，脚上要配“老头乐”。尖头儿皮鞋是好，可鸡眼多，硌脚；二、骨灰盒子不入纪念室。人生地不熟，应在当年的孤魂滩插个空儿埋了。熟人多，好办事儿；三、建议恢复汤褪活驴，以增添美食品种。把全部遗产捐赠蚰蚰儿大赛作为基金，以奖励后起之秀。

“还有，”随后，他便示意我停下笔来，“这事儿告诉你老丈人就行了。试管儿太小就别换大缸了，小月儿那主意也不错。”

天哪！他接受了丹麦王子。

终于，他老人家把话都说完了，潇洒地合上了眼睛，似有点儿累，想睡。

再回眼一瞧，四周环立的子子孙孙一个个惨不忍睹。这才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谁让他们的广告效应作得这么好呢？总算熬到老爷子睡着了，一个个踮起脚跟就想往外溜。

“干嘛？干嘛？干嘛？”没想到老爷子冷不丁就是几声。

儿孙们只能惶惶然止步。

“真是的！”老爷子竟亲自指点上了，“该给老祖宗报信儿了：咱爷们儿这就要上路，快哭，快哭！”

怎么着？这就要死？

“嘿嘿！”在一片无可奈何的号啕声中，他脑袋一歪，竟真的笑着走了。

收尾

这就是一位老鞭杆子一生的故事。

随后，他老人家就穿着黄马褂儿改制成的西服，满像那么一回事儿地被送进了火化炉。烧了，烧了，连同“王子”一起被火化了。

这一天，我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怅惘心情回到家里，一时间竟感到四周是这样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就像是丢了魂儿似的。

但小月儿仍不让我安静。

她告诉我说，她和爸爸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但归来后她却一直望着远郊火葬场那大烟囱，竟猛地看见一溜青烟儿恰好钻进了一架大型客机。她再挣着命一瞧，头等舱里竟坐着一位穿黄马褂儿的哈姆雷特。

令人惊诧！

绝了……

镖爷

那都是老年间的事儿……

火车道在这西口外一探头儿，三岁的小皇帝就下了台。但甭管内地的世道怎么个折腾，这边城的塞外小天桥却依然独立寒秋。闹市里自有闹市的规矩，外头人趁早别跟着进去瞎掺合。

您哪！自在惯了。

遥想当年，乾隆爷亲令一位贝子率一支八旗子弟到这古城戍边，就曾把老北京诸多好玩艺儿也带到此地。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集一处样样不缺，遂参照前门大栅栏和东单王府井、渐渐竟有了这塞外小天桥。因是随着贝子爷大驾镇北的，各路好汉无形就沾了这位皇亲国戚的边儿。得！主子爷这一玩得尽兴，就效法古人赐了大伙儿一副铁卷凭书。不在伴驾一场，得了个难得的自在。自立堂口，自立规矩，还自己养了一帮好汉。从此，这塞外小天桥便成了块集吃、喝、玩、乐于一处的世外桃源，就连衙役捕快也不敢随意到此探头伸手儿。

敢吗？

铁卷凭爷且不说，这儿自有自个儿的镇街虎。诸如硬弓张、飞叉李、神跤马、顶幡王等等，个个都算得名闻武林的漠北好汉。清街，净道，专门对付那些起哄挡横儿的嘎杂子。打官司更不在活下，也自有人甘当滚刀肉、顶命鬼去对质公堂。经得住打，抗得住夹。为老少爷们儿换得回好儿，为塞外小天桥扬得了名儿！更何况，至今这里还保留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最后一座镖局子。虽再不跑镖了，但众好汉的师傅却仍在里头威镇着。

但毕竟改朝换代了……

出现了火车、出现了歪脖儿警察。头几年，只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尚能够相安无事。到后来，随着督军换成了省主席，铁卷凭书似乎有点儿降价了。就不该小天桥里仍在做着英雄豪杰梦，愣还古色古香地把洋枪当作烧火棍。

得！大限就要到了……

也难怪！好一块肥肉，警察局子早盯上好些年了！

这一天，终于叫阵了……

塞外小天桥的中心点是古泉居茶楼。

祖宗牌位上供着铁卷凭书，是各路诸侯公认的“忠义堂”。茶楼老掌柜的地位可想而知，人称漠北小宋江。谁要敢在这儿露脸找茬儿，也就算得上敢向整个塞外小天桥叫阵了！

瞧！一大早他竟来了……

只听得楼梯上一阵山响，随即便从楼道里冒出一位警爷来。本以为他有多大份量，却原来是个瘦里巴叽、猴头蒜脑的小人儿。只是屁股后挂了把盒子枪，才得以挺直了鸡胸脯儿。

再一细瞧，就更大失所望……

天哪！您猜这位叫阵的警爷是谁？没想到竟是这塞外小天桥的地道土产，早已被大伙儿捏着扔了出去的“过街蛆”！世风日下，古道不存！警察局子派这么一位蛆爷来，这不是成心寒碜老少爷们儿吗？

老掌柜到底不愧是小宋江……

“哟嗬！”不卑不亢，刮目相待，“有些年头头不见了。今儿个是哪股风儿把您又请回来的？”

“闲风儿。”盒子枪碍事，摆在了桌上。

“您可真赏脸！”老掌柜马上深表赞赏，“屁股挂了枪，不官也带长。难得呀！就您给小天桥争了光。”

“想当初……”话题儿转得委婉。

“那、那，”老掌柜接得妥贴，“那不是大伙儿瞎了眼吗？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

“嘿嘿！还是壶？”笑得可爱。

“您哪！茶壶！”答得及时。

“甚么？”猛冷问。

“这？”话乍停。

蓦地，盒子枪变成了惊堂木，不收回这话头儿成吗？

啪！啪！又拍了两下！

哗一声，整个茶楼里炸了窝儿。谁不知道，想当初这过街蛆根本算不得个人儿。变着法子，就是怎么也在这塞外小天桥混不出个名堂来。试过卖艺，让人家踢了场子！当过牙行，尽琢磨着懵人；还打过更，却专门暗中结交小偷；又端过盘子，更是挑得八方不和。最后还奸骗了个叫街的女花子，让大伙儿跟着败尽了兴。得！小天桥有小天桥的规矩！古泉居茶楼上各路诸侯一合计：还是把这条过街蛆捏了出去！可谁料想到，今儿个过街蛆又拱回来了，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官家的人儿，而且还随身带着唬人的盒子炮。

这才叫：臭蛆虫儿拱回窝，眼瞅要当地头蛇！

这、这小天桥的镇街虎都哪儿去了？

您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干嘛？干嘛？”玩着枪嚷嚷上了，“还没弄清咱爷们儿是个茶壶？还是个夜壶？乡里乡亲的，不给点脸儿这就想走？”

“这？”只好唯唯诺诺重新落座。

“这？”多亏了老掌柜能屈能伸，“您算得地地道道的珍珠翡翠金丝壶！大人不记小人仇，就算我这老嘴上缺个把门儿的还不成？”

“成！”回答得痛快。

“哟嗬！”老掌柜受宠若惊了，“到底在外头见过大世面儿！瞧这肚量到哪儿挑去？”

“这儿！”接得干脆。2

“甚么？”老掌柜一怔。

“没法子！”这位却只顾转着盒子枪玩儿，“谁让咱是个小警长儿呢？局长那儿一发话，得！咱就得带两个弟兄来管小天桥地界的大小事。我正琢磨，到哪儿落脚？您这么一提，倒帮我挑了个合适地儿！”

天哪！塞外小天桥将难得自在了！

“这位爷！”老掌柜显然也急了，“这可是老少爷们儿供祖宗牌位的地儿！”

“这就更该着了！”接得顺溜。

“什么？”老掌柜一怔。

“拿来吧！”这位一伸手儿，“咱这小衙门口儿也少不了这小摆设！”“成天守着多累得慌，铁卷凭书也该换换主儿了！”

“你、你？”老掌柜气得浑身发抖了。

“我？”这位竟供认不讳，“今儿个来就是专门为这件小古董！”

“啊！”举座哗然。

过街蛆这个阵叫得可真绝！直戳大伙儿的心尖子，要夺各位的命根子！多亏了镇街虎们的出现……

“哟嗬！”过街蛆竟毫不发怵，“这不是硬弓张、飞叉李、神跤马、顶幡王吗？坐！

坐！多日不见，难得一聚！”

先声夺人，个儿小谱儿却不小。

“过街蛆！”为首的硬弓张猛一咬牙，挺而叫阵了。

“叫谁呀？”眼皮儿撩也不撩。

“有种的！”众好汉齐声呐喊了，“你小子不扔了那洋家伙！”

“扔了？”果真掂量起盒子枪。

“对对！”镇街虎们更来劲儿了，“是骡子是马，咱拉到茶楼下遛遛！”

“说也是！”老掌柜也趁势送客。

“免了！”谁料到过街蛆竟然谢绝了，“有什么本事就在这茶桌间显吧！该摔跤的摔跤，该顶幡的顶幡，该耍叉的耍叉，该拉弓的拉弓！甚么？嫌地儿大小？咱不嫌！诸位练到了一定火候，咱再让在座的见识见识这洋玩艺儿为甚么不能扔！”

“他妈的！拼了！”众好汉气炸了。

“老掌柜！”枪蓦地出了盒子，“您这可是抗拒官府、聚众闹事儿！不光骂人，还要拼了，这要放倒了几口子，血洗了茶楼，这二百多年的老字号彻底砸了！别怪我事前没言声儿，您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别！别别！”老掌柜果然以身相阻了。

“这！这这！”众好汉们一个个膀大腰圆，却面对着一条蛆虫儿进退两难了。

难得高手！众茶客也只能喟然长叹了……

“这不结了！”过街蛆却透着格外的宽宏大量，“凭着一身的绝活儿，干嘛非在小天桥吃这份儿窝囊饭？警察局子里正缺好样的。只要哥哥我一点头儿。保证一人一份儿官差！也省得成天扛着个脑袋冒臭汗，跟着咱照样儿吃香的喝辣的！”

镇街虎们一时间更懵了……

“嘿嘿！”这位却冷不了笑了，“乐子大了去了，咱们就是民国！”

众好汉们身手更难施展……

“明儿个，”这位又补充了一句，“咱就在这茶楼上开张！”

天哪！小天桥就这样民国了……

“爷！”老掌柜的为此大失宋江体面，“这位爷！您就高抬抬贵手，另挑个地儿当衙门吧！这里我老头子一个人作不了主，别

让市面儿上的老少爷们儿把我活吃了！”

“我倒想瞧瞧！”这位坐得更稳了。

“瞧瞧？”正当老少爷们儿悲观绝望之际，就猛听得茶楼下有谁搭上了这话茬儿。

声音不大，却有振聋发聩之威力。刚飘得进窗口，便顿时尽扫茶楼一片阴霾之气。

过街蛆也似乎由不得一怔……

就在这时，只见得一条黑色身影，拔地生风，飘然由茶楼窗口腾空而

入，轻如落叶，但猛地戳在众人眼前的却似半截苍劲的古塔。

众茶客们惊叫了：“鲍爷！”

镇街虎们欢呼了：“师傅！”

来人不答……

3

先得把故事打住了！

开头是说过，在这里仍保留着老祖宗传下的最后一座镖局子。而镇街虎这么一嚷嚷，就更说明了来者是谁！但还得旧事重提，要不还是显不出这位爷的份量来！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当年，火车还没向西口外探头儿，这古城已成为漠北的通商要埠了，西指阿拉木图，东向海参崴，旅蒙商挣回了成山的银子。该怎么往口里周转？为此小天桥的镖局子便应运而生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好汉纷纷到此一显身手，一时间草莽丛中处处闪烁着刀光剑影。

群雄纷争，必出豪杰！

几经较量，凭着老祖宗打遍天下无故手，鲍爷家的天威镖局便独占鳌头。鲍和豹谐音，又因专门解押大宗金银财宝，故而武林中送来个名副其实的外号：金钱豹！代代相传，所向披靡。极盛时期，单凭着旗镖上那“大漠金钱豹”五个大字，就能使得任何绿林好汉退避三舍！

终于传到这一代鲍爷了……

据说，不但深得祖传，而且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断魂枪，索命刀，南拳北腿，出神入化。金钟罩、铁布衫、内外硬功，天然浑成。但就是命运不济。正当他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却恍然间再没人找他保镖了。只瞧见火车向西口外一探头儿，歪脖儿警察便抱着烧火棍儿代替了他的角色。但大漠金钱豹毕竟是大漠金钱豹！古色古香，瞧不上这些歪门邪道，宁可门庭冷落，但那破门楼上的镖旗就是不摘！

较上劲儿了……

多亏了这里的老少爷们儿古风尚存，信不过外头的官府衙门，就认铁卷凭书留下的老理儿。得！这塞外小天桥便成了他保的最后的一桩镖。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大漠金钱豹果不负众望，率领着众弟子也真能压得住阵。

但这桩镖却不是那么容易保的……

要知道，这塞外小天桥多少年来就是块是非之地。内地的亡命徒、逃窜犯、三教九流的混混儿都想往这里头钻。闯牌子，抢地盘，找茬儿闹事成了家常便饭。他能单掌劈砖，你就得能铁头碎石。他能身上削肉，你就得能断指算是找头。他能探手进油锅捞印，你就得能跳进去扎个猛子。他能摆块火炭给你点烟，你就能先让他放在大腿上晾凉了。

任吱啦吱啦响着冒油烟儿，还得悠然和别人聊大天儿。好在徒弟们个个争气，这些小

事从来用不着他出头露面儿。只任着老祖宗传下来的镖旗哗哗响着，以证实这最后一座镖局没在他手下丢了！

而今天……

塞外小天桥自有自个儿的特殊传讯系统，一二再，再二三，大漠金钱豹知道自己非出场不可了。义不容辞，难得一显身手。这才随着一声“瞧瞧？”一个旱地拔葱，纵身飘然穿窗落到茶楼上。

瞧瞧！是该让这个官混混儿瞧瞧！

但士别三日，是当刮目相看。看得出，这条蛆虫儿是被这招绝活儿吓了一跳，但随着老少爷们儿对自己热切切的招呼，竟又猴头蒜脑地稳住了神儿。二郎腿翘起颤悠着，只顾着拿着盒子枪在茶桌上转着玩儿。

瞧瞧！也是让瞧瞧他的绝活儿！

大漠金钱豹显然瞧不起这小摆设。眼睛似顶在了脑门子上，却只顾让过街蛆再瞧瞧自己浑身这几样大配件儿：是含糊这个的吗？果然，虽已年过半百，身子骨仍似铁打钢铸一般。两目炯炯有神，巍巍然像半截镇山的古塔。怪不得老少爷们儿心里有了底儿，就凭这一身凛然正气也能吓退妖魔鬼怪。

瞧好戏吧！

“扞着干什么？坐！”谁料想过街蛆楞轻飘飘地来了这么一句。

“甚么？！”徒弟们气炸了。

但大漠金钱豹却拦住了镇街虎们，让坐就坐，而且就一张桌子坐在了过街蛆对面，但这一落不要紧，只听一声闷响，蓦地便使得茶楼震颤，茶桌摇晃，吓得茶客赶紧按住了各自的扣碗儿。再瞧过街蛆，离得最近，竟像条小虫儿似的被弹了起来，差点儿落下时别折了二郎腿。

又是绝招儿，内功！

“哟嗬！”可气的是过街蛆竟没一点儿来火之意。

只顾对坐着……

老掌柜是干什么吃喝的，能瞧不出这样的阵式？得！这双方就算擦上了，但？

“来呀！上茶！”

大面儿上总得晾得过去，江湖上最讲究不偏不倚……

大伙儿也是：公平！

都豁出去了，只顾瞧着这场有关塞外小天桥命运的蹊跷劲儿。当然，小伙计就？

茶楼上死一般的静寂……

一张茶桌两个人，牵动着一双双一眨不眨的眼睛。瞧！一大一小，一壮一弱；一硬一软，一正一邪；一虎背熊腰一猴头蒜脑；一威风凛凛一嬉皮笑脸；一身怀武林绝技，一只凭着那只盒子枪！

静中有动，一触即发！

“来啦！”一声吆喝，那沸腾着的大铜壶终于拎上了场。

瞧真格的吧！

果然，正当那小伙计要展露悬壶冲茶绝技之时，就只见大漠金钱豹猛地一挡，迅雷不及掩耳，早趁势把那滚烫的大铜壶双手捧过。老少爷们儿！那可是刚从烈火上拎下来的。沾着扯层皮，挨着一溜泡！可鲍爷却像捧着个小手炉似的，像在试水烧得够不够火候。只等两个巴掌间猛地腾起一股青烟儿，这才一吹大铜壶嘴儿，慢条斯理儿地亲自往扣碗儿里冲茶。

“好——啊！”顿时换来了个满堂彩。

该轮这一位了！瞧瞧他那模样儿，就这把大铜壶也够他往起拎的！民国也算瞎了眼睛，楞打发来这么条臭蛆虫儿！

幸灾乐祸，都等着瞧笑话儿。

大铜壶稳稳当当地地上放着，过街蛆猴儿似的只顾瞅着

没辙了吧？镇了！

“老掌柜！”谁料想过街蛆头儿一抬，竟冷不丁转移了目标，“您这茶楼的牌子这可就算砸了！二百多年的老字号了，这位愣信不过您！试水、冲茶全自个儿来，您哪！”

“摘面儿！”

“什么？什么？两手的烟儿算白冒了？”

“来呀！”人家瘦里巴肌可谱儿大了去了，“不懂规矩！有让爷亲自动手儿的吗？还不快点儿伺候：沏茶！”

“得！还得白当下三烂！”

内功，外功，软硬功，三招儿竟未镇住条小蛆虫！果然，大漠金钱豹气得一个劲儿在发抖。

但小伙计却只得冲茶……

铜壶高悬，银流直下，过街蛆瞅着扣碗儿更坐得稳当了。老少爷们儿心里这个堵得慌，这不是等于当众臊塞外小天桥的皮吗？

“绝不能善罢甘休！”

说时慢，那时快！就在过街蛆心满意足地刚要端起那盏香茶时，便听得桌上风声乍起。再一看时，只见那扣碗儿早被大漠金豹轻舒猿臂抄入手中。

这一招儿叫：断茶，送客！

但对过街蛆这号人物仍嫌不够！不等老少爷们儿喊出好来就见得大漠金钱豹一手托茶，一手按桌，蓦地一个鹞子翻身，早已穿越楼窗口向街心飘然落下。偌大一个身躯，竟只听风起，不闻响声。等老少爷们儿齐涌到窗口向下望去，只见他正金鸡独立于一石拴马桩上。一碗香茗，满边满沿儿，竟一滴未洒。

“好——啊！”顿时又是个满街好。

这一招儿叫，引蛇出洞！但架不住过街蛆就是不下茶楼。大漠金钱豹也自有大漠金钱豹的办法！在楼上街下的一片喊好声中，立拴马石上又是个倒抬虎儿，顺势翻入围观的人群堆里。左找右寻，愣把这盏茶递给了一条正在吃屎的狗。

“好——啊！”楼上楼下炸了窝儿了。

这又该叫什么招儿？自个儿琢磨去吧！又是一阵乱哄哄，茶楼上竟渐渐给抽空了。

“民国”被冷清到了一边儿，老少爷们儿只顾得去瞧那狗喝茶了。

但这位脸皮子也真够厚的……

“蛆爷！”老掌柜却不忘及时提醒，“不是我老头子不留您，是这塞外小天桥有自个儿的规矩。您瞧瞧！连碗顺气茶都不让喝，我也没辙！”

“您没辙？”笑得真可爱。

“没辙！”答得却很冷。

“我有。”猛地又玩起了枪。

“您？您？”蓦地又想起了怕。

“嘿嘿！”径直走向了窗口。

天哪！要出事！

果然，过街蛆在楼窗上一露头儿，马上迎来了整个小天桥的一大哄。那条吃屎狗更苦不堪言，正不知在替谁受这份罪，龙井一口也没敢喝，只顾得蜷缩成一团儿在索索发抖。当然，最威风的还要数大漠金钱豹，在众弟子簇拥下可真像一尊镇街的神。

“噢！噢！”哄声更大了。

“老掌柜！”过街蛆竟敢调回头来，“瞧见没有？多大乐子！就不该不懂规矩，弄来一条狗瞎掺合！”

“什么？”老掌柜急问。

“让大伙儿瞧瞧新鲜玩艺儿！”过街蛆说着便满轻巧地举起了枪。

“您？”老掌柜想喊。

但啪！啪两下，枪口已经发火了！

塞外小天桥哪经见过这个？哄声乍停，蓦地只剩下了一片死寂。

还傻不呵地瞧着……

只见那吃屎狗应声而倒，肚子淌血，也正莫名其妙地傻瞧着老少爷们儿。

又是啪！啪两响！

这回瞧明白了。就见得枪口一抬，那狗脑袋便随响而炸。毫不费力气，那白花花的脑浆子就赏了就近的一人一份儿。绝不需内功，外功，软硬功，那狗就血糊淋拉地栽在扣碗儿旁一动不动了！

“嘿嘿！”过街蛆探出头儿笑得挺谦虚。

但这谦虚似比枪声还厉害，哗一下小天桥就像炸了窝儿似的。有的身上溅着狗血，有的脸上沾着狗脑浆子。一个撒丫子大伙儿都跟着跑，就连镇街虎们也丢了魂儿一般跟着往外冲。风卷残叶似的，刹那间茶楼下就难得再见到一个人影儿。

只有大漠金钱豹除外。

还有那条狗，

没了脑袋……

4

死一般的沉寂！

塞外小天桥头一次听得枪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应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鲍爷却仍只顾着发懵……

也难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他哪样没使过？可今儿个瞧这洋玩艺儿亮相纯属头一回。还没等他弄清楚到底是带钩儿的、带刺儿的、带刃儿的，啪！啪几声就使得武林绝技顿时黯然失色了。红的血，白的脑浆子。打死的是一条狗，可吓退的却是整个闹市里的老少爷们儿！

而自己竟没辙、没辙……

蓦地，又听得茶楼上一声如丧妣妣的号啕。猛一抬头，就见得窗口上不见了过街蛆的身影儿，只剩下了老掌柜在捶胸顿足、声震遐迩地哭叫着：

“老天爷！愧对祖宗！愧对祖宗……”

他由不得打了一个冷颤，这才从老掌柜的哭述中得知，原来就在刚才乱乎这工夫，过街蛆早砸了茶楼上的祖宗牌位儿，单揣起那贝子爷留下的铁卷凭书，满潇洒地从那挑水的后小门打道回府了。

够逗的！却足以使漠北第一条好汉大惊失色了。什么？这塞外小天桥的护身符，愣让人家从自己眼皮子下给夺走了？天哪！这一世英名眼看要毁之于一旦，这最后一桩镖也明摆着是让人家劫去了！想到这里，大漠金钱豹再不敢怠慢，一个旱地

拔葱腾空而起，随之便穿房越脊顺着那楼后的挑水小道追去。不舍老命成吗？背后老掌柜那号啕还不依不饶地追赶着他呢：

“老天爷！愧对祖宗！愧对祖宗……”

如若先朝那位贝子爷有灵，定会觉得他这两块铁片儿够好玩儿的。果然，鲍爷前脚追了出去，后脚便引发了一片悲泣。整个塞外小天桥像被刨了祖坟似的，一时间竟悲悲戚戚凄凄惨惨有点儿惨人。各路诸侯又纷纷露了面儿，该哭的也哭，不该哭的也哭，愣跟着老掌柜号啕成一片。

人心惶惶，哀声阵阵，处处都充塞着一片末日之感。

您哪！铁卷凭书没了！

更不该的是，外头看热闹的人也跟着瞎掺合，一个劲儿在茶楼下添油加醋地瞎嚷嚷：厉害呀！厉害呀！那炸响的枪声，被越说越神、越说越玄。刹那间竟使得国粹沦丧，过街蛆摇身一变愣成了混江龙。真正的武林豪杰被淹没了还不算，那几位撒丫子就跑的镇街虎也跟着活该倒霉。

得！老少爷们儿总得泄火儿吧！

等大漠金钱豹归来，一切都为时已晚了。过街蛆就像又拱回了粪坑里，臭烘烘的早不见了踪影。眼前只留下了自家那座破门楼子，还有那上头插着的祖传镖旗，耷拉着。

在一片暮色中显示出一派英雄末路的苍凉美。

这还不算……

他还未等得跨进门来，兜头便听得一片抽泣。低头一看，便只见得四大弟子一溜儿倒头跪在眼前。一个个羞愧难当、一个个又满怀委屈，虽语无伦次，却大体还是把事情说明白了。原来，各路诸侯这一哭够了，恍然发现镇街虎们是白养活了。似乎还不如那一条狗，在节骨眼儿上还舍得为这塞外小天桥淌红的、溅白的。于是在外头看热闹人的瞎嚷嚷之下，老少爷们儿

便一举砸了顶幡王的幡、毁了飞叉李的叉，烧了硬弓张的弓、踢了神跤马的场子。

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子，这不是明摆着要他大漠金钱豹的好看吗？

“师傅！”又是一片委屈的哭叫。“孬、孬种！”他想起了徒儿们的跑，陡然便是一人一脚！

“怪得了我们吗？”委屈更大了。

“什么？”横盾冷对。

“枪！枪！”哭哭啼啼地叫屈，“您、您教过我们这个吗？”

“啊……”目瞪口呆了。

再一抬头，只见暮色渐浓，那挑在破门楼上的镖旗似耷拉得更缠绵悱恻了。大漠金钱豹又是一个冷颜，蓦地再次意识到：失去了铁卷凭书，自己就算被劫走了最后一桩镖！

怪不得徒儿们，是自己眼瞅着让人家把老祖宗的牌子给砸了！

枪！枪！都是因为那旁门左道的枪！

“师傅！师傅！”镇街虎们又匍伏到了脚下，“报仇啊！报仇！”

“师傅！”硬弓张干脆抱紧了他的腿，“我们哥儿们几个商量好了！他给咱们动洋玩艺儿，咱们给他来老祖宗留下的绝活儿！”

“对！”飞叉李进言，“凭您那穿房越脊的功夫，咱们给警察局子来把火！”

“还有，”顶幡王建议，“凭您那闪展腾挪，咱们夜里专掀过街蛆的热被窝！”

“好主意！”神跤马更为激动，“活捉这小子，趁势再夺了他的枪！”

“师傅……”一齐磕头捣蒜了。

一声声哀告，一声声哭求，顿使得大漠金钱豹热血沸腾了。

枪？铁卷凭书？

刹那间，一项武林高手们的复仇计划形成了。神跤马早已

得知过街蛆夜夜留宿平康里的妓院里。先夺枪、后绑人，随之再到警察局子里点把火！三管齐下，定让民国瞧瞧塞外小天桥有没有能人！

没辙！那镖旗只好又挣扎着在破门楼上抖起精神来了！

夜，深了……

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大漠金钱豹身着古色古香的夜行衣，怀揣古色古香的探路石，身带着古色古香的绳抓、甩头，鱼鳞紫金刀，眼瞧着就要率领四大弟子前去一显古色古香的武林绝技！

但正在此时，就猛听得门外一阵杂乱！

鲍爷不由得一怔，莫非是谁走漏了风声？刚要来个先下手为强，却只见得是老掌柜带领着各路诸侯蜂涌而入。四大弟子有师傅垫底儿，当即傲然说出了众好汉的英雄之举。

谁料想老掌柜听后却连连摇头，老泪纵横地不住声儿喊：

“使不得！使不得！”

“什么？”鲍爷不由得一愣。

“您哪！”老掌柜喟然长叹，“这还瞧不出来？派过街蛆来咱塞外小天桥叫阵，背后必有高人指点！”

“啊！”鲍爷又是一惊。

“高招儿！”老掌柜说，“地地道道的高招儿！派粘粘乎乎的臭蛆虫儿来，就是为了让您这样的武林好汉使不出绝活儿来。您哪！不能比这个……”

“比什么？”大漠金钱豹急问。

“鲍爷！”老掌柜不答，却率领着老少爷们儿骤然给他跪下了。

“这？”大漠金钱豹惊呼了。

“您瞧吧！”老掌柜只递上张纸儿来。

原来是一张传票儿！过街蛆回去就把老掌柜告了，说他犯了聚众闹事罪、扰乱治安罪，妨碍公务罪、反叛民国罪。等等等等，十好几条呢！如若老掌柜交不出闹事元凶，明儿个就必须自己去投案听审。其间如还有人图谋不轨，必拿所有塞外小天桥的铺面儿是问。数罪并罚，绝不轻饶一个！

“鲍爷！”老少爷们儿都在哀叫着。

什么？这不是让自己去当顶命鬼？

“求您啦！”老掌柜干脆直说了，“过街蛆身后有高人指点，咱这小天桥也必得有位高人能顶住！我老头子算什么？您可是响当当的漠北第一条好汉，铁錡铮的塞外头一名豪杰，名震天下的大漠金钱豹啊！”

看来，也只有自个儿配当滚刀肉！

“鲍爷！”老掌柜更泣不成声了，“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凭您这一身绝顶功夫就自带三分理儿！只要您顶住了，说不定大堂上还能断回咱那铁卷凭书！李督军的民国认，商都统的民国认，阎长官的民国认，我不信就能让条小小的过街蛆虫儿糟塌了咱那铁卷凭书！”

厉害！顿时激发得他热血沸腾了！

“您哪！”老掌柜更显得真诚厚道了，“塞外小天桥这桩镖，老少爷们儿

早死心踏地交给您了！一代代大漠金钱豹，可没听说哪位含糊过！只要您能在大堂上给咱往回争铁卷凭书，您的家和您这四位徒弟，咱塞外小天桥全包了！打到哪天，咱包到哪天！官司不怕长，老少爷们保证让您祖传的镖旗儿永插着！”

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大义凛然了！

蓦地，镖旗也猎猎抖动起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眼瞧着整个儿塞外小天桥都跪倒在脚下，大漠金钱豹由不得昂然挺立了。决心已定，义无反顾。再不需要鼻涕和眼泪，恶煞煞地只听得一声怒吼：

“备香案！”

得！漠北第一条好汉要告祭祖宗了！他要去为铁卷凭书咆哮公堂，他要去和过街蛆虫一决雌雄！滚钉板、抱火柱、下油锅、上灰棍、挨鞭抽、受刀刷！看谁先皱眉，看谁先服软！你有外来的盒子枪，俺有一身的硬骨头！死而无憾，为的就是留下一世英名。

“哈哈哈哈！”他狂笑了。

5

第二天，整个的小天桥为之轰动了。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发殡似地齐来为大漠金钱豹送行。熙熙攘攘，乱乱哄哄，热闹得实在可以。一时间竟使得鲍爷晕晕乎乎，恍若又登临了武林豪杰的顶峰。

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但谁能料想到，老少爷们蜂涌着转悠了半天，最终又转悠回到了小天桥的地界里。

原来，趁大伙儿在外头瞎撞这功夫，过街蛆那衙门果真在茶楼上开了张。没有一个茶客，却多了两个歪脖儿警察两条枪。

安静！地道的清水衙门。

看来，老掌柜所言不虚，过街蛆背后确有高人指点。今儿个显然又得了什么高招儿，正在一个劲儿指点另两位千万别忘了大局长的吩咐。可另两位歪脖儿却只顾着摇头儿，愣不信现如今世面上还有这种傻鸟。

大漠金钱豹是怵这个的吗？

话音儿刚落，就听得茶楼下边一片嘈杂。高人果然不俗，那漠北第一条好汉竟真格地听调遣上楼来了。仇人相见，本当分外眼红，但过街蛆牢记上司的吩咐，楞礼贤下土地迎了上来：

“哟嗬！这不是鲍爷吗？”

“是又怎么样？有种的别专找软的捏，你爷爷我来了！”

“什么？”似大感意外。

“好汉做事好汉当！”一拍胸脯，“我就是衙门里要找的闹事元凶！”

“这、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委婉劝说。

“玩儿！”猛一击桌。

“别！别！”还是那么耐心，“新开张，您是第一位主顾！话不说清楚了，要落埋怨。鲍爷，您先坐、坐！”

“少废话，来吧！”伸手待缚。

“瞧您！”有点儿委屈，“大局长早吩咐过，民国了，要想让抓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元凶、元凶得十好几条罪名呢！您、您一条条都能配得上吗？”

“什么？”深感屈辱。

“比如说，”还得压着性子解释，“上头有一条；反民国，您敢反吗？”

“反！”一声呐喊。

“鲍爷！”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还是我们大局长有眼力，大老远的就瞧出您浑身尽是侠肝义胆儿！知道您准会来，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变着法子成全您！”

“成全？”嗤之以鼻。

“真的！”更加诚恳感人了，“大局长发话了，只要是您来。绝不许驳了您的面子！”

“还我铁卷凭书！”蓦地提出。

“这、这这……”似很为难。

“哼、哼哼……”接连冷笑。

“成！”谁料一咬牙竟答应了，“可、可您也得给我个台阶儿！要知道，民国也有民国的规矩，就看您敢不敢在这小纸片儿上画个押了！”

“拿来！”绝不含糊。

“等等！”更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了，“您又不是小天桥的宋江，干嘛要为此破玩艺儿过大堂？您哪！破镖局子改座车马大店，点头哈腰照样过安稳日子！”

“放肆！”怒不可遏了。

“您、您瞧！”仍在开导，“这上头除了反叛民国，还有十好几条呢！”

“住口！”又是一声呐喊，“快还那铁卷凭书！纵有千条万条，你鲍爷也全包了！”

“难哪！”只剩下赞不绝口了。

齐了！这就算齐了！过街蛆还真不忘大局长的吩咐，临上手铐脚镣前还让大漠金钱豹出尽了风头。当着他的面儿把铁卷凭书还给了老掌柜，只引来茶楼上下一片惊天动地的欢呼。这最后一桩镖总算夺回来了，大漠金钱豹也果不食言乖乖戴上了手铐脚镣。

凭窗而立，昂首大笑……

老掌柜早抱着祖宗牌位不见了，各路诸侯也随之躲回各自的铺面儿里去心满意足。

两位歪脖儿以为他哪儿出了毛病。

但都很耐心，干晾着……

“走！押你鲍爷走！”蓦地怒吼。

“去、去哪儿？”过街蛆似不理解。

“过堂！过大堂！”好不威风。

“干嘛？”似更觉奇怪。

“哈哈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你鲍爷扔下浑身功夫，你也扔下那洋玩艺儿，咱们就在大堂上一见高低！”

“用不着了！”冷不丁的一句。

“甚么？！”怒目相视。

“鲍爷！”抖着那张纸儿，“这不是？您全招了！”

“你？”目眦尽裂。

“我？”软语开导，“还得告诉您，民国了，不时兴血糊淋拉地动大刑了、

凭着您画的这个押，按的这个手印儿，就绝不会为难您！一条该着几年就几年，您就合计着十几条该蹲多少年大狱吧！”

“拼了！”大喝一声，陡然想起浑身的武林绝技！

但晚了……

只听手铐碰响，脚镣叮当，却再难见得到大漠金钱豹纵腾窜跃了！

还有三支枪……

天哪！

6

塞外小天桥这回彻底民国了……

大漠金钱豹一送进大狱，过街蛆的衙门也就随之由茶楼挪窝儿了。原来，大局长越来越通情达理，竟把老掌柜当成了警察局子里的座上客。

您哪！礼贤下士，分别对待！

而老掌柜也果不愧为塞外小宋江，很快地发现过街蛆早已在口内拜过祖师爷的堂口，论辈数还和自己是师兄弟呢！既然情同手足，当然铁卷凭书的认可也就迎刃而解了。大局长为此特殊恩准砸上一道民国的钢印，顿然便使得这件老古董又焕发出青春的异彩。

得！贝子爷也得以含笑九泉了。

塞外小天桥还是塞外小天桥，一时间又敞开口儿永庆升平。就不该老掌柜撒开手儿由着把兄弟折腾，使各路诸侯既利市百倍又牢骚满腹。什么和什么呀？拉进了电灯、引进了洋话匣子，还招来了花枝招展的女招待，愣使这老少爷们儿的一统天下沾上了脂粉味儿。热闹得是超过了列祖列宗那老年头儿，但除了比各位好汉的手艺，还得比各家铺面里的姐儿！

这难免就又使人怀旧。

盒子枪看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茶余饭后就又想起了武林功夫。尤其看到过街蛆一年间就肥成了条核桃虫儿，就由不得想起了尚有一位塞外豪杰正在替大伙儿蹲大狱。

老掌柜首先为此惴惴不安了，一再解释他仍然往那破镖局子里送份儿银。但老少爷们依旧不依不饶地瞎嚷嚷，致使民国也跟着在小天桥摘面儿。

没法子！少不了江湖义气一番！

“您是说，”过街蛆听后乐了，“人儿没了，可破镖旗儿还挑着？”

“这、这……”还在想词儿。

“这好玩儿！”人家却接了下去，“大局长说了，民国也得有几件老古董点缀着！”

“可、可……”还是很为难。

“行了！”人家又是一拍鸡胸脯儿，“我这就去把您这块心病给除了！”

“别！您还是先除了我！”断然否定。

“嘿嘿！”过街蛆大为欣赏，“怪不得人称塞外小宋江呢！”

“咱不能忘恩负义！”特殊强调。

“成！”过街蛆一口答应，“今儿晚上就向大局长给您讨个高招儿来！”

“谢谢您啦！”声音直打颤儿。

多够交情，但大漠金钱豹却一时难得领略这份好心。民国绝不动他一根毫毛儿，正由着这位武林高手在大牢里发懵呢！

一年多了……

阴、暗、潮、闷、臭！除了苍蝇、蚊子、跳蚤、臭虫、成群的耗子，

还有众多的囚爷拿他逗着玩儿。怪谁呢？没灌辣子水，没坐老虎凳。自个儿就成心拣着罪名儿往头上擦。徒有虚名，软蛋一个！不拿他开涮，到哪儿再找乐子？只要他敢乍窝儿，就告他个煽动越狱，那手铐脚镣就准得再往重里加。瞧瞧！都拖不动了，连脚脖子都磨出了白骨茬子。

磨、磨、还在磨……

民国似乎还在成全他英雄到底，每枪毙一个人儿准从他眼前通过。死囚的哀号天天不绝于耳，枪口亮光时时闪过眼前。这还不算。外头有些爷们儿相信人脑子可治疑难绝症，狱警们也真领进牢门事前“看货”。大多是指点着他这颗好汉的脑袋，说明内功、外功、软硬功练就人脑的不同凡响。并当面商量怎样使用炸子儿，怎样有分寸地揭开天灵盖儿。口说无凭，还不时端起枪来瞄准了他示范着。这招儿不能说不绝，竟渐渐使得大漠金钱豹忘却了十八般武艺。不但越来越懵了，而且愣莫名其妙地对洋枪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恐怖感。但简单归结为磨掉了英雄气概又似不妥。君不见！一些彪形大汉豺狼虎豹俱都不怕，却

偏偏畏见小小的灰耗子、癞蛤蟆、毛毛虫什么的。您哪！人！

就不该老掌柜给他说了情……

这一天后半夜，他又梦见了茶楼下栽倒的那条狗。白花花的脑浆子，红红的血蓦地使他惊醒过来。天刚放亮，只见大牢里已到处举起了枪。阴风惨惨，冷气嗖嗖，催命一般不一阵便提出了几条杀人越货的好汉。啊！今儿个又要大开杀戒？他正预感到不祥，就猛听得一声呐喊：

“大漠金钱豹！”

不叫名儿，单叫绰号，似格外优待，却异曲同工。只见得那久别了的过街蛆，竟猴头蒜脑地探进了身子：

“鲍爷！恭喜您了！”

恭喜？看来过街蛆似未能从大局长那里讨来高招儿。还没等大漠金钱豹缓过神儿来，就把他给架到一间单人牢房里了。一把盒子枪，一支亡命牌儿，还有一桌好酒好菜，顿使他立即明白了“喜”从何来。

“给您饯行、请吧！”过街蛆说。

什么？未过大堂，未见世面，未响当当地声震这塞外古城，就要这样窝窝囊囊、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去死。大漠金钱豹由不得打了个冷颤，但一咬牙关就又挺直了腰板儿。您哪！且不说毕竟是塞北的第一条好汉，就单论派过街蛆来也有点儿失策。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有股气儿在心坎里顶着！

看来，过街蛆要前功尽弃了……

要知道，塞外小天桥正把这位漠北豪杰玄乎成一尊神儿。你要就这样把他毙了，恰好正成全了他一辈子的好汉名声。而过街蛆和老掌柜可算惨了，准得让老少爷们儿戳断脊梁骨不可。臭棋一招儿，民国也得跟着掉价儿。

得！瞧好戏吧！

果然，大漠金钱豹虽重镣在身，却一时间又化成一条铁铮铮的好汉。昂首落座，稳端酒碗，连饮连尽，傲然而言：

“过街蛆！算你小子孝顺！”

听听！这不是自找吗？但过街蛆却不慌不恼，似早胸有成竹，楞有礼有节地接过了话茬儿：

“那是！谁让您是武林前辈，又是第一个挨枪子儿的！”

“枪？”失惊的怒吼。

“对！”沉着的应答，“难得呀！头一份儿，就轮您开这种洋荤。喝！喝！整个儿塞外都等着瞧好儿哪！”

“这！”酒碗却被当即砸碎了。

“怎么了？”明知故问。

“你！你……”镣铐气得哗啦啦作响，“有种的你就给鲍爷我动砍头刀！老祖宗留下的清白身子，怎么也不能让洋玩艺儿糟塌了！”

“说白了！怕？”一针见血。

“什么？”戳到痛处的呐喊，“不服！不服！你鲍爷就是死了也不服！”

“那更该挺着点儿！”关怀备至。

“杂种！洋杂种！”无可奈何，只剩下了怒气冲天的咆哮。

“嘿嘿！还有四个！”过街蛆却说。

什么？这回轮到大漠金钱豹目瞪口呆了。只见过街蛆一挥手儿，随之而入的竟是自己的四大弟子：硬弓张、飞叉李、神跤马、顶幡王！不但一人换了一身儿警服，而且都扔了自己看家的家伙，一人背起了一杆洋枪！

绝了！

“瞧瞧！”过街蛆乐了，“杂得怎么样？您教的武功，我教的枪法。今儿个就由这四位替您送终！”

天哪！只能够把牙咬碎了！

“各位！”过街蛆竟转身训上话了，“一日为徒，终身似子！伺候师傅，绝不能有半点儿差错！与其在刑场上出丑，还不如在这儿练习好了。听我口令：举枪！瞄准！”

哗！四条枪刹时对准了一个脑袋！

大漠金钱豹这回可够惨了！面对着昔日四大弟子举起的洋家伙，顿时更觉得心如刀搅了。此一举不但绝对的出奇制胜，而且绝对有助于调动那大牢里培养起来的神秘恐怖感。枪！眼前尽是徒弟们举起的枪！轰一下脑袋似涨大了数倍，蓦地他只能两眼发直了。

但四大弟子的枪口却绝不摇晃……

“鲍爷！”过街蛆还在一旁鼓劲儿，“挺住！要挺住！塞外小天桥的老少爷们儿，可正等着您给大伙儿露脸呢！”

什么？还要游街示众？

狠招儿！专门往心窝里戳！

但只能听任摆布了。转眼间他已被插上了亡命牌，架上了死囚车，和另外几位江洋大盗一起被押赴刑场了。四大弟子的枪口始终对准了他那好汉的头颅，果然浩浩荡荡先奔塞外小天桥而来。过街蛆挎着盒子枪殿后，美不滋儿地似就等着瞧好戏收场了。

是令人奇怪！可老少爷们儿却紧盯着五花大绑的大漠金钱豹，就只顾着发疯似地喝采了。三步一声好儿，五步一声怪叫。只把个漠北第一条好汉架在了个云里雾里不像去送死，倒像是夺了武状元似的！就连四大弟子也跟上沾了光，差点儿让臭唾沫星子淹死。

可过街蛆还在美不滋儿地笑……

猛一抬头，只见刑场孤魂滩已经到了。荒草萋萋，野坟堆堆，四周难得再见一个人影儿。却见几条专啃死尸的野狗在坟头儿旁等待着。一个死囚被押下了车，瘫了！又一个，瘫了！再一个，也瘫了！没一个自个儿能站稳的。面对着那不带钩儿、不带刺儿、不带尖儿、不带刃儿的洋枪口儿，像受

了传染似地都瘫了。

终于轮到了他……

“鲍爷！”过街蛆终于发了话，“真不愧漠北第一条好汉！过足了英雄瘾，这就该着您开洋荤了！”

他也几乎站不稳了……

“您哪！”更套近乎，“实话实说了吧，不白在老少爷们儿面前成全了您！就凭您这好汉的人脑子，我就换了三百块袁大头！”

得！浑身也开始晃悠了……

“听着！”却只顾训示部下了，“给我瞄准了！只准揭天灵盖儿，不许伤脑浆仁子！”

这回就需要四大弟子扶持了……

“走吧！”转身催上了，“主儿家还等着趁热乎吃呢！”

神秘的恐怖感调动到了最高点！

一溜几阴风吹过，只见荒坟头儿旁齐刷刷地跪倒着所有的死囚，似都在这孤魂滩里等他一起向鬼门关跨去。枪栓哗啦哗啦地响着，致使那些草丛中的野狗一条条激动不已！

但他却似乎还能让架着走……

瞧！愣还能颤巍巍自个儿跪下了……后面是那哗啦哗啦不断声儿的枪栓声。过街蛆也一个劲儿高声喊着“举枪！瞄准！预备……”逗乐子！乌鸦炸虻从荒草中惊飞，野狗也迫不及待地长嚎了！

您哪！地狱这就算敞开门儿了……

但大漠金钱豹还在为塞外小天桥挺着、熬着、挣扎着。枪、

枪，虽然都隐没在脑后了，却似乎比眼前露着更惨人。他只能咬紧牙一再提醒自己：

我是武林高手！我是漠北镖头！我是名闻天下的大漠金钱豹！但还是发现自己眼看就要自动栽倒了！

终于身后那洋玩艺儿炸响了……

他只觉得两眼一黑，身子便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去。好不容易直挺挺熬了过来，随之便嘴啃着地皮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很满意，总算死了！

警察局子没高招儿！

崩出了个英雄……

7

“鲍爷！鲍爷！”有谁在叫他。

就不该出了这么个声儿，使民国顿时又身价百倍了。一睁眼睛，大漠金钱豹竟发现自个儿是躺在家里。热炕头上，挺暖和的。不但没了野狗和乌鸦，而且多了位塞外小宋江，两眼含泪，正叫得挺热切呢！

自个儿不是死了吗？

“鲍爷！”老掌柜又忙俯身解释，“多亏了大局长开恩，才讨了这么个变通法子。

陪绑一次，一了百了！”

陪绑？原来只是陪绑？

“您哪！”还在小声儿耳语着，“该好好谢谢蛆爷！人家为您可跑断了腿儿，够哥们儿义气！”

轰一下，又眼冒金星了……

谁说大局长没有高招儿？大漠古道从此再没武林豪杰了。什么跟什么呀？枪子儿还没炸开天灵盖儿，自个儿就先吓死趴下了！愣让四大弟子像死猪似地抬了回来，让整个儿小天桥都跟着摘面儿！幸好儿女们尚懂得丢人败兴，当天就把破门楼上那一叶镖旗扯下烧了。

完了！镖局子真改成车马大店了！

大漠金钱豹渐渐地消声匿迹了。到后来，老少爷们儿竟传说他根本不会什么武艺，懵人！倒是过街蛆越来越成为风云人物，救人一命当然应刮目相待了。别看猴头蒜脑的，可越瞧就越像挺着个鸡胸脯儿的英雄。

既然没了怀旧对象，各路诸侯也就习惯了姐们儿身上的脂粉味儿。

塞外小天桥照旧地热闹！

有铁卷凭书在茶楼上供着，大伙儿也就忘了民国还是不民国，吃、喝、玩、乐，样样不缺。坑、蒙、拐、骗，也掺合着。各路诸侯从此再不管闲事儿，只顾着竟相一展祖传的绝活儿。

唯独少了的就是那座天威镖局！

只此一家败了祖宗的基业！

洋枪前头没挺住！

唉！怪谁呢？

老鸟、老狗、老人……

夕阳下，这人、这狗、这鸟儿……

人坐在炕头上向外瞧着那条狗，狗卧在院子里朝上瞧着那只鸟儿，鸟儿立在篱笆墙上往远瞧着那片望不到边儿的庄稼地。

都老了！要不干嘛一动不动、迷迷怔怔，一瞧就是这么两个多钟头？

您哪！……

这人

这人？背后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爷子…

老爷子来这村子里，掐指一算，已经四十好几年了。教书。开头大伙儿管他叫先生，孩子们管他叫老师。如今村子里好几辈儿人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总不能再混在一堆儿没大没小地一个调儿喊吧？得！除了孩子们仍坚持原来称呼外，大人们早改口尊称为老爷子了。

以示区别，以示推崇……

为此，老爷子住的这座房子，虽然在四周骤起的新屋对比下，显得越来越古、越老、越破、越旧、越寒酸，但却长期不衰地保持了这远村“文庙”的地位。

在村里人的想象中，孔夫子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儿……

“文庙”地处村子中间。一溜三间大正房，四周一圈儿篱笆墙。小院不大门前却有五株垂柳。台阶不高，稍远尚对一片水坑。虽臭，倒也映得一弯明月。村里人难免有点粗喉咙大嗓门儿，可路过这里还是由不得屏神静息、提足而行。这倒不是因为圣人门前礼儿多。好您哪！老爷子正在为孩子们劳神呢！但在一片鸟鸣蝉噪声中，院子里却仍不时传出师娘那风风火火的说笑

声，其间还夹杂着一条小狗儿欢奔乱跳的欢叫声。这个人们也爱听，师娘在为老爷子解闷儿呢。

可如今，这声儿却骤然消失了……

谁路过这门儿都会悄悄往里瞅一瞅。唉！只剩下个痴呆呆的老头子和一条狗。“文庙”倒是有点“文庙”的气氛了，可也

显得太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了。真好似一下子抽掉了“大成殿”的主梁骨，这位“孔夫子”的模样儿转眼间就给朽了，不多时就朽成一只核桃，皱纹儿特多，却没一道儿带笑的。

开头那些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老爷子当时还能支撑着，儿女们回来办完丧事不久，他就用一通“天下大任”之类云云全都给撵走了。可过了不久，就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了。过去那绷着脸儿、爱叫真儿、精气神儿满足的老爷子，几天来竟变得迷迷怔怔、恍恍惚惚、丢三拉四、魂不守舍，就像换了个人儿似的。

老爷子突然退休了……

村里人也有点恍恍惚惚，但那似乎是寄托着另一种哀思。好您哪！没有师娘年轻时那副秀气的模样儿，能把老爷子从城里吸引来像根儿似地扎下吗？可谁又能料想到，她比老爷子整整小着十二岁，竟一撒手给先走了，却留下这么个无处不需要照顾的老古板儿，还有那条狗。

没先没后，这算哪么挡子事儿……

老爷子一天天呆坐在炕头上，村里人就难免慌了神儿。几个得意门生不惜临时抱佛脚，四处搜集着老年问题的书。您甭说，还真翻到不少呢！据说，日本操蛋，美国缺德，苏联也少人味儿，还是咱们中国对待老年人行！弟子们决心按照书本上说的，勒紧了裤腰带也要保持东方文明。古人早就说过：为富不仁！那就是告诉咱们：越穷越有德性！

既然师娘殁了，子女又在外工作，那老爷子咱们就得想尽办法孝敬着，包括那条狗。

村里人都行动起来了……

问寒问暖、好吃好喝、填火热灶且不说，每日里还不断派些胖头小小子、喜人小丫头，盘绕膝旁，打打闹闹，尽量招老爷子高兴。老头儿平时就喜欢这个。可这回却有点不对头，起先还勉强应付着，到后来就显得受不了。核桃皮儿抽巴着，就顾了眼巴巴地盯着卧在炕沿儿下那条狗。

村里人更慌神儿了……

这是一条农村常见的那种“笨狗”。黑腰身，白花蹄儿，油光发亮的黑脑门儿下，眉心间显眼地长着两个小白点儿。虎气中透着几分妩媚，调皮里又衬出一股孩子气儿。

这是师娘在最小的儿子也外出工作后养的，论年头儿也该有十好几年了。大伙儿也知道，老爷子从前最烦这条狗，几乎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可大伙儿又何尝不是呢？……

这家伙可算得全村儿狗中第一无赖！从小就仗着“圣人”的声名儿，女主人的宠爱，可真办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呢。不管对着男人、女人，一抬腿就要得意洋洋地撒尿。而且总爱冷不丁地扑到你身旁大叫一声，吓你一跳。还不等你缓过神儿来，它又撒着欢儿跑了。虽不出口伤人，却也扬你满身尘上让你哭笑不得。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它还爱跟着女主人到处串门儿。师娘当然是最受全村尊重和欢迎的人物了，可它也非得争着当个上宾。谁家稍

有招待不周，它就总爱犯那偷偷叼走谁家鞋子的老毛病。有一天，师娘串了七八家门子，有什么说在兴头，大伙儿就难免对它有点怠慢。这一晚，这家伙竟叼回了人家四五只鞋子，而且全部抛进了“文庙”对面的臭水坑里。害的师娘第二天又是赔情又是赔鞋，领着它足足忙乎了好一阵子。而它却毫无悔改之意，当天竟又把一只扔进了臭水坑。无法无天，是全村公认的头号顽狗。但人们还是欢迎师娘到家串门，为此竟不惜为它暗备吃物和骨头。据说，老爷子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此足以影响他一尘不染的名声，曾发誓要处死这个“厌物儿”。但因师娘护短，终难达到目的。最后，只闹到老爷子和狗誓不两立的地步。

而现在，老爷子又一天天死盯上了它……

村里人一时琢磨不透老爷子的心思，而只觉得这条狗现在变得什么都可以原谅了。

您瞧，这家伙自从女主人去世之后，真仿佛有点“圣人门下弟子风”了。不但再不对着人掀腿撒尿，就连偷着叼鞋的把戏也绝迹了。庄重、严肃，只是稍嫌过点头儿。整日里耷拉着脑袋那副老成持重、愁眉苦脸的样子，真让人以为它也在为先天下之忧而忧。更可怕的是，这家伙也变得像老爷子那样一尘不染了。别说骨头，就连过油肉也不为所动了。最后，干脆卧在屋里再不出门坎儿了。眼睛痴痴地望着，耳朵尖儿不时抖着。好像在倾听什么，又像在等待什么。这样一卧就是一天，似乎就是在这一动不动中骤然变得苍老了。那眼神儿中映着泪，可脾气也随之越来越躁了。

大伙儿瞧见它就觉得揪心……

可老爷子还在一天天地死盯着它，一愣就是好半天，就是始终不见处理这“厌物儿”的动静。屋子里一片死气，冷清得还是令人为狗的命运耽忧。直到有一天，老爷子盯着、盯着，那深陷的眼窝里竟涌出了两汪老泪，大伙儿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想必是人也伤心、狗也伤心，伤心把主人和狗捏在一块儿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可又有点儿不对头……

没过几天，老爷子却似乎又厌烦起这条狗来了，为此竟变得特别难伺候。做了一碗鸡丝儿面刚劝着吃了几口，一斜眼瞅见了那躺在地下的狗，得！来气了。一撂筷子，颤巍巍地走了，村后的野滩里一转就是半宿，总像在躲着什么。天黑了也不许拉灯，又像怕瞅见什么。黑古隆冬地就这么闲坐着，真让人感到别扭。

干嘛呀？不就是一条闷着头儿的狗吗……

不对！狗也变得让人难琢磨，似乎也瞧着老头子越来越不顺眼，脾气大着哪！不理它还好，痴呆呆地把下巴搭在前爪子上，一动也不动，一卧就是那么大半晌。只要老爷子一有动静，就像搅了它的什么，得！马上来气儿了。不是翻白眼儿，就是龇牙咧嘴，还外带着威胁性的直哼哼。这算什么和什么呀？“文庙”内就像埋了两颗定时炸弹，直搞得全村人一天到晚地提心吊胆。

“大成殿”里果然出事了……

这一天，老爷子又有点反常了，似乎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听到了点什么声音，眼神儿竟打着颤儿开始捕捉了。那声儿似有，似无，忽隐，忽现，最后就仿佛落在了狗的身上。没了，没了，但老爷子的目光却盯着那狗死死不动了。静啊，静啊，突然间老爷子竟神神叨叨地想起要讨狗的好来了。

也是！这么个屋子冷冷清清的谁和谁呀？不就是一个老头子和一条狗……

老爷子开始抖抖瑟瑟地给狗拌食儿了。集大伙儿送来的美食之大成，亲自端到了老伴儿留下的这“宠物儿”的眼前。屋子里没有一点声息，静得让人甚至不愿出气儿。但谁也没曾料想到：好心没好报！等老爷子再轻轻一推狗食盆儿，那畜牲这回就不仅仅是龇牙咧嘴了，而是气呼呼地叫了一声，冷不丁地就给老爷子的手上来了一口。这一口还了得吗？顿时使老爷子手腕上鲜血直涌，两眼老泪横流。

疼得吗？又不像……

等村里人闻讯赶来，只见老爷子正端着胳膊痴痴地坐在炕头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狗，似乎又犯了魔症。而那狗也仿佛悻悻未平，正冷冷地卧在一旁。一动不动的人，一动不动的

狗，冷冷清清的屋子，真死寂得怕人。这一天下午，老爷子颤颤巍巍地在村后野滩里转得更久，直到半夜还不见回来。待村里人打着手电筒找到，才发现老爷子扑倒在老伴儿的坟头儿上，竟像个小孩儿似地睡着了。

这事儿算闹大了……

老爷子像骤然又老了许多，狗也骤然像老了许多。村里人觉得光靠自己的能耐，似乎已无法收拾“文庙”这摊子了，于是便写信急召老爷子的三子一女回来。在大伙儿看来，自己村子是偏、是远、是穷，可绝不能在这事儿留下什么话把子。得！还是让亲生儿女回来发扬祖宗的老传统吧！包治百病。

但这时，老爷子却又犯魔症似地注意上了一只鸟儿……

三儿一女闻讯都赶回来了。

老爷子这些儿女们都很争气，不但一个个插着翅儿都飞进了城里，而且对留在农村的父母也很孝顺。

谁不夸老爷子的福份……

但一母所生，也各有不同。那就是老爷子越精心培植、越严厉教诲、越感到满意、越老实、越本份、越听话的子女，往往一进社会就越窝囊、越受气、越没心眼儿、越没出息、越得不到提拔、越是一副天生受罪鬼的相。而最小的儿子小四子则从小调皮捣蛋、不爱读书、爬房上树、搬砖掀瓦，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成心往死气爹的。可也是这小子，如今出息着哪！比哥哥和姐姐踢得红、吃得开、挣得多、住的棒，听说还当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大经理呢！

可见并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儿女们刚刚来到篱笆前，便顿时感到满目凄凉。只见娘在世时那满院的花全蔫了、遍地的草也秃了，鸡没了，猪没了，好像都撵着娘匆匆地走了。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站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托着胳膊，楞着神儿，正痴痴地望着房檐下那群叽叽喳喳的鸟儿。

老了，转眼就变得这么老了……

房檐下的那群麻雀似乎已看到来人了，扑腾腾一下子飞上了大门外的柳梢头。而老爷子还在迷迷糊糊地望着，一动不动。三丫头第一个忍不住了，心头一酸，猛地悲戚地喊了：

“爹！……”

“哦！”老爷子答应了一声缓过神儿来。

使儿女们感到惊讶的是，他竟毫无激动的反映，目光呆滞，态度平淡得怕人。

“爹！您这是在于什么？”女儿还在热切地问。

“数鸟儿。”回答得干脆。

“数、数鸟儿？”儿女们面面相觑了。

“数鸟儿就是数鸟儿！”老爷子竟不耐烦了，“找那只黑翅儿老家子！”

“老、老家子？”儿女们倒吸了口凉气。

“就是麻雀！”老爷子更来火了，“就是家雀儿！房檐下一窝一窝的！问什么？！”

“哦，哦！”儿女们赶忙点头表示明白。

进了家门，儿女们更觉得不安了。往日娘在时那热气腾腾的屋子没有了，眼前是一座冷冷清清的冰窖。更可怕的是，昔日里跟着娘欢奔乱跳迎接自己归来的那条狗，现在也老实得有点反常。闷着头儿卧在炕角下，竟对进屋人谁也不撩一眼。三丫头睹物思人，热泪一涌，就想扑过去摩娑摩娑它。哪想刚一挪步，就听老爷子在背后大吼一声：

“小心！咬人！”

“爹！”三丫头柔声解释说，“它想娘，心烦，脾气儿躁，就下错了口……”

“胡说！”没等话音儿落地，老头子竟生气地嚷嚷上了，“它老了！它老了！”

什么？老了就咬人？儿女们不吭声儿了。

只有小四子还不服气，总想动动这条娘宠惯坏的狗。可这一下不要紧，它开始瞧见谁都不顺眼了。奇里古怪地龇牙，莫名其妙地发火。好像人一多就会搅了它的什么，最后竟夹着尾巴悻悻地去到院子里了。儿女们越来越感到周围的气氛是这么不对劲儿。再一细看，啊！娘的照片都让爹藏到哪儿去了？

夜，清幽幽的月光洒进了屋子里……

一家人总算坐到一个炕头上来了。但好像没了娘，这个家就聚合不在一起了。神散了。老爷子变得越来越古怪，只要听到哪个儿女搭茬儿劝说，就显得浑身烦躁、坐卧不宁。等、等啊，等到快把儿女们熬得打盹儿了，他却突然恍恍惚惚地开口说话了：

“爹、爹想起了小时候一挡子事儿……”

儿女们马上挣扎起来倾听。

“炮仗！”茫然的声。

当时儿女们就被炸懵了。

“小时候，”但他却还在茫然他说，“年初一就得了个炮仗，你爷爷让我留着，我听了，一直像宝贝似地保存着。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儿，让放了，一点，哪还有点响儿？潮了、蔫了、掉捻了、没劲儿了、扔了，白白是个炮仗了……”

儿女们惊诧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呀？

“我就不明白，”还是茫然的声，“这一年到头儿冷冷清清的，干嘛非憋到年底儿放炮仗不可？……”

儿女们一个个又在面面相觑了。

“放！放！”更像自言自语了，“没命地放！越响、越亮、越崩得粉身碎

骨，就越觉得痛快……”

儿女们一个个显得手脚失措了。

“可我那个，”还在自言自语，“却蔫了、莠了，没捻了、不响了……”

儿女们更觉不祥了。

“我、我干嘛非等到年底儿？……”声音更恍惚了。

儿女们要采取断然劝阻措施了。

但刚等“爹！”一喊出了口，老爷子打了个愣怔，便突然又变得烦躁不安了。还没等儿女们再搭上话茬儿，他已经向门外嚷嚷上了：

“狗呢？狗呢？这该死的废物儿！咬我、烦我、成心往死折腾我！唉、唉！”

真的！那狗呢？……

月光颤抖着，儿女们在慌乱中忙向窗外望去，只见在一片皎洁的银辉中，那狗正抬着头儿、拄着前爪，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根本忘记了屋里还有什么人，只顾自己望着那月亮上面飘过的浮云，在痴痴地作一个遥远的梦。

老爷子的喊声顿时消失了……

儿女们也感到迷惘。老人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对老伴儿的怀恋精神有点儿反常？还是因为内心积压着委屈心理有点变态？还是因为像小四子玄玄乎乎说的那样：异化！老年性的异化！越老古板儿就越异化得没边儿没沿儿！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第二天，老爷子虽然尚能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儿女们搭着话儿，但仍然是恍恍惚惚、心不在焉，似乎又和那狗找上别扭了。

而那狗，也仿佛有点不正常……

院子里一片空荡荡，篱笆上柳丝儿懒懒洋洋。这家伙不但再不愿进屋子了，而且似乎在院子里呆得也开始烦躁了。窗上总有一双双窥视的眼睛，屋里总传出一声声窃窃的话音儿。它仿佛再也不能忍受了，先是悲哀地来回徘徊，随之便罕见地向着大门外走去了。

“站住！”老爷子失神地大喊。

奇怪！他既像见不得这狗，又像离不开这狗，突然竟踉踉跄跄扑出了屋子，率先追上去了。儿女们个个惊慌失措，只好跟着扑了出来。天哪！顷刻间篱笆墙外一片混乱，人喊狗叫、你跑我撵，最后多亏了小四子英勇无比，牺牲了一条进口水磨牛仔裤，才总算把狗给套住了。

它，第一次脖子上被拴上了绳索……

俘虏押回，老爷子仍悻悻不平。牛仔裤咬开两道口子，狗依旧恨恨有声。人怒视着狗，狗白眼看人，死一般地没有声息……突然，狗狂跳着开始挣扎了，扑腾着，怒叫着，刹时便冲懂得满院尘上飞扬。不似硝烟，胜似硝烟，顿时乡亲们也闻声赶来了。众目睽睽下，老爷子的满脸皱纹抽搐着，眼也直了，手也抖了，根本不顾儿女弟子的劝阻，猛地扑过去对着狗就是一脚、又一脚、又是狠狠地一脚！

狗，绝望地哀号着……

这一天，老爷子似乎也觉得有点儿有失斯文，天不黑就回屋蒙头大睡了。只留下忐忑不安的儿女们，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悄悄地商量着。这该怎么办呢？老爷子越来越乖癖了，今儿个的打狗，昨夜里那炮仗！儿女们说时无意，乡亲们听得有心：什么？什么？炮仗……

对！绝不能让老爷子留下后悔！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就似乎憋着股什么劲头了。田野上虽然静悄悄地没一点声儿，但人们却好像战战兢兢地听到了什么响动。只有“文庙”内依旧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狗，还是悲哀地被拴着……

老爷子大概是为了掩饰昨天的失态，又痴痴地站在院内望着那群鸟儿。狗哀叫了一声，鸟群扑愣愣又飞上了柳梢头，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反常，都反常！爹反常、狗反常、可儿女又该对谁去反常？

柳丝儿耷拉着，树蝉儿呻吟着，这反常到何时是个了人啊？

当机立断，找到出路！

三儿一女压低嗓门，在屋里悄声再次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办。老大、老二虽住房分别仅为十二点六平方米和十一点九平方米，却决心马上接爹去共享天伦之乐。虽乐的范围是那么狭窄，极易摩擦起火，但即使抛妻别雏也在所不惜！女儿更为坚决，好像爹非她莫属，并声称斗室之内更可见孝心。唯独小四子却很鄙视兄姐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引用弗洛伊德原理推论出再为爹找个老伴儿的必要性，同时保证一切经济负担和物质准备均由他负责！不是哥儿们尚讲哥儿们义气，何况是亲亲的哥儿们那更得讲哥儿们义气！

但三丫头坚决反对，两兄长也颇有微词，吵声渐大，猛然间望见窗外老头子呆滞不动的身影，为防意外，只好暂时“停火”。

简直是个折磨人的老头子啊……

突然，三丫头指着窗外轻声惊呼了：“瞧！鸟儿，果然有那么只鸟儿！”

顿时，屋内连窃窃低语声儿也没了。儿女们齐爬在窗子上向外望去，只见在对面的篱笆上，果然落着一只麻雀，黑翅儿，似离了群儿。烦躁，不安，但任它翅儿抖着，爪儿刨着，就是

连那柳梢头也飞不上去了。老了。爹望着它，它望着那成群飞掠过麦熟地的鸟儿群，都一动不动了。好像在想着什么，神了。

儿女们也感到眼前变得恍恍惚惚了……

没一点儿声，更没有一点儿声儿了。院子里这个静啊，就连被拴着的狗也趴卧在那里不动了。似有什么又吸引着它，那神态更显得迷惘而专注了。鸟不动，狗不动，人更不动，仿佛小院的一切都在一片死寂中凝固了。

儿女们的神情也变得迷迷怔怔了……

猛地，小院四周炸裂般地一声、一声，又是一声，骤然击破了眼前的沉寂。随之，此起彼伏、密麻交炽的炮仗声音，便惊天动地般地爆响成了一片。小挂鞭的清脆，轰天雷的闷重，二踢脚的高空震荡，滚地炮的连珠炸响。放！放！痛痛快快地放！崩他娘个粉身碎骨，炸他娘个淋漓酣畅！

小小的“文庙”在声浪中打着颤儿……

儿女们一惊，目光猛地一抖，眼睛便紧贴窗口更一动不动了。似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炸裂这阴气沉沉的小院的一刹那。

响，四周还在震颤中响……

只见篱笆上那小鸟儿骤然不见了，凝神呆望的狗骤然也匍伏不动了。只剩下老头子一个人，还在连天炮仗声中痴痴地呆站着。茫然地望着四周，像身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这院、这屋、这狗、这鸟。而只剩下了耳旁这炸裂般的声响，远的、近的、沉闷的、清脆的。他在听，他在一动不动地听！神情是那么的专注，身子却在微微地发抖。

突然……

狗从惊恐中复活了，一伸腰，便挣扎着站立起来。探起头儿，似乎还在这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寻找着什么。猛地，它迎着连天的炮响吠叫了。一声，又是一声。随之，它便绝望地拖长

声调大叫起来。

但这更像嗥……

老爷子在呆滞中颤儿打得更厉害了，似迷惘、又似清醒；似惊惧，又似思忖。身子在剧烈地抖，目光在缓缓地变。

儿女们匆匆来到老人身旁了……

待四周的炮声渐渐平息后，篱笆墙外早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一张张憨厚的脸，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子女们骤然间明白了什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但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但这足够了，庄稼人求的就是这个眼神儿。

再看老爷子……

站在儿女们身边儿，还显得那么恍恍惚惚，但似乎又和往日的恍恍惚惚有所不同。

他好像又重新认出了眼前的这些人们：儿子、女儿、大人们、还有孩子们……嘴巴抽搐着，似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篱笆内外，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又变得没了一点声儿。

阵响过后，才知道什么叫静……

乡亲们也似乎忘了吭声儿，他们只是期待地望着。人们多么盼一阵炮仗崩出个合情合理的老爷子，但眼前这位有点儿像，又有点儿不像。乡亲们更战战兢兢了，生怕说不对劲儿又把老爷子那刚醒过的神儿给掖了回去。

老天爷！但愿炮仗真的能避邪……

似乎老爷子不那么“隔涩”了，又似乎还有点儿不对。不好！老爷子的目光突然又转了，好像在屋里院外搜寻着什么。又过了一阵，他又仿佛看不到眼前的一切了。猛地，他向着篱笆外急切地喊上了：

“小五儿！小五儿……”

这喊声在村舍田野间回荡着，人们不禁为之一怔。虽然这名儿从未出自老爷子之口，但大伙儿还是忽然记起：这是在喊狗。

“小五儿！小五儿……”

这声音还在向远方的麦熟地上飘荡着，但院里却骤然不见了它的踪影。多会儿出去的？不知道。只能看见院里留下的它咬断的绳索。

这狗：……

这狗

这狗，是曾经被亲昵地叫作过：小五儿！

儿女们曾坚决反对过这个称呼：什么？老大、老二、三丫头、小四子，如今又出了个小五儿？但谁让自己兄妹一个个先后走了，而娘又耐不得膝下没有儿女的寂寞，总得有谁来逗娘高兴，那小五儿就叫小五儿吧！

似乎可以这样推想……

这条狗并不理解其中的含意，只感觉到这声儿中含着爱抚、亲昵和庇护。有了这声儿，就可以在家调皮捣蛋、在外好吃好喝。有了这声儿，就可以任意撒娇起哄、随心欢奔乱跳，甚至可以不把那古板儿老头子放在眼里。它从小就很少和同类接触，或者在这声儿的纵容下，它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

己是一条狗。

为此，它曾也有过萌动，却从来没有过恋爱……

它满足这声儿的爱抚，追逐着这声儿生活。但终于有一天，这声儿变得越来越衰弱了，甚至就要听不到了。只在最后那个夜晚，才又听到了这声儿微弱的呼唤：

“小五儿……小五儿……”

它不懂，不顾周围那些人们骤然的饮泣，一下子便欢腾地扑到炕沿边儿上，像往常那样递上一只爪子。一只手挣扎着伸过来了，抖抖瑟瑟地又握住了它。亲昵，但无力，只有断断续续的泣述：

“要好生待小五儿……我、我死了，别嫌它……该给它找个狗伴儿……可怜见的……”

它不懂，还在兴奋地闻着、嗅着、舔着这只枯瘦的手，甚至还激动地呻吟着，但四周猛地响起了一片绝望的哭声，那手也突然松了，它一下从炕沿边儿上滑落。它惘然，仍想再一次扑上去，但受到的却是哭泣中的呵斥，嚎啕中的踢打。最后，它平生第一次让戴上了皮套圈儿，被孤零零地拴在院子里。任它困惑、任它不满、任它反抗，那过去庇护它的声儿却永远再不会出现了。

它记得那土堆儿，一切都被埋在那下面了，连人、带那声儿……

从此，亲昵的呼唤消失了，小五儿这声儿也等于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往日那愉快的日子也随之消失了。骤然间的冷冷清清，使它似乎突然发现了自己只不过是一条狗、一条没了主人的狗。

您哪！这叫什么滋味啊……

它惶惶然不可终日了。更可怕的是：那个经常给它白眼儿的老头子，过去整天不着家，现在也一天天呆在屋子里不出门了。它不懂得这种变化，却渐渐在迷乱中变得固执起来：它开始一天天趴在地上倾听着，一动不动，就盼那亲昵的声儿出现。

“小五儿……小五儿……”

有几次，它似乎听到这声儿回来了，飘渺的、隐约的、但也是柔情的。近了、近了，马上就要回到它的身边儿了……但又是谁在动？谁在响？把这声儿惊走了、搅没了。四周又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它垂头丧气、它焦躁不宁，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就烦声音、就烦响动、更烦身边这个阴沉沉的老头子。

干嘛？他总在一个劲儿地盯着它……

但它还在一天天地卧着，竖着耳朵在听、在等，一动也不愿动，生怕错过了时机。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原先那小五儿也再没有了，眼前只剩下了一条凄凉的老狗。

但它还在固执地等待着……

老头儿古怪地来它眼前晃什么？它下意识地咬了他的手。屋里干嘛又回来了这么多的人？它又烦躁地躲到院子外。似乎那声儿也被吓得藏在篱笆后头，它惘然间第一次独自向大门外走去了。这又碍着谁和谁了？但突然间招来的却是又喊、又骂、又追、又撵、又捆、又拴，最后还有从未受过的踢和打！

它在悲愤中完全绝望了……

它似乎忆起，当它第一次被拴起来之后，那声儿就再也不见了，留下的只有漫长的悲哀。而这一次脖子上又被套上了绳索，那将又会意味着什么？它吓傻了，痴痴地再不挣扎、再不叫了。

狗，仿佛也能预感到不祥……

好像又不对！似乎正因为它被绳子拴着，那声儿又急匆匆地闪现了。在篱笆外，在水坑旁。就要跨大门了，就要进小院了，就要来到这儿解救它了。它战战兢兢地匍伏在地上，激动得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了。

瞧！还有那只鸟儿，也痴痴地立在篱笆墙上替它张望……

来了！就要来了……

突然，一斤大崩地裂般的炮响，猛地把这一切都破坏了。那鸟儿骤然不见了，那声儿顿时被淹没了。它震惊、它恐惧、它悲愤、它狂怒，终于绝望地开始长嚎了。好像它本能地感觉到：小五儿这呼唤永远再也不会出现了。它跑了，趁人不备远远地跑走了，院子里只留下了被它咬断的绳子。

狗，人的眼睛里没有狗。它是孤独的……

但就在这时候，那呼唤却意外地闪现了，有人在向着静静的田野急切地呼唤着：

“小五儿！小五儿……”

它听不到了，院内看不见它的踪影，只能看到老爷子张慌失措的面容。他还在喊，他还在叫：

“小五儿！小五儿……”

像这一阵炮仗把他那迷乱的心震开了一道缝儿，老爷子似乎突然发现了狗的珍贵。

再不仅仅是喊了，他猛地甩下众人追出去了。儿女们又感到不安，尾随着就要劝阻，但小四子却拦住了哥哥姐姐，又玄玄乎乎地说上了：

“先让爹找去吧！说不定认出了狗，就认出了人儿……”

老爷子没听见，只顾呼唤着四处寻找了。

村里村外是这么静。连天炮仗响过后的那种静。漫长的、安详的、悠着劲儿的那种静。树在这悄没声儿中生长，庄稼在这悄没声儿中发黄，牲畜在这悄没声儿中配种儿，鸡鸭在这悄没声儿中孵化。一切都自自然然、无声无息。老爷子走着走着，那口中的呼唤声儿竟越来越小了，他几乎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找狗，还是在寻找自己。

老爷子默然了，但还在闷着头儿走……

他只感到，自己这一生就像坐在一辆老伴儿赶的牛车上，缓缓地按着一个节奏向前轱辘着。哪里是一站，不知道。车轮儿

一个声儿地转着，牛脖子上的铃铛一个点儿地响着，老伴儿那温情的话儿一个劲儿他说着，他渐渐晃晃悠悠地睡着了。梦，一连串的梦。平淡无奇，但很温暖安适。突然间，车轮儿象撞在了什么上头，剧烈地震荡，他被惊醒了。猛一睁眼，车不见了，人不见了，梦消失了，眼前只闪现出一片黄昏中茫茫的旷野。没有风，没有一丝响动，孤零零地只剩下他一个人。

暮年就这样突然地来到了……

他惶恐，他不安，他甚至莫名其妙地追悔起一路上没敢爱、没敢恨、没敢喊、没敢叫，就只落得现在这样形影孤单、两目苍苍了。说不清是对妻子的思恋，是对往事的追悔，是对自己窝囊一生的叹息，还是对骤然降临的迟暮的恐惧，一刹那他感到心迷眼乱、手脚失措了。

猛地，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炮仗震响了……

他打了个冷颤，似乎又从另外一个梦境中被惊醒了。惘然间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车，原本就没有什么人，原本就没有那可追悔的一切。只有落日、黄昏、还有那条狗才是最现实的。沉思中，他又急不可待地向着四野呼唤了：

“小五儿！小五儿……”

随着这苍凉的呼唤声，恍惚间他觉得那狗真的回来了。但不是现在这条大狗，而是条刚刚出生的小狗儿。四条小腿儿顶着个胖胖的大脑袋，傻乎乎地在炕上乱拱乱爬着。不小心，竟让大脑袋拽得栽了个跟头，还孩子气儿地呻吟起来。老伴儿竟也跟着闪现了，忙心疼地把小家伙抱进被窝儿里。他不满，可老伴儿却突然惊喜地嚷嚷了：“它拱奶呢！”

“它拱奶呢！”还等他再说什么，老伴儿已经搂紧这毛茸茸的小东西，亲昵地叫了起来：

“小五儿！小五儿……”

随着这遥远的声音，恍惚间他觉得那狗已经扑到自己的身边了。但还不是现在这条大狗，而是条长腿细腰的半太子狗。顽劣、调皮、蹦出跳进。虽深得老伴儿宠爱，但他却从未叫过他一声小五儿。叫？和孩子们论排行？那等于承认自己有了个狗儿子。有失斯文！但老伴儿却似乎又在它身旁闪现了，才不管这些呢，好像正在嘱咐：“小五儿，小五儿！天这么晚了，快去找老头子！”这家伙真欢蹦乱蹿着来了，也不管他正在别人家给孩子补课，跳进门儿来就围着他又扑又叫，最后竟叼着他的裤腿儿非拉他回去不可。嘶啦一声，裤子几乎被拽了下去。幸亏他提得快，不然准会斯文丧尽。他刚想抬腿狠狠给它一脚，远处就传来了老伴儿焦急的呼唤声：

“小五儿！小五儿……”

随着这逝去的声音，恍惚间他觉得那狗就要跳到他的怀里了。还不是现在这老气横秋的狗，而是条娇纵坏的大狗。虎头虎脑的，仗着老伴儿的宠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似乎有几个外地工作的得意门生专程来探望他了。他高兴，老伴儿高兴，弟子们高兴，这家伙也高兴。但礼貌得有点反常，仅在院子里瓜棚豆架下围着他们撒了两圈欢儿，就自行隐退了。一个大拼盘、几样农村菜，早在屋里炕桌上摆好了。虽谈兴正浓，还是被老伴儿催进屋里。但进门抬眼一看，便不由地暗暗叫苦了。只见这家伙竟跃居炕上，正专捡大拼盘里的酱牛肉片有滋有味地品尝呢！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顺手抄起一把火钩子，狠狠地就要向它打去。这家伙也似乎自觉理亏，顿时也瞠目失措了，傻乎乎地竟一动不动，但就在这火钩子即将见血之际，老伴儿忽然猛扑过来托住了他的手，慌慌张张地失口喊叫着：“小五儿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什么？刹那间他几乎被这古怪的逻辑弄得下不了台。而那家伙却刚等醒过神儿，便一跃躲在女主人身后，竟得意地公然汪、汪、汪地叫着向他示威了。弟子们忍俊不住大笑着为他解围来了，那家伙还在兴奋地叫，最终还得老伴儿嗔怪地加以制止：

“小五儿！小五儿……”

随着这声音的逐渐飘远、逐渐消失，恍惚间他突然发现，那被大脑袋拽倒的小狗儿，那细腿长身的半太子狗，那偷吃牛肉的调皮狗，都一个个甩开了他，匆匆追逐着那声儿远去了，消逝了。在眼前只剩下了一条闷闷不乐、

烦躁不安、日渐衰老的狗。而它也似乎准备着追随那声音远去了，给他留下的只是那哀怨、不满和悲愤的目光。他又不安地颤栗了，随着自己那烦狗、厌狗、拴狗、踢狗的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闪过，突然间他竟脱口喃喃自责了：

“小五儿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语音儿未断，他突然间发现，那狗似乎已经从自己眼前消失了。仿佛往事就此被割断了，过去就这样被带走了，四周一下子变得这样冷冷清清、空空荡荡。不！不能割断，不能带走！留下它，就等于留下了往事，就等于留下了回忆，就等于留下了人生的乐趣！他又开始惶恐地呼唤了：

“小五儿！小五儿……”

震响骤停后的田野显得是这么清爽、这么宁静。风儿不吹，树儿不摇，就连麦浪也仿佛懒得动弹了。似乎整个村子都屏住了呼吸，生怕惊扰了一个永恒的梦。

“小五儿！小五儿……”只有老爷子的呼唤还在村前村后回荡着。

村里人都默默地听着，一动不动，都盼这位辛勤了一生的老人能找回自己那狗，也能找回自己那梦，也能找回他自己。

儿女们也一动不动，他们也仿佛正被这声儿吸引着去见自己的娘亲。

田野静悄悄……

那呼唤还在飘着，越飘越远。飘过了村后的麦地，飘过了河边儿的柳林，飘向了那埋着一个又一个梦的野滩。

那狗正在这里，守着一个坟头儿……

可以这样推想，当人们震惊于阵阵炮仗声中时，它早已在绝望的长嚎后咬断了脖子上的绳索，趁人不注意悲哀地溜了出来。它垂着头、塌着腰、夹着尾巴，伤心地一步步向着村口外跑去。身后，村舍还在炮声中打着颤儿。崩起的火花，腾起的硝烟。它三步一回头，怨恨地望着、不安地瞅着。或许它就这么认为，就是这恐怖的震响、可怕的火光、讨厌的烟雾，把那亲昵的声儿阻隔了、吓跑了。人类再不可信赖了。它要找，它要亲自把那声儿找回来！

村里那炮仗声渐渐平息了……

但它却仿佛并没有觉察，而是在迷幻中固执地越跑越远了。凭着它的本能，凭着它对往事的印象，终于跑到了这片埋着世代人梦幻的地方。坟头儿上已经蒙上一层绿茵茵的青草。它开始悲哀地呻唤了。没有回音儿。它开始刨动土堆儿了。还是没有回答。它正准备长期守在这儿等下去了，突然，远方那早已消失的呼唤却隐约闪现了：

“小五儿！小五儿……”它那耳朵尖儿一颤，骤然卧在坟头儿旁一动不动了。呆呆地听着，痴痴地望着。

“小五儿！小五儿……”

它还是一动不动，战战兢兢地倾听着。音儿似乎不对，但声儿却是同样挠着心坎儿的。它伸长了脖子更不敢动了，像生怕把这呼唤惊跑。

“小五儿！小五儿……”

它痴了、呆了，仿佛化成了一条泥犬木狗。但眼神儿却在急骤地变幻着：期待、喜悦、困惑、不安，似正在作着一个多变的梦。

他来了，凄凉地叫了一声：“小五儿……”

它不动，痴痴迷迷地望着他。

他站住，又轻轻叫了一声，“小五儿……”

它不动，眼神中似又闪出了疑虑。
他再不叫了，眼睛里溢满了老泪。
它还是不动，像怕失掉这声声呼唤。
他望着它，眼前是一条骤然衰老了的狗。
好像是他，又不是他。
好像是它，又不是它。
全是因为这久已消失的呼唤……

静啊！没有一丝声息，没有一点响动。只有一个又一个坟头儿，静静绵延在这四周的草地上。蓝天下，显得是那么安详、那么恬静，任天上投下的云影在草皮儿上轻轻摩娑着。

他还在望着它，像在寻找失去的往事。
它也在望着它，像在找回丢失的过去。
他望着它，一动不动。
它望着他，一动不动。

像凝固了。在这青冢绿草间，人、狗、过去和现在、梦幻与现实，都像在一片静悄悄中。

虽然近，却仍有距离……

无声无息中，儿女们和村里人都悄悄找来了。他们也都在远处默默地望着这人、这狗。但这人、这狗却仿佛一点儿都没觉察，仍然在默默地对视着，仿佛在相互重新认识。

人，一动不动。

狗，一动不动。

旁边，就是那曾经给过这人、这狗欢乐的坟丘……

突然，小四子的目光落在那坟丘旁被狗刨起的黄土上，四周的空气开始惊颤了，猛地，只听小四子一声怒吼，就见他抄起一块石头便向那狗扑去：

“浑蛋！我让你刨坟！”

人在吼声中骤然惊醒，狗在梦幻里变得更呆，小四子眼看就要举着石头砸了下去，顿时老爷子复活了，猛一下扑上架住了儿子的手，下意识地竟恶狠狠喊了起来：

“小五儿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狗一怔，迷幻中像找到了什么，骤然躲到老爷子身后，竟失神地示威似地叫了一声。

老爷子一怔，也骤然呆滞不动了。

人们也一下愣了神儿。

只有那喊声还在这莹地里回荡、回荡，似在重复着谁的声儿、谁的调儿、谁的音儿、谁的话儿？

但人们谁也不愿再往下想……

终于，老爷子想到往回走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那狗也默默地跟了上来。虽然还显得迷迷怔怔，但总算开始调头儿回家了。儿女们和村里人既高兴又紧张，提着脚跟儿尾随在后头，生怕弄出点声响儿来，再把这两位给惊回头儿去。

篱笆上那孤零零的鸟儿又闪现了……

人们感到又有点玄乎，但这黑翅儿老家子却置若罔闻，一见远方归来的那人、那狗，便激动地又抖翅儿、又弹爪儿，叽叽喳喳地叫个没完。

不好！这人、这狗、这鸟儿……

果然，老爷子一看见这鸟儿，便站住不动弯儿了，似乎又显得有点不对劲。而那狗也盯着这只鸟儿，也仿佛骤然间变得垂头丧气了，四条腿一软，竟倒卧在大门口懒得动了。

到家门了，这又犯了什么毛病？……

但这狗、这人，又有所不同。老爷子仅仅是愣了一会儿，便甩开狗自顾颤巍巍地大步跨进院里、走进屋里。而狗还是一动不动地卧在大门外，仿佛誓死再不愿跨进这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小院了。

这算怎么和怎么档子事儿啊？……

儿女们和乡亲们心头上又布满了疑虑：老头子又犯倔独自回屋去了，而狗又死不愿挪窝儿，这事儿何时才是个了了啊？但又似乎不对，老头子在屋里轻轻叫狗了：

“小五儿！小五儿……”

狗，耳朵尖儿一颤，又迷迷怔怔站了起来。

“小五儿！小五儿……”

狗，浑身又是一抖，竟恍恍惚惚迎着这声儿进屋去了。

神了！这娘留下的呼唤简直神了……

屋子里久久地没有一点声息。人不见一点动静，狗也再不见出来、静悄悄地就像根本没进去人和狗似的。

大伙儿越来越犯疑了……

三儿一女逐渐慌了神儿，首先不安地向屋子里走去。但他们刚一跨进门坎儿，便被眼前的景象镇得悄没声儿了。啊！墙上骤然挂满了娘的照片。大的、小的、一张张、一幅幅。娘在笑，娘在笑着望着爹、望着狗、也在望着他们一个个。

静啊！搅拌着甜的、酸的、欣慰的、悲戚的静啊……

只见爹坐在炕沿儿上，正在凝视着娘的照片。狗也蹲卧在炕沿儿下，正在凝视着娘的照片。无声无息、一动不动。但就在这悄没声儿中，屋子里似乎正弥漫起一片柔情，沁入了老人、狗、以及儿女们的心坎儿。女儿首先禁不住啜泣了，老爷子一怔，但他并不想掩饰，而是又对着那狗轻轻地呼唤了：

“小五儿……小五儿……”

狗呻吟着，慢慢地向他挪去，片刻竟把头伸在了老爷子的膝盖上，紧紧依偎着，一动也不动。

儿子们开始啜泣了，但老人却摩娑着狗的毛儿说：

“你娘嘱咐我……别嫌它……要、要给它找一个狗伴儿呢……”

窗外，那归来的麻雀飞上飞下、叽叽喳喳，终于一只只归窠了。只剩下一只还孤零零地留在窗口外，不时雀跃一下向内望着。

老爷子似乎又被它吸引了。

这鸟儿……

这鸟

第二天，老爷子又站在房檐下看鸟儿了。他似乎仍然在琢磨什么……

成群的麻雀都飞到田野上去觅食儿了，只有那只黑翅儿老家子还留在窗口上发呆。

老爷子望着它，它也望着老爷子。不同的是，经过那阵炮仗震响之后，

老爷子的眼神儿仿佛变得柔和了，而它却好像还是惊魂未定的。

似乎可以这样推想……

这是一只从小寄居在老爷子檐下的麻雀，可真正称得起名

副其实的“家雀儿”和“老家子”。要不怎么总把它和“家”字联在一块儿呢？它从刚一破壳起，就仿佛和老爷子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到有了鸟伴儿后，就更觉这房檐头儿选得不错。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一条欢蹦乱跳的狗，一片热热火火的景象。得！正有利于踩蛋儿、孵雏儿、相亲相爱理毛儿。谁还能想到将来还会有别样的日子？

那时候，老爷子根本顾不上理它们……

它也仿佛顾不上理这老头子，伤心事儿来了。有一天，它那鸟伴儿贪箩筛下的食儿，就永远消失了。它是孵过许多蛋，喂过许多雏儿，有许许多多的鸟的后代。可鸟界不讲这个，大了，飞了，自己成家了，情份也就了了。该这么办！它也不觉着这是什么忘恩负义。只是感到鸟伴儿没了，骤然冷清得可怕。可檐下这院子里种满花，长满菜，喂着鸡，养着猪，食儿不缺，笑声不断，它又开始慢慢适应了，甚至在这环境中渐渐飞不高了。

那时候，老爷子也没想到会理它……

它也似乎没有想到会去理这老头子。但是有一天，当一片绝望的痛哭之后，过去院子里那热热火火的一切，仿佛眨眼间便随之没有了。而这个老头子却在一片死气沉沉之中，异样地长时间留在这檐下不走了。还有那条狗，也整日里一动不动。四周是这么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使它顿时想起了蓝天、想起了田野、想起了那随群飞翔的欢腾劲儿。它挣扎、它扑腾，它想飞上柳梢头、它想飞向麦熟地、但越挣扎就飞得越低，越低就越觉得恐怖，越恐怖就越觉得绝望。没办法，它老了。

这时候，老爷子意外地注意上了它……

它也发现了。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漫天的炮响、满目的烟雾。一只小小的鸟儿面对这巨大的震撼，它被震荡在篱笆下懵了。等它清醒后再看，就连那阴沉沉的老头儿也不见了，狗更见不到影儿。家雀儿、家雀儿，没家还成什么家雀儿？它在房檐上望着这空空荡荡的院子，似乎更感到末日就要临近了。

而现在，这老头子又反常地盯上了它……

它无法理解，正当它绝望恐惧到顶点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又好像变了。狗回来了、人回来了，一夜间都好像变了。那狗显得是那么平和，那老头儿显得是那么安详。悄没声儿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让鸟儿瞧着都舒服。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条狗。它惘然、它惊讶，愣着神儿傻站在窗台儿上。虽然好像那个“家”又回来了，它却感到一种新的孤独。

瞧！这老头儿还在没完没了地瞧着它……

为什么？它不懂。幸亏屋里又走出了几个人，一下子引得老头子把眼神儿闪开了。傻瞧着那模样儿没了，脸上竟闪出一道一道的笑纹儿。但他还是指着它说：

“你们瞧这只黑翅儿老家子！”

它一颤，本能地躲过众人扫来的目光，忙挣扎着扑愣愣地由窗台儿飞到篱笆上。它感到困惑和不安，它要躲开这一双双眼睛。

鸟儿飞走了，老爷子的面前就剩下提心吊胆的儿女……

他们也同样感到困惑和不安：怎么着？又有点玄？炮仗刚完了又要锐

鸟儿？昨天夜里已经变得好好的，今个儿早上别又犯了魔症？小四子说过，老年性异化，越老古板儿就越异化得没边儿没沿儿！这……是玄！

老爷子似乎也看出了儿女们的心思，但还是憋着劲儿要说：

“别那么瞅着我，爹不犯魔症！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老家子这玩艺儿也挺有意思，人越老毛儿越白，它可是越老翅儿越黑！”

虽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可这没边儿没沿儿的话总让人犯疑，还是打住的为好，三丫头当即提议：

“爹！跟我去看看外孙散散心！”

“嘿嘿！”老爷子笑了，“傻丫头！就连那黑翅儿老家子也懂得：老就是老了！让黄翅儿老家子尽围着打转儿，谁领着雏鸟儿学飞觅食儿？那非把众鸟儿坠得飞不起群儿不可！”

哦！原来是为了点这个？没玩玄、很正常。可儿女们更觉得于心不忍，老二当即插话：

“爹！那是鸟儿……”

“鸟儿？”老爷子说道，“鸟儿也明白这个理儿。你们瞧！那黑翅儿老家子也知道守着这房檐儿，顶多飞到篱笆墙上落着。”

鸟儿不懂，仿佛为了再次躲开扫来的目光，把头掖在翅儿下开始挠痒了。老爷子却还在望着、望着，似乎眼神儿又有点苍凉了……

“爹……”老大吞吞吐吐也忙搭话了。

“就这么着了！”老爷子一怔，又变得满精明的，“你们都快点口去。放心吧！爹还要琢磨着给小五儿找个狗伴儿呢！”

“爹……”几个大的都觉得爹骤然变得这么好，好得似乎有点那个……

“您听我说！”只有小四子始终想着自己那弗洛伊德式的计划，并欲趁势推行。

“你小子少开这个口！”貌似发火，但目光中却透着爱抚和凄凉，“你那堆洋玩艺儿，爹在院里早听到了！当时没抽你大嘴巴子，就算你便宜！你小子再敢瞎白乎，小心我立马打折你的腿！”

“爹！小、小四子也是急得！”老大不识眼色，赶忙出来打圆场儿。

“急得？”故作嗔怪，“急得把爹看得连鸟儿都不如了！瞧那黑翅儿老家子，伴儿早没了，还懂得守着个窝儿自得其乐呢！”

鸟儿不懂，站在篱笆上却是悲哀的……

儿女们也不懂，还满有兴趣地张望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麻雀一对儿一窝儿，公雀先死了，母雀会有别的鸟巢收留。而如果母雀先死了，那公雀就得一辈子打光棍儿。这可能是因为母体总能为鸟群孵儿育女，不断壮大鸟的群体，而独守空案的公雀却只能为双宿双飞的鸟群作出牺牲：探路、报警、以身相试稻草人等等。待到老了，现实将变得更加严酷。鸟群逐渐把它遗忘了，它只能孤独地在窝畔觅食儿，寂寞地对天愣神儿。

虽然它也本能地留恋生命，害怕冷冷清清，总盼屋檐下永远生机勃勃。但它却只懂得渴求，从不知什么叫瞞怨。最后，当它实在挣扎着飞不起了、跳不动了，它便会自然而然地默默死去。

老爷子一辈子都在屋檐下守着家雀儿过日子，他能不明白这个？……

或许正是他明白这个理儿，他才对儿子、对女儿、对乡亲们、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是这么满意。或许是那一阵炮仗震得他心胸豁然开朗，才使他骤然变得是这么合情合理、这么平和安详。总之，一夜间简直成了个好到不

能再好的老头子，甚至好到让人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难怪小四子背后悄悄对哥哥姐姐神秘地叨叨着：

“玄！另一种玄！到哪儿再找这么好的爹啊！莫不是娘在暗地里招手儿？……”

鸟儿仍然立在篱笆上。小风儿习习，柳丝儿依依。它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也渐渐被那老头子安详平和的神态陶醉了。院子里卧着有那懒洋洋的狗，台阶前站着那说笑着的人，这就足够了、够了！

它不懂得：捡回来过去，那未来也就立即呈现在眼前了……

第二天，儿女们在老爷子的反复劝说下，含着一种淡淡的绪几乎使儿女们不愿动了，但老爷子却一声声撵他们了：

“走吧，走吧！小五儿还在家等我呢。”

“小五儿……”女儿哽咽着更不愿动了。

“走吧，走吧！”老爷子更加慈爱地推着她，“孩子们在家盼娘呢。”

“爹……”老大老二都还想再说点什么。

“走吧，走吧！”老爷子还是温和地催。

只有小四子还不甘心，总想重新再挑起点乐子。但这平时伶牙俐齿的小伙子，吭哧了半天，竟莫名其妙地崩出这么一句词儿来：

“爹！那、那、那我们走了……古德、您哪、拜！……”

什么？没有发笑，只有发懵，老爷子挥着手骤然不动了。

儿女们不敢回头，终于怀着那不祥的预感咬着牙走了，消失到田野尽头，消失在远方的麦浪深处。但他们的眼前却总现出那娘养大的狗、爹看惯了的鸟儿，以及那空空荡荡的小院儿。从今后，就只剩下了这三个：人、狗、鸟儿……

老爷子也在沉思中往回走着，但他的耳边却只是回响着小四留下那话音儿：

“古德、您哪、拜！……”

他迷惘、他不安，竟莫名其妙地被这混合词儿困扰住了。在什么时候听到过类似的话儿。在小日本儿侵华时？还是在抗战胜利后？他根本无心去问是与非，而是骤然感到，在这土洋结合的“您哪、再见！”声中，自己一下子便被推得老远老远的。恍惚间，他发现自己已经生活了好久好久了，久到仿佛早已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似乎就是在一片朦胧中，那未来就是踏着这“古德、您哪、拜！”的点儿，加速向自己走来了。

夕阳下，那鸟儿正立在篱笆上等待他……

忧伤终于要走了。

鸟儿还立在篱笆上，狗儿还卧在院子里。好像它们都受了老爷子的影响，今天变得是更平和、更安详、懒洋洋地也更有分寸了。对老爷子送儿女们的走，似乎也采取了“君子之交谈如水”的态度。神情上难免有点哀愁，但身子却动也不动。

一群麻雀扑愣愣地从麦浪尖儿上跃起，向着河畔的翠柳林飞去了。十几条欢蹦的小狗儿蹿出村口，也追随着村里人来和老爷子一起为子女送行了。

田野静悄悄，四周没有一点儿声息……

“老大、老二，”老爷子停住步说，“你们都有几个炮仗。小时候、爹总不让你们放。这次回去了，该放就放，可、可千万别也等到老了。”

“三丫头！”老爷子又久久望着女儿，半晌才说，“要、要学你娘，学你娘！”

“爹！”女儿哽咽着。但……

“小四子！”老爷子罕见地摩娑着小儿子的头，颤抖着说，“就、就你不像爹，好、好、好、好！”

“爹！”傻小子哭了。就他没有这个“但”……

送别似乎是无完没了的，乡亲们始终在后跟随着。望着父子们依依惜别的离情，谁也不愿再多说什么。渠水静静地流着，麦浪缓缓地涌着，树影儿轻轻地摇着，一片又一片的庄稼悄没声儿地延伸着。只能听到老爷子声声的嘱咐，儿女们低低的啜泣。乡亲们越走也越这么想：多好的老爷子啊！一夜间变得好到不能再好了。但他们同样也为此隐隐感到不祥。

远处，谁家的放牛娃在吹响短笛儿……

老爷子终于站住再不远送了。不知为什么？儿女们却顿时想起了篱笆上那鸟儿，还有院子里那条狗。一股惆怅的离愁别

作为一只家雀儿，它似乎最怕没人的人家。遥见和蔼的老头儿回来，仿佛便身不由己地欢叫雀跃起来。但一看到他那眼神儿，就吓得马上住口敛翅儿了。这是怎么了？老头儿又望着它呆呆站着，竟又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了：

“古德……您哪……拜……”

它不懂，却本能地又感到不安了。院子里那狗也好像听到这声儿了，似乎也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忙挣扎着起来迎接，但仿佛连摇摇尾巴的劲儿也没了。鸟儿又痴迷了，它似乎又本能地觉察到，那几个人走了，檐下这老头儿又有点变了。

但好像变得又有所不同……

没有变回到过去那烦躁阴沉的老模样去，只是眼神儿有点不对头儿。但当那些大人孩子们来送饭聊天儿时，就连那眼神儿也变得又安详和蔼了。并且难得地给它撒了一把米，一直怜爱地瞧着它啄着、乌着。

但还是有所不同……

送饭的大人孩子们走了，老头儿又痴痴呆呆地坐在台阶上，望着远方的落日，轻轻地摩娑着膝旁那狗。篱笆上的柳丝儿轻柔地摆着，但老头儿的目光却是苍凉的，好像在无可奈何地默默等待着什么。

鸟儿不懂，还在啄食儿，它很满意……

村里人也很满意。如果说，过去大伙儿曾认为老爷子好得不能再好了，好到差点让人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么现在就连这种预感也全部给忘了。老爷子越来越让人感到放心。不但过去的坏脾气儿一点也没了，而且又成天没明没夜地颠儿来颠儿去，重新为各家各户的孩子们忙乎上了。虽然说人老了难免有点犯迷糊，常用爹的名字骂儿子，又用儿子的名字叨叨爹，可谁又让几辈人同是他的学生呢？说到认字解题儿那更是颠三倒四，常常搞得新来的教师暗暗叫苦，但大家也觉得这是发挥“余热”。都认为孩子们还小呢，只要老爷子高兴就行！

没这点劲儿还算中国人吗？……

在这种劲头儿促使下，大伙儿对老爷子照顾得更无微不至了，就连师娘留下的那条狗也大沾其光。狗食盆儿里从不缺好吃好喝。这里还必须补充一句：人们早对这家伙刮目相看了，对它夸不绝口，盛赞它老成持重、温文

尔雅、大有“学者风”。

苦就苦了这只黑翅儿老家子了……

它又一次陷入了迷惘。在它看来，一开始老头儿仅是眼神儿不对，爱一个人痴痴傻坐着。随后就有点不对头儿，总像在躲着什么，一天到晚在外头风风火火不回家。屋檐下重新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只剩下一条孤零零的狗懒洋洋地趴在院子里，嘴巴搭在前爪子上，一卧就是老半天，

冷清得可怕，又有几窝老家子搬了家……

更可怕的是，狗还有食儿，而它却在老头儿撒过两把米后被遗忘了。它似乎越来越飞不动了，连飞上篱笆也费劲儿了，有几次甚至几乎扑腾着进不了窝儿，只能在屋檐下“雀跃”，但也显得笨了。食儿找不着，只好眼巴巴地瞅着那狗身旁的食盆儿。羡慕、嫉妒，但它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长着翅儿会飞的往往不如一条狗！

漫长的时日，难耐的饥饿……

那狗还是一动不动，悄没声儿的，似乎只要扑腾一下翅儿，就可以美餐一顿儿。但不动声色才是最可怕的。常言说得好：会咬的狗不叫！何况还有那猛地一扑呢！它甚至为此似乎又想起了那立起的箩筛，没有生命、根本就不会动，但啪地一下，还是把它那贪食儿的鸟伴儿吞噬了。生存的本能，使鸟儿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警惕。

但它并不懂，这也是一条等于被遗弃的狗……

这狗经过那阵炮仗的震响之后，是仿佛变成了另一条狗。但那是因为它认为那亲昵的声儿又回来了，它对入又产生了新的依恋。但谁曾料想到：那老头儿渐渐不回家了，而只把它拴着留在院子里。老头儿亲昵的摩娑使它绳子默默地忍受了，可也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等待啊？爱，挂在绳头上的爱！一天又一天就这么冷冷清清过去了，它也显得越老越懒了。但要知道，越是这样，就越耐不得寂寞啊！

瞧！眼前跳来只小鸟儿……

是这只黑翅儿老家子。蹦跳着、啾啾着，就像过去在麦浪上试探那稻草人儿。目的是那狗食盆儿，但瞧的却是狗那眼神儿。翅儿展着，爪儿跳着，心儿缩着，眼儿盯着。捕捉它的每一个动静，细看它的每一个反映。只要一看哪儿有点不对劲儿，扑愣愣炸翅儿就准备飞！

雀跃，鸟儿还在试探性地雀跃。进一、退二。退二、进三。

那狗懒洋洋的眼睛开始有亮儿了，一动不动地望着这只小小的家雀儿。耳朵尖儿不时抖一下，鼻头儿不时抽一下，似乎很来神儿。但它又不敢乱来，好像生怕把这唯一的活物儿惊跑了，眼前又只留下一片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鸟儿开始停步望狗。

狗也开始歪头瞧鸟儿。

它不动。

它也不动。

小院里的一切仿佛在它们的身边儿消失了。它的眼睛里只映着它，它的眼睛里也只映着它，除此而外，那篱笆、那柳梢、那屋檐、那大门外的田野，好像全都不存在了。

那鸟儿又试着往前一跳。

那狗还在绝对保持稳重。

它战战兢兢。

它也战战兢兢。

试探着……

这一天，老爷子又在谁家正为孩子忙乎着。一个梳羊角小辫儿的小妞妞兴冲冲地跑了进来，眼睛闪着亮儿，小手儿比比划划说着：

“爷爷，老爷爷！有一只鸟儿落在小五儿头上！”

“什么？”老爷子惘然。

“真的！”小妞妞还在嚷嚷，“狗娃、小豆儿、莲莲、屁蛋儿，都看见了！”

老爷子一怔，顿时感到心里头是这么空空荡荡的。似乎失落了什么？但说不情、讲不明。他就像被什么拽着似的，匆匆忙忙就向自己那小院跑去了。大人们不敢造次，孩子们却叽叽喳喳地跟着跑来了。

老爷子在篱笆外站住了……

小鸟儿没立在小五儿头上，却的的确确站在狗食盆沿儿上。狗不动，鸟儿也很坦然。

只是这小院仿佛再也不是他的了。

老爷子痴痴地望着，孩子们也乖乖地瞧着。但有稚气的窃窃私语声儿：

“瞧！这狗、这鸟儿！这狗、这鸟儿！”

老爷子闻声儿调回头来，苦笑着望着孩子们，竟失神儿似地脱口说：

“还有这人……”

孩子们不懂，一哄而散了。

第二天，老爷子仿佛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没有出门

儿。从清早开始，似乎就一直沉浸在那莫名其妙的惆怅之中，始终紧贴着窗口坐在炕头上，愣着神儿向外张望着。

院子里静悄悄地没点儿声息……

那黑翅儿老家子又出现在狗的身旁了。一跳、两跳，然后抖着翅儿跳上了狗食盆沿儿上，低头啄食了几下，随之昂头啾啾地鸣叫。狗侧头望了它一眼，又把嘴巴搭在前爪上，似乎卧得更悠闲安定了。没有什么过份亲热的表现，仿佛神交已久，一切都很恬淡。

鸟儿还在叫，倏地跳到狗背上去了。但狗还是一动不动，甚至闭上眼睛打盹儿了。好像只要有一只鸟儿在身旁，什么都满足了，安详得令人羡慕。

老爷子还在望着……

又一天，那黑翅儿老家子站在狗食盆沿儿上的情景，好像也被一群在柳梢头歇脚的麻雀看见了。当然，黑翅儿老家子自由自在吸食儿那神态，就更引起了这群麻雀的注意。

一只、两只、三只、五只、随即便是一大群鸟儿都落了下来。大概它们认为，连一只孤雀都可以藐视这条衰老的狗，那它们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黑翅儿老家子惊恐地啾啾求援了。只见平常那懒洋洋的狗，猛然一跃而起，扑腾着向着鸟群狂吠了。罕见的发火，少有的勇猛。顿时，鸟群惊乍着四处飞走了，小院里又只剩下一片安详的宁静。狗还是懒洋洋地卧着，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似沉思，似养神儿，只留下那只黑翅儿老家子，在它鼻子跟前跳着、蹦着、啾啾着。

老爷子还在望着……

又过了几天，那黑翅儿老家子守着狗食盆儿，似乎越来越飞不动了。就连那矮矮的篱笆墙，它都须先扑腾上下面的柴禾堆，然后才能抖着翅儿再飞上去。再看屋檐下那窝，那比篱笆可要高多了，这鸟儿怎么能归得了这案

呢？谜，简直是个谜！但这黑翅儿老家子却丝毫不给人无家可归之感，每日里仍旧围着那狗啾啾地叫着。

老爷子还在望着……

这一天，天刚放亮，屋檐下的麻雀便一对儿一对儿出窝了，叽叽喳喳、闹闹嚷嚷，一拨儿一拨儿飞走了，但就是不见那黑翅儿老家子的踪影，柳丝儿不动，树影儿不摇，似乎都在为此感到惊讶。那狗被麻雀的吵嚷声惊醒了。伸着懒腰走出了狗窝，但还是不见那只小小的鸟儿。小院静悄悄的，似也在怀疑，突然，哪发出的声儿：啾啾！啾啾！再一细看，那黑翅儿老家子正尾随狗的后头，扑腾腾从狗窝里飞了出来，一下便颇为得意地落在狗的脑门儿上。小院顿时间便显得宁静安详了。

老爷子还在望着……

一天天过去了，那黑翅儿老家子和狗仿佛变得更默契了。鸟儿那讨好的啾啾声渐渐少了，那取悦的雀跃也渐渐没了。除了自然而然地去盆里吸点食儿外，再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了。一天天，鸟儿立在篱笆上，狗卧在院子里，谁也不去打搅谁，谁也不去理会谁。但正因为这样，也就更好像谁也离不了谁。就仿佛相伴已经一万年了，现在它们正相伴着默默向未来隐去，渐渐地和大自然消融在一起。

时间、空间，早已在它们身旁不存在了……

老爷子一天又一天地望着，心，变得恬淡了；神儿，变得安详了；目光，变得柔和了。他终于悟出了什么。

秋天，来到了……

鸟儿还立在篱笆上，狗还卧在院子里，人还依偎在窗口旁。

远处，静悄悄的田野显得更苍凉了。篱笆墙外，一片片垂柳叶儿悄悄飘落着。只有屋顶的炊烟，还在湛蓝的天上袅袅飘荡着。

人生……

村里人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似乎都未发现老爷子这细微的变化。

人们只觉得老爷子更值得敬重了……

虽然说，老人家到各户串门少了，也不再到自己孩子身旁穷忙乎了，但他们却未追究原因，而是只觉得老爷子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随和、更安静、更容易满足、更不给人找事儿了。他们不但对此感到满足，而且以此感到骄傲。

哪个村里的“文庙”，有这么好的“孔夫子”啊？……

乡亲们完全没有理解到：老爷子现在正自觉而恬静地步入了人生最后的历程。而是由敬到孝，弟子们正暗中集资，决心要再为自己村里这位“孔夫子”，重新再盖一座现代化气魄的“文庙”。好您哪！老爷子一辈子为村里的几代人忙乎了，能让他老人家再住这又老、又旧、又矮、又破的房子吗？

不能、起码得先来个洋式儿抽水马桶……

老爷子并不知道这一切。不知道往日的门生弟子们正在为他烧砖烧瓦、正在为他画图规划。更不知道他们已经在那未来的“文庙”四周围，种下了一行又一行小树。

天，渐渐变冷了……

儿女们似乎也没有觉察老人心境上的微妙变化。他们是孝顺的，总在设法勒紧裤腰带，不惜和爱人发生摩擦，尽力往村里寄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被老爷子退回去了，而且复信里总是写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更

令人感动得是，老爷子还反常地总爱给小孙孙们写信，满纸慈爱的叨叨，却绝没半句教导之类词儿。但仍然未引起儿女们的注意，他们还只是这样认为：人老了、老得更让人敬重了。

寒风中，冬天终于来到了……

老爷子的老寒腿又出毛病了，终于坐在热炕头上不能出屋了。正由于他自觉而恬淡地步入了人生最后的历程，他似乎连那人生终点的时刻也忘了。他不想这个，只是很平静地任时光缓缓推涌着渡到那人生的彼岸。

老人很满足地坐在窗口，总是一天天地向外默默地望着那狗。

那狗也在院子里静静地卧着，也总是一天天地向上望着那鸟儿。

那鸟儿也还在篱笆上痴痴地立着，也总是一天天地向远方默默地望着。

人、狗、鸟儿，都望见了什么？不知道。只能感觉到，正和谐地沉浸在一片永恒的静穆之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既属现在、也属未来的梦境里，就连自己也把自己忘却了。

但儿女们却总在好心地搅扰着……

女儿首先来信了，说是要来接爹去和小外孙团聚。老爷子一怔，似乎觉得时间马上流逝得快了。但他还是乐呵呵地回信说：“爹要走了，你娘留下的小五儿谁来照顾呢？”

那狗不知道，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老大老二不忍心了，分别来信表示可以设法连小五儿也接去。老爷子又是一怔，似乎觉得时间马上流逝得更加快了。但他还是故作玩笑地回信道：“小五儿也走不了，它已经找了个好伴儿，是一只鸟儿。”

那鸟儿也不知道，一副超然的模样儿……

从此，老爷子骤然发现，时光再不像往日那样缓缓流淌了。一封一封的来信仿佛推涌着它飞一般地流逝着。老人家预料到了什么，只觉得那最终时刻的节奏迎面加快了。

人、狗、鸟儿的宁静失去了……

果然，这一天，正当他捂着双腿在热炕头上愣神儿时，就听见一群孩子拍手喊着什么从远方跑来了。这是怎么了？村里人从不许孩子们到这门口吵嚷，今天为什么这样反常？正思忖间，孩子们那奶声奶气儿的喊声，已经涌到篱笆外了：

古德、您哪、拜！

古德、您哪、拜！

古德、您哪，拜拜拜拜！

古德、您哪、拜！

人、狗、鸟儿全愣住了，似乎这欢乐的稚气的叫声更预示了什么。随之，只听后面又是一阵汽车声响，还没等老爷子定过神来，小四子已经随着刹车声出现了。

“爹！”这小子兴奋不已，“我是专接您来了。”

“等等！”老爷子仿佛还在迷惘中，“外头、外头孩子们嚷嚷什么？”

“嘿嘿！”小四子挠着后脖梗儿，“车开到村口儿，孩子们拦住问干什么？我就逗他们玩儿着说：接爷爷和你们古德、您哪、拜！这小家伙们，一听就给哄上了。”

“古德……您哪……拜……”老爷子竟又愣着神儿重复上了。

“爹！”傻小子却错误理解了，“穷家破业，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又掏腾

着换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外带洗澡间。最大的一室归您！怎么样？够孝顺的了吧！”

“古德……您哪……拜……”老爷子还在重复。

“该拜就拜！”这小子还在错误地理解，“爹！大哥、二哥、三姐，都给我说了，我什么都依您！狗啊、鸟儿啊、还有什么宠物儿？都带着！”

“你、你这是在催爹……”老爷子说。

“不催行吗？”这小子抢过话茬儿，“您老不愿挪窝儿，大伙儿的一块心病！”

“傻小子！你呀……”老爷子一咬牙，终于缓过神儿来。

小四子更来劲儿了。他觉得随着最后这一声，爹又变成了个满精神的老爷子，总是乐呵呵地瞧着自己，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甚至比娘在世时见着他还邪乎。眼神儿中是透着点凄凉，但那一定是故土难离。一时间，小四子那生茬子劲头儿又上来了，撂下爹跑出门外就扯开嗓子喊：

“狗兄弟在哪儿？黑翅儿老家子在哪儿？准备走啊，古德、您哪、拜！”

鸟儿吓得差点栽下篱笆，忙调回头儿痴痴地瞧着院子里的狗。

狗吓得挪了一下窝儿，忙调回头儿痴痴地望着窗口上的人。

人微微颤抖了一下，又愣着神儿痴痴地望着远远那天边儿。

走？终于没走成……

任小四子火冒三丈，任乡亲们帮着劝说，老爷子慈祥地微笑着就是不改主意。气得小四子逢人直嚷嚷：

“这算怎么和怎么回子事儿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西方道德、东方道德，通通都加到一块儿了，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儿！”

老爷子笑答：“快了……”

气走了小四子之后，天气变得更冷了，但这小院里似乎又

很快恢复了正常。鸟儿依旧缩着脖子立在篱笆上，狗仍然蜷着身子卧在院子里。悄没声儿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仿佛自己又把自己忘却了。

只有老爷子似乎有点异样……

仍没有恐惧，仍没有慌张、只仿佛感到坐着等待也劳神儿，变得一天比一天昏昏沉沉地爱睡觉了，即使在热炕头儿上倚着窗台儿向外瞧着，也还是常常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梦境。

这一天，窗外似乎传来一阵啾啾声……

朦胧中一望，只见一只欢快的鸟儿，正站在外头的窗台上歪着头儿瞧他。跳几下，又啾啾几声，还不停地用鸟喙啄着玻璃，似在急切地想告诉他什么。

啾啾、啾啾！它还在鸣叫着……

他仔细一看，很熟，但又不太像那只黑翅儿老家子。眼珠儿闪亮，翅膀儿有力，浑身透出股活灵灵的劲头儿。

啾啾、啾啾！另一只鸟儿在叫……

再向远望去，外面也似乎不是寒冬。蓝天下，一缕缕翠绿的柳丝儿迎风轻轻摇摆着。

枝头上还站着另一只鸟儿，正声声地召唤着窗台上的伙伴儿。

啾啾、啾啾！含情脉脉地对叫……

他顿时明白了什么，越瞧就越认出了这只鸟儿，黑翅儿没了，但眼神

儿却是永远难忘的，只见它又依依惜别地啾啾了两声，便抖着翅儿跃上了枝头。又是几声，骤然就伴随着自己的鸟伴儿飞向了蓝天，渐渐地消融于万里无云的晴空深处。

消失了、消失了，在欢乐中永远消失了……

他羡慕、他渴求，但似乎总觉得还被什么牵拽着，冷，他感到冷，一种不祥的冷。

刹那间，蓝天、翠柳、动听的啾啾声全消失了，心头只留下一片不安的预感。

冬天，现在仍然是冬天……

他猛一睁眼，只见院子里那狗今天变得异样地不安静了，还不住哼哼着，像在悲哀地呻唤。向窗外再仔细看去，更觉得不对头了。那狗垂着头儿，耷拉着尾巴，来回徘徊得更凄凉了，似乎正在焦急地寻找什么？再猛一抬头，啊！篱笆上那呆立的鸟儿不见了。

他想起了蓝天那隐没了的鸟儿伴侣……

他好像还有点不甘心，猛地挣扎起来，拄着拐仗颤巍巍地来到院子里，还是四处都看不见。狗拴着，似乎显得更悲哀不安了。他忙上前放开。狗闻着、嗅着、哼哼着，径直跑在了那篱笆下的柴禾堆旁。他拖着两条腿急切地跟了过去。啊！那鸟儿早死了、冻硬了。什么时候？不知道。狗又悲哀地呻吟了。

是谁的声音？“走了！先走了一个……”

他一调头，颤巍巍地回屋了。这一天，他一直倚窗坐在炕头上，目光是苍凉的，痴痴地一动不动。院内，那狗早把那鸟儿衔在了狗窝旁，急切地把狗食盆儿全翻了过来。

但那鸟儿任食儿埋住，还是一动不动。那狗又急切地用爪子把它轻轻刨出来，摆弄来、摆弄去，但那鸟儿还是毫无反映。最后，那狗显然是绝望了，把鼻子伸在地上，趴卧在那里直勾勾地瞅着那早已死去的鸟儿，整整一天一动不动。天是这么冷，村庄、农舍、柳枝、空气、人、狗，都仿佛和鸟儿一样，在严寒中冻住了。

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

又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窗口上结满了冰花儿。老爷子好像一夜未眠，又好像才起来便又倚在窗台儿上睡着了。似乎那飞上蓝天的鸟儿早把他引向了飘渺的未来，身边的一切早已不存在了。

怎么？她来了……

轻盈的脚步，羞赧的脸庞。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两只水灵灵的黑眼睛。红底儿白点儿的小褂儿，豆绿色散裤脚的长裤儿。婀娜的身条儿，多情的眼神儿。后头，还传来一阵阵嬉戏的喊声儿：

“红袄绿裤黑长辫儿，教书先生的好媳妇儿！……”

她似乎才满十八岁。一见他，就玩着辫梢儿，嗔怪地对他说：

“走吧，俺来接你啦！老呆在这块儿，也不嫌腻歪！”

走、走！可……

她还在催促他：“快走吧！还在那儿磨蹭什么？你瞧——”

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往日那被大脑袋拽倒的小狗儿，那细腿长身儿的半大子狗，那偷吃酱牛肉片儿的调皮狗，都一个个从她身后欢蹦乱蹿地闪现了，前扑后跳、兴奋异常。骤然间，一条衰老不堪的狗也扑上来了，在她

那娇憨的笑声中猛地和它们碰在一起，眨眼间便合成了一条虎头虎脑的狗，摇头摆尾，得意洋洋地在瞧着他。

顿时，他变得急不可待了……

但又是一个冷颤，他似乎马上下意识地想到了什么。猛一睁眼，便急切地擦去了窗口上凝结的冰花，不安地向院内望去。漫天银白，柳枝上挂满了雪，篱笆上落满了雪，小院的地上也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但任他怎样细看，却不见了那狗的踪影。刹那间，老爷子感到这白茫茫的世界是这么空空荡荡、渺渺茫茫。他失声呼唤了：

“小五儿！小五儿……”

又是她的声音：“走吧！小五儿不是在这儿吗？”

又是一怔。惶恐间，他又急忙拄着拐杖挣扎外出。雪，满目的雪。他揉了揉昏花的眼睛，忽然发现在院子当中，隆起着

一大一小两个雪堆儿。他预感到了什么，又支撑着走到跟前。只见那似狗形的雪堆儿上，闪露出两个黑孔，晶莹的、泪浸润的，那是一双凝固的眼睛，似乎还在凝视着那小小的鸟形雪堆儿。望着、望着，这回是他自己喃喃自语了：

“走了，又走了一个……”

雪，还在下着，似扬起漫天鹅毛，交错着在空中轻颺徐荡着。老爷子还在一动不动地呆站着，任一片儿、一片儿、又一片儿的雪花儿落满了他的全身、积过了他的双脚。仿佛面对眼前这一大一小两个雪堆儿，他决心成为第三个。

突然，她似乎又在提醒他：“别傻站着！走啊……”

他乖乖地跟着这声儿走回了屋里。

“走啊！走啊……”

他乖乖地顺着这声儿躺在了炕上。

“走啊！走啊……”

他感觉自己是在走，轻轻地向前走，前面就是她那少女的娇娜身影，肩膀上立着那只啾啾的鸟儿，身旁跟着那条欢跳的狗。她总在耐心地引导着他，三步一回头儿，眸子里闪着柔情的光，轻轻地向他呼唤着：

“走啊！走啊……”

他觉得自己越走身子越轻快、渐渐地似乎在空中飘飘忽忽地游荡了。眼前的一切色彩都不存在了：春天的苗绿、夏天的麦黄、秋天的叶红、冬天的雪白，四周只裹着一片恬淡的蓝色，浮荡着一层柔和的光。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柔情的轻纱中，正梦幻般地向着未来飞翔。

“走啊！走啊……”

她的声音儿仿佛懒慵慵地变得更轻、更轻。而自己的身子也好像变得更轻、更轻。

在这恬淡的蓝色中轻柔地飘荡着，似

乎心里面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甚至连心也仿佛要消融在这美好的宁静中了。他在轻柔地飞，他在轻柔地翱翔，只想尽快地把自己也融化在这永恒的宁静之中。

“走啊……走啊……”

这声儿一点儿一点儿消失着，他感到自己也在一点儿一点儿消失着。恬淡的蓝色、柔和的光，他只顾得沉浸在一片美好的境界中飘荡着。抬眼望

去，啊！

她，渐渐消融在永恒的宁静中了。

狗，渐渐消融在永恒的宁静中了。

自己，也在欢慰地消融着……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老人家就是在这样安详的睡梦中，缓缓地向人生的彼岸走去了。

医生说：就要瓜熟蒂落了……

但挣脱开这秧儿、藤儿、把儿的过程，似乎却是缓慢的。老人家在静静地睡着，儿女们和村里人甚至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侥幸心理。这天凌晨，一个小伙子在远方竟忘乎所以地唱起了什么：“明天，明天比蜜甜！……”但也就在这刹那，老人家开始咽下最后一口气。歌声中，他难得地睁了一下眼，好像是为了证实自己曾在这个时代生活过，挣扎着竟吐出了这样最后一句话：

“古德……您哪……拜……”

远方，那歌声还在田野上回荡着，好像忘我地越唱越动情了。

村口，孩子们正嬉笑着踏雪去学校。一张张冻得通红的小脸儿，一双双映得闪亮的黑眼睛。是和父母再见，还是向谁告别？他们又顶着漫天的大雪，奶声奶气儿地嚷嚷上了：

古德、您哪、拜！

古德、您哪、拜！

古德、您哪、拜拜拜拜，

古德、您哪、拜！

田野上一片银白……

